武俠世界

虎口鴛鴦（黎明剿匪故事集）　王一龍・著

歌伎百合與闊少相戀，不幸珠胎暗結。闊少床頭金盡回家後，音訊全無，一個嫖客同情百合的遭遇，自告奮勇去找闊少，却不知這是匪徒的圈套。

黎明無意中牽涉其中，却探悉了殺父仇人的下落，便利用闊少家的勢力與敵周旋。而那對虎口鴛鴦終於苦盡甘來……



第25年
35

編者話

王一龍的黎明剿匪故事集，是以民初時代作背景，講述當年匪徒橫行事件。今期選刊的「虎口鴛鴦」故事很精彩，描述一個歌伎與一名闊少相戀事迹，過程十分感人肺腑，黎明無意中牽涉其中，却探悉了一個殺父深仇元兇的下落，於是利用那個闊少家的勢力與敵周旋，後來那對虎口鴛鴦終於苦盡甘來……過程曲折迂廻，驚險刺激，誠屬一部不可多得之佳作，請參閱本刊第3頁。

＊＊　　＊＊　　＊＊

西門丁的「劍斷情未斷」今期終結，故事發展出人意表，難以螽測，欲知詳情，先睹爲快。下期起，作者另篇新作「胡姬」相繼刊出。是篇講述一個胡人的女兒嫁給一個幫會的幫主爲妾，但不久便突然失踪了，之後江湖上便連續發生了幾件轟天動地的大事……下期刊出，敬希萬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刊出的「奪命針」，是馬騰作品，故事由一名身份不明的人在客棧中暴斃而展開，於是引起了一連串的事故，欲知詳情，下期分解。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35期
（總號127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黎明剿匪故事集

虎口鴛鴦

王一龍·文
可飛·圖

神女多情　珠胎暗結

「樓上樓下的姑娘，通通出來見客！」金牙平四叔嗓門一向最响，每逢有貴客到時，這吆喝的差事兒，便十次有九次要落在他身上！

這是滄州城最大的烟花場所：鳳仙樓。提起鳳仙樓三個字，周圍數百里地內的紈袴子弟、浪蕩少年有那個不知道的？就算在花街柳巷內，鳳仙樓也是數一數二有名的！

姑娘多，姑娘漂亮，姑娘聽話再加上瑰麗堂皇的場面，每一項都叫同行又是羨慕，又是妒忌！

鳳仙樓有幾個鴇母，她們各自管着一二十個姑娘，那掌櫃貴叔又不像是老闆？這一點沒人知道，可是有一件事滄州城內的人都知道，便是從來沒人敢在鳳仙樓撒野，即使有一兩個不長眼睛的，但只須有一絲兒不對勁，裏面的保鏢已叫他們躺下了，當然他們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地上，陪伴他們的也不是如花似玉的姑娘，而是醜陋難聞的藥罐子！

鳳仙樓既然有這許多的優點，在那裏尋開心的代價，自然也不菲了。不過，儘管這樣，仍然是客似雲來，那些姑娘們也眞個是：一雙玉臂千人枕，半點朱唇萬客嚐！

「樓上樓下的姑娘們，通通出來見客！」平四叔又再吆喝了。

一囘，只見幾個風韻猶存的鴇母首先走了出來。

接着便是那些臉上塗抹得花花綠綠，身上帶着幾許風情的婊子們，一個個在梯口走過。

「小鳳仙、玉蘭花、紅牡丹、白芙蓉、小翠、金碧……」

客人並不多，只有三個。可是氣派極大，正中那人一套雪白色的西洋禮服，手上還戴着白手套，金色的袋錶鍊子，在燈光下，金光亂竄的，敎人眼花撩亮，梳得油光發亮的頭髮，自中分開，整齊乖巧地伏在頭顱上，五官分明，加上一副新款的金絲眼鏡，顯得俊俏，氣派而又斯文，看年紀才二十多歲，他肯來嫖，只怕婊子們都情願倒貼！

這人背後端正地坐着兩個年紀稍大，但穿着深色的西洋禮服的漢子，整齊強壯，也是氣派過人，但一望便知是那白禮服青年的跟隨。



「翡翠、明珠、寶石、小紅……」

又一批婊子走過去了，那穿白色禮服的漢子端坐如舊，似乎無動于衷，害得那些鴇姐兒空拋了無數的媚眼！

最後一個姑娘走過了，那少爺還不點頭，平四在鳳仙樓幹了十多年，從未遇過這種情況，忍着氣問道：「大爺都不滿意麽？本城的美女全都在此了！」

白禮服青年向左首的隨從打了一個眼色，那人便道：「你們的樓內還有沒有姑娘？」

平四只得再拉開嗓門叫道：「樓上樓下的姑娘們，通通出來見客！」

一個穿綠旗袍的鴇母道：「沒出來的，都有客人！」

平四含笑說道：「大爺您就將就將就吧！」

那闊少道：「俺聽人說過你們這裏有個叫百合的姑娘，比百合花還漂亮，怎地今日不見？有客麽？」

平四囁嚅不語，那綠衫鴇母道：「哦，原來大爺是着上咱們百合姑娘！可惜她生來命薄，沒服伺大爺的福氣！」

「這位媽媽說的令人難明，難道她已香消玉殞？」

鴇母笑道：「大爺說得太嚴重了！百合是身體不適，大爺你若是疼她的，一個月後再來吧？」

跟班問道：「她犯的是甚麽病？不是髒病吧！」

鴇母啐了一口。「你胡說甚麽？咱們百合還是黃花閨女，誰不知道她是賣唱不賣身的！」說着又送了一個媚眼過去。

那跟隨骨頭都酥了一半，半晌都說不出話來，心中想道：「人家說鳳仙樓的媽媽是成了精的狐狸，眞是沒錯！他娘的，要是她還肯賣，俺甚麽姑娘也不要，就先要了她！」

闊少眉頭一皺，再問：「媽媽，百合姑娘犯的到底是甚麽病？」

「哎呀，也不知她犯了甚麽煞，冲着了甚麽鬼神，花不溜丟的一個大姑娘，竟然害起黃疸病來……哎，幸而現在已好了大半，再保養一個月便能唱了！」

「原來如此！」闊少道：「媽媽，俺有一個要求，請她出來見見可以嗎？」

「那當然不行……而且她現在也不住在這裏，您再過一個月再來吧！老身替你傳話就是！」

闊少又向右首那個跟隨打了個眼色，那跟隨掏出一把大洋出來。交給平四，道：「這是趙大少爺給你們的見面禮，均分了！」

衆人見他出手如此闊綽，如同拾到寶貝，一個勁地奉承，趙大少爺自懷內掏出一個大紅包，對鴇母說道：「媽媽，你貴姓？」

鴇母眉開眼笑地道：「老身姓李！」

「李媽媽，這封紅包給你代我交給百合姑娘，叫她小心調理身子，這是給她買藥的！」趙大少爺再摸出兩封小的紅包。

「這兩包是給你與百合姑娘買水粉的。」

李媽媽行了一禮，道：「大爺的好意咱娘兒心領了，常言道無功不受祿，咱們拿了心裏不安！」

左首跟隨道：「少爺不用你們放在心

上，你們不拿就是不給他面子！」

李媽媽道：「大爺幾時愛來坐的，愛來聽歌兒吃瓜子的，要姑娘相陪的，甚至是口喝時路過，進來喝杯茶的，咱們都無任歡迎！怎用得這般花費，沒的教人笑咱們小氣！」

趙大少爺臉上神情像石像一般，說道：「不用再說，收下吧，你不收他們還敢收嗎？」

那鴇母是吃甚麼長大的？那有拿着財神爺往外推的道理，戲既然巳唱得差不多，自然要下台！當下笑道：「大爺既然這樣說，老身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多謝大少爺！」

趙大少爺嘴角露出一絲兒笑意。「我現在要回家，下個月來收租時順道來看你們！」

李媽媽走前兩步，諂媚地道：「你什麼時候來，咱都無任歡迎！嗯！要不要找個新鮮的姑娘解解渴？」

趙大少爺道：「少爺今天沒有興趣，留待下次吧！」

「老身眞糊塗，還未請教少爺您的大名？」

左首那跟隨道：「俺大少爺叫學棟，你們到濟南打聽打聽就知道！」

李媽媽堆下笑容。「誰不知道濟南趙家的……嗯，兩位也還未請教哩！」

「俺叫趙龍，他叫趙虎！」

李媽媽鼓掌稱讚道。「好名字，好名字！」

趙龍歪着頭，走前一步，輕聲問：「俺也有一句話問你……」

李媽媽秋波一轉，向他拋了一個媚眼。「龍弟弟你有話便問嘛！」

趙龍淫笑一聲：「你老人家今年到底幾歲，怎地自稱老身的！」

李媽媽伸手在他大腿上擰了一把。「死相！居然吃老娘的豆腐！」

「俺就喜歡吃老酒燉的豆腐！」趙龍哈哈大笑。

趙學棟斥道：「趙龍你有沒有規矩的？走吧！」

鴇母、龜奴及掌櫃的齊聲道：「大爺不多坐一會兒？」

「不啦，明早得趕路！」

衆人如衆星拱月般，把趙家主僕送出大門外。一個穿淺藍緞面團花旗袍的鴇母嘻嘻地道：「玲瓏，你好大方，白白把財神爺趕走啦！」

原來李媽媽也是窰姐兒出身，當年有個藝名叫玲瓏。另一個穿紅衣的笑道：「這是百合沒福氣，跟玲瓏大姐可沒關係！她錢銀多看了，那還把這小子看上眼！」

玲瓏鼻孔子輕哼一聲：「你兩個騷蹄子叫甚麼春？剛才又不見你倆扯下褲頭，把人家留下來！」

穿紅衣與淺藍衣的以前與玲瓏都是姐妹，爛慣了，聽了也沒生氣，笑嘻嘻地道：「大姐生甚麼氣？你還賣刀未老嘛，剛才那兩個粉頭，不是被大姐一個媚眼兒過去，就三魂失掉六魄的嗎？」

玲瓏不跟她們磨皮，氣冲冲地走進大廳堂，叫道：「這是什麼時候？你們都點相般站着作甚，快做事！」

一個提茶壺的小厮道：「來的都是熟客嘛！」

穿紅衣的鴇母玉鈴喉管冒失地叫了起來：「哎呀，是金大爺來了！快拿杯龍井茶來！」

衆人回頭，果然外面走進來幾個漢子，爲首一個正是本城的大人物金老闆，後面還跟着幾個人！

那金老闆開的是賭館，底下那些拳頭大，胳臂粗的打手也有好幾十個，在滄州城內可是個不可惹的人物，因此鳳仙樓內的人，上上下下的，都又忙了起來。

× × ×

牆上的掛鐘噹噹噹地響了起來，玲瓏抬頭一望，已是深夜十一時了，她嘆了一口氣，拖着疲倦的身子，走回她房間。

房內黑燈暗火的，可是玲瓏不用點燈也知道有人。「那個爛貨在這裏？」

「媽，是我！」黑暗中傳來一個怯生生的聲音。

玲瓏哼了一聲，把鞋甩掉，解着鈕子，冷冷地道：「還不替我點燈？」

「刷」的一聲，桌上的油燈亮了，映着一張俏麗而又蒼白無血的臉龐，小巧的鼻子上面是一對紅腫的眼睛，頭髮散亂，不施胭脂水粉，在這地方顯得奇怪而又可憐，咳，若在鳳仙樓連水粉錢也混不到的，這人一定霉透了頂！

臉色蒼白的女人背後有一張床，床架是桃花心紅木，雕着甚麼花草人物的，水紅色的床布，水紅色的枕頭套，還有水紅色的紗帳，床前踏椅放着一對綉花拖鞋，紅彤彤的，極是刺目。

那女人默默地把拖鞋拿到玲瓏身前，玲瓏頭也不回「蓬」的一聲，把門踢上。

「媽，臉盆裏水還熱着。」

玲瓏「刷」地一聲，把襟前的鈕扯開，露出猩紅的肚兜來，豐腴的肉膀子在紅肚兜的襯托下，更顯其白。她看了她一眼，自己巳走至面盆架前，拿了一塊毛巾拋落盆內，一邊擰洗一邊道：「百合！不是媽說你，你就是——哎，剛才還有人慕名來找你哩！」

原來那可憐巴巴的女人，便是百合。玲瓏擰下毛巾，抖着一身肥肉，走了回來，拾起地上的旗袍，掏出那三封紅包，冷冷地道。「這是人家趙大少爺給你的見面禮！我那一份，你也拿去吧！」

百合低頭想了一陣，喃喃地道：「我可不認識一個姓趙的豪客……」

玲瓏一屁股坐在梳粧台前，一邊落粧一邊道。「你沒聽見我說，人家是慕名而來的嗎？」

「他爲甚麼……啊，這張銀票是二十塊大洋！」

玲瓏一抬頭，說道：「二十塊大洋？可買十担米！小婊子，你現在該知道自己值錢了吧！沒見到別的小娼婦，像你這般蠢的！」

百合雙眼淌下兩行清淚。「媽，算我辜負你的期望、但我……」

「你不是要對我說，你還愛着那個小白臉吧？嘿嘿，你愛他，爲他懷着一個孽種，可是人家呢？人家不愛你哩！」

「不會的！小清他絕對不會是那種人！媽，你相信我！」百合大聲叫了起來，好像這是她最大的侮辱！

玲瓏冷笑一聲。「你叫得這般大聲，證明你正在自己騙自己！他若是愛你的，那有到現在還不來找妳的！我問你，他去了多久？」

「四個多月了！」

「可不是？」玲瓏拋下那梳子，說道：「你替他守了四個月，也對得住他祖宗了！」

「不！媽，我告訴你，我想搬出去了！」百合說道：「我本來還欠二十個大洋才够贖身費，現在巳够了，我可以隨時去了！」

玲瓏跳了起來。「爛貨！你說甚麼？哦，老娘知道了，你想躲起來，偷偷替他生個兒子！」她聲音轉厲地叫道：「告訴你，你就算替他生兩個，他也不會來找你的！」

「會的會的！小清一定會來！」

「信都沒一封呢？肚子却越來越大了，怎出去見人？」

百合「哇」地一聲哭了起來，玲瓏嘆了一口氣，柔聲道：「算啦，就當是做了一場夢吧，反正那些天殺的，還沒人知道你懷了孩子，趕明天老娘悄悄帶你到楊三姑那裏……」

百合捂着肚子，問道：「作甚？」

「把孩子打掉！」

百合像受驚的兎子般，縮到牆角，蹲在地上，痛哭流涕。「不不，他是我的寶貝，我不能沒了他！」

玲瓏長嘆一聲：「也難怪你，想當年我跟你還不是一樣……」

百合詫異地抬起頭來。「媽，你……你……」

玲瓏放下梳子。「你也知道你媽以前在上海那十里洋場曾經大紅大紫過，但我爲什麼要跑到這裏來混？」

百合搖搖頭，玲瓏又嘆了一口氣。「都是被一個小白臉害死，拖着一個肚子，硬是要爲他養下來，就算做乞丐也心甘情願。」

石合截口問道：「媽，你那小……小寃家後來沒再來尋你？」

「那些有錢的大少，跟你打得火熱的時候，什麽叫人聽了情迷意亂的話兒都說得出，到他頭腦冷下來，叫他來討咱們貨腰的，哼，就算他肯，他老子也不肯讓咱們這種人進門！」

百合輕聲道：「幸好小清家裏只是小康！」

「小康便怎樣，小康的人心都是紅的，他若有良心的早早就來帶你回去了！我初初還替你暗自高興，以爲你找到一個良人，誰知你跟我一樣，都是瞎了眼。」

「小清不是……」

「他走了兩個月，老娘便知道你完啦！幸好，你比老娘好，當年老娘爲那小白臉懷胎的消息不愼傳了出來，那些瘟生們平日對我儘說好話，可是後來看見我，就好像見鬼一般地跑掉啦，沒辦法，只好跑來這種小地方混！」

百合囁嚅地問：「那你……你那兒子呢？」

「兒子？哈哈！」玲瓏的笑聲十分難聽。「給媽媽暗中在麵湯裏下了一把藥打掉了，嘿嘿，你還想等兒子生下來？哼，肚皮像山水地圖一般，還有誰要？」

百合又捂了一下肚子，玲瓏走至百合身前，柔聲道：「小娼婦，當年老娘同情你的遭遇，才被玉鈴那騷蹄子出一塊大洋，給你那無良的叔叔，便是可憐你，疼你，指望你有找到好日子的一天，誰知你好不知長進，白白讓那小白臉睡了幾個月！現在怎樣？連人家的眉毛也沒撈到一根，小娼婦，老娘告訴你，咱們貨腰的，要賣身，下面那兩片皮銜的該是大洋，不是肉根子！」

百合哭道：「難道媽要我陪那些不三不四的臭男人睡一生？」

玲瓏拿了一塊手絹，替百合拭淚。「那可得看你的造化了！唉，這種事可是遇而不可求呀！」

「我就是不服氣……」

「所以便拿幸福來跟它賭，哼，你可知道，你這樣個賭法，只能贏不能輸，萬一輸了，你只有一條路……」玲瓏終於不忍說下去。

百合嘶聲叫道：「不，媽，你莫迫我，我的贖身契都放在房內了！你明早替我交給貫叔——」

玲瓏一把把她抓住。「這樣晚了，你去那裏。」

百合咬着牙道：「我不想再在這種地方住下去了，那怕是一分鐘！」

「小娼婦的，你眞沒人情呀，無論如何，你會曉得給老娘留下來……」

語音未落，門板忽然「砰砰」地響了起來，玲瓏不耐煩地問：「誰呀！」

「救命的人來了。」

「誰跟老娘要滑頭！」

「客人，抱打不平的！」

玲瓏外衣也不穿，霍地把門拉開，只見門外站着一個青年漢子，身上穿着一套灰色的中山裝，整整齊齊，斯斯文文的，臉上還掛着一抹善意的笑容。「李媽，我可以進去跟她談談麽？」

玲瓏不知他的名字却知道是熟客，便讓開給那青年閃了進去，低聲說道：「關門！」

玲瓏關了門之後，像挨了一拳似的跳起來，覺得自己反像是客人，不由怒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姓劉，從廣東來的！」

「廣東跑到這裏來？」

姓劉的笑問道：「我要去山東，請問百合姑娘，你那個小寃家是那裏人氏？」

百合不假思索地道：「張店！」

那姓劉的大喜，一拍大腿，道：「這就是了！」

拔刀相助

玲瓏冷冷地問：「這是什麽意思？」

姓劉的道：「這……因爲我剛好要出差去張店，所以覺得很巧！」

玲瓏又是一聲冷笑：「那又如何！你要替我把他抓回來？」

姓劉的一拍胸膛。「我劉義平生最恨那些無情無義的人，這小子若肯回來娶百合姑娘，也就罷了！若是反悔的，我便給他一頓好打！」

百合忙道：「這個可不行，他，他也

許另外有事，趕不及來……」

劉義好像覺得這件事便是他自己的事般，冷哼一聲。「他肯跟我就罷……嗯，我不說了，你寫一張字條給我，我好去跟他說話！」

百合大喜，道：「你且等等，我過去拿筆墨紙張過來！」

百合去後，玲瓏問道：「劉爺剛才在那裏？」

「就在隔壁，我是來聽歌的，黃鶯姑娘唱得眞好！」

「劉爺一向在那裏發財？」

「沒個固定的地方。」

「是幹那一行的？」

劉義笑笑。「南貨北運，北貨南調，中間賺一點小利！」

「原來是大老闆！」

「大老闆不是我，是我的叔叔，我只是一個小伙計，仗着年青經受得起舟車之苦！」

「劉小開倒頗有俠義精神！」玲瓏披上外衣。

劉義道：「我還很好色！」

玲瓏一怔，笑道。「英雄難過美人關，這是英雄本色嘛！」

劉義哈哈一笑。「我現在看上了你，不知你賣不賣？」

玲瓏媚笑道：「我可以做你娘啦，你還吃我的豆腐？」

「我自小便沒娘，所以特別喜愛你這種年紀的，不過你的年紀絕對做不了我的娘！」

玲瓏笑說道：「我在上海聽一個客人說過，寧波有一個小姑娘，十歲便做媽媽啦！」

「你十歲行不行？」劉義正容道：「我是說眞的！」

玲瓏道：「我替你找一個……」

「若是要別人，我來這裏還會聽唱歌麽？」劉義認眞地道：「我一早便想要你了。」

玲瓏眉頭一軒。「原來你老謀深算，哼，也難怪你躲在隔壁聽老娘說話！」

「我不在乎你如何說我，到底你肯不肯？」

玲瓏也不知那來的工夫，老臉居然也不漲紅，無限嬌羞地道：「你這算是威脅我？」

劉義搖搖頭。「你看我是這種人？」

房外傳來脚步聲，玲瓏道：「不管如何，爲了百合，我便破一次例吧，你得給我留下她！」

說着百合已把文房四寶拿了進來，劉義親自替她磨墨，劉義看了那紙一眼，道：「這紙不行，最好拿你們的信箋來！」

玲瓏啐了他一口。「幹咱們這種勾當的，那裏有什麽信箋！」

劉義想了一下，道：「那隨便吧，只不知那小清認不認得百合姑娘的字？」

百合忙道。「認得認得！」

「小清姓什麽？」

「姓郭，就叫小清，他爹叫郭戌，只有他一個兒子！」百合邊想邊道。

不一會兒便寫了信，劉義叫玲瓏也簽了一個名，再叫人到貴叔那裏借個印子來，蓋了上去。

「假如那瘟生對你還有情義的，便立即拖他過來，若是他根本忘記了這囘事，我便打他一頓，敎訓敎訓他！不過，屆時你可一定要聽李媽的話！」

玲瓏冷笑一聲：「她若肯聽我的話，那會有今天！」

「李媽疼妳愛妳才會勸你把那孽種打掉……不過現在你且寬懷住在這裏，我少則半個月，多則一個月便囘來！」

玲瓏白了他一眼。「一個月可不行，那時候再打掉，比較危險！」

「我儘快就是！」

「多謝你劉爺，一切全仗您了！」百合盈盈立起，向他拜了一拜。

玲瓏把紅包塞在她懷內，道：「拿回去，明天你便搬來跟我睡！」

「不，我愛靜……我不走就是！」

「隨便妳吧，只要你知道妳們這些小娼婦們，我最疼的便是妳，便行了。」

百合流着感激的淚，收起文房四寶，向玲瓏福了一福。「媽，我去了，您早點歇吧！」

玲瓏點點頭，把門帶上。

劉義見門關上之後，便有點放浪形骸，把鞋甩掉，脚板放在椅子上，瞇着眼道：「你要多少錢？」

玲瓏輕嘆一聲：「看在你帮百合的份上，老娘絕不跟你計較，隨你吧！就算你不給也行！不過，你可不要要老娘，否則你以後別想再到滄州城。」

劉義笑道：「我還想跟你繼續來往，怎敢騙你，唉，你怎還不從良！」

玲瓏把上衣拿下，淡淡地道：「有錢的着不上我，着上我的，我又嫌他老，沒錢的又養不起老娘，要想從良，那有這般容易的！」

「你看我怎樣？」

「你？」玲瓏聳肩一笑道：「你太嫩了！」

劉義忽然抓住她的手。「玲瓏，我家裏還沒妻子，我說的是眞的。」

「難道你眞的要找個老娘囘去？」

「又做老娘又做老婆有什麽不好？」

「就怕過幾天你便厭了，就算不厭，再過兩年，老娘連那僅有的幾分風韻也沒了，你還不是一脚把我踢掉！」

「不會不會！」劉義神態極是認眞，「我可以對你發誓……」

玲瓏截口道：「不必了，老娘聽過很多了，別廢話，要就來吧！」搖着豐盛的圓臀，走向床舖。

「你奶奶，還眞帶勁，」劉義老實不客氣，走了過去，伸手在她盛臀上摸了一把。玲瓏站上床前踏几，伸手在他頸上一勾，兩人便滾落床上……

× × ×

料不到的是玲瓏竟也古井生波，事畢之後，嬌喘細細地道：「你多久沒近過女人？」

劉義歪着頭道：「十天吧！」

「我才不信，好像巳有三年般。」

劉義哈哈大笑。「我又不是和尚，又不是囚犯，能三年不近女人嗎？不過我就是喜歡你這種女人。」

「別吃老娘的豆腐，難道你喜歡老蚌麽！」

「嘿，老蚌才有味道！」劉義說着雙手又不規矩起來。

「你這個年紀還未到時候，再過十多年也許會，死人，你輕一點行不行！」

「我早說過，我自小便沒了娘嘛！」

「鬼才信你！」玲瓏呻吟了一聲。「現在老娘相信你是剛從大牢放出的瘟生了！」她的手也像八爪魚般纏了過去，劉義一挺腰，又翻了上去。

玲瓏語不成聲地道：「老娘吃了三年『素』，給你破了戒，你若不把那郭小清給抓囘來，老娘可不放過你……哎唷，死囚！你想弄斷……老娘的……腰骨……」

當一切再度靜止時，兩人的態度比剛才更加親密，玲瓏挪動身子，把頭枕在他胸膛上。

劉義的手仍放在她身上。「你對那傻丫頭爲什麽這般好？她是你親戚？」

「老娘也不知道，由第一天買她囘來，便覺得很有緣……唉，也許我的身世跟她差不多吧！」

劉義道：「我若把那小子抓囘來，你如何謝我？」

「抓囘來是一囘事，最重要的是要他親口說不愛百合，那傻丫頭才會死心！」玲瓏伸手理一理帶着汗水的亂髮。「最低限度你也得寫一封信囘來，叫她死心！」

「這信可以隨便叫個人寫！」

玲瓏冷笑一聲：「你以爲老娘是三歲小孩嗎？問題他們在這裏時，朝夕關在書房內讀書寫字！」

「那小子也眞的愛她的了？」

「嘿，愛有個屁用？關鍵是他娶不娶她囘去！」

「那小子後來爲何又囘家？」

「床頭金盡嘛！」玲瓏冷冷地道：「鳳仙樓可是銷金窩！」

劉義忽然想到一個問題。「那小子可有什麽東西留給百合做紀念的？」

玲瓏道：「老娘也不知道，明早再問問她！」

「最好把他的東西都拿來，防止那小子抵賴！我可交不了差！」

「你盡力就是，沒人迫你！」

「嘿，我可得爲自己着想嘛！」劉義涎着臉道：「你還沒有答復我！」

玲瓏裝傻地道：「這是百合的事，與老娘何關？大不了老娘叫她免費陪你睡一覺！」

「我要她作甚？陪我讀書寫字？」一上床像死魚一般，有什麽趣味？」劉義的手游了上來，停在那最多肉的地方。「說眞的！我要你，你要什麽代價，請開出來讓我考慮考慮！」

玲瓏淡淡一笑。「老娘只能答應你屆時再爲你破例一次！其他的到時再說！」

重回張店

次日早上，玲瓏到百合房中，拿了一塊漢玉腰牌過來。「這便是那小子給百合作定情之物！」

劉義拿了漢玉腰牌及百合寫的信，便快步下樓，他似乎趕着辦事，連早餐也不吃，便跳上一輛馬車，出城去了。

馬車出了城，向東馳了三四里路，來到一座小樹林附近，劉義忽然對車把式大叫一聲：「哎呀，我還有一件事忘記去辦！老大，不好意思，這車俺不僱了！這個給你！」他隨便塞了一把錢給車夫，便跳下車去。

那車夫數一數錢，反正算起來還佔了便宜，便「呀」地喝了一聲，趕車囘城。

劉義幾個箭步便竄入樹林裏。「咕咕咕」地自喉管裏吐出一道怪响，接着只見一棵大樹跳下一個穿着黑色唐裝衫的漢子來，敞着胸膛，露出那件雪白的汗衫來。「三哥，凭地這般快便囘來了？那姓趙的呢？」

劉義道：「俺又釣到另外一條大魚，我巳敎周老七盯看趙學棟主僕！」

那漢子臉上露出詫異之色。「三哥，周老七一人行不行？你釣到什麽大魚？」

「張店的郭戌！老林你想不到吧？」

那漢子叫林英，聽後一對眼睛睜得好像銅鈴一般大。「郭百萬？他也來了滄州城？」

劉義搖搖手，道：「莫急莫急！不是郭百萬，而是他那根獨苗郭小清！」

林英道：「抓到郭小清不是一樣？」

「還未到手！」劉義道：「老大跟老二在那裏？」

「還在德州！」

「有車子沒有？」

林英笑道：「這個那能沒有？喂，三哥，大哥叫你吊住趙大少爺，你現在去找他只怕不高興，屆時可別累了小弟！」

「去你的！你眞是沒種，不如去做太監吧！快把車拉過來，我這就去找老大，有什麽事包在你三哥身上！」劉義用力拍一拍胸膛！

林英喜孜孜地走到林後，不久便拉了一輛以竹蓆作篷的馬車來，十分輕巧。劉義跳了上去，林英一揮馬鞭，那畜生洒開四蹄輕馳出林。

馬車輕便駛來頗快，劉義與林英輪流駕馭，路上又換了一匹馬，到第二日下午便到德州了，兩人晚上幾乎沒睡，眼睛都出現紅絲來，但顧不得休息，便把馬車駛到一家莊院外。

那莊院頗大，牆高宅深，燈籠上寫着一個楚字。劉義拭一拭額上的汗珠，伸手去拍門。

一囘大門打開，一個老頭探頭問道：「兩位大爺找誰？」

「請問老伯，你們老爺是不是來了個客人叫伍超豪的？咱們是伍家的人，因家裏有事，所以來找伍老爺！」劉義神色十分客氣。

那老頭「啊」了一聲。「原來是伍家的兄弟，咱們老爺跟你們老爺情同手足，咱們也是……一家人！快請進來！」

「但咱們還有一輛馬車！」

「拉進來吧！咱們家也有畜生，一齊餵養，並不麻煩！」那老頭把門板拉開，讓他倆進去。

劉義與林英把馬車拉了進去後，老頭便說道：「馬車先放在這裏，俺叫人來料理！」

「多謝老伯！老伯大名如何稱呼？」

「老朽有什麽大名，家裏的人都叫我坡伯，兩位若……」

那老頭有點囉嗦，劉義那裏有心跟他磨菇，忙道：「請坡伯帶路，等咱向老爺稟報之後，若有機會再跟您老敍敍！」

坡伯呵呵笑道：「俺最喜歡喝兩盅，嗯，兩位跟着來吧！」他先把他倆安排在小客廳內，然後再走入內堂稟報。

過了一陣，只見坡伯帶着一個四十歲左右，白面無鬚，身裁頎長的漢子走過來，劉義與林英連忙站了起來，叫道：「老爺！」

「什麽事？」伍超豪說道：「坐下坐下！」

坡伯見狀忙退了出去，劉義走到伍超豪身邊，輕聲把探到郭小清與百合的事說了一遍。

伍超豪眉頭一皺，道：「你有什麽打算？」

「勒索郭戍！」

「怎樣勒索？」

劉義笑道：「小弟曾在張店住過，最知道那老烏龜的品性了，別的不說，他最愛面子，又儼然是個道德學家，咱們捏住了百合的信，不怕他不拿錢來換！」

「他兒子若肯娶那婊子呢？」

「兒子肯，老子不肯，奈何？」

伍超豪大喜。「不過這件事還得想個清楚，可別魯莽！」

林英道：「還須想些什麽？」

「你把信交給郭戍，他便肯給錢你？」伍超豪冷冷地道：「你就是不會用腦袋想一想！」

林英看了劉義一眼，不敢作聲。伍超豪長身而起。「裏面的賭場還在等我，你們今晚好好計劃一下，明早再見！」說着大踏步走了進去。

一回，坡伯又來了。「兩位老弟且跟老漢到客房歇一下，等下便吃飯啦！」

劉義與林英連聲多謝，到了客房，坡伯又叫人送了兩盆水進房，讓他倆盥洗。

林英道：「三哥，你說二哥那句話是什麽意思？既然郭戍死要臉子，他肯不拿錢來換信嗎？」

「二哥說得有理！那天我怎地沒想到！假如他肯付錢的，咱們再回鳳仙樓，對百合說中途失落，叫她再寫一封，你說她肯不肯寫。到時郭戍又肯不肯再付錢？」

林英仍不服氣。「小弟不信他敢不付錢！」

劉義嘆了一口氣。「他第一封信便不付了！因爲郭戍絕不是傻子，他不會做這種傻事！」

「難道他不怕咱們會當衆把他兒子的醜事揚了出來？」

「郭家有錢又有人，他不會……」劉義手掌一橫，作了一個切的姿勢。

「殺死百合？」

劉義道：「不能說沒有可能！」

林英說道：「那麽咱們準備如何去下手？」

劉義剛躺在床上，房門便被敲響了，林英把門打開，只見坡伯提着一隻食盤，說道：「飯來啦，就開在房內吧！嘻嘻，老漢還拿了一瓶酒來，咱三位哥兒喝個高興！」

劉義深感討厭，却又不得不應酬他，只得下床，坡伯把飯菜放在桌上，三個小菜一大碗湯，果然還有一瓶酒。那老頭三杯下肚，更是說個不停。劉義陪他喝了一回，便推說連日趕路疲勞，躺在床上，伸開四肢，合上雙眼假寐，心中却暗暗計劃勒索郭家的事。

林英自然知道三哥的脾性，再陪了那老頭一陣，也推說累了，坡伯總算知道自己的「任務」已完成，默默收拾了碗碟，把門帶上。

「討厭！」林英把鞋子甩掉，也躺在床上。「三哥，你想到辦法了沒有？」

「本來想不到的，但剛才看見那老頭喝酒，便想到了！」

林英大喜，忙問：「什麽辦法？」

「酒！」劉義坐了起來。「用酒灌醉郭小清，再拿他向郭戍勒索！這就不怕他不乖乖把錢交給咱們！」

林英詫異之至，忍不住問道：「郭小清是酒鬼嗎？若是的話，早該有人用這種計向他下手！」

「哼，可惜他們沒有百合的信！」劉義道：「你可知道？郭家對郭小清管教很嚴，而他又是郭家的獨子，平時出入都有人保護他，要想近他，可不容易……」

林英截口問道：「既然這樣，他這次又怎能到滄州城去？」

「也許最近有了什麽變化！不過總算是上天在帮助咱們，郭小清可能仍然深愛百合，只是父親不讓他去找她，但假如郭小清知道有人知道百合的情況，你說他會怎樣？」

林英沉吟了一下。「他一定排除萬難來找咱們！」

劉義一拍大腿：「就是這樣！」

「只要他肯跟咱們接觸，自然不愁沒有機會！」林英道：「另外咱們派人到滄州，暗中把百合保護起來？」

劉義笑道：「這次你倒也聰明了！不過其他細節還得等明日再與二哥商量！」

× × ×

次日一早伍超豪果然走了過來。「老三，你計劃如何？」

劉義把計劃說了一遍，伍超豪聽後想了一下，道：「這也是沒辦法中的辦法！不過張店是人家的勢力範圍！咱們可得小心一點？」

劉義說道：「小弟就是來向二哥學習的！」

伍超豪道：「自家人，還說這些話作甚？不過郭戍他倆夫婦感情甚篤，又很疼愛這個獨子，只要你能够抓住他，便不怕拿不到錢！」

林英與緻勃勃地問道：「二哥，那麽咱們什麽時候去？」

「等下便向主人請辭！」

劉義與林英都是大喜，伍超豪道：「這件事非同小可，甚至要暫時擱下打刦趙家的計劃，還是等老大作最後決定！」

「老大在那裏？」

「就在太平旅館！你們兩個先去向他報告，我等下便來！」

× × ×

劉義與林英在德州城又過了一夜才起程，兩人仍然駕着那輛小馬車，取道東南，直赴張店。

這次他們並不趕緊，走了四天才到達

張店，他倆分開行動，林英駕車他往，劉義則直入鎮內。

劉義是廣東人，但他十二歲便來北方，後來流浪到張店，還在張店幹了年多的礦工。

張店、淄川、博山這一帶是礦區，盛產煤、鐵、鋁土，郭戍家便有兩個煤礦，雖然規模不大，但已是附近的鉅富，而且是地方上的鄉紳，郭小清不想招搖，告訴百合說他家只是小康，但却騙不了劉義。

劉義仍作跑帮的打扮，穿着一套黑色唐裝衫褲，敞着胸，吊兒郎當似地走了進去。這時候，人們還未吃晚飯，劉義在街上買了一瓶五加皮，一塊豬肉，一斤排骨，哼看歌，走進一條小胡同。

這條巷子對他來說，實在太熟悉了。想當年他劉義來張店時，幸好有個比他大了五歲的洪明收留他，後來還介紹他去礦山掏煤。

劉義浪蕩慣了，怎肯長期吃苦，勉強幹了一年便離開了，後來他再回來的，巳變成另一個人，人人均以爲他眞的發了財，在做跑帮的生意。

洪明跟他關係雖然不比尋常，但也不知道詳情，不過劉義總算念着舊情送了一筆錢給洪明，洪明便利用這筆錢，在鎮內做小販，還討了一房老婆。劉義幾次經過張店都來看他，洪明一家都視他如恩人。

當下劉義到洪明屋子外敲門，過了一陣出來開門的是洪明的老婆。「義弟，你什麽時候來的！」

「剛到！」劉義舉一舉手中的豬肉，交與那女人。「大哥呢？」

「還未回來，你先進來喝杯水吧！」

劉義也不客氣，附近的人都知道他與洪明的關係，況且穿堂入舍慣了，也不怕人家風言風語，洪明的老婆倒了一杯熱水給劉義。「義弟，你什麽時候經過，隨便來吃頓便飯，便是你看得起咱夫婦，幹什麽還要買手信，你大哥可過意不去！」

劉義道：「大嫂言重了，若不是當年大哥收留我，說不定我早巳餓死了！」

「哎，這是你抬舉大哥的！你若會餓死，棺材店內的棺材那還够賣！」

劉義微微一笑。「剛才我經過街口，看了一下，就是不見大哥，莫非他現在不在那個街口擺賣了麽？」

「這幾天他沒去賣！哎，花生芝蔴湯的，能賺個多少？」

「我早勸他改賣別的？」

「他那人能做得了什麽？而且又缺少本錢的！」

劉義一怔，道：「上次我來時，大哥還說正在聰錢，準備販些鷄鴨來賣的！」

「哎，別提啦，去年俺母子病了一場，把那筆儲蓄都花光了！」

劉義心頭一動，也嘆了一口氣。「大哥就是死心眼兒，俺說先在我那裏挪些錢，先把生意張羅起來，其他的以後再打算，他就是不肯！他若肯聽我的話，說不定現在你們巳搬到新大街那裏住了！」

那婆娘道：「你坐一下，俺去洗米下鍋，等下大哥回來，你倆再喝幾盅磨磨嘴皮吧！」

「大哥到底去那裏？什麽時候才回來呢？」

那婆娘拿了豬肉走入灶房，回頭道：「我也不知道，他最近在替人做短工！吃晚飯上下就會回來，俺先打盆水讓你洗洗脚，好不好？」

「不用啦！我又不是別人！大嫂，你忙你的，我到外面溜一溜！」

「早點回來！」

那女人的聲音還未落，劉義巳出了去。到了小巷口，迎面走來一個粗壯老實的漢子，下顎上滿是青慘慘的鬍鬚茬子，皮膚黧黑，一對眼窩深深陷下，生活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一望便知是個窮棒子！

「大哥！」劉義熱情地奔前。

洪明一驚，猛地抬起頭來，臉上綻開了驚喜的笑容，大叫一聲：「兄弟！你什麽時候回來的！」

「剛到！大哥你……你老了！身體可還好？」

洪明苦笑一聲。「歲月無情，怎能不老？來，你先回去，俺今天剛拿了工錢，去買點酒食……」

劉義一把把他拉住。「不用，我都買了，回家吧！大哥你到誰家幹短工？」

「郭百萬！」洪明淡淡地道「他奶奶的，幸虧這樣，否則俺可慘了！」

混入郭家

這句話洪明說來極具感慨，但聽在劉義的耳中，却另有一番感覺，他陡地大叫一聲：「大哥你說什麽？」話說出口之後，忙道：「回家再說！」

洪明有點奇怪，但他巳年餘未見過這個比親兄弟還親的弟兄，心頭着實有點高興。「今晚咱哥倆兒得好好喝幾盅！兄弟，你可知道，俺巳好久未喝過酒！」洪明臉上露出幾絲悲愴。

劉義一怔，覺得洪明變了很多，忍不住盯着他，洪明抬頭一嘆。「早知學你一樣，做個．棍，落得逍遙自在！」

劉義心頭一沉，輕聲道：「正想學大哥你討一房老婆哩，長期光棍也眞不是味道，冷天沒人温被蓆，夏天沒人撥扇子，有時候火起了，可不是到處都有野鷄給你打！家內有個女人多好？你要時，她還能不歡迎嗎？」

「咳……這個……身邊冇幾個錢，娶個老婆那是不錯……人家有錢的三妻四妾哩！」

「大哥，你先回去吧，俺有個朋友在外頭，我去跟他說一聲叫他別等我！」

「嘿，你的朋友，不就是俺的朋友，叫他來吧！」

「只是路上相遇作伴同行而已，何況我還不想這樣快就走！」劉義道：「我很快就回來！」說着洒開大步往來路走去。

他找到了「自己人」，把情況告訴他。「轉上去，我打算打穩脚，慢慢來，有機會的話，我會混進郭家！」

劉義交代了之後，再到街上買了二十斤白米，一隻鷄，一罈老酒，其他的醬醋零零碎碎的，都買了一些鎭上認得他的人，見到他買這買那的，便都讚了起來。「小劉，你眞没話好說！洪明能跟你做兄弟，實在是他的一

場造化！」

劉義裂開嘴笑道：「大伙兒見笑了！我是跑累了，想去鎭上歇個十天八日的，所以……這算是爲自己辦伙食吧！」揹了兩個蔴包返回洪明家。

洪明見他又買了這樣多東西，雙眼發紅，緊緊握着他的手，道：「兄弟，眞是慚愧！你來了，大哥我不能招呼你，還得讓你破費，實在過意不去！」

劉義輕輕拍拍他的手背，道：「大哥，你既然叫我一聲兄弟，便莫這般說，見外嘛！」

洪明的老婆也感激得不得了，把兩個蔴包拎進了灶房。劉義見女人去了，輕聲問道：「大哥，怎麽一年多不見，就變得了這……」

「不瞞兄弟，家裏幾乎揭不開鍋了！兄弟，你快坐！」洪明自己拉了一張椅子坐下。

劉義摸出一包捲烟來。「是大前門的，抽根試試！」

洪明咧嘴一笑。「早就改啦，沒法子抽！你自便吧！唉，說起來，都是我不好……」他探頭往後望了一眼。輕聲道：「俺還欠了後街那大吉祥的獨眼老廖一筆錢哩！」

劉義心頭一震，驚詫地道：「大哥，你怎會去那種地方？你以前一向是不賭錢的！」

「唉，也是我財迷心竅，去年你嫂子一場病，小狗子又發高燒，家裏的積蓄全光啦！俺越想越不服氣，拿了本錢去大吉祥那裏……可是運氣實在太差……最後欠了獨眼老廖七個大洋！」

那時候兩個大洋幾乎可以買一担米，七個大洋實在非同小可，連劉義眉頭也不由一軒，洪明乾笑一聲：「還算老廖有點人情，不來家裏討，又准我慢慢攤，現在還欠四個大洋！你嫂子不知道，你千萬莫對她說！」

「這個自然。」劉義低聲問：「你怎樣瞞着她的？」

「幸好短工的工錢不一，所以就將就過去了！」

劉義一手拍拍洪明的肩膊上。「我若是早知道這回事，今春到濟南時便拐轉來看你了！獨眼老廖那筆賬，你放心，包在我身上，明早我跟你去找他！」

洪明又喜又愧。「兄弟俺一直花你的錢，欠你的情……這叫俺什麽時候才能還得了？」

「自家兄弟還說這種話？我早就勸你把生意做大一點了！」劉義道：「我最近生意週轉不來，錢根較緊，這次只能替你還債，下次來再替你張羅新生意！」

洪明激動得幾乎流下淚來，緊緊抓住劉義的手掌。「兄弟，你再這樣說，俺可沒地自容了！」

背後傳來脚步聲，洪明的女人道：「瞧你兩個大男人像娘兒們般，才年多不見而已，也哭了！」

洪明忙揮手道：「這裏沒你的事，快替你兄弟弄幾個菜來給咱們送酒，今晚一定要好好慶祝一下！」

「俺來問義弟，那鷄要炒、要炆還是要燉？」

劉義道：「俺什麽也沒有問題，能吃的就行！問孩子吧！」

「孩子還沒醒……」

洪明道：「就燉吧，讓孩子也喝上一口湯！」

那女人去了之後，洪明噓了一口氣，伸手在劉義那裏挾出一根烟來。「她奶奶的，以前做光棍時，不知道大洋的可愛，以爲有手有脚，又有一身氣力，還怕沒飯吃？現在？嘿嘿……兄弟，還是你行，你有辦法！俺能跟你做兄弟，也不知是幾生修來之福！」

劉義替他點火。「大哥你再這樣說，我可要走啦！我劉義雖然不是什麽人，但却也有一點好處，我很念舊情！」

洪明瞪大了雙眼，道：「誰說你不是好人，若連你也不是好人，那好人也太少太少了！」

劉義連忙岔開話題。「不說這個啦！大哥，剛才你說你到那家幹短工？」

「是的！」洪明吐了一口烟。「郭老闆準備爲兒子討媳婦哩！」

「咳！奇怪！他家的房子還少？幹什麽要再建新的？」

「他寶貝兒子不肯成親，咱們也不太淸楚。總而言之，建個新房子是他兒子提出的條件！郭戌家裏有的是錢，你說多建一棟房子算得了什麽？」

「新房子建在什麽地方？」

「還在他家大院裏，他拆了一間舊屋，新房子是兩層樓的，因此佔地較少，把空出的地方又建了一座小花園！那小子可會享受！」

「媳婦兒是誰？」

「嘿，郭戌準備討媳婦的消息傳出去之後，那些媒婆可忙哪！城內那些想高攀的人還少哪？都指望能把女兒嫁給郭少爺，但聽說郭戌還未決定，像是要由他兒子挑選！」

「假如他兒子不喜歡張店的姑娘，另有對象，你說郭老爺會不會答應？」

洪明架起腿來，把烟蒂在鞋底上擦熄。「這個大哥怎知道？這些大有錢人的事，俺才不去關心，對咱們這些苦哈哈的那有什麽好處？」

劉義笑道：「這可不一定，若不是他兒使的刁計，要建什麽新樓迎娶新娘子的，你這份短工混得到麽？嗯，不知郭家還請不請人？」

「請什麽的？」

「僱短工！」

「你有朋友要找事做？」

「不是朋友，是我！」

「什麽？」洪明雙眼一瞪。「兄弟，你……」

「我生意沒問題，你放心！因爲我要等滄州的一批貨，他媽的，還得一個月才能運得走，你知道俺的性格，叫我窩在家裏一個月，不如叫我跳火海上刀山！」

洪明這才鬆了一口氣，道：「但短工幹的是搬磚搬木材的，花力氣啊，兄弟你，你……」

劉義拍拍胸膛，道：「我還行！你別以爲我現在有了幾個錢就養尊處優的！我還經常赤膊搬貨哩！你放心，不會替你出熊相，再說眞的不行，我可以不幹，反正

是短工嘛！」

「但他們有個規定，五天發一次工錢，幹不了五天的，沒工錢！」

「不打緊不打緊，明早你即管替我去問一問！」劉義忽然想起一個問題，「你們中午去那裏吃飯？」

「郭家包午飯！」

「那麽明天你下班以後，立即回來，我在東一街的大發雜貨店對面等你，咱哥兒倆一齊去找獨眼老廖！」

洪明連連點頭，忽然聽見房內傳來了孩子的哭聲，洪明喝道：「小狗子，甚麽事兒？」

「妹妹尿了！」

「他媽的，你過來先見見義叔叔，叫你老娘替你妹妹換件褲子！」

一回只見房內走出一個六七歲的男孩來，瘦得顴骨都突了出來，見到劉義便撲到他懷中去，叫道：「叔叔，你好久沒來了！」

劉義哈哈大笑，把他擧了起來，問道：「上次叔叔來時，你妹妹還不會走路，現在會跟你打架了吧！」

小狗子道：「她那裏是我的對手！」

洪明罵道：「他媽的，欺侮妹妹，不知道是狗熊，還以爲是英雄哩！」

他女人替女兒換了件褲子，帶她走了過來，那女孩躱在母親的腿後探頭探腦的，他女人道：「排骨已炸好，菜也炒了，你倆先吃吧，豬肉還在炆，另外還炒了一碟花生……」

洪明道：「拿來拿來！」

× × ×

次日黃昏，劉義剛在大發雜貨店對面站了一會兒，洪明便喜孜孜地跑過來了。「兄弟，管工老包叫你明早去見見他，可還沒決定要不要僱你！」

「謝謝你大哥，咱們現在就去大吉祥吧！」

「兄弟，你……莫學俺那樣，想贏反輸……」

劉義拿出四個大洋出來，塞在他手中，道。「這四枚你先拿着就是！」

洪明沉吟了一下，終於還是伸手把大洋接去。

「大哥，你輸了多少給他？」

「連本帶利息怕有十一二個吧！」洪明看了他一眼，道：「人家手下的人多，你可別胡來！」

「他迫你不緊，我已經領了情，怎會跟他們計較！啊，對啦，這四枚交給他，利息怎算？」

「他限我一個月還他一個大洋，連本帶利共是七個，俺從沒拖欠過他的！」

說着兩人已來至一棟院子前，外面沒有牌匾，但却有四個穿黑色唐裝衫褲的彪形大漢立着。

「是來還錢的，還是再翻本的！」

劉義笑道：「無論是那一項，你們都同樣歡迎吧！」

「這個當然。」高大漢子認出他來了，「原來是你，聽說你最近發了財，早該來看老洪了！」

劉義道：「鎭上的人對出去跑的人，都喜歡替人臉上貼金，像咱們這種人，怎能發財？」

洪明道：「鄒大哥，改天再跟你聊吧！俺兄弟是來替我還債的！老闆在嗎？」

「剛來！」

洪明拉着劉義進去，入門是個小庭院，種了些花花草草的，居然有幾分雅氣。庭院之後便是正面房舍，兩旁還各橫着一排，乃是一座小巧的四合院，正面那排房舍門口掛着一塊黑底漆金牌匾，寫着三個字：大吉祥。

一進來，推牌九的聲音，抛骰子的聲音，還有人的吆喝聲，嘆息聲，歡呼聲，像波浪一般，此起彼落，吵得人恨不得捂住耳朵！可是來這裏的人，就是喜歡聽這種聲音的！

對洪明來說，却有點胆戰心驚，這裏幾乎成爲他的斷頭台嘛！他緩緩走了過來，揭起那塊半新不舊的青色印花布簾兒，裏面一股熱氣迎面衝來。

洪明目光一掃，幾張桌子前的人，汗流浹背，臉上的神情甚是誇張及極端，高興的如同拾到一錠大元寶，又像老光棍遽然娶了三房俏老婆，那懊喪的就像是死了老婆，更兼兒子患了絕症一般，有一點相同的，便是那些汗臭同樣令人難受！

賭徒們好像完全不知道多了兩個人，但掌櫃的却看見了。「老洪，還有四天才到期嘛！嘿，廖老闆眞沒看錯人，他說賒給別人要提心吊胆，賒給你却完全不費一點精神……」

獨眼老廖能在鎭上開了二三十年的賭館，除了他有他的本事和關係之外，他這位姓梁的表弟，的確也有一份功勞。做的事，說的話都甚是圓滑，做事也從來不太絕，以免惹起鎭上居民的太大反感，把財路切斷，每逢鎭上的籌欵建橋築路，修葺學堂廟宇的，他們大吉祥從來都是捐最多的，所以老廖出去街上時，遇到的臉孔都不難看，還有人說他「盜」亦有道哩！

所有這些，都是老梁替他出的主意！不過老廖也沒虧待他，一般人都以爲老梁是個好人，不過劉義一嗅便知道他是頭老狐狸。

洪明把四個大洋掏出來，向上抛了一下，然後緊緊地把它抓住。「我是來取回欠單的！」

老梁眉頭一軒，打了個哈哈。「原來是劉大爺回來啦，他回來，莫說是四個，四十個大洋也全沒問題，你且跟我來，欠單在老闆那裏！」

劉義道：「大哥你跟他去吧，我在這裏等你！」

「喂，兄弟這個……」

「行啦，你別囉嗦，我有主意！」劉義走至一桌牌九前，看了幾眼，那莊家正在旺頭上，抓了一手至尊，又抓了一手天對，把閒家殺得哼都哼不出一聲。

劉義再走到那張骰子桌前，一個漢子道：「劉義哥，這裏來吧，莊家正在背！」抓起六粒骰子往磁碗內一抛，只聽叮鈴鈴的一陣响聲，却抛不出點來，他連抛了七把，才抛出四粒一點，一粒是五點，一粒是兩點，那是七點，算是不錯的了！

那莊家由大吉祥的人當，主持的是個瘦老漢，對劉義道：「來吧玩幾手，不過咱們這桌最大注的也只能下一個大洋！」

有個賭客道：「莊家要找人轉運，你

莫下場，搭咱們的場子吧！」

劉義連聲叫好，問道：「下一手輪到誰拋？」

一個尖臉的青年道：「輪到俺！俺跟你合買一個大洋吧，一人一半好不好？」

劉義道好，那尖臉青年拋了兩把，便拋出點來了，却是個三點，臉色登時變了，再下一個是個胖漢，劉義認得他是長勝酒家的厨子，又搭他買了半個大洋，這胖子鴻運當頭，一把拋下去便是一對地牌，已贏了九成九。

劉義心想這一場最多也只是平手，心頭落了定，那莊家拋了三把，停下了五粒骰，四粒是二點，一粒是六點，還有一個在轉，看情況又會是六，假如也是六的話，那他拿到的便是天牌，通殺了，閒家們的心頭怦怦亂跳，一個勁地叫：「五，五！五呀——」

誰知那骰子一歪，停了下來，向上那一面正是五點！六加五是十一點，也就是一點，閒家們全贏了，一齊發出歡叫聲。

劉義贏了一個大洋，又再搭了一場，還是贏了，這時候莊家換人投骰，拋了個九點，劉義因爲有一門拋了人牌，是故這一局打平了。

洪明取了欠單，道：「兄弟，別玩啦，走吧！你嫂子料巳燒好了飯！」

那幾個閒家見莊家轉旺都見好收蓬，劉義道：「我贏了二個大洋，就跟你賭二門吧！」

莊家見門數跟剛才相同，注碼又沒增減，自無反對之理。這次由劉義自個拋，他拋了幾把之後，先拋出一對「長三」，第二門又再拋出一對「天牌」。莊家一看便知道來了一個勁敵，連忙吩咐巡場的去通知梁掌櫃。

劉義那有不知之理，道：「別緊張，俺只賭這一局，以後再也不來！」

莊家嘻嘻笑道：「大爺說什麽話來着，咱大吉祥隨時都歡迎你來！」

莊家既然知道，劉義不是來搗蛋，只是來替他大哥討囘一點本錢，樂得做個順手人情，讓劉義贏了。

劉義收起三個大洋，把第四個推到莊家面前，說道：「這一個是給你們買酒喝的！」

那漢子愕然抬頭。劉義道：「這是我多謝你們對我大哥的閪恩，沒迫得他家破人散！」一言畢，拉着洪明走啦！

出了大吉祥，洪明道：「兄弟，你出手好大方！」

劉義把那三個大洋交給洪明：「這是你的！」

洪明一怔，推手道：「兄弟，你這是什麽意思？俺可不能再拿你的錢！」

劉義嘆了一口氣，道：「這是我替你向他們討囘一點賭債的，這本來就是你的嘛！」

洪明道：「剛才你巳經給了我四個，俺……」

「拿去放着，重新弄點小生意來做做！」劉義又摸出兩個大洋，「可惜我身上只有兩個大洋，要不然便替你張羅了，當年俺餓得要死，又沒個地方棲身，多虧大哥你收留，你便莫跟我客氣吧！」

洪明摟住他的肩胛。「兄弟，往後你若用得着我的，就請開個口，火裏水裏俺都去！」

劉義目光一閃，道：「我絕不會要你去！」

這一夜，洪明因爲還了賭債，心頭放下了一塊大石，心中的陰霾一掃而空，喝得酩酊大醉，就與劉義倒在廳堂地上。

洪明老婆醒來，知道丈夫與劉義的感情，心想反正家內巳有了米，不上一天工也沒關係，便任由他們睡，却料不到劉義倏地睜開眼來，伸手去搖洪明的身子。「大哥，天亮了！」

「睡睡，再睡！」

「上工囉，還睡什麽？」

「他媽的，有錢還去上什麽工？嫌那包管工的嘴臉好看嗎？過兩天俺便做小販去！」

劉義一把把他扯了起來，道：「大哥你可以不做，但我可要去做！」

洪明揉揉眼皮，道：「你又不是等着開飯，幹麽喜歡去做那種工？」

劉義道：「理由我巳告訴你了，快起來！」

洪明可不敢逆他，匆匆洗了個臉消一消酒意，抓起兩個饅頭便拉着劉義走了。

那郭戌的家劉義以前時常經過，却不曾進去過，心中也有點好奇，洪明帶着劉義來到側門，只見那裏站着不少壯漢，都是腰板直胳臂兒粗的，一個皮膚黝黑，光着頭的四十多歲漢子劈頭罵道：「你奶奶的熊，現在是甚麽時候啦，這才來！」

洪明哈腰向他行了一禮。「包爺莫生氣，咱們今晚多幹一會兒，補囘時間就是！呶，這便是俺兄弟劉義！兄弟，這是包管工！」

劉義忙走前去向包管工鞠躬，叫道：「包爺。」

包管工大剌剌地道：「走過來，讓俺看看！」

劉義忍着一肚子氣，站在包管工面前，包管工上上下下看了他一番，又伸出一隻拳頭，在劉義的肩臂上打了幾拳，點點頭道：「好吧，洪明你可得告訴他，咱們這裏的規矩，快去開工吧！嗯，對啦，今日你跟他都去後門挑磚吧！」

洪明與劉義應了一聲，拿起扁担便走向後門，洪明拋了一塊毛巾給劉義。「兄弟，你久未幹過粗活，把毛巾舖在肩上吧，免得等下把皮肉磨壞了！」

劉義謝了一聲，果然把毛巾墊在肩上，他倆搬了一整天的磚頭，那些紅磚還未搬完。

包管工走了過來，道：「俺找兩個人來，帮你倆搬，務須把它搬完，明早你們不用來，俺仍算一天的工錢給你們！」

洪明看一看那堆紅磚，不由心頭火起：「再加兩個人，也得搬一夜，才給半天時間怎成？這分明是欺侮咱們！」

包管工冷冷地道：「那麽你到底幹是不幹？不幹的可以離開！」

「哼，不幹便不幹，你這般刻薄，若不是家裏窮得揭不開鍋蓋，誰肯來看你的臉色！」

「吓？洪明你好大的胆子！哦，九成是發了財啦，這份粗工你自然不放在心上了！」

劉義忙道：「包管工你錯了，俺大哥並未發財，但這些紅磚實在太多了，咱們又巳搬了一天，你再多叫兩個吧！」

包管工看了他一眼，道：「好吧！」說畢走了過去。

洪明十分奇怪劉義爲何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連這種窩囊氣也忍受得住。却不知道劉義扛了一天的磚頭，還看不到郭小清，心中也正在着急呢，正希望晚上人較少時，有機會去找一找。却料不到包管工把他們盯得很緊，搬到他們幾乎連腰都直不起來，却沒一刻可以偷懶！

約見

劉義一連去郭家工作了三天，都不曾見過郭小清一臉，而郭家的保安極佳，短工們可到的地方都有所規定，何况工場的四周都有人守着。

劉義不由有點失望，幸而第四天下午，他便見到郭小清了！郭小清跟幾年前有頗大的改變，但劉義仍然一眼便認出他來。郭小清比前瘦削，神色頗爲憔悴，劉義幾乎立即便肯定他仍愛着百合！

他還有一件事未曾决定，便是應該向郭戌下手，還是向郭小清下手。而原先準備綁架郭小清以勒索郭戌的計劃，看來巳不可能實現，因爲郭家保安之佳，大出劉義的意料！

劉義心念未了，郭小清在工場內走了一圈，又慢慢走了開去。這時他心頭一急，居然讓他想到一個辦法，忽然哼哼哈哈地哼着小調，歌詞是他自己編的。「我愛我的百合花呀！百合開在滄州城！滄州城人愛種花，妹呀，你知否百合落在誰家？哥呀，我怎不知道？鳳仙樓的百合花最香呀！」

他越唱越大聲，雖然有點突然，但幹粗活的人，本就喜歡哼一哼這種調調兒的情歌，是故其他人聽了也不太奇怪！

而劉義却去偷偷瞪着郭小清的行動。郭小清只停了一下，便又提步走了，劉義更是失望！他本想立即放棄這種事，奈何這計劃巳向上稟報，要想放棄也要得到大哥的同意！

唯一令他安慰的是郭小清抬步之時，他還未唱到鳳仙樓，也因此很可能他根本不知道劉義唱的百合，是鳳仙樓的百合姑娘！

「他奶奶的，劉義，你唱什麽歌？快搬！」包管工揮着指揮棒。「要唱歌囘家才唱！」

劉義心中暗罵：「我操你奶奶的熊，若不是爲了大事，俺早就給你一點顏色瞧瞧！」

領了工錢，洪明不想再幹，劉義道：「我反正有空，再幹他五天再說吧！」他把五天的工錢也給了洪明添生意本。

這天晚上他趁洪明出房去與人聯絡買貨的事，自己也出去了。

伍超豪巳來了，住在長明旅館，劉義向他報告了進入郭家的事後，伍超豪斜躺在椅上閉眼沉思，良久，他反問：「老三，你有何打算？」

劉義嘆了一口氣。「小弟本來以爲可以很容易便接觸到郭小清，誰知竟會是這個樣子！」

「以前的計劃不用再說，重要的是現在及以後！」伍超豪絕不是沒頭腦，做事沒把握的人，不過他每次都得先徵詢手下的意見。

劉義想了一下，道：「二哥，這件事非同小可，小弟實在沒了主意！」

伍超豪遞了一根捲烟給劉義，自己也叨了一根，劉義連忙替他點火，伍超豪深深吸了一口，道：「周老七巳把趙大少爺的事弄砸了，你該知道你的事可不能再出什麽紕漏，就算拿不到錢，好歹也得拿點成績出來，否則我可沒法向老大交代！」

劉義這一驚更是非同不可。「二哥，你快教教小弟，有什麽辦法幹他一票！」

「你肯定郭小清仍然愛百合？」伍超豪囘了一句：「他愛她的程度有多深？」

「小弟見他神色憔悴，看來對舊情人仍未能忘情，但他愛她到底有多深，這個恐怕只有他才知道！」

伍超豪臉前籠着白烟。「假如百合約他出城相見，他肯不肯？」

「應該沒問題！但他身邊一直跟着保鏢，只怕行動不自由！」

伍超豪臉色一變。「莫非老傢伙巳經知道他兒子的風流勾當！」

劉義一拳擂在大腿上，喃喃地道：「假如這樣他可不一定肯付錢遮醜！」

「這又不一定，這事若捏在咱們手上，便可以弄得他威名掃地，問題是一封信不能換錢！再說，若眞要板下臉來，他老糊塗發作，索性把百合討進門給兒子做一房小的，咱們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他奶奶的，當時我爲什麽沒想到這一點，早知就不放棄趙學棟而盯他了！」

伍超豪輕輕一笑。「事情還未有結果，不用太早下結論。這樣吧，咱們雙管齊下……」

劉義搓搓手，道：「如何個雙管齊下呢？」

伍超豪輕輕說了一番話，劉義道：「事到如今，冒一冒險也要啦！」

× × ×

劉義到郭家幹短工的第七日，負責煮飯給短工吃飯的兩個厨子忽然病了，郭家原有的厨子又抽不出空來，迫得要到外面請臨時工，結果才請到一個，那厨子知道只他一個煮，便大叫大嚷起來，說無論如何得替他找個熟練的助手來。

臨急去那裏請？劉義聽到消息，心頭一動，暗叫一聲：「機會來了！」便自告奮勇去做那厨子的助手。

包管工的食指戮在劉義的鼻子上。「你奶奶的，你到底行不行？莫弄得大伙兒都吃不下肚，就誤了工程，可要尅扣工錢！想清楚了沒有？」

劉義笑嘻嘻地道：「小弟以前幹過，你放心！當然若果找到正式師傅，我便再囘來担磚！」

包管工唯有辜妄信他，劉義到了厨房，先是洗菜，厨子告訴他要煮什麽菜，便教他先把所需之食物配料，切好弄好。

劉義乖巧地磨弄起來，多虧他的確在灶房內躭過一段歲月，是故還可以應付。那厨子便決定讓他跟他。

這厨房總算有其他宅內的人，所以劉

義才自告奮勇混進來。到了中午，一個小丫頭走了進來，大聲叫道：「少爺的飯菜呢？」

一個厨子答道：「就是這幾味！請玉蘭姑娘辛苦一下！」

那叫玉蘭的丫頭打開碗櫃，拿出一雙雕漆食物提籃，把飯菜放了進去，然後翩翩在劉義面前走過。這刹那，他心頭狂跳，暗道：「若能利用這丫頭……何懼約不到郭小清？」

下午他寫了一張字條，趁洗碗時，沒人注意，把那張紙條捲成圓筒型，然後把其插在竹眼中，洗了碗後，包管工又叫他去搬木材。

第二天上午一早他便帮那厨子洗菜燒火，直至中午才再見到那叫玉蘭的丫頭又來拿飯菜，她依然用昨日那隻竹籃盛載，又因走得匆忙，竹籃內多了張紙條，她也沒發覺。

劉義稍稍放心，他得等其他人都能吃上飯了，才有時間歇一歇，同時為自己塡肚子。

那胖厨子吃飽之後，找了塊門板躺下午睡，劉義剛放下碗飯，玉蘭已跑了過來，把竹籃往櫃上一放，道：「有清一點的菜沒有？」

劉義把手指放在唇上，示意她輕聲說話。「你愛吃什麼？我煮給你吃！」他伸手指一指灶上的菜蔬。

玉蘭笑道：「你懂得燒菜麼？」

劉義也笑道：「我燒一個絲瓜炒蛋與你嚐嚐可好？」

玉蘭一個勁地點頭。「這兩樣都是我最愛吃的菜！」這丫頭才十五六歲，一對大眼睛就像夏夜的星星，十分明亮，叫人看了便心生好感。

劉義一邊下鍋，一邊問道：「你是專門服伺少爺的嗎？」

「我才服伺少爺一年多，嘿，其實才幾個月而已！早幾月，少爺出去遊歷！」小妮子打開話盒子，便滔滔不絕。「以前服伺少爺的是黃菊！」

「少爺不喜歡她？」

「不是的……」玉蘭雙眼忽然紅了。「她，她命好苦……」

劉義見灶房內除了那熟睡如死的胖厨子之外，再無別人，便輕聲問道：「難道她給少爺糟踏了？」

玉蘭粉臉發紅，輕啐了他一口：「你胡說什麼！」一頓又結結巴巴地道：「若給少爺看上了，那……那算什麼糟……」

「那是什麼原因？」

「黃菊姐姐喜歡長工阿壽，後來他們在後花園內，不知怎樣……被人遮住了，給老爺打了一頓，黃菊姐姐過了幾天便上吊死了！」

劉義心中暗罵：「這老甲魚好一副道貌岸然的嘴臉！」心頭一動，又道：「若讓少爺看上了，給老爺知道，只怕更加沒命！」

那小妮子許是春心動了，紅着臉道：「但少爺十分多情，就算為他死了，也……值得！」

劉義故意咳了一聲，對她扮了一個鬼臉。「你又不是少爺的人，怎知道他是多情？」

玉蘭雙頰如灶膛內的烈火，嗔道：「你亂嚼什麼舌根！」

「好好，算我一時嘴快說錯了！那你可得解釋一下！」劉義把菜勺在碟子裏，故意逗她。「你不說，下次我便不為你燒菜了！」

玉蘭臉上又是一紅。「我，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可是當她吃了一塊絲瓜後又道：「你知不知道？少爺有了對象啦，聽說非常漂亮，好像是天上的仙女！唉，你剛來當然不知道啦！」

「那簡單得很，老爺有的是錢，找個媒婆去說一下，還不是水到渠成？」

「少爺不敢告訴老爺呢……」

「為什麼？」

玉蘭扒了幾口飯。「這個我便不知道啦，總之少爺回來之後，便茶飯不思！唦，不信你看看！」

劉義把竹籃的蓋子揭起一看，那些飯菜幾乎沒動過，而插在竹籃內的紙條也仍在那裏！

劉義忙把紙條拿了出來，放入袋中，問道：「你一直看着少爺吃飯嗎？」

「不，少爺不喜歡人家看着他吃飯！」玉蘭道：「多謝你啦，我吃飽了！咦，你叫什麼名字？」

「隨便你叫就是！」

玉蘭一怔，隨即擰着腰，不高興地走了。劉義把碗碟放在大木桶裏，準備打水清洗，想到一番心血全白費了，更加無端端賣了不少血汗，不由又悔又怒，伸手入袋掏出那張紙條來，準備拋進灶膛，目光一及，忽然怔住了！

這張紙也是白的，但紙質却十分細白，與自己的大不相同！劉義心頭狂跳，忍不住把紙條揭開，只見上面寫着一行字，今夜在聽風軒茅厠見。

這肯定是郭小清的覆信，但劉義却不知道聽風軒在那裏！而且郭小清很可能以為自己是郭家的長工！再有一點，就算劉義能够混進來，但今夜這兩個字所包括的時間也太長了，他可不能在茅厠裏面等他一夜。

怎麼辦？今夜來不來？劉義一時傻了，竟忘記洗碗。

「喂，我想起啦，少爺也喜歡吃絲瓜，你明日叫師傅弄個可口的絲瓜湯給少爺吃吧。」

劉義吃了一驚，一回頭却是玉蘭，玉蘭咧嘴一笑。「喂，你好像傻了一般，莫不是害相思病……」話出了口，臉上倏地飛起兩朵紅雲。

「喂，玉蘭好妹妹，我問你一件事，你是不是隨時都可以去見少爺？」

「我在他身旁伺候，當然可以見到他，什麼事？」

劉義問道。「聽風軒去那裏？」

「聽風軒是書房，書房共有三間，一間是老爺的，左邊的是少爺，右邊是小姐，那書房之間還有兩間小廳……」玉蘭斜乜了劉義一眼，「你這人有點奇怪。」

「是的，連我自己也覺得奇怪，聽風軒可有茅厠？」

玉蘭咯地一聲笑了出來，劉義忙又問：「聽風軒離這裏遠不遠？」

「唔，說遠不遠，說近也不近，是個

清靜的地方！嘿，現在少爺就在那裏，到那裏可就悶煞我了，」玉蘭忽然醒起一件事，「哎呀，我得回去了！」

劉義道：「且慢！」他把紙條交給玉蘭，一本正經地道：「這張紙我是在竹籃內找到的！料是少爺寫的，不許你偷看！你交給少爺，並對他說，他不能來！」

「他不能來！」玉蘭瞪着一對大眼睛，愕然地問道：「你說什麼，我根本不知道。」

劉義笑道：「你不用知道，你記得把這句話告訴他便行了，他不能來！」

「他是誰？」

「少爺知道！」劉義說道：「記得去告訴少爺，現在就去吧，少爺一定不會駡你，他若會怪你，我，我寧願天天替你炒菜。」

玉蘭粉臉又是一紅，「誰喜歡吃！」她轉身而去，劉義立即担水洗碗，郭家灶房內的雜工，都因為煮了飯，沒什麼事做，把碗筷拋去木桶內浸上清水，便去午睡了，不像劉義這樣，洗了碗還要去挑工搬木的。

洗了一半，只見玉蘭如狸貓一般走了過來，劉義忙問：「你告訴了少爺沒有？他怎樣說？」

玉蘭頑皮地說道：「喂，你叫什麼名字？嗯，這可不是我要問的，是少爺要問的。」

「少爺他怎樣說？」

「少爺說他不能隨便亂走！」玉蘭瞟了他一眼，道：「而且他也不能够太過相信人！」

劉義沉吟了一下，道：「我可以去書房見他嗎？」

玉蘭搖搖頭。「內院可不是人人去得的！」

「那麼少爺可以出來嗎？來這附近行不行？」

玉蘭想了一下道：「可也不容易！」

劉義聽她口氣並不太硬，知道容或有轉機，便道：「實不相瞞，我來這裏當短工是受了少爺的那個『對象』所託的！」

玉蘭「啊」地叫了起來，劉義「殊」了一聲，作了個噤聲的手勢，轉頭望了那胖厨子一眼，見他仍熟睡如死，一顆心才鬆了下來。

玉蘭道：「你快說，少爺的對象是怎麼樣子的？」

「唔，她比你高，比你漂亮，比你白，又比你香……」劉義故意逗她。

玉蘭跺足道：「你為什麼拿我跟人家比？少爺看上的人，自然不差！」

「不過你只是每一樣比她差一點點而已！她是天上的仙女，你可也是地上的美女。」

玉蘭回嗔作喜，別開臉，咬牙道：「鬼才相信你的話，沒正經的，嗯……你與她是什麼關係？」

「這個不能告訴你，只能告訴少爺，你快去告訴少爺，我在郭家只能够再多躭三天。」

玉蘭忙問：「你去那裏？」

「去我應該去的地方！若不是同情她終日以淚洗面，我才不來做苦工！」

玉蘭忙說道：「你且等等，我現在就去告訴少爺。」她說罷，一陣風似的飛走了。

劉義懷着忐忑的心，把碗洗淨，剛好玉蘭又來了。

「少爺怎說？」他急不及待地問。

「少爺叫你明早到唐記茶餅店等他！」玉蘭剛說畢，便聽見一陣响亮的脚步聲傳來，她忙道：「我走了，你記着！」

來的是包管工，幸好劉義　提着一桶水，他才沒駡。「洗好了便出去給俺扛幾根柱子？」

× × ×

劉義仍到洪明家過夜，想起明日與郭小清的約會，有點緊張，不知可不可以順利把錢拿到了手，這一夜，他一對眼一直望着屋頂，到了下半夜才合了一陣，天剛濛濛亮，他便悄悄出門了。

街上傳來一陣陣糞便的臭味，推糞車的糞夫一邊搖着銅鈴，一邊望着劉義，目光充滿詫異之色。

劉義跑去長明旅館找尋伍超豪，伍超豪在夢鄉中被他吵醒，心內很不高興，冷冷道：「你發什麼瘋？又不是倒糞的，這時光來作甚？」

「三哥，我已約了郭小清。」

伍超豪精神一振，一骨碌地坐了起來。「你幾時約他的？」

「昨午約他，今早我與他在唐記茶餅店見面。」

伍超豪怒道：「昨午約他的，為什麼現在才來通知？」他伸手到掛在床架上的外衣掏烟。

「因小弟還不能決定怎樣跟他談！」

伍超豪把烟銜在嘴裏，語聲有點模糊地道：「現在一定想到了辦法！」

「小弟想告訴他，百合被鳳仙樓趕了出來，先敲他一筆贖身費！然後再慢慢搾他，比如說百合肚內之肉掉了，她又被迫去接客啦等等，那小子仍十分愛她，既然沒法負責任，自然會用錢來作補償。」

伍超豪噴了一口濃烟。「那只是些小錢，與大哥的目的距離極遠！」

「第二條路便是與郭小清商量，要他作內應，咱們便直接拿出百合的信給那老傢伙看，要他交出一筆錢來，咱們便把百合交給他，任他處置，料那老傢伙死要面子，必會答應！」劉義看了伍超豪一眼，輕聲問道：「至於要他多少錢，請二哥說一句。」

伍超豪道：「這一點倒不急，其實，你的第二條路也分成二部份，第一是由郭小清先向其父說明此事，再由咱們向他取一筆贖身費及安家費，其二便是向他表示百合因大着肚子沒法接客，欠下一屁股的債，咱們同情她，把她贖了出來，假如他姓郭的還要面子的話，便拿錢來把百合贖回去！」

他頓了一頓，續道：「這可說是二條路，還有一條，便是向郭小清表示，百合整天要死要活的，說不見他一面勢必與胎中肉自盡！那小子若心軟，而又還有一點情愛的，很可能會去滄州城……」

劉義截口道：「他出入頗受限制，咱們可以詐稱已把百合帶來城郊某處，說服他出城，然後把他綁了，再去狠狠地敲一敲那老傢伙，二哥，是不是這樣？」

伍超豪哈哈一笑，把烟捺熄。「正是如此，這四條路你說該選那一條。」

「第一條，只能賺小錢，自然不行，剩下來的三條……那自然是第四條最能賺錢！」

伍超豪喃喃地道：「第四條路賺的自然是最多，但也最危險。」他又援了一根烟，輕啜兩口。「老三，你在張店呆過，郭老頭的勢力如何你自然知道，而且你不要忘記他是一條老狐狸。」

劉義點點頭。「不錯，鎮長都要畏懼他幾分了，巡捕房也盡是他的心腹。」

「他家內不會不養些打手吧？」伍超豪跳下了床，慢慢踱着方步。「所以猛龍不敵地頭虫，第四條不用！」

「但，這可是最能賺的呀，而且他老狐狸勢力雖厲害，但咱們又何須怕他！」

「你是說硬拚？」伍超豪側頭看了他一眼。「若要硬拚的，又何必費這般大的勁去弄個什麽百合？你一開始也便想到要硬幹？再說硬幹下來，死傷難免，省不了一筆安葬費，收來的雖多，支出的也不少，何況元氣大傷之後，也不能再幹別的，可能反而得不償失哩！」

劉義沒話反駁，伍超豪又道：「還有一點，你要記住，你在跟他們接觸之時，絕對不要把自己牽涉進去，最好表示自己只是鳳仙樓的常客，因受百合及玲瓏之託才來找他！」

劉義點點頭。「這個我明白，不過還剩下兩條，咱們要採取第二條，還是第三條？」

伍超豪道：「第二條是友誼式的，第三條則是『反出了面』，友誼式的，危險最低，也較好說話，而反出了面的則可以多敲他一筆！」

劉義道：「先走第二條，再另派一人去走第三條！」

伍超豪看了他一眼，點頭道：「不錯，以後你莫再來此處，以免惹人注意，我派林英跟你聯絡，人手若不够的話，告訴林英就行！」

「是。」

「你跟郭小清談定了之後，仍然要到郭府做短工，這樣這個友誼式的才有人相信！」

劉義吸了一口氣，舒了一舒手脚，道：「這一次若不能狠狠地敲他一筆，我可要做虧本生意啦，他奶奶的，那姓包的管工……」

伍超豪揭開窗帘向外看了一眼，道：「天亮了，你快走吧。」

父命能違

劉義走到唐記茶餅店，唐老頭剛回店，劉義走了進去，找了一張靠角落的桌子坐下，那老頭還未過來招呼，劉義一抬頭便看見郭小清自街角轉過來了。

劉義見郭小清一個人來，心頭大喜，忙吩咐唐老頭擺多一副茶杯。唐老頭用那塊灰布抹一抹桌子，把茶杯放下，郭小清已進來了。

劉義站了起來。「郭少爺，請坐！」

郭小清看了劉義幾眼，覺得他有點面善，但仍不能作準。「你是……」

「你家灶房裏的短工！我姓劉單名一個義字！」

「劉先生你跟……」

劉義忙道：「郭少爺請坐下，先喝杯茶，再慢慢地說！嗯，你吃甚麽餅？」

郭小清隔遠望見唐老頭手中那塊像包過炭的抹桌布，已是眉頭猛皺，大覺噁心，一個勁地搖頭。「我不餓，甚麽也不吃，你自便吧！」

劉義故意要逗他，慢條斯理地叫唐老頭送幾隻芝蔴燒餅，一壺茶過來。

「劉先生，這個……」

劉義道：「郭少爺，我先讓你看一封信！」他把百合寫的那封信拿了出來，用手按在桌上。「請看！」

郭小清目光一落，那信未曾看畢，眼淚已流了出來。喃喃地道：「她，她眞的懷孕了？」

劉義生氣地道：「郭少爺，你這是啥意思？你們有錢子弟，就不知人家黃花閨女貞操的重要！」

郭小清不好意思地道：「這個我知道……百合是清白的……」

劉義把信收起。「那你是懷疑她腹中的肉不是你的？」

「這個……」

劉義道：「我告訴你，百合在你一離開後，便不再接客，連歌也不唱了，準備等你去爲她贖身，嘿嘿，豈知天下負心郎多的是！」

郭小清提高聲音地道：「我可不是那種人！」

劉義示意他輕聲一點。「那很好，你現在便準備去迎娶她吧！」

郭小清臉色一變。「這個，我……」

劉義冷笑一聲。「我早就這樣對玲瓏媽媽說了，偏生百合不相信，一定要我代他來問你一聲！唉，她也太痴了，拖着一個大肚子，叫她怎樣活下去！」

郭小清又流下淚來。「她，她身子可好？玲瓏媽不會迫她接客吧！」

「坐吃山崩，你自己說呢？那種地方不能賺錢，還有好日子過嗎？」

郭小清抬頭看了劉義一眼，劉義裝作漫不經心地抓起燒餅放入嘴內咀嚼起來。

「百合她有什麽要求？」郭小清的聲音十分虛弱。

「有啥要求？」劉義好像聽了一句極是奇怪的話般，睜大了雙眼：「郭少爺，你不是小孩子吧？她用一具聖潔的身子，替你傳宗接代，現在却在受苦，又揹着一個偷野漢子的臭名，你說她有啥要求？」

郭小清不能回答，劉義又吃了一口燒餅，再喝了一杯茶，正想開口，不想郭小清也喝了一杯茶，沙着聲道：「你也知道，我行動沒自由，不能去看她……」

「你錯了，百合要求你娶她……」

「但當時她說完全由我主意……」

「哈哈！姑娘家那一位不是這樣？郭少爺，你是讀書人，難道不知道這是她對你的信心，難道你忍心讓她失望？」

「可是你也知道，我爹絕對不會答應這頭婚事！」

劉義冷笑一聲。「我自然知道，你一定也一早便知道！但既然如此，爲什麽當日你又汚了人家黃花閨女的清白？」

郭小清身子一抖，答不出話來。「郭少爺，你可不能這樣，到底還要不要人家，可得拿出個辦法來。」

「這件事絕對不能讓爹知道……」郭小清喃喃地道：「劉先生，請你回去告訴她，我……算我辜負了她，只望來生我爲她作牛作馬來贖罪……我不求她原諒，只望她能好好活下去！」

劉義放下茶杯，一本正經地道：「你說她該怎樣活下去？先把胎中的肉打掉？然後再重操故業，陪人歡笑，暗地裏自己流淚？」

郭小清只聽得肝腸寸斷，道：「那自然不行！」

劉義怪笑一聲。「那就把兒子生下來，好不好？贖身費呢？百合母子的生活費呢？誰給？」

郭小清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劉先生，你還不離開張店吧？」

劉義看了他一眼，沉吟道：「還有三天才發工錢，我拿了工錢就走！」

「請恕我問你一句，你與百合是如何相識的？」

「我跟百合根本不熟，去年春聽她唱過歌，不過跟玲瓏媽媽相好，這件事是玲瓏先向我提的，我說我剛好有空要來張店……」他頓了一頓，改口問道：「郭少爺，你大概不知道我以前在這裏住過，又在你家的煤礦，挖了一年的煤吧？」

郭小清詫異地搖搖頭，劉義又道：「後來百合姑娘知道了，便過來求我。我雖然要來張店，但素知你們家門牆森嚴，又估計你父親會不高興，要替她帶訊，可不容易！但經不起她苦苦要求，唉！那時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叫我心都軟了，沒辦法只好答應她！」

郭小清點頭道：「謝謝你劉先生！」

「你剛才問我這話是啥意思？」

「既然你還有幾天時間在張店，我會再想辦法跟你聯絡！」郭小清說罷便站了起來。

「喂，你準備怎辦，好歹也得說幾句，別叫我老是吃不知味的！」

「我先設法送一筆錢給她，讓她贖了身，再安頓下來，其他的事，以後再說！」郭小清點點頭，「請你等我，我不會虧待你！嗯，有了消息之後，我仍叫玉蘭跟你聯系！」

劉義見他走遠了，也忙會賬去郭家幹活。這一天，他一顆心亂亂的，玉蘭幾番要問他，都被他禁止，直至沒人的時候才問：「你少爺有話要你向我轉達？」

玉蘭一怔。「誰說的？哼，你以爲你是什麽人？」

劉義揮揮手，道：「那沒事啦！」

「喂，少爺今早是不是去找你？」

劉義把頭湊前。「你最好不要多管閑事！」

玉蘭小鼻一皺，輕哼了一聲：「臭美！」雙手叉腰，扭着腰走了。

劉義哈哈一笑，「嘩啦」一聲，把汚水倒掉！

第二天，郭小清仍沒有消息，直至第三天的下午，劉義在洗碗時，玉蘭才來。「少爺叫你明早到舊地方見面，叫你別失約！」

劉義心中大喜，笑着道：「告訴你少爺，就是風雨不改，不見不散！」

玉蘭忽然走前幾步，湊近劉義耳邊問道：「劉，劉大哥，少爺是不是跟你們商量他……他的婚事？」

「少爺要成親了麽？我可不知道！」

玉蘭白了他一眼。「你知道的！是不是他的那個對象來找他啦？」

劉義吃吃地笑道：「不是！少爺在跟我商量另一件事呢！」

玉蘭興奮地問道：「是什麽事？」

「少爺準備收你做他的塡房！喂！你歡喜不歡喜？」劉義故意向她擠出一個鬼臉！

玉蘭大發嬌嗔，雙手一直，向劉義推去。劉義冷不及防，跌坐在濕地上，他大叫一聲：「死丫頭，打死你！」

玉蘭笑嘻嘻地跑開。劉義怔怔地望着她的背影，心中不知如何忽然生了一股難言的感受！也在這刹那他才發覺，少女與成熟的女人，實乃青菜蘿蔔，各有千秋！

× × ×

郭小清仍在那個時候到達唐記茶餅店，而劉義也仍比他早得到。

郭小清拉開椅子坐下。劉義笑問道：「郭少爺來此，令尊不知道麽？」

「自然不能給他知道！」郭小清望着劉義。「劉先生離開這裏之後，準備去那裏？」

「去滄州城領貨！」劉義笑道：「我是做貨販子的！人家向我訂了貨，我來這裏找到了貨，便運去南方發給人家，中間賺一點利錢！」

「原來是個大老闆！」

「不，我的貨全是人家先訂的了，甚至連貨價也先領了一半，做的又都是熟客，所以利錢很微！不過，因爲咱們有信用，因此還可以混一口飯吃！」

「這個需要有信用才行！」郭小清有點心不在焉地道：「劉先生，我託你一件事，希望你能代我辦到……這個，我也不敢叫你白幹，嗯，這裏五個大洋就給你做路費……」

劉義把臉一沉，冷冷地道：「郭少爺，你當我劉義是什麽人？我賺的雖微，但五個大洋可沒放在我眼內！」

郭小清尷尬地道：「那，你……你要多少代價？」

劉義暗中用力運勁，一張臉登時漲紅了。「郭少爺，你雖然有錢，但也不能把咱們窮哈哈的看得不值一文！我可是因爲同情百合的遭遇，見她整天以淚洗臉，這才替她來傳個訊兒，可不是貪圖你這五個大洋，若是貪這五個大洋的，我多跑一轉貨，賺的也不止這個數，何必還要到你家去受那骯髒氣！」

郭小清給他這頓話說得羞愧莫名，良久都作不得聲。

劉義問他：「你要如何處理百合姑娘呢？」

「唉！這！這是我暫時給她的安家費……」郭小清難爲情地拿出幾張銀票。

劉義看了一下，冷笑一聲：「一百塊？哈？郭少爺，你們家是出名的大富人家，出手這般寒酸，可眞笑死人！」

「但……我手頭上沒錢，這還是向母

親討的……」

「郭少爺，這一百塊大洋只能替百合姑娘贖身，以後她的生活可還沒有着落！我告訴你，這件事我管定了，我不能見一個女人挺着肚子再倚在娼門旁賣笑！」

郭小清急道：「劉先生，請你輕聲一點！那……你認爲要多少才够？」

「我怎知道你有何打算？」

「但我手頭上實在沒錢！」

「我不管，你若是不給，我找你父親去！」

「千萬不可！」郭小清急得連汗都爆了出來。「再給一百行不行？」

劉義嘆了一口氣道：「你到底愛不愛她？」

郭小清六神無主地點點頭。劉義道：「既然如此，你怎麼會認爲她只值得一百塊錢？」

「劉先生你莫迫我！」

劉義霍地站了起來：「郭少爺，既然你認爲我在迫你，那麽咱便不理了！你自己派人去交給百合吧！可得早一點，去遲了，只能替她收屍！」

郭小清一把抓住他的衣袖，道：「劉先生請息怒！我……我明早再送五百塊過來如何？」他怕劉義不肯，又趕緊道：「另外我再送二十塊給你！」

劉義心頭一動。「這二十塊錢正好給大哥做生意本錢！而且看來在他這裏也榨不出什麽油水來！」當下道：「好吧，我便再等你一天，將來你要怎樣欵待百合，那是你們的事！」

「我知道我知道！」郭小清向他連連鞠躬。

× × ×

劉義今早不去郭府幹活，返到洪明家，順手把上衣脫下，掛在門上，一進去，便見洪明坐在椅上抽着旱烟。「兄弟，你今日不去了？」

「他奶奶的，那姓包的不是人，反正昨日領了工錢，今日不去了！」

「俺早就勸你別去受氣！」

「大哥，你打算做什麽生意？」

「若再去賣小食的，還是從前那個樣子，如今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家內的費用也越來越大了……俺還沒有決定！」

「他本想說若本錢多一點，便做別的，可是又怕劉義聽後，又要送錢給他，是以把話嚥下。劉義道：「別管，你喜歡做那一行生意？那一樣你較熟悉？」

「俺小時候家裏養的鷄鷄鴨鴨都是由我照顧……俺也不是想養鷄養鴨，只想向鄉人買進城來賣，因爲這些小畜生俺比較熟悉，而且利錢也較高！」

「你估計要多少錢才能張羅起來？」

劉義斜靠着，也抽起烟來。

「先放些訂金出去，比較好張羅……唔，大概須要十個大洋！」

劉義一拍胸膛，道：「大哥放心，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

洪明忙道：「兄弟，俺已說過，我這生可不再拿你的錢！」

「大哥這樣說便見外了！這樣吧，就當作是你先借用去，到你賺到了銀，再慢慢還給我吧！這便不叫做拿！」

洪明的臉色稍鬆，問道：「你不是說頭寸調轉不來麽？」

「我有辦法，你放心！」話音一落，劉義忽然站了起來，說道：「大哥你且坐一坐，我要去城內走走，找幾個熟人聊聊天！」

洪明道：「俺陪你去吧！」

「不！我想獨個兒去！」劉義走出了門，把上衣拿下，一邊走一邊穿上，只見巷口人影一閃，劉義連忙走了過去，却是林英。

「三哥，你掛衣有事找我麽？」

劉義點了點頭，說道：「咱們邊走邊談！」他把剛才與郭小清交談的經過，告訴林英。「叫二哥決定一下，收不收他的錢！」

× × ×

下午林英悄悄把伍超豪的意見轉告他：「五百塊照收，收後立即離開張店，向滄州進發，準備第三個方案！」

劉義噓了一口氣，他準備把郭小清送給他的錢轉送給洪明，讓他好好幹一下，因爲這件事發展下去，郭家很可能會懷疑劉義，因此他以後也可能不來張店了！

想到此，劉義覺得有點悲哀，他現在的生活，比起以前，不知強了多少倍，可是他錢的來源，到底見不得光，是以每在夜半更深之際，思之不安。

他看了看這片小屋子，忽然伸手把洪明的兒子小狗子抱了過來，心頭想道：「什麽時候我也生個兒子？」他暗笑了一聲，腦海內先浮起玲瓏的豐腴的身子來，繼而又浮上玉蘭的清麗的影子來。

哈哈……我眞是痴心妄想！」劉義心中暗笑一聲。「也不知道何時才能够停下來，吃一口安穩飯！」刹那之間，他一股腐心蝕骨的疲憊襲上心頭，他好像虛脫一樣斜躺在椅上，任由小狗子在他手中滑下來……

× × ×

又是清晨，又是灰暗的唐記茶餅店！劉義仍在那個時候到那張小桌子等候。

過了一陣，郭小清還沒來，但却有一個穿黑衣唐裝衣褲的壯漢來了，這漢子伸手指一指劉義，對唐老頭道：「唐老闆，你告訴他，我是什麽身份！」

唐老頭聽他叫自己唐老闆，顯然甚是受寵若驚，忙道：「誰不知道您尹爺是郭府郭老爺的……的左右手？」

原來這人是郭府打手的副領班，平日仗勢威風慣了，唐老頭自然認識他，但又懼其勢力，只得百般忍讓。

尹標走至劉義面前，道：「你聽見沒有？」

劉義心頭暗暗吃驚，不知郭小清出了什麽紕漏，他是見過世面的人，一邊動心思，一邊隨即道：「原來是尹爺，眞是幸會之至！嗯，尹爺何不坐下來，一同喝一杯茶？」

「家內的茶我才愛喝！」尹標道：「劉義若是愛喝茶的話，何不與我回去，郭老爺家藏的茶葉，全是上等的！」

劉義心頭一跳，詐作不知地道：「我只是個小人物，拿過郭家的幾文工錢而已，郭老爺怎地這般客氣，要請我喝茶？」

尹標道：「姓劉的，你也算是個漢子，怎地這般婆媽？」

「尹爺，我的確不知原因！」

尹標瞪了他一眼。「明人不說暗話，郭少爺把事情告訴老爺了！老爺決定請你過去一下，他有話要問你！」

劉義心頭怦怦亂跳，一時之間，委決不下，該不該跟他去？不去吧，又怕人家懷疑，去吧，又怕從此一去不復返！

他只顧想心事，忘了回答，不過尹標察言辨色，哈哈笑道：「咱們老爺對你絕對沒有惡意，劉兄不必多疑！」

劉義也哈哈笑道：「劉某一片好心，對得住天地，疑什麽？」

「那好吧，就請劉兄跟俺去吧！」

劉義跟着尹標走出唐記茶餅店，只見附近閃出七個彪形大漢，遠遠吊在後面，顯然是提防他臨陣逃脫，劉義心頭一沉，更是忐忑不安。

在路上，尹標只顧邁開大步而行，氣氛有點悶人，幸好很快便到達郭府，大門倏地打開，門後站着十多個郭家的下人，都彎腰行禮的叫道：「歡迎劉爺駕臨！」

劉義雖然到過郭家不少次，却還是第一次由大門進入，見庭院深廣，樓高屋多的氣勢，心頭已寒了三分，再見這許多大漢相迎，心頭感覺更怪！

也不知郭戌有意示威，還是當眞感激劉義，走到那裏，都有人歡迎，弄得劉義不知凶吉，更兼有點手足無措。他暗暗告誡自己：「他奶奶的，鎭定一點，千萬莫出洋相，叫人笑話。」

到了一座小院前，前面橫着一道短垣，舖着綠瓦，青翠的竹葉，在垣頂透了出來，洞門前兩旁各放着一盆古意盎然的松樹盆栽，松樹兩旁，又各立着一個妙齡的丫頭，其一竟是玉蘭！

劉義心中暗道：「莫非這裏便是什麽聽風軒？」

走進了月洞門，才知道裏面種了不少花木，一座小涼亭雜在其間，甚是雅意，劉義心中暗罵：「明明是吃人不吐骨的老財，却假裝什麽清高？」

尹標把劉義帶到一座小廳，道：「請劉兄坐一下，老爺一忽便來！」

不料他退了出去之後，隔了許久才有個小丫頭進來給他泡茶，他問道：「你們老爺呢？」

「他等下便來，你忙什麽？」

劉義心想：「既來之，則安之，怕什麽？我不是沒見過『鬼』！」

他等了好一陣，郭戌仍不來，不由有點焦急了，也不知過了多久，外面才傳來一陣響亮的皮鞋聲，劉義連忙欠欠身，把脚放下，皮鞋聲來到門口，忽然停住了，外面有人叫道：「老爺！」

「唔，人來了沒有？」

「早來了。」

那人又唔了一聲，走進廳堂，劉義認得他是郭戌，想起身在虎穴，便長身恭敬地叫道：「郭老爺你好！」

「你便是在寒舍做過短工的劉義麽？哦！眞是個大人物呀！看你虎背熊腰相貌堂堂的，坐坐！」

劉義道：「你也請坐。」

郭戌坐下，也不開腔，先摸出一包烟來，自己抽出一根，銜上嘴角，慢慢地點看。

大出意料

劉義心中暗道：「這老頭當眞大胆！」偷眼一瞧，只見花窗上伸進了一管黑黝黝的槍管，他相信背後的花窗，也必有同樣的情況。

「郭老爺這般客氣，請小的來，不知道有什麽指教？」

郭戌瞇着一對老眼，一股細長的白烟，如青龍吐水一般，慢慢地噴了出來。「尹標該死，他沒告訴你麽？」

「說過一點，不過我不清楚。」

郭戌道：「我很想知道犬子與那青樓歌妓的事，請你再說一遍，對於劉先生的爲人，我父子都景仰得很，而對於委屈劉先生當短工之事，郭某深感不安。」

「郭老爺客氣了，」劉義心念微微一轉，只得把百合的「事」復述了一次。

郭戌聽後悠悠地問：「劉先生，你敢保證那歌妓腹中的肉是我郭家之後嗎？」

劉義一本正經地道：「郭老爺，不敢瞞你，那百合姑娘平常只賣唱，是不賣身的，那裏的一個鴇母玲瓏，跟我十分稔熟，她最疼惜她了，她也向我保證，除令郎之外，再無別的男子。」

郭戌冷笑一聲：「這可也不一定，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不相信那鴇母。」

「郭老爺，我劉義忝爲半個張店人，來騙你作甚，再說我也沒有這個胆量，那鴇母的爲人，劉義是相信得過，而且鳳仙樓內，人人均知玲瓏最疼百合。」

郭戌嘆口氣。「劉先生，你就是不懂，正因爲鴇母疼愛她，所以她說的話更加不能輕信。」

劉義一怔，脫口道「爲甚麽？」

「唉，年青人……鴇母疼愛她，當然希望她有一個好歸宿，既然如此，自然要替她說好話！」

劉義搖頭道：「老爺你猜錯了，玲瓏根本就反對她嫁，還罵她傻哩。」

這次輪到郭戌一怔。「爲甚麽？」

「玲瓏飽經滄桑，什麽世面沒見過？她說郭少爺一定不會娶她，而且連看也不會去看她，因爲他爹一定不會讓一個歌妓入門，所以勸她把胎中肉打掉，重操貨腰生涯！」

郭戎臉色一變，訕訕地道：「男人逢場作興，怎當得認眞？」

劉義道：「壞就壞在郭少爺對人家山盟海誓，口口聲聲要娶她，而她偏又是黃花閨女，郭老爺，令郎也許眞的是逢場作戲，但人家却是當眞的，若弄出人命來，那可是冤孽呀！」

郭戌道：「劉先生是來教訓我的？」

劉義心頭一凜，忙道：「那裏那裏，郭老爺你叫我來，到底是爲了甚麽？」

「你眞的是同情百合姑娘，才……」

劉義點點頭：「而且也是順路，你知道我以前也在張店住過，而且還有個磕頭的大哥！」

「洪明是不是？」郭戌又點了一根烟，「既然如此，你到滄州時，請代向鴇母再說一聲，叫她把百合姑娘送來張店。」

劉義心頭狂跳，脫口問道：「郭老爺你肯讓她進門？」一頓忙又改口道：「好

啦好啦，百合眞是守得雲開見月明呀，我這就去告訴她，但聽說百合還未贖身，鳳仙樓怎肯讓她離開？」

郭氏捋鬚道：「這個劉先生倒不用担心，假如百合腹中之肉，是我郭家之後，我怎能讓她在那種不三不四的地方……咳咳！」他雙手一拍，便見一個家丁走了進來。

「老爺，有什麼吩咐？」

「拿二十個大洋來！」

郭氏語畢遞了一根烟給劉義：「劉先生既然自稱是半個張店人，那麼……咳咳，這件事自然不會四處張揚了！」

劉義道：「這個郭老爺你大可以放心，我連我大哥也沒告訴他哩！」

「劉先生是明理之人，老漢果然沒有看錯，將來咳咳，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劉義裝出一副受寵若驚的神情來，道：「我怎敢高攀？」

郭氏把烟蒂捺熄。「劉先生你有什麼要求？嗯，這個老漢聽說，你對我家的丫頭玉蘭，很要好，是不是？咳咳，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她遲早也得找頭婆家，不知劉先生認爲她如何，她人可是很乖，若不是劉先生你這種人，老漢還捨不得這般早便把她送出去！」言畢呵呵大笑。

劉義心頭怦怦亂跳，腦海內立即泛起玉蘭那張嬌俏的面龐來，精神登時一振，可是想到自己的營生，他心房便是一沉，苦笑一聲道：「郭老爺你說笑了，一來我年紀跟她不配，二來我還沒有基礎，又整日闖南跑北的，多一頭家，那就多一分連累……」

「嘿，男大女十來歲有什麼稀奇？」郭氏笑容實在有點曖昧，「常人謂，老夫少妻這才恩愛啦。」

說着那家丁已進來了，把二十個大洋放在几上，郭氏輕咳一聲。「這件事劉先生既然還不感興趣，便以後再談吧！但這二十個大洋，却請你收下。」

劉義裝作不明地道：「郭老爺，你這是什麼意思？」

郭氏乾笑一聲：「這算是路費也好，算是咱們感謝你的盛情也好，甚至算是一種代價也好，總之你得收下！」

「代價？什麼代價？」

郭氏臉色微微一變：「劉先生是聰明人，一定明白的！快收下快收下！」

「郭老爺，我已對你說清楚了。」

郭氏固執地道：「一定要收下，你是不是嫌少？」

「郭老爺，你知道我沒這個意思！」

「這就好，快收下，不收就是不給我郭某人的面子！」

劉義猶豫了一下，「郭老爺既然這樣說，劉某只好……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這才對！」郭氏高興地道：「劉先生，你打算什麼時候去滄州？」

「本來想過兩天才去……但，郭老爺既然……那就明早動身吧！」

「拜託拜託！今晚住在什麼地方？」

「仍住在我大哥那裏，」劉義那有不知道他的用意，正容地道：「郭老爺，你放十萬個心，這件事，我一個字也不透出去！」

郭氏哈哈大笑：「劉先生不愧是跑慣碼頭，見過世面的人，佩服佩服！」

× × ×

劉義離開郭家，心頭才放下一塊大石，假如讓郭氏瞧出什麼破綻來，可別再出來，不過，他走了幾步，心頭又再一沉。

郭氏這一着，實在大出其意料，他眞的要把百合迎入門？還是他瞧出什麼玄虛來？

還有一點，郭氏既然想把百合接來張店，那麼爲甚麼他不把贖身費交給自己？莫非郭氏已派人去滄州城了？

一想到這裏，劉義後背出了一陣冷汗，假如眞的如此，那麼自己的一番心血便要付之流水，而且很可能會連累了洪明！

心念轉動間，他很想立即去找伍超豪，但這念頭一起便自隱去，他還是大步走回洪明家，到了大門外，又順手把外衣掛在門上。

洪明的女人剛在廳內餵孩子。「大哥呢？」

「他去找你！」

「到那裏去找我？」

「許是在鎭上隨便找找吧？」

劉義一頓，道：「我去找他！」返身出去，抓起外衣，却又不敢去旅館找伍超豪，只在附近小巷溜躂，他很担心郭氏會派人監視他的行動。

過了一陣，只見巷口人影一閃即沒，劉義心頭一跳，慢慢走了過去，牆後探出半個腦袋來，劉義認得是林英，忙向他打了個眼色，轉身走去。

洪明家附近有座茅廁，劉義一直走到茅廁才停了下來，掂脚向內看了一眼，裏面沒人，便示意林英跟進。

他把今早到郭氏家的事說了一遍，叫林英立即去通知伍超豪，並問行止。

林英聽後立即走了，劉義又過了一陣才回洪明家，洪明亦恰好回來。「兄弟，你去那裏？」

「隨處走走！」劉義向他打了個手勢，洪明着了妻子一眼，跟他出去。

「大哥，你決定要做鷄鴨的生意了？」劉義把郭氏給他的那二十個大洋掏了出來，道：「拿去吧！」

「那用得着這許多？」洪明手忙脚亂地道：「這，這共有多少個？」

「做生意有時候很難理想，都拿去吧！你不吃，家裏的大小可也要吃！」

洪明激動地握住他的手。「兄弟，俺眞不知要怎樣說才好。」

「承你叫我一句兄弟，那就不用計較這許多！進去進去，我明早便要離開這裏了。」

洪明大聲叫道：「家內的，兄弟明日要去了，快去買些好東西來，今日好好跟兄弟大醉一場！」

× × ×

洪明果然喝得酩酊大醉，劉義身上有事，怎能喝醉？淺嘗即止，斜倚在椅上，一對眼睛一直不曾離開過對面那窗子。

一直至黃昏時份，才見林英的腦袋瓜子在窗外探出探入的，他悄悄走了出去，帶點埋怨地道：「你奶奶的，怎地到現在才來？」

「三哥，巷外有郭家的人！」

劉義吃驚地向四處瞄了幾眼。「你來時，可有人注視？」

林英說道：「我是繞道過來的，喂，二哥說叫你明早去滄州城，其他的事，以後再通知你！還有，他叫你小心應變，我會悄悄跟在你後面，不過二哥說不要跟我相認……」

劉義怕會連累了洪明一家大小，是以見他囉里囉嗦的，便截口道：「你有了沒了的？挑重要的說！」

林英尷尬地道「沒啦……」

「那就快走吧！我明早七點出城！你仍駕你那輛車吧，我另僱一輛，不過你得在我後面！」

林英應了聲，便循原路走了，劉義素來很佩服他二哥伍超豪機智百出，聽了林英的話之後，心頭才放下一塊大石。

× × ×

這一夜，洪明又猛喝酒，劉義也陪他喝了不少，却不讓他醉。「大哥，陪我說說話，我這趟生意要去廣東，下一趟又要去貴州，以後也不知那時候才能再來！」

洪明精神一振，忙道：「兄弟，不如你別再跑單幫啦，索性住下來，咱們合力賃個店子來經營吧！何況你年紀也不小，該成家立室啦！」

「拿了人家的訂金，怎能說不幹便不幹的？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

「兄弟！我與你一起幹吧！」

「不行！」劉義大叫一聲：「你是有家室的人，怎能像我那樣，四處野的！」

「那便只好求菩薩保佑你時時平安，多多發財！」洪明執起酒瓶，把酒倒進嘴裏，「喝吧！喝吧！」

那瓶酒被他喝個清光，他身子一歪，便醉倒在劉義身上。「兄弟兄弟，我捨不得你離開……」

劉義雙眼模糊，倏地湧出兩行淚來。

第四個方案

劉義在七點左右便出門了，洪明跟在他背後，昨夜酒喝得太多，今早頭還有點昏，而且舌頭發麻，說話也有點含糊不清。「兄弟，你有空可得再來！假如有了家，捎個信來，也許那時候俺已有能力去探你了！」

劉義雙手按在他肩上，激動地道：「我若成親，一定請大哥及大嫂來暫作我主婚人……嗯，回去吧！又不是什麼生離死別，別叫人看了笑話！」

洪明被他連推帶趕地撑走，劉義走去找馬車。「去不去滄州城的？」

那些馬車夫都搖搖手，劉義早已知道他們不肯去，當下便改口問道：「那麼田鎭去不去？」

「張店到田鎭有三百里路，那些車夫還是不大肯，劉義道：「那桓台城吧！」

路程又短了一半，今次有兩個車夫表示有興趣，劉義挑了一輛乾淨的，議了車錢，便跳了上去。

車子駛了十多里路，都不見林英的那輛車子，劉義索性閉上眼休息。

到了桓台城，天已快黑了，劉義便去旅館租房子，他在帳簿上仍塡上劉義的名，匆匆吃了晚飯，便去城內溜躂。

走了幾圈，才遠遠見到林英的車子駛來，劉義向他打了個眼色，轉身向旅館走去。

次日，他們便在旅館樓下搭訕上了。「原來你的車子要去滄州，那眞巧，我也是要去滄州哩！不如就搭你的車子吧！什麼價錢？」

「嘿，反正順路，你就隨便給一點吧，就算給畜生上上料。」

於是劉義便乘林英的馬車取道滄州。

「二哥那邊安排得如何？」

「我也不知道！」林英聳聳肩。「老三，早知如此你那天便不要放棄趙家大少爺，而改釣這姓郭的！」

劉義點了烟，嘆了一口氣。「這姓郭的老傢伙，的確不簡單！他奶奶的，就不知他葫蘆賣什麼藥！」

兩人兼程趕路，不一日才到這滄州城，劉義與林英分了手，便自己奔上鳳仙樓，才交申牌時分，鳳仙樓內寂靜如死！

看門的龜奴跟劉義相熟。「劉爺，這般早便來了，有那個舊相好的？」

「李媽媽可在？我找她！」

龜奴回答道：「這時候怕才剛下床不久……」

劉義忙道：「我自己去找她！」他老馬識途地走到樓上，在玲瓏的房門外，伸手敲起門來。

「那個天殺的？」房內飄出一個懶懶的聲音。

「玲瓏，是我！」

「嗤！我又不是千里眼，怎知道你是誰！」

「劉義！」

房門哦了一聲，按着門便開了，玲瓏身子縮去門後。「快過來吧！」

劉義閃了進去，把門關上便見到玲瓏身看一件白紗的袍子，曲綫隱約可見，他變臂一張，便去抱她。

玲瓏伸手一拍。「冤鬼！啥時候回來的！」

「剛到！」

玲瓏在床沿坐下。「你回來作甚？」劉義「哈」了一聲。「不負所托，到郭家做說客，說服了郭老爺，讓他們把百合贖出去！」

「前天人家早來贖了！我還以爲郭少爺大發慈悲哩，原來這裏面還有你的一份功勞！」

劉義大吃一驚。「我一跟郭老爺談妥，便乘馬車來了，他們前天便到？」

「前天晚上把百合贖出去了，暫時寄居在廖婆子那裏！」

「賣紅頭繩，紅綫的那個老婆子？」

玲瓏點點頭。「你緊張什麼？」她忽然嘆了一嘆，仰身倒下，「其實這樣也未必好！」

劉義一怔。「嫁進豪門還說不好？」

「是豪門麽？奇怪！切莫讓我猜着，郭家是要兒子，不要娘，兒子生了之後，要兒子便不要她了！」

「花轎啥時候來迎娶？」

「花轎？」玲瓏「嗤」地一聲笑了出來。「馬車就有得她坐！」

「他們坐馬車走了？」

「瞧你？你跟他們郭家是啥關係？還未走，因爲百合這部兩天胎氣有點不穩，

大夫說得服他幾帖藥才好乘馬搭船的！」

劉義暗中噓了一口氣，目光一及，瞥見玲瓏那對豐腴白淨如玉之大腿，腦海「嗡」的一响，也撲上了床。「我來拿酬勞了！」

玲瓏呻吟了一聲。「我早就等看你來了！」

× ×

劉義拖着疲乏地腳步找到林英，很意外伍超豪也到了。劉義強作精神把得悉的消息說了一遍。

房內除了林英之外，尚有好幾個漢子，人人均抬頭望着伍超豪。伍超豪在房內走了兩圈，道：「先去一個人通知大哥，再派人到廖婆子那裏監視百合的行動！」

劉義道：「二哥，我去找百合，順便探探口風，你看怎樣？」

伍超豪默然同意，劉義到街上買了一枝金簪，然後去找百合。

那廖婆子的房子在前頭，後頭便是住家，她丈夫及兒子溺死在黃河裏，一個人孀居了二十多年，地方反正空着，便借與百合住。

劉義到了那裏，見店子坐看幾個彪形大漢，其中一個赫然是尹標，他忙堆下一臉的笑容。「諸位大哥來得好快呀！」

尹標笑口吟吟地問道：「你還來做甚麼？」

劉義一怔，道：「啥事來不得？我來找百合的！」

百合現在已不在鳳仙樓，豈是胡亂見得的？」

劉義道：「尹兄錯了！劉某人一向很敬重百合姑娘，這次來貴府見你們老爺，可是她託我的，如今我來了，那有不向她交代一聲的道理？」

尹標沒辦法，只得道：「進來吧！」讓開給劉義走進去，他却暗中跟了過來。

百合聽見聲音，早出來了，盈盈地向劉義拜倒，劉義連忙把她攔住。「姑娘，你現在可不比平日，快站好了好說話！」

「多謝你劉大哥，我也不知該如何感激你！」

劉義哈哈笑道：「小事情小事情，你千萬莫放在心上，其實我只是順路走走而已，何況郭老爺還送了我二十個大洋哩，論起來我還想多謝你！」

百合幽幽地道：「劉大哥，你的恩情又怎是二十個大洋報答得了的！」

「嗯，你啥時候起程去張店？」

百合看了尹標一眼，道：「這位尹大哥說明早就去！本來要坐馬車的，因為我不方便，便改乘轎子！」

「你放心，尹大哥是郭老爺的心腹，他一定會好好照料你！」劉義掏出一隻絨盒子來，道：「百合姑娘，你大喜之日我沒空去祝賀你啦，這件禮物送給你！」他恐尹標生疑，便把盒子打開，露出那根金簪來。百合本來不收，奈何劉義執意要送，她只得收下。劉義告辭了他們，走出房子，穿過兩條小巷，便發覺有人跟着自己，估計是尹標，心頭一震，眼看天色已黑，便走向鳳仙樓。

他走得急，冷不防被一個漢子碰了個滿懷，兩人同時說聲對不起，便匆匆分開了。劉義走去鳳仙樓外，見伍超豪正在附近，心頭大喜，暗中向他打了個手勢，便直入鳳仙樓去了。

他走到樓上，向伍超豪打招呼，伍超豪笑了一笑。「原來劉兄也是同道中人啊！」說着走了上去。

劉義輕聲在他耳邊把百合明早起程的事說了一遍，眼角瞥及尹標也走了進來，便向伍超豪打了個眼色。伍超豪會意，叫道：「媽媽，快介紹個姑娘來，可要會唱的！」

劉義去敲玲瓏的門，玲瓏開了門，正在梳粧。「冤魂不散的，又來作甚，老娘現在沒空陪你瘋！」

「你吃了沒有？」

「老娘要吃也不會吃你的，沒的讓你花錢！你忙你的去吧！」

劉義自後伸手到她前面去。「老相好的，那天我的話你到底有沒有考慮過？」

「你真的要娶我？」玲瓏嬌軀一震，摘下金釵，用尖端輕輕刺了劉義的手背一下，劉義一吃痛把手縮了回去。「要考慮的是你，不是我！」

「我是真的！」

「假的就可以考慮，要是真的就不考慮了！」

「這話是……」

「做一對相好，可以考慮，真要做夫妻，老娘不願考慮，也不敢考慮！」

劉義沉吟了一下。「那就先做相好的吧！」

「你人還不錯，不過老娘着你不像是做生意的！」

劉義眉頭一軒。「為什麼不像？做生意的人，額頭上寫了個字？」

「額頭上雖然沒有字，但身上有銅臭味！你倒像是個江湖兒女！老娘有沒有看錯？」

劉義聳聳肩。「以前是跑過江湖，現在已改了，做生意！」

「江湖的生涯那能長久？又怎能輕易退得出去？」玲瓏放下梳子，站了起來。「希望你說的是真的！出去吃飯吧，新來的一個小妞蓮花，歌喉很好，老娘叫她來陪你！」

劉義望着她的背影，咬牙道：「這老鴇好利的眼，他奶奶的！」

蓮花新來不久，一切顯得甚是生疏，但歌喉的確不錯，似出谷黃鶯一般，劉義大樂，撫掌道：「大爺賞你一個大洋！」伸手入懷，再也掏不出來。

原來錢包不見了，他腦海內靈光一閃，叫道：「他奶奶的，一定是他！」他指的是剛才在鳳仙樓外跟他碰了個滿懷的那個漢子。

玲瓏瞥了他一眼。「錢丟了？不要緊，先算在我帳上！」

「明天給你！」劉義向她投過感激的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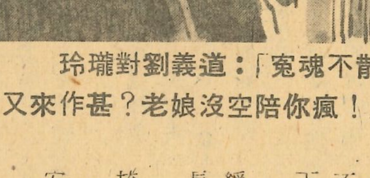
× × ×

滄州城的一家貨棧裏，仍是那些人。桌上的油燈，昏昏黃黃，一張張的臉龐也都是沒精打采的。

伍超豪道：「明日便分批釘梢尹標他們……但老三你且再在這裏混兩天，免得對方還有耳目！」

「是！但你們準備在那裏下手？怎樣





下手？」

「這一個方案可不行，第二個方案也不行，第三個方案有尹標他們在也不容易實行！」

林英道：「怎麼不成，他們才六個人，咱們還不能順利解決？」

「殺死了他們，拿着百合再去向郭戌勒索？」伍超豪說道：「他會念在郭家的骨肉，花上幾百塊大洋，但是，假如要他多的話，到那時候，他極可能連孫兒也不要了！」

劉義問道：「那……你說說看，咱們怎辦？」

「一定要利用百合引出郭家父子，只要能隨便抓住一個，那時候任咱們如何漫天開價，也不怕他們不乖乖把錢交出來！所以便要採取第四個方案！」

金蟬脫殼

劉義緩緩睜開雙眼，望向窗子天色已大亮，他伸了一個懶腰，跳下床去。

他匆匆穿上衣服，推開一扇窗子望外，原來已在正午！

他打開房門，向外叫道：「快送一盆水來！」

不久，一個丫頭便把熱水及清水一齊送了進來，劉義盥洗完畢，恰好床上的玲瓏也醒來了，迷迷糊糊地問道：「什麼時候了？」

「剛過午，你吃不吃東西？」

玲瓏打了一個呵欠，道：「老娘沒這般早吃！叫丫頭再替我送一盆水進來！」

劉義道：「我出去走走，你再歇一會兒吧！」他輕鬆地走下樓去，出了街向四處張望了一下，走去廖婆子的店舖。

那老婆子道：「今早已經走了，別找啦！」

「哦？走啦？我還想送她一程哩！謝啦！」劉義轉身走開，他怕引起別人的注視，便在附近散步，經過一爿麵店，便走了進去，叫了一碗鹵麵吃將起來。

他昨日體力透支甚多，那碗麵下肚後，仍不覺飽，結果再叫了兩個饅頭，這才滿足。當他嘴巴刁着牙簽，慢慢走回鳳仙樓時，突然發現一個熟悉的背影，這背影似極是昨日與自己相撞的那漢子！

劉義吸了一口氣，快步奔前。沒想到那人十分乖巧，幾乎在同一時間，也奔跑起來，迅速閃進一條小巷。

劉義奔至小巷口，已不見了那人的影

玲瓏對劉義道：「冤魂不散的，又來作甚？老娘沒空陪你瘋！」

子。他仗看有一副好身手，深深吸了一口氣，便走了進去。小巷只有十多丈長，很快便穿過了，出了小巷，是另一條橫巷，又短又窄，更沒那漢子的影子！

劉義恨恨地道：「算你跑得快！」他找不到人，只好折回鳳仙樓。

他在鳳仙樓呆了一天，次日中午吃過午飯才與玲瓏作別。玲瓏在他大腿內側抓了一把，「記住了我的話沒有？」

「做個老相好？」

玲瓏白了他一眼，聳肩一笑，半晌又嘆息道：「人生聚散無常，不知咱們還有沒有見面的機會？」

劉義心頭一沉，假裝生氣地道：「你說什麼話？只要你不從良，自有見面的機會！」

「說不定明天還是後天，便有人要我了！」

劉義回身抓住了她的手。「我現在便要你，你為什麼不答應我？」

玲瓏一對眼睛一直瞪着他，劉義目光不作迴避。玲瓏幽幽地道：「如果你肯留下來，我會重新考慮！」

劉義心頭一虛，目光落在窗檑上，緩緩地道：「等我做了這單生意，咱們再從長計議！」

玲瓏掙開了他的手，坐在桌前，慢慢梳着頭髮，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般。「時候不早了，你該起程了，祝你一路平安！」

她的頭再沒轉過來，劉義心頭慌亂，忽然覺得自己像個小孩，而玲瓏却是個聰明的母親，什麼事也瞞不了她。「下次我

來，你還會這般待我麼？」

「你是咱們的老主顧，又是老娘的相好，哈哈，當眞好笑，誰不當你是寶貝？」玲瓏聲音頗平靜，但劉義却聽出話中悲愴的味道，心頭更是難過。

良久，劉義才輕聲道：「相好的，我對你是眞的！我很想與你長相厮守，有你在身邊，我便覺得很安穩，連覺也睡得沉一點……我，我也祝你平安……一生快樂！再見！」說罷，他不敢稍作逗留，頭也不回地走了！

出了鳳仙樓，他略一猶疑，便向南走去，却不知道樓上窗口處有一對眼睛在注視着他，那眼光充滿了憐愛、感激、關懷和幾許蒼涼！

當劉義的背影在巷口消失之後，不知怎樣，玲瓏忽然流下兩行熱淚，淚越流越多，也越流越急，她就好像沒一絲感覺。

良久，一陣風吹來，她感到涼意，這才發覺自己還披着那件薄如蟬翼的紗袍！她連忙自欄干處退後。

× × ×

劉義出了南城門，走了幾步，便折向東行。再走了幾里，走至一座小村前，那裏有擺賣茶子的檔子，他走了過去賣了一杯，一個顧客忽然擠來他的身邊，說道：「他們走得慢，二哥要你到清河鎮和他會合！」

「黃河邊沿那座清河鎮？」

那人道：「不錯，你最好換件衣服，別一眼便讓人認出來！」

劉義喝了茶走了，後來他果然又穿起那套灰色的中山裝，還戴了一頂鴨舌帽，乘馬車慢慢南下。

想不到還未到清河鎮，劉義便發覺後面有人跟踪！

這件事可大可小，劉義立即換了一輛有車廂的馬車，趁馬車經過樹林密佈的道路時，倏地跳了出去，匿在灌木叢中。

那馬車夫得到他的指示，策馬繼續前進，車後的黃塵在風中飛捲。

過了一陣，又有一輛竹篷馬車經過，只見裏面斜倚着一個瘦削的漢子，依稀正是那天在鳳仙樓外與自己撞了一下，自己的錢包便不見了的那個陌生漢子！

那漢子戴着一頂毯帽，帽沿遮住了大半張臉，那下半張臉甚是青白。他抬一抬頭，推高毡帽，露出一對明亮的眼睛。「快一點，你不見前頭那輛跑快了？」

那車夫呀地叫了一聲，揮鞭一抽，馬車去勢加快。但劉義的心跳也快了起來。

「你奶奶的，你不開腔，俺還有所顧忌，怕自己冒犯了好人！」

他心念一落，便弓着腰追前。小路崎嶇，馬車顛簸不已，速度也慢了，劉義幾個箭步追了上去，雙脚一頓，跳上了竹篷內！

可是他雙脚尚未立定，那漢子雙眼倏地睜開，屁股不離車板，但却轉了一個方向，雙脚一齊蹬出！

劉義輕輕一閃，左手探去，五隻指頭如鐵鉗一般，向其足踝抓去！

不料那人武功甚是了得，雙脚一沉，如較剪一般，望劉義雙脚絞去！

劉義抓了個空，見狀吃了一驚，雙脚跳起，曲腰踩向對方胸膛！那人和身一滾，雙手撐在車板上。右脚使了一記「虎尾掃」，劉義及時一閃，那人便直起身來，笑嘻嘻地道：「兄弟，你眞是瞎了眼呀，要收買路錢，也該找個有錢，看上我這窮光蛋，算是你倒霉！」

劉義冷笑一聲：「光棍眼中不揉沙子，老兄你『剪綹』剪到我身上來，可也是倒霉！」

那漢子哈哈笑道：「什麽『剪綹』剪衣剪綫的，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麽！」

劉義把手一伸，說道：「我的錢包呢？快拿出來，若是原物不失，便不與你計較！」

那漢子哈哈地笑了起來，笑得彎腰打跌，看得劉義七竅生烟，喝道：「你眞要討打？」

那漢子道：「我到現在才知道俺的錢袋原來是被你偷去的！你賊喊捉賊，豈不好笑！」他臉上的笑意倏地消失。「喂，俺那個錢包錢雖不多，但却有一件紀念品，你若肯把那紀念品交給我，俺不但不與你計較，而且還要謝你！」

劉義一怔，脫口問道：「你也不見了錢包？」

「什麽你也不見了？難道你眞的不見了錢包？」

「當然！裏面還有好幾個大洋，還有，還有……一件紀念品！」

「哦？」那漢子雙眼一睜，問道：「你那是什麽紀念品呢？」

「你呢？」劉義反問一句。

那漢子道：「是一件漢玉戒指，是一個女人給我的！你那紀念品又是什麽値錢的東西？莫非也是女人送的？」

劉義期期艾艾地道：「是……是一條鍊子！」

那漢子雙眼一翻，冷然問道：「你不見了錢包爲什麽會找上俺？俺都不去找你哩！」

劉義瞪着他，沉吟了一陣。「閣下所說的話，我不會全信，今日我不與你計較，但你莫讓我找到證據，否則，哼！」

那漢子坦然地道：「所謂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嗯，老哥哥，你要去那裏？」他年紀看來比劉義略小，但却老氣橫秋。

「你管得着麽？」劉義話說出了口，忽然一動，問道：「所謂不打不相識，不知老哥貴姓大名？」

「俺出身寒傖，可沒有什麼大名，你老哥必有貴姓大名了！」那漢子十分狡猾，反摸劉義的底。

劉義想了一下，道：「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姓劉名義！」

「原來是劉大哥，我叫李相。」

「李相？」劉義覺得這名字很陌生，難分眞假，便淡淡地道：「幸會！嗯，李兄要去那裏？」

「我？嘿嘿，我是二十里舖人氏，現在回家瞧老娘去！劉兄你呢？」

劉義見對方說了，自己不說不好意思，便道：「我要去去清河鎮看一批貨！」

「原來如此！」李相道：「劉兄你那輛馬車已經去遠了……」

劉義乾笑一聲，抱一抱拳：「打擾了，後會有期！」跳下車去。

李相笑道：「我叫車夫趕上去，叫你的車子停下來等你！」說罷哈哈大笑。

劉義頗有灰溜溜之感，不久，自己的那輛馬車果然停了下來，那李相的聲音隔遠傳過來：「劉兄再會，希望以後小心一點！」

「這是什麽意思？」劉義腦海內立即翻上這個問題。「一定是他偷的！」他心頭如遭火燒，又怒又愧，跺足不已，却不知剛才那個漢子是山東道上出了名的「八臂哪吒」李信！

劉義跳上了自己僱的馬車，吩咐車夫盡速趕去清河鎮。一路上再也不見李信，劉義仍然耿耿于懷。

他趕到清河鎮，却找不到伍超豪他們，劉義暗吃一驚，不知他們是否已經過河，正在焦急間，幸而林英出現了。「老林，二哥他們呢？」

「還未到！他叫我先來！」

「現在那裏？」

「在石廟附近！」

「離這裏還有百里路！」

「他們乘轎自然慢，看情況他們好像會去王刺鎮！」

劉義心頭一跳，問道：「二哥有什麽安排？」

「他已派了『青草魚』去王刺鎮準備了！」

「青草魚」是一個人的外號，他自然也是劉義的兄弟。劉義喃喃地道：「百合姑娘身子很弱麼？怎麼要乘轎子？」

「誰知道？尹標他們看得很緊，咱們根本沒法接近！」

「別說這個，二哥決定如何？」

「過河之前動手！得手之後，再用百合引郭家父子上釣！」林英忽然遞了一柄短鎗給他。「老二說，他們可能有鎗，這個給你，到時可能用得上！」

× × ×

第二天下午，周老七跑來通風報訊。「尹標他們來了，老二決定在鎮外小土包處下手，叫咱們三個先去埋伏！」

劉義與林英精神一振，連忙披衣携利器出鎮，到了城外，果然大路之旁有一座小土包，劉義道：「老林，你跟周老七到那邊去，我在這邊！」

林英周老七走了過去，劉義也匿在右方那座土包後面。過了兩頓飯功夫，果然遠處來了一隊人，還有一頂轎子。劉義連忙取出一塊手巾，把面蠓着。

那隊人正是郭家的打手，連轎伕共是十個人。六個打手，左右各一，前後各二，來到土包附近，忽聞尹標叫道：「且慢！老田老黃，你倆先到土包後面看看！」

劉義、林英與周老七都是心頭大急，又不知伍超豪等人趕不趕得上！

林英自土包後探頭望向劉義，等他作出決定。劉義略一沉吟，打了一個手勢，示意他倆暫時退後。

土包後面便是小樹林，要藏人可不困難，那兩個郭家打手在土包後面走了一圈。大聲叫道：「老大，沒事！」

「起轎！」尹標的話音剛落，忽然「砰」地響了一聲鎗聲。子彈貼着尹標的臉頰飛過，他大吃一驚，叫道：「快跑！」

劉義發現開鎗的是自己的兄弟，心頭大喜，舉起鎗來，食指一扣，撂倒一個打手！

那四個轎夫聽見鎗聲，喊爹叫娘地撒腿跑了，連轎子也不要了！

郭家的打手果然也有火鎗，紛紛拔鎗望這邊發射！

伍超豪大叫道：「一個也不能放過！」他手下步步進迫，尹標等人寡不敵衆，那裏有心戀戰？胡亂開了幾鎗，便撒腿跑了！

可是他萬萬料不到伍超豪的人不但比他們多得多，而且人人鎗法均不弱！再一陣鎗聲過去！六個人只剩下兩個！

尹標與另一個姓田的，亡命而逃，不料前頭也有敵人。「拋下鎗，咱們便不殺你！」

尹標忙道：「好漢饒命，咱們投降！」把鎗拋在地上。

周老七帶着人擧鎗走了過去，一枝長鎗，一柄短鎗，各對着一個。

尹標手臂一抬，手掌在褲帶上抽出另一柄鎗，「砰！」的一聲，先幹倒了周老七！另一個手持長鎗的漢子，把鎗轉了過來，尹標的第二鎗已叫響，那漢子拋鎗踣倒！

這變化來得突然，羣賊都冷不及防，尹標立即向前竄去。却料不到遠處傳來一陣鎗聲，尹標身上中了兩鎗，大叫一聲倒地，那柄手鎗也拋到老遠！

接着只見伍超豪提着一枝冒烟的鎗走了過來。他冷冷地道：「林英！帶人去把那四個轎夫捉回來！」

林英帶人去了，伍超豪與劉義向那頂小轎走去。伍超豪道：「老三，爲防萬一，你還是先躲一躲吧！」

劉義立即匿在一棵樹後。但伍超豪提鎗走前，倏地把帘子掀起，隨即發出一聲大叫！

劉義忍不住問道：「啥事？」

但伍超豪用力放下帘子，恨恨地叫道：「他奶奶的，裏面沒人，只有一塊大石頭！」

「啊？金蟬脫殼！」劉義飛快地跑到樹林內，用脚踢一踢尹標，尹標早已斷氣，劉義轉身奔至唯一的生還者老田身前。他手下把鎗拿開一點。劉義問道：「快說！你們把百合送去那裏？」

老田驚嚇地道：「咱們一早便把她送去張店了！」

這時候伍超豪已走到，問道：「是在什麼時候？」

「兩日前在漁家店掉的包！」

「由誰護送？」

「咱們早有準備……郭老爺派人去那裏安排了一輛馬車，咱們趁你們不覺時，把百合趕下車，然後便有人帶她上馬車去了！」

「豈有此理！」劉義伸手摑了他一巴掌！

伍超豪忙斥道：「別亂來！」

「老二，現在怎辦？」

伍超豪走到老田身前，冷冷地道：「你知道咱們是什麼人麼？」

老田的腦袋瓜子像貨郎的小鼓般搖個不停。伍超豪把鎗管抵在他太陽穴上。「咱們老大叫許雙鎗！你聽見沒有。」

老田雙腳一軟。「噗」的一聲跪倒在地上。「請老大饒命！」

伍超豪冷冷地道：「要得活命也不難，而且說不定還有你的好處！」

老田大喜，叩起頭來。「小的願意効勞！」

伍超豪問看押老田的那個手下，「還有沒有未死的！」

「有一個重傷！」

「姓田的，你起來！」

老田惘然地站了起來。伍超豪指一指遠處道：「你那個同伴還未斷氣，爲了你自己的前途。你該懂得怎辦！」

老田一聲不吭地來至同伴身前才道：「老黃，你莫怪我！」舉起一脚踩下，那老黃身子一縮，自嘴角又湧出一股鮮血來，那裏還有命？

老田來至伍超豪身前跪下。「老大還有什麼吩咐？」

「護送百合的共有多少人？他們走那一條路？」

老田臉色一變，道：「這個小的可不知道！」

伍超豪把鎗抬起。「既然什麼也不知道，留下來也只是一個廢物！」

老田叩頭如同搗蒜，口中叫道：「老大，小的眞的不知道，你就算打死我，我也不知道！」

伍超豪冷冷地道：「我就試試看！」

「眞的眞的！饒命饒命呀！」老田連眼淚也淌了下來，伍超豪看了劉義一眼，把鎗收了。

劉義不耐煩地道：「起來起來！你估計他們會由那一條路去？」

「小的估計會由濟陽過河走南綫，這樣才可以避免與咱們這一隊的太接近！」

「有理！」劉義向伍超豪點點頭。「立即找馬，準備再追！」

伍超豪道：「姓田的，你可認得載百合的那輛馬車的車夫？」

「認得認得！」老田忙不迭地應着。

說着林英已把那四個轎夫捉回來。伍超豪問明了他們不知內情，便派人把他們用繩子縛了起來，又派人入鎮買馬。

臨晚，他們才搜到七匹馬。伍超豪說道：「老三，我帶人先趕下去，你們找到馬再走！若在濟陽見不着，便到鄒平集合吧！」

劉義連聲答應，伍超豪便帶了老田和五個精壯的手下，拍馬南下。

半路殺出個程咬金

伍超豪沿路催促手下趕路，三百里路在一日一夜間趕到，天剛黑，已進入濟陽鎮。濟陽鎮不大，幸而還有兩家小旅館，伍超豪拿了一套中山裝給老田換上，再給他一頂毡帽，帽沿遮住了大半張臉孔。

「跟我到旅館內認人！」伍超豪吩咐其他手下守在旅館外面，隨時準備應變。

他們進入另一家旅館，自帳簿上查不出來，又在走廊上等了很久，可是大多數房門都關着，也許都在吃飯了，伍超豪只得率人到另一家旅館，但依然未果。

「二哥怎辦？」林英問：「咱們累了一整天，水都沒能喝上一口，不如先去祭五臟廟吧！」

伍超豪一想也對，便點頭稱善。衆人到了一家像樣一點的飯館，到了門外，裏面正好走出兩個精壯的漢子，手上還提着一個食盒。

老田縮在伍超豪身後，悄聲道：「二哥，他倆便是……」

伍超豪向林英打了個眼色，低聲道：「悄悄跟在他倆後面，不要打草驚蛇，看他們在那裏落脚，咱們在裏面等你！」

林英轉身而去，衆人入內找了一張桌子坐下，伍超豪恐事情有變，忙招跑堂的過來。「有什麼現成的菜沒有？要快！」

「現成的就沒有，大爺們想吃些什麼呢？」

「總之能快的，你便替咱們送幾盤來吧！」

那跑堂的連連點頭，伍超豪又道：「有什麼能喝的，先送上來！」

酒菜送上來時，林英也回來了，道：「他們住在大榮旅館樓上的五號房及七號房！却把食盒拿進六號房。」

伍超豪道：「六號房住的一定是百合！快吃快吃，提防他們臨時變卦，連夜跑了！」

衆人飽餐一番，都到大榮旅館去，伍超豪叫林英與老田先躲了起來，他們在樓下開了三間房，過了半晌都沒有什麼動靜，才叫林英及老田進房。

伍超豪道：「下半夜動手，你們都先歇一下吧！」

那些漢子趕了一日一夜的路都累了，倒在床上不久便打起呼嚕。

伍超豪林英和老田睡二間房，伍超豪生怕老田靠不住，坐在椅上守着，那姓田的倒沒異常，倒頭便睡。

外面完全歸於寂靜，連咳嗽聲也沒一個，伍超豪半睡半醒地瞌了一陣，到了一點多鐘才把林英叫醒，再叫他去通知其他人過來。

走廊上不見一人，連旅館的大門也關上，他們神不知鬼不覺地便走上了樓上。

走廊上有張櫃子，一個夥計伏在桌上睡覺，林英抽出一柄七首，走到那夥計身前，左臂伸手，手掌掩住他的嘴巴，右手七首架在他頸子上，輕聲道：「識相的不要作聲！咱們可不是吃素的和尚！快把五號、六號和七號房的鑰匙拿出來，要不然便給你一個痛快！」

那夥計身子撲簌簌亂抖，伸出發顫的手，拉開抽屜，取出三枝鑰匙來。

伍超豪一把把鑰匙拿了過來，把人手分配了一下，他率先打開五號房的房門，目光自後窗處望了進來，房內視綫很是清晰，只見床上倒着一個漢子，認得正是剛才在飯館外面遇到的！

伍超豪吸了一口氣，揮手指揮手下上前，把那漢子制服！那漢子略醒來，左右太陽穴上都已抵上鎗管！

另一邊的情況也同樣順利，伍超豪再打開六號房，只見床上睡着一個女人，便料是百合，他悄悄退了出去。

那兩個郭家的打手被細綁得如粽子般，嘴裏又被臭襪塞住。看看已四點鐘，伍超豪吩咐下面的人把那兩個打手架走，弄好了馬車，才再到百合的房間。

百合倒容易解決，林英把刀子在她面前幌了幾下，她便昏死過去了。

一行人悄悄出了城，把三隻大粽子放在馬車車廂內，來了渡河處，等候天亮搭渡。

這一切總算順利，到了鄒平鎮，便停了下來，伍超豪這才開始動刑迫問那兩個打手。

「老狐狸對你們有甚麼指示？」

「他要咱們把百合送到張店鎮外的一家農舍去！」

「那農舍是誰的？在甚麼地方？」

「在鎮外四里左右的張家村，那農舍是個農夫的，因欠了幾年田租，所以拿那棟屋子抵押，郭老爺派人打掃，準備安頓百合！」

「他不讓百合入郭家之門？」

「這個俺便不知道了！」

伍超豪再問：「那麼你們今後也住在張家村？」

「是的，老爺叫咱們兩個在暗中保護她！」

「除你倆之外，還有甚麼人？」

「大概會有一兩個女僕！聽說那農舍還不小哩！」

伍超豪腦袋一轉，問道：「可曾聽人提過你們老爺的女人麽？」

「老爺不喜女色……」

伍超豪道：「他老婆對兒子跟歌妓來往的事，怎樣看法？」

「奶奶一向很疼少爺！」

「尹標呢，他跟你們之間有些甚麼聯系？」

那漢子聽得一怔，道：「甚麼事也沒有！」

伍超豪道：「你們莫騙我！要不然斃了你們！」

次日，劉義等人便到了，伍超豪把情况告訴劉義，劉義反問：「現在事情已至這個地步，老二你有甚麼妙計？」

伍超豪道：「我已派人去通知老大了！但這件事又不能拖延太久，免得引人思疑，愚兄決定後日便開始去張家村，希望能把郭小清引出來，那就好辦了！」

「他出不出來，很可能視乎咱們的手段夠不夠！」

× × ×

一行人依計劃起程，到了張家村，叫林英帶一個郭家打手去探路，另派兩人隨後接應。

過了一陣，林英與那打手來報，屋裏面只有兩個年老的女僕，再無其他人在。

伍超豪大喜，吩咐手下們前進。入了屋，那兩個女僕嚇得縮在一旁發抖，伍超豪警告她倆一番，然後把百合交給她倆。

劉義則忙着佈置人手在屋外佈防，避免留下那幾個郭家打手逃跑。伍超豪本來想一槍結果他們，只怕留下命來，可能還有用處，是故作罷。

屋內已有糧草以及一些雜貨，劉義派人去買些酒肉，自己則與伍超豪在房內商量。

「二哥，不如叫那幾個天殺的寫一封信去找郭小清……」

伍超豪冷笑一聲：「叫他們寫不如叫百合寫！」

劉義大喜，道：「不錯！不過，派誰去送信？又怎樣對郭小清說話，才不會引起他思疑？」

伍超豪抓抓頭皮。「我就是這一點還想不透！」他急得直搓手，「他奶奶的，又不能再拖下去！」

劉義忽然一拍大腿，道：「有啦！」

伍超豪喜道：「快說出來聽聽，有甚麽妙計！」

「那兩個女僕是來服侍百合的，她倆必然是郭家信任的人，假如咱們逮了她們的親人，再派她們悄悄去找郭小清，就說百合要見他，那小子還能不來嗎？」

伍超豪大喜道：「老三，你最聰明便是這次了！」

當下兩人分頭去辦，其中一個打手認識那個年紀較大的女僕的兒子。「她是寡婦，二十歲便守寡了，幸好有一個兒子，在鎮上做木匠的，生活還過得去！那老虔婆則曾經替郭戌的小女兒接過生！那時俺在郭家混了！」

「她兒子叫啥名字？」劉義趕緊又問了一句：「你跟他熟不熟？」

「她兒子叫蘇胖子，俺跟他喝過幾趟酒，說熟不熟，說不熟又頗爲稔熟，總之認得他就是，嗯，就算他家俺也去過！」

劉義更是大喜。「他家裏有老婆兒子沒有？」

「有呀！兩個孩子了！」

劉義於是去向伍超豪報告，伍超豪道：「俺也問過，那婆子的確是個寡婦，她所供的跟你說的差不多！」

劉義道：「那麽咱們把他兒子孫子擄來吧！」

伍超豪點點頭，又再套出了那老婆子家的方向位置。最後還是帶了那個打手上道。

他們在黃昏時悄悄入鎮，先匿在一幷廢屋處，天色全黑之後，才去找那個蘇胖子。結果在槍口下，蘇胖子和他的老婆兒子，全部乖乖地被「請」了出鎮，到達張家村。

那老婆子姓張，外家就在張家村，只是娘家早沒了人，在張家村也沒甚麽房舍產業的，鎮上的人都叫他張寡婦兒，年輕時，做些媒人中人的勾當，扯大了兒子，如今年紀大了，又改叫她爲張婆子！

當下張婆子乍見到兒子媳婦的，大吃一驚，問道：「這是怎麽回事？」

他兒子垂頭道：「你問他們去吧！」

伍超豪把張婆子叫進了房，先細心安慰她，叫她「寬心」，再叫她去把郭小清騙來。

張婆子吃了一驚：「老大，你這樣做可眞會坑人哪！以後俺老婆子還能活命嗎？郭戌可也是個閻羅王哪！」

伍超豪道：「放心，你只告訴那小畜生，說百合姑娘到了，她有話兒要跟他說！不過你進去時，可得瞞了別人的耳目，莫讓別人知道百合巳來了……」

張婆子道：「那小畜生也不笨，難道他不會思疑？」

「嘿！你要騙他還不容易？就說姑娘有心內話要先跟他說，才准尹標他們同來通報，那小畜生若再問長問短，你便含糊地對他說，大概姑娘要先知道如何安置她

，又說她一到張家村便大吵大鬧，尹標他們都不得不將就她！所以一早便派你入鎮找他！」

張婆子唯唯喏喏，伍超豪又道：「所以你進郭家時，若有人問你，你得說百合還未到，你入鎮着了孫子，順道買些東西回去！你把那小子騙出鎮，咱們立即把你一家放了，而且，咱們還有賞賜，你們可以搬到別處住！若有甚麼不對的，俺這樣便將你兒子媳婦孫子作槍靶子！」

那婆子總算是歷經風險的人，驚嚇了一陣，終於定下心來，問道：「老大，說眞的，你肯給咱們多少錢？」

「十個大洋！」

張婆子道：「不行，要二十個！」

伍超豪心中暗罵他奶奶的，嘴上却道：「二十就二十！」

「我兒子及大洋一出鎮便拿，還煩你借一輛馬車給咱們——扣錢吧！這裏是不能呆的了！」

伍超豪要幹大事，不與她計較，一口答應。老婆子道：「你們若毀諾的，老婆子叫將起來，大家都不好！」

「你奶奶的臭鴨蛋，你有完沒完的？你放心就是，俺們是求財的，要得大財，花一點小財有甚麼大不了的？老虔婆，你這次眞是因禍得福了！你給俺好好地幹，趁天還未亮，你這就起程吧！」

那老婆子洗了一個臉，振作一下精神，便入鎮去了。伍超豪立即派人到鎮外接應，又駕了馬車，及押着蘇胖子一家大小到鎮外去。

馬車有竹篷，蘇胖子一家四口縮在裏面，外面那兩個「車把式」暗中扣了槍，另外尚有幾個漢子散在四周。

天亮了，路上的人來來往往的，對這輛馬車都有點奇怪！

那幾個接應的漢子由林英率領着，見太陽越升越高，他那一顆心也逐漸懸了起來。

看看已經九點多鐘了，才見那婆子慢吞吞地走了過來，後面却不見一人跟隨。林英向四周瞄了一下，走前問道：「老虔婆，你弄甚麼玄虛的，那小子呢？」

張婆子道：「我已告訴他了，他說等下出來，却叫我先回來！」

「你可有叫他莫告訴郭戌？」

「有有！」張婆子道：「一切都按照你們老大所說的辦！」

「你若敢騙咱們，哼！」林英向她擺一擺手，「上車去吧！那小子一到，便放你們離開！」

張婆子不敢再吭一聲，乖乖地爬了上去。

衆人聽了張婆子的話之後，都緊張地注視着來路，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見一個公子哥兒提着摺扇，遮遮掩掩，慌慌張張地走過來。

林英掀開馬車帘兒，問道：「老虔婆，是不是那小兔崽子？」

「是是，就是他，就是他！快把錢給咱！」

林英拋了一袋錢進去，道：「若騙咱們的，任你跑到天涯海角，都能把你抓回來！」

郭小清終於慢慢走來，蘇胖子爬了出來，催馬前進，走在郭小清前面。郭小清毫無所覺，只不斷轉頭望向鎮內。

林英等人遠遠地吊在後面，見那小子一直向張家村的方向前進，都放下心頭一塊大石！

離開張店鎮越來越遠，郭小清也收起摺扇快步而行。這時候，天已不早，入鎮的人極多，其中有一個年輕漢子臉上掛着笑容，微微一斜，迎向郭小清。

林英等人都沒有留意，因爲這種情況實在太尋常了，可惜劉義不在，否則他便能知道這人是李信！

郭小清有點慌張，跟李信碰了個滿懷，就在這時候，他懷內的錢包已落在李信的手中，他若無其事他把錢包揣進自己的衣袋，繼續前進。

忽然，郭小清大叫一聲：「捉賊！捉賊！」

李信低頭一望，原來不是那獃小子反應靈敏，而是他的錢包竟然連着一條細鍊子，鍊子的另一端扣在內衣上，李信一走動，牽動鍊子，那獃小子再獃也自然知道發生了甚麼回事！

李信反應也快，立即把錢包拋回給他，但他手指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剎那間，已自錢包內挾了一件東西出來，仍然放在衣袋內，加快脚步向鎮內跑去！

林英等人本來已經追了過來，此刻又見「有事化無事」，便仍然裝作趕路的樣子！

不料那小子接回錢包之後，打了開來一看，大聲叫道：「喂喂，快把東西還給我！」轉身望李信追了過去。

李信見事敗，連忙提腿而逃，郭小清在後面急追，一面大聲叫道：「捉賊！捉賊！」

林英一怔，這個情況大出他們的意料，他略一猶疑，便叫道：「快追！」

郭清小本來是斯斯文文的書獃子，但這時不知那來的力量，竟然跑得飛快，與李信只差了兩三步！

路上的行人都被驚動了。「郭家少爺被人偷了東西！」一個傳一個，霎時間，便有不少要巴結奉承郭家的人，帮郭小清追賊！

這是奔向張店鎮的方向，林英眼看大魚即將上鈎，却萬料不到半路殺出個程咬金，把魚兒引開！

一個手下問道：「老林，怎辦？」

林英沒辦法，只得道：「不能讓他入鎮，否則一切便完了，快追，把他擄走！」他抽出鎗來，叫道：「捉賊！」朝天開了一鎗！

「砰！」鎗聲使行人們心頭一沉，那李信固然吃了一驚，而郭小清也被嚇壞了，銳氣一洩，登時跑不動了！

李信見追來的人竟然有好幾個，而且都是手上提着鎗，暗吃一驚，左手落在衣袋內，把偷到的東西，往後一拋，亡命地向前跑去！

「砰！」林英又對他發了一鎗，李信身手靈活，伏地閃開，郭小清見對方把贓物拋了出來，顧不得喘氣，又跑了過來撿拾！

「砰！」又鎗聲响起，郭小清大叫一聲，滾落地上！開鎗的不是林英，也不是

李信，而是兩個自鎮內疾奔出來的青年漢子！

林英只道他倆是郭家的打手，又對那方開了一鎗，叫道：「快，快把那小子擄了！」

卜卜的鎗聲，迫得路上行人都跳落田裏蹲着，林英與兩個兄弟舉鎗與對方對着幹，不料那兩人的鎗法頗準，「砰」的一聲，便把林英身旁那個弟兄擊斃！

林英又驚又怒又急，忙道：「小心，找地方掩蔽！」

「砰！」鎗聲再响，林英在地上滾開，胡亂回了一鎗，一抬頭，那兩個漢子邊戰邊向李信那方退去，而林英的弟兄也把郭小清抓住了，那獃子好像鷹爪下的小鷄，嚇得全身都沒了氣力，任由別人抓着，半拖半曳地帶走了。

林英又射了兩鎗，鎮內忽然衝出幾個漢子來，叫道：「發生什麽事兒？」

那兩個自鎮上出來的青年一齊道：「那些人擄人！」

「擄什麽人？」

「一個闊少爺！」

「他媽的！光天化日竟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這幾個乃是巡捕，便一齊舉鎗望林英等人發射，林英見他們用長鎗，火力猛，忙道：「快退，先去一個討救兵！」

事情演變成這個樣子，實在大出意料之外，幸而那些巡捕見悍賊有鎗也不敢迫得太緊，可是田裏不知是誰說了一句話：「他們擄的是郭少爺！」

巡捕隊長問道：「那個郭少爺？」

「郭百萬的兒子呀！」

巡捕一聽，這還得了？那隊長一邊派人去郭家報訊，一邊下令：「快追快追！都把他們殺了！」

多虧一個隊員提醒他：「隊長，可別亂來，要是誤殺了郭少爺，大家都是死路一條！」

隊長突然一醒，忙道：「小心開鎗，先探知他們的落脚處，便不怕救不了郭少爺！」

林英等人邊戰邊退，又見那些巡捕不知死活地遠遠跟着，眞是又驚又怒，林英叫兩個手下把郭小清架了起來，飛快地奔向張家村！

還未到村口，只見劉義帶着四五個弟兄出來接應：「老林，怎會這樣的！」

林英道：「別說了，他奶奶的倒霉，半路殺出個程咬金，把事情砸了，現在連巡捕房的人也驚動了！」

「後面那些人是巡捕房的人？」劉義緊張地道：「你們先進村，把情況告訴二哥！」他把手下佈置在村口隱蔽的地方。

那幾個巡捕房的人來到村外，不見了人，便道：「賊巢一定就在村內！」

隊長在後面罵道：「媽的，吠什麽！進去兩個探探，可不要驚動那些凶人！」

那四五個隊員，你望我我望你的，誰肯去冒險？隊長火了，手指一指，連點兩下：「你們兩個進去，探到了賞金你們多分一些！」

那兩個沒辦法，只得垂頭喪氣地進村，可是剛走到村口，只聽「砰砰砰」一陣鎗聲炒豆似的响起，可憐他倆連槍膛也未拉下，便斷了氣！

剩下來的巡捕都吃了一驚，胡亂向裏面開了幾鎗，一邊拚命地後退，也縮在樹後。

劉義見他們怕死，一直龜縮着，不好解決，便悄悄跟了兩個手下遠遠繞過去，雙方便這樣子僵持着。

× × ×

林英率人衝入屋內，伍超豪臉色鐵青，劈頭罵道：「他媽的，都是飯桶，連這種事也會弄砸！」

「二哥息怒，事情是這樣的……」

伍超豪截口道：「現在還說這些幹什麽？外面什麽情形？」

「六七個巡捕的人跟着咱們，老三在外面應付！」

「驚動了巡捕房……」伍趙豪猛吸一口氣。「郭家的人一定也知道了，他們人多勢衆，咱們可不好辦！」

林英道：「有這小子在咱們手上，還怕什麽？」

「你懂個屁，給人家包圍了再討價還價的，那會是什麽樣子的生意？」伍趙豪轉頭道：「吩咐下去，立即收拾一下，離開這裏！」

「這小子呢？」林英指一指幾乎被嚇昏了的郭小清。

「把他縛在馬背上，還有，那個百合也帶上！」伍超豪道：「咱們由另一端離開此村，再派人通知老三他們撤退！」

羣賊都過慣了這種顚簸的生活，沒一陣便收拾妥當，安然地退了出去，却把郭家的打手反綁在屋內。

劉義的手下自背後發鎗，又解決了兩個巡捕，剩下的沒命而逃，劉義這才自村後離開！

重賞求勇夫

郭戌有個習慣，他喜晚睡，日上三竿後才下床，盥洗之後便打了一回太極拳，然後到飯廳吃早餐，這是他的習慣，因此他老婆儘管大清早便醒了，也必等到他來了才陪他同進早膳。

郭戌還有一個習慣，他早餐不是吃麵條，便是吃稀飯，今早這一頓有他最喜愛吃的咸鴨蛋，因此多吃了一碗稀飯。

早膳後，郭戌照例是躺在烟床上，吞雲吐霧一番，然後到礦場那裏巡視一下。

可是當他放下碗時，一個管家帶着巡捕匆匆跑了進來。郭戌一張老臉拉得比馬臉還長：「家文，你有沒有規矩的？」

那管家曲身道：「老爺……少爺被人擄走啦！」

郭戌肚子內的稀飯幾乎噴了出來：「什麽擄走的？你胡說什麽，那小畜生不在家裏嗎？」

那叫家文的管家推一推巡捕，巡捕道：「是這樣的老爺，剛才咱們在鎮口處聽見槍聲，連忙趕過去……後來才知道是郭少爺被人綁架了！」

郭戌在桌子上用力一拍，碗碟都跳起老高：「飯桶！大爺平日給你們多少好處，現在你們居然眼睜睜地看着我兒子被人綁架！」

巡捕忙道：「老爺，不是這樣的……

咱們是聽見鎗聲才趕去的……」

話音未落，只聽郭氏的老婆殺豬般的叫了起來：「老爺，你聽到沒有？鎗聲！他們是聽見鎗聲才趕過去的，咱們的兒子完啦！」

巡捕又道：「雖然有開鎗，但郭少爺沒事……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後來咱們隊長便派我來了！」

「現在人呢？」

巡捕托一托帽子。「大概……大概還在鎮外吧……咱們隊長還有五個人都在那裏，那些匪徒，跑不掉的！」

郭氏大聲說道：「最好如此，否則你們都有得好看！滾吧！家文，派人去了沒有？」

「尹標還未回來，我已吩咐他弟弟尹權帶了十多個人趕去了！」

郭氏揮手道：「快派人去討消息，一有消息立即來報！」

家文拉着那個巡捕出去，郭氏的老婆立即大哭起來，「老爺，現在怎辦？咱們才只有這條苗……你們郭家祖傳五代都是單傳……」

「閉嘴！」郭氏大聲咆哮，一頓，語氣稍弱，「若不是如此，我怎會要那婊子腹中的肉？」

那女人抽抽泣泣地哭着，郭氏連「大烟」也沒興趣抽，煩躁地道：「你給我滾吧，老子給煩死啦！」

那女人一向怕慣了他，捂着嘴巴走了，郭氏心中想道：「那小畜生假如有什麽不測，我郭家便全靠那婊子腹中的那塊肉了！」

想到這裏，他大聲叫道：「家文！」

不久，只見管家家文又回來了：「老爺。」

「那小畜生怎樣出去的？你們爲什麽放他出去？我不是已經交代過，她若未成親之前，出門要先得到我的准許嗎？」

「少爺手上有您的康熙古錢，咱們以爲您答應讓他出去！」

原來郭家內的人要出去，須得先向內堂總管領一枚古錢，守門的人才肯放行，郭小清今早對內堂總管施了不少壓力才領到一枚，又得表明一會兒便回去，因爲總管每日都得把古錢拿與郭氏過眼，所以郭小清才這般緊張，要去追李信，爲的便是避免內堂總管因自己而受責罵！

當下郭氏罵了一聲，又問：「尹標他們回來了沒有？」

「全沒消息，不過應該這一兩天到達的！」

「快派人去張家村看看！」

家文去了之後，郭氏坐立不安地踱來踱去，最後沒辦法，只得躺在床上抽起大烟。

過了一陣，家文又來報告了：「少爺被人縛架到張家村，但咱們的人去到之後，匪徒已經撤退了！」

「巡捕房的人呢？」

「六個去，只回來兩個，他倆都不知道那些凶人把少爺抓去那裏！現在還在附近搜索！」

「飯桶飯桶！通通都是飯桶！」郭氏揮手。「有消息再來！」

家文出去又隨即回來。「老爺，又有新消息了，在張家村的磚屋內找到幾個人，是咱家的保鏢……聽說尹標他們都已死了！」

郭氏截口問道。「那個叫百合的姑娘呢？」

「跟少爺一齊被他們帶走了！」

「帶走去那裏？」

「他們被鎖在房內，直到咱們的人去後才救出了他們！」

「帶一個進來，我要親自問他！」郭氏一頓又道。「房內先安排兩個人！」

× × ×

李信正在狼狽之際，忽見鎮內跑出兩個他正要去找尋的人來，不由大喜，連忙向他們打手勢！

原來那兩個正是黎明和秦守仁，秦守仁一出鎮便看到他，忙帶槍向林英那方發了一彈！

李信雖然有高超的妙手空空本領，又有一身好拳腳，但在鎗火之下，却無所施其技，只能躲在一旁。

後來那些巡捕人員顧着追擊林英那些綁架郭小清的匪徒，也無暇詢問他們的來歷，黎明和秦守仁便跑前，拉着李信便跑了。

「喂，你怎會跟那些人鬧起來的？」

「他奶奶的，我今日竟然失了手！」

李信把剛才的情況說了一下。

黎明與秦守仁大笑。「你到底偷了那小子什麽東西？害得他這般拚命的？須知他是個有錢子弟！」

「我也很奇怪！那只是一杪銅錢而已！值得什麽？」

黎明插口道：「那些有錢子弟的玩意兒，咱們根本難以明白！」

李信突然想起一件事來。「黎大哥，你看看這個！」他掏出一個精緻的皮錢夾來，從中取出一張紙條交給黎明。

黎明把紙條弄平，只見上面寫着：

老三，這次你幹得很好，拿我這紙去找老鄧支一百個大洋。雙槍。」

「雙槍！」黎明驚呼了一聲：「是不是許雙槍？」

秦守仁也湊頭過來，也問道：「老三是誰？」

「這人叫劉義，我是在滄州城遇到他的。」

黎明做了一個手勢，笑道：「也是靠這樣才認識的吧？」

李信點點頭。「後來他找上我，嘿嘿，這呆小子原來武功還眞不賴，幸好給我打發去了！」

黎明問：「劉義現在何處？」

「我在清河鎮還看到他，後來他們過了河，到鄉平前却被跑掉了，奇怪得很，他們還帶了一個女人，這女人好像是滄州城鳳仙樓的歌妓！」

「他們共有多少人？」

李信沉吟了一下才道：「照估計超過二十個！」一頓又道：「咦，剛才抓走那什麽少爺的人，莫非便是劉義的同黨？」

秦守仁道：「他們是否許雙槍的手下，抓一個來問問便知道！」

黎明瞪了他一眼。「誰不知道，現在去那裏抓？」

李信道：「等下問巡捕房那些人！」

「哼，那些飯桶，只怕追上天，也抓不到人家一根汗毛，問他們還不是等於白問！」

秦守仁道：「這樣吧，咱們跟着他們的方向找下去，也許能有什麽發現！」

黎明咬牙道：「許雙槍，他奶奶的，我黎明找你找得好苦！」

李信忙道：「黎大哥，仇要報，但可也得小心！那姓許的不比尋常，挨一槍可沒命！」

黎明與秦守仁心頭都是一沉，又一齊道。「任他再凶也得跟他鬥一鬥！」

× × ×

到張家村去的人已紛紛回來了，郭氏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不斷地在廳內踱步，自問自答地道：「他奶奶的，他們把小清抓去作甚，小清去年雖然出了一趟門，但也不該與人有仇哇！」

他轉了一圈，又想道。「不是爲了仇怨，那是爲了什麽？錢，不錯，一定是爲了錢！」

想到此，郭氏焦慮的心情稍爲鬆懈，但隨即無名火起三千丈。「豈有此理，我郭某人在張店，誰敢不瞧我的臉色行事！今日居然有人公開捋老子的虎鬚，簡直可惡。」

他越想越怒，大聲叫道：「家文，過來！」

管家家文惶恐地走了進來。「老爺，有什麽吩咐？」

郭氏道：「傳話下去，誰能殺死賊首的有賞！」

「是！」家文忽然想到一個問題：「老爺，少爺在他們手中，咱們可不能硬來，否則……」

郭氏道：「難道老子還不知道？但這樣忍氣吞聲的，可不行，你替我悄悄找些好胆識，好身手，好槍法而又辦事冷靜的人來，務必要把那賊首斃掉！」

家文唯唯喏喏，半晌又結結巴巴地道：「老爺，這種人到那裏去找？」

郭氏大怒。「混帳，你就不會動動腦筋麽？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嘛！」

「老爺準備出多少錢？」

「賞錢面議，假如能够平安救出清兒及那歌妓，再把匪徒剿掉，價錢當然又要高一點！」郭氏揮揮手：「你先貼告示再說吧！」

家文剛想出去，又被郭氏叫住。「嗯，告示上寫明賞金三百大洋起吧！」

家文囁嚅地道：「老爺，三百大洋好像少了一點，因爲那是一羣賊，而不是一個！」

郭氏冷哼一聲道：「三百大洋還嫌少？命都可以買幾條啦，照老子的話辦就是了！」

× × ×

第二天張店鎮上的人都知道郭家出賞是爲了什麽事了，所謂紙包不住火，又謂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居民們交頭接耳都在說郭家少爺與青樓歌妓來往的事，也有人認爲這是報應！

郭氏是有名的「剝皮」，理該讓他受些折磨，只是報應落在他兒子身上，則似乎有點不公平。

郭家養了不少打手保鏢，若連他們都束手無策的，還有誰有辦法，更沒人敢毛遂自薦！

這一天便在議論中溜過，既沒有人去應徵，而郭少爺就像石沉大海一般，毫無消息，鎮上的一切好像跟以前沒什麽變化，但郭家之內，却有了很大的不同，老爺不時亂發脾氣罵人，奶奶則又哭又啼的，把上上下下都要弄得坐立不安。

× × ×

伍超豪和劉義把郭小清和百合擄去那裏？返回他們的大本營魯山！

魯山是許雙槍的大本營，但這人不但槍法奇準，而且心思愼密，狡猾凶殘，單在魯山便有四五個巢穴，而其他地方的「歇脚處」也有好幾個，因此對於許雙槍這名字，山東境內的老鄉都耳熟能詳，但却沒人知道其巢穴。

許雙槍的手下，也只知道魯山的幾個巢穴，而許雙槍獨居的秘密巢穴，則只有少數的幾個人才知道，這也是黎明與秦守仁找他找了好幾年，都沒有綫索的主要原因。

返回魯山是許雙槍的意思，因此伍超豪與劉義安頓了手下和人質之後，便立即到密室去見他。

「大哥，事情雖然有了小小的波折，但兩個人質都已在咱們手中，他們必然投鼠忌器，爲什麽要回來？還怕他們不乖乖拿錢來贖。」

許雙槍這幾年的養尊處優，已胖了不少，聽後摸一摸頭顱，笑道：「老三，你的功力就是還未到家，既然人質在咱們手中，咱們急什麽？又不是沒錢花，跟他慢慢來吧！咱們越不打緊，他們就越會緊張，說不定拖到那娘兒替郭老頭生下個孫兒的，可以多敲一筆！」

劉義與伍超豪連聲道：「大哥說得是，那老烏龜數代單傳，這個孫兒對他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許雙槍道：「所以俺叫你們回山休息休息，讓他們乾着急一下！」

劉義道：「那就索性等那娘兒生了兒子再說吧，大不了浪費一些米飯，不過可要找個接生婆上山……」

許雙槍道：「不用急，錢早到手早日安樂，把他迫瘋了，找人來搜山的也是痲煩！」

伍超豪恭敬地道：「那麽大哥有什麽計劃，請早指示，咱們好趁早去辦！」

許雙槍滿意地點點頭：「有三件事要你們去辦，第一件是妥善安排那兩個人質的生活，要他們在沒有驚嚇的情況下生活！必要時准他們到屋外散步，吃的，穿的盡量滿足他們！

「第二件，過兩日等他倆情緒較安定之後，叫那小子寫一封信，隨便他怎樣寫，總之要讓他老子知道他還未死，而且他媳婦已將臨盆，第三件，派人到張店那裏打探消息……」

伍超豪道：「這一點小弟早已經派了四個生面的弟兄，輪流入鎮內去探取消息了！」

許雙槍道：「還是老二你仔細！」

劉義道：「大哥那小子寫了信後，咱們自然要派人送去，但咱們要不要也寫一封給郭氏，先向他開個價吧，再看他反應

如何！」

許雙槍想了一下，道：「也好，老二你執筆吧，開他十萬個大洋！」

伍超豪與劉義眼睛都是一亮，許雙槍則瞇着眼，把背靠在椅背上。

× × ×

黎明、秦守仁和李信，憑跡象找到張家村，劉義他們停過的那棟紅磚屋，他們在巡捕房與郭家打手之後到的，自然什麼綫索也找不到。

可是黎明與秦守仁的父母是死在許雙槍的手中，他倆久尋未果，突然有了一絲兒綫索，自然不肯放過，於是就在附近搜索起來。

周圍的幾條村子他們都去過了，而且還用了幾天的時間，把幾個疑爲賊窩的地方暗中勘查過了，結果是滿懷希望而來，失望而返。

「返回張店吧，也許許家或巡捕房已有綫索，咱們去沾點光！」

李信道：「人家肯給你沾光？」

黎明笑道：「有油水又沒危險的事，自然不會給咱們沾，這種賣命的事，他們才恨不得咱們給他打頭陣！」

秦守仁道：「咱們雖然爲了報仇與爲民除害，但也犯不着替他們打頭陣！」

黎明道：「這個當然啦，這個頭陣可不容易打，說不定舊仇未報，又要再添新恨！」

三人談談笑笑，在下午時分到了張店，李信忽然道：「喂，那天俺偷了郭家少爺的錢包，路上很多人看見，俺進去可不方便！」

黎明道：「那你還是躲一躲吧，有事咱們再去找你！」

李信道：「鎮外有間豆腐店，賣豆腐的老頭姓張，俺對他有過一點恩，俺到那裏借宿，料沒問題，吶，就是從這裏拐過去。」

秦守仁點頭道：「看到了！」

「喂，你們可不能賣掉了俺！俺發誓一定跟你們一齊打許雙槍！」

黎明道：「那是很危險的……」

話未說畢，已被李信截口道：「黎大哥，你這樣說，可就不夠朋友了，俺這條命是你們兩個救的，再說許雙槍雖然沒有打死我爹娘，但老鄉們可吃了他不少苦頭，這種人怎能放過。」

黎明用力握一握他的手，「李兄弟，你眞是好樣的，咱們三人一條心。」

李信亦用力握了他一下，三人揮手作別，黎明與秦守仁一入鎮，便見到牆下立着兩個大漢，那兩個大漢瞪着黎明與秦守仁，生似他倆是匪徒般。

黎明眼角忽然一瞥，見到那個大漢身後貼了一張告示，上面有兩個紅色大字：重賞！

黎明忍不住走前觀看，那兩個大漢問道：「你們看什麼？」

秦守仁道：「是誰貼的？」

「郭家貼的，你們是那裏來的？」

黎明反問：「你倆是郭家的人？」

「不錯！」

秦守仁把黎明拉到一旁，「老黎，這倒是個好機會！咱們借助郭家的刀量爲公爲私——」

黎明點點頭，語氣也顯得有點興奮，「不錯，眞是天助我也！」

秦守仁道：「郭戌是條老狐狸，咱們要小心應付！」

當下兩人低聲商量了一下，便對大漢道：「咱們兩個願意去試一試，請您帶路引見！」

一個三角眼的冷哼一聲：「你奶奶的，這是玩命的事！而且關係重大，可不能試試！」

秦守仁忙問道：「那麼你們認爲該如何？」

另一個白臉的道：「你倆被人打死，與咱們可沒關係，但把事情弄砸了，郭老爺怪罪下來，咱們可承受不起！俺再問你們一句，可不是鬧着玩的吧！」

黎明認眞地道：「這是什麼話兒，誰會拿命去鬧着玩的？」

三角眼的道：「肯拚命也不行，咱倆也想拚命，但……咳咳，你們兩個別是來放空砲的吧，亮兩手來瞧瞧！」

「好！」黎明一伸手：「借柄鎗用一用！」

三角眼的道：「幹什麼？」

「表演鎗法給你瞧瞧！」

三角眼心頭有點疙瘩，與白臉的互相換了一個眼色，道：「先比比拳脚吧，咱們捉對兒來，喂，來人哪！」

他大叫一聲，遠處便奔來幾個郭家的打手，原來郭戌怕匪徒再來犯，派了些打手匿在鎮內各處。

「老趙，什麼事兒？」

三角眼老趙道：「這兩個要應徵救少爺，咱兩個先抖抖他倆的底，請弟兄們做個證！」

那些漢子公私兩便，既可向上交代，又有熱鬧可看，那有不高興之理？都叫了起來：「行行，你倆放心吧！」

黎明與秦守仁交換了一個眼色，緊一緊腰帶，向郭家打手抱拳：「請諸位哥哥指教！」

老趙與白臉的都把外衣脫下，紮一紮馬，伸拳踢脚一番，然後道：「來吧，拳脚無眼，死傷勿怨！」

他兩個自恃武功了得，甚是自負，那料黎明及秦守仁根本沒把他倆放在眼內，含笑叫了聲請，老趙標前一步，右拳如風直取黎明的胸膛！

黎明退了兩步，把老趙引開，秦守仁也與白臉的格鬥起來，他兩個爲了立威，自然不肯手下留情，黎明運起內勁，一對手臂堅硬如鐵，老趙連攻七拳，都被黎明以臂格開！

老趙手臂被震得隱隱發痛，心頭暗罵，嘴上却道：「要做縮頭烏龜麼？」

黎明道：「請小心！」右臂一翻，化拳爲掌，拍開老趙的右臂，左拳立即直擊過去！

老趙反應也算快，左拳同時擊出，取的是黎明的臂彎，但黎明手臂一彎，拳頭反而擊在對方的小臂上！

「啪」的一聲，老趙只覺小臂骨疼痛入心，幾乎連抬也抬不起來，心頭一驚，連忙後退；不料黎明早把這一着料到，左脚猛地一勾，老趙一個踉蹌，黎明標前兩步，兩拳齊出！

老趙倉猝間只架住一拳，第二拳勢如猛虎下山，他暗叫一聲道：「慘也！」他同伴都救之不及，那知黎明拳頭沾衣即收，跳後一步，抱拳道：「多謝趙兄手下留情！」

老趙一張臉忽靑忽白，但對方總算替自己保住面子，只得乾笑兩聲：「嘿嘿，好！好！」

只見一個矮胖的漢子跳了出來，叫道：「等我來領教一下！」

黎明見他運勁之下，肚漲如牛，連脖子也漲了起來，知道他練的是氣功，不敢大意，也暗暗運上內勁，抱拳行禮。

那漢子不敢小覷黎明，一手握拳，一手合掌，以掌護拳回了一禮，這是五湖四海皆兄弟之意。

黎明道：「請！」

矮漢使了招「白鶴亮翅」，單足而立，只立門戶，不先發招。

黎明只得使了一招「靈蛇出洞」以作試探！矮漢手脚一合，化作「潛龍於地」，採取守勢，他這般小心翼翼，黎明反而不敢大意。可是雙方互試了十來招之後，黎明見對方額角已見汗，知道他氣功造詣並不太深，只怕時間一長，氣便不能運足，因此他也放慢起來。

與此同時，秦守仁也已把對手擊倒，黎明心頭一動：「我須令他們都心服才是，否則他們一個個使用車輪戰法，也不知要打到什麼時候！」

心念一落，又急攻起來，他仗着內功深重，一口氣連攻十七招，矮胖漢子只格了十六招，第十七招擊在他小腹上，他雖然沒有受傷，但氣勁却洩了！

這一拳「砰」然有聲，黎明的右臂也被震酸了，但他爲了服衆，猛吸一口氣，踏前半步，第十八拳仍使用右臂，「蓬」的一聲，這一拳擊在那漢子的胸膛，登時一跤摔倒！

忽然身後傳來一個掌聲，黎明轉頭一望，只見一個高大的漢子邊鼓掌邊向他們走來。

老趙道：「這位便是咱們新任的領班黃大哥！大哥，這兩人是來……」

黃領班揮手道：「我就是聽到消息才趕來的！兩位好身手，但是不知鎗法又如何？」

黎明道：「還不致太差！」

黃領班哈哈笑道：「我就是喜歡自負的人！借兩柄鎗給他們試試！」

立時有兩個打手拋出手鎗，黎明與秦守仁拾起鎗來，問道：「不知黃大哥准備怎樣考驗咱們？」

黃領班道：「隨便兩位表演！」

黎明轉身四處張望，秦守仁道：「這棵槐樹有窩烏鴉……」話畢，向天發了一鎗。

鎗驚動了樹上的烏鴉，紛紛振翅高飛，黎明與秦守仁同時發鎗，「砰砰」兩聲，空中掉下兩隻烏鴉來！

「好！」羣漢都是粗豪爽直之輩，心中佩服，便出口稱讚。黃領班道：「兩位兄台眞英雄也！好好，請跟俺進去見咱老爺！」

羣漢便擁着黎明和秦守仁進入郭家，早已有人飛報與郭戌知。

智服羣漢

大廳聚滿了虎背熊腰的漢子，郭戌坐在正中，豎起拇指道：「眞英雄也！」

黎明與秦守仁連忙謙遜一番，「咱們兩個四處賣命，只求賺點錢，俾年老時有個保障，那敢說什麼英雄？」

黃領班問道：「兩個一向在什麼地方發財？」

「在上海，天津以及本省都呆過，凶人好人都殺過一些！」

黃領班問道：「請說幾個來聽聽！」

「這是秘密也是職業道德，請恕咱們拒絕作答。」黎明神態十分倨傲。

郭戌問道：「你們是職業殺手？」

秦守仁道：「也可以這樣說！」

「很好！」郭戌站了起來，「老夫不理你們是不是職業的，只求你們能替老夫解決問題！我的麻煩你倆當然已知道！」

「是的！令郎被人擄走！」

「不止這個，還有一個……未過門的媳婦兒，也在他們手中！她腹中還有我郭家的種！也可以說是三條命！」郭戌道：「老夫的要求很簡單，要你們救三條命，殺一個人！」

「誰？」

「賊梟！」

「這個自然！不知郭老爺對匪徒所知多少？」

郭戌道：「毫無所知，只知道他們的人不少！」

「令郎被擄之後，對方可有來提條件否？」

郭戌搖搖頭，秦守仁問道：「告示上寫明賞金三百個大洋起，不知到何數爲止？四百個？」

郭戌嘿嘿笑道：「那得看情況了！嗯，兩位要求多少？」

黎明說道：「殺死賊梟一萬塊大洋！救三條命二萬五千塊，共是三萬五千個大洋！」

「什麼？」郭戌好像挨了一拳似的叫了起來：「你說多少個大洋？」

「三萬五千個！」

郭戌一屁股坐下，秦守仁道：「郭老闆大概嫌貴，但我可透露一點資料給你們知道，擄走令郎的匪徒，不是普通的匪徒，他們的頭子很可能便是許雙槍！」

這話一出，郭家的打手們臉上都變了色，連郭戌也猛吸一口氣，澀聲道：「你……你怎會知道？」

「咱們若什麼也不知道怎敢開高價！」黎明淡淡地道：「而且咱們若什麼也不知道，又怎敢吃這行飯？」

黃領班不服地道：「既然你倆知道對方是許雙槍，又怎敢跟他們鬥？」

「只是咱們兩個自然不行，所以俺才開這麼高的價，因爲還得借重你們的大力嘛！」

郭戌道：「他們可是老夫的人，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嘛，還計較什麼？」

「那是俺要分給他們的，與郭老闆無關！」黎明幽幽地道：「當然老闆也可以不僱咱們！所謂生意不成仁義在，這次做不成生意，還有下次！」他這樣說已擺明

一副可有可無的態度。

秦守仁也道：「不錯，反正咱們的錢，還够花用一年！老闆若是考慮過後，仍然對咱們有信心的，可到本鎮的平安旅店找咱們！再見！」

黃領班怒道：「你兩個可要記住，這裏是郭老爺的家，能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嗎？」

黎明與秦守仁心頭都是一沉，含笑問道：「黃兄有什麽指教？」

「咱們對付許雙槍可能力有未逮，但要對付你兩個，可輕鬆得很！」

「是麽？」黎明冷笑一聲，道：「咱們若沒有三分三，怎敢上梁山？請看看後面！」

他說得極是鎮定，以及充滿了自信，衆漢都忍不住扭頭向後望去。

秦守仁忽然撲出，抓住了郭戌的後衣，黎明立即抽出手鎗來，喝一聲道：「別動！」

羣漢轉過頭來，秦守仁的手鎗亦已拔了出來，槍管抵在郭戌的太陽穴上。

黃領班道：「你倆作什麽？」

黎明道：「要證明兩件事！」

黃領班忙道：「那兩件事？」

郭戌怒道：「你們都別吵，別亂來，聽他說！」

黎明道：「第一，證明咱們並無惡意，第二，敵對中不但要鬥力還要鬥智！郭老闆，咱們若是要錢的，現在叫你把錢拿出來，相信你不會反對吧？」

郭戌哭喪着臉道：「你要多少？」

黎明道：「咱們一個大洋也不要，這才可證明咱們來此沒有其他目的！只要郭老闆說一句，咱們立即放開你！」

郭戌道：「兩位果然不愧是英雄是好漢，郭某人敬佩得緊，兩位隨時來隨時要去，郭某人都同樣歡迎。」

秦守仁道：「郭老闆是德高望重的大善人，一言九鼎，咱們有您這句話，自然放心得很！」說着把鎗收了起來，鬆了手放郭戌囘去。

郭戌心有餘悸地道：「你們要走便請吧！」

話剛說完，只見家文跑了進來。「老爺，有一封信給您！」把雙手捧上一封大紅信封。

「誰的？」郭戌接了過來，隨即撕開封口。

「是街口那賣豆奶的毛三嫂送來的，說是剛才關店時發現桌上有一封這樣的信，却不知道是那一位留下來的，後來問人，才知道是要給老爺您的！」

家文一口氣說來，郭戌不斷看信，臉色已變了幾次。衆人都不敢作聲，秦守仁與黎明交換了一個眼色，都猜着了幾分。

過了半晌，郭戌收起信來，點頭道：「你們大概都猜到了吧，這是犬子及匪徒們寫來的信！」

黎明道：「令郎一定平安無恙，只是匪徒開的價一定不小！」

郭戌冷哼一聲道：。「先生爲什麽不問問匪徒的名號？」

黎明瞄了他一眼，笑道：「那還用問？咱們的消息不會失水準！」

郭戌嘆了一口氣。「不錯，果然是許雙槍！」

黎明道：「郭老闆一定需要跟黃兄他們商量應付的事了，咱們先告辭了！」

「黃領班，請代我送客！」

黃領班囘來之後，郭戌道：「跟我到內廳，你們都下去吧，鎮上多派幾個人，提防對方混進來！」

到了內廳，郭戌又叫家文進去，並把信拿給他倆看。

「十萬個大洋？」家文叫了起來。

郭戌咬牙駡道：「這些賊子心比天大呀！眞是豈有此理！俺去那裏找十萬個大洋與他們？」

黃領班道：「何不叫那兩個不知死活的小子再來談談？」

「哼，他們的要求還會低！」

「但他們若不能達到咱們對他的要求，便不必付錢，假如當眞做到了，也還可以……而且少爺他的命也不止值三萬伍千個大洋吧！」

郭戌道：「你懂個屁！這樣輕易便把錢送給人家，哼，說不定賊性難改，又來一次！」

黃領班道：「又不是他倆做的賊！」

「誰敢保證他們不是串通起來，騙老子的錢的！」

家文插腔問道：「那麽老爺準備怎辦呢？」

「老子若有辦法的，還叫你們來作甚麽？」

三人沉默了一陣，最後還是由郭戌先開了腔：「黃領班，你去請那兩個小子來吧！」

黃領班一怔，「老爺，您肯答應他們的條件？又能相信他們？」

郭戌道：「給他們一半的酬金……咱們分兩步走，一個跟許雙槍虛應着，一面又協助那兩個小子去救人，務必要使淸兒平安歸來！」

黃領班又道：「假如他偏不肯呢？」

郭戌不耐煩地揮揮手道：「好啦，算老子虎落平陽受犬欺，給他倆二萬吧！他奶奶的！亡命之徒，有這一大筆錢，還是等于天上掉下了寶！」

× × ×

郭戌的情，黎明與秦守仁却不領，因爲他們認爲這是需要用命去作交換，可不是天掉下來的！而他倆也算準許雙槍開出的價錢一定比他倆開的價錢多得多，所以對黃領班道：「黃兄，這筆錢你與你下手也有份，你得記住！」

黃領班又驚又喜，結結巴巴地道：「這個咱們怎好意思……」

「怎不好意思，我還要你們協助哩！所以一毛錢也不減！」

黃領班忙道：「我這就去替您報告！」他來囘走了幾趟，郭戌一直把價錢加上去，黎明就是不爲所動，最後郭戌只得讓步。「操他奶奶的。兩個亡命之徒也敢對老子擺架子！哼，以後他們就知道老子的手段！家文，你快去一趟，叫他們過來商量辦法！」

家文跑了一趟，對郭戌報告：「老爺，他倆說現在沒空，明早才來！」

郭戌氣得七竅生烟。「好，老子便看你有啥辦法！」

次日早上，黎明與秦守仁來到郭家時，郭戌剛吃了早膳，就在飯廳接見。「兩位好早哪！」

「那裏，咱們怕來早了，影响老闆的睡眠，所以現在才來！」秦守仁說得很恭敬，倒使人分不出是不是在諷刺對方。

郭戌後背向後一靠，問道：「兩位經一夜的商量，當然已想出了辦法，嗯，老夫正洗耳恭聽……」

「老闆囘信了沒有？」

郭戌說道：「這是我的事，跟兩位何關？」

黎明道：「郭老闆既然要咱們救人，你請坦誠相對，假如事事提防，最後吃虧的不是咱們，而一定是您！」

「這算是威脅我？」

「我威脅你作甚？最怕是誤戎戰機，這使許雙槍對令郎有所不利！」

郭戌臉色鐵青，他頗覺難堪，但事關重大，只得悻悻然地道：「那信還未有囘覆。」

「他們開價多少？」

郭戌沉吟了一下，終於道：「十萬大洋！」

「你囘他們三萬五千吧！」黎明道：「假如他們肯放人的，便用不看咱們！」

郭戌說道：「相差太遠，他們那裏會肯？」

「這只是拖延之計而已，請在信末附上一句：假如大王不肯的，請再下書！」

黃領班道：「不錯，假如他們再派人來，咱們有所準備，自然知道，這樣便可探查到賊梟的巢穴！」

郭戌點點頭，道：「信上說咱們若有消息要通知他們，只須把意思寫在布條上，掛在大樹，他們便能知道！」

「那就『囘信』吧！」

一會，布條已掛在大樹上，黎明與秦守仁跟黃領班到前院廣場上，把打手們集合起來。黃領班道：「一共是六十八個，礦場上還有八十多個，要不要把他們都調來？」

「現在去調動，要打草驚蛇！」秦守仁道：「你問他們誰肯跟咱們去打許雙槍的，便站出來，但一定要聽指揮，而且隨時有生命危險！死傷有賠償，事成之後重重有賞！」

黃領班把話說了一遍，最後道：「弟兄們，不怕死又要錢的，請站出來，但死了傷了的，事後可別怪我，先說明了許雙槍的手下是槍法準確之輩，可不同其他那些烏合之衆！」

其中一個打手問道：「老大，賞金有多少？」

黎明想了一下，道：「一般的一百個大洋，有特殊功勞的，另外再加，受傷的還有醫藥費！」一頓又道：「但先此聲明，這些錢是在郭老爺把賞金付與我之後才能派發，若是他老人家食言的，大家便一齊喝西北風吧！」

這一着極是厲害，郭戌再客嗇，事後也不得不乖乖地把三萬伍千個大洋拿出來，否則犯了衆怒，說不定連他的老命也保不住！

當下六十八個人，沒有老婆子女的，多站了出來，黎明一數，竟有五十二個之多。

黎明與黃領班商量了一陣，原則上他要的只是精兵，當下便下令他們列隊，一個跟着一個去前院內跑圈。

這些打手本來都有一副好身手，但有的養尊處優慣了，手脚生疏了，有的甚至挺着一個大肚子，跑了三五圈之後，已開始有人氣喘如牛。黎明便把這些人剔掉。跑了十二圈後，只剩下三十多個合格。

黃領班又令他們表演拳脚，再淘汰了幾個，最後是考核槍法，最後才選了十八個。

黃領班道：「太少了吧？」

黎明道：「礦上的再選二十多個，這是精英，賞金較多，其他的願意繼續協助的隨時歡迎！」

秦守仁說道：「由於許雙槍他們人多，又多是悍匪，追追逐逐，或是撒腿逃命的事，說不定都用得上！由明日開始有志剿匪的，便須每早在這裏跑步，第一天跑十五圈，以後每日加兩個圈，一直訓練下去！」

黎明道：「爲了訓練大家能耐勞，上午跑步，下午再打拳及舉石担石鎖，練槍法！有沒有人不服的？」

有誰不服的？站在前面的，二個人都是比他們強，而且又有錢拿，又是自願的，是以大家哄應一聲，算是答應了。

下午，黎明、秦守仁和黃領班又悄悄到兩個礦山挑選勇士，結果又挑了二十四個，便把他們調囘郭家。

過了五六天，又有信來了，這次送信來的却是一個小販，說是在他衣袋內找到的！這小販是出了名的孝子，在鎮上巳住了幾代，大家對他的底細都很清楚，是以郭戌也相信他與匪徒無關。

這封信很簡單，許雙槍只肯減五千個大洋。

「黎先生，現在怎辦？」

「先別囘信！」黎明道：「我出去一下！」他與秦守仁去豆腐店找李信，吩咐李信如此這般一番。

這天的下午，郭戌又掛出布條了，圍觀的人很多，既有熟面人，也有生面人，郭家的生面打手也混在裏面，自然李信也在裏面。

圍觀的人逐漸散去，郭家的人紛紛選定目標跟踪，李信隨便看看，發現附近多了一堆賣麥芽糖的小販，那小販才二十多歲，皮膚黝黑，精神甚好，李信的眼睛何等銳利，一望便知道此人是個練家子！

他恐怕對方思疑，便到遠處，匿在樹後暗中監視。那小販賣了一陣，便把攤子收了起來。李信想道：「現在還早，那有這般早便不做生意的？」

那漢子往鎮外走去，李信遠遠吊在他後面，忽見路旁樹下有個農夫在歇息，那小販走了過去，跟那農夫說話，李信心頭一動，走了過去，道：「喂喂，你們可有去看郭戌的布條嗎？」

小販道：「你是說郭戌囘覆匪徒的信嗎？看了！」

李信道：「原來郭老爺肯付六萬個大洋！」

小販道：「誰說的，我剛才也看過了，是四萬伍千個！」

李信道：「剛才郭家又換了一塊布條，改為五萬個！」

小販向農夫看了一眼，道：「我不信，我再去看看！」說着往來路走去了。

李信見他去遠了，才對那農夫笑道：「我騙他的，想不到他這樣傻！」說着揚長而去。

那農夫在地上站了起來，鋤頭也不拿了，向小販追去，李信轉頭望及，已知究竟，便閃入草叢中。不久那兩個漢子便快步走了。過了一陣，小販便拐進一條小路，那農夫則仍筆直地向前走着。

李信心頭一沉，暗道：「這叫我跟那一個？」

殺上虎山

正在猶疑不決間，忽見秦守仁和黎明趕了過來。李信大喜忙把情況告訴他倆與黎明道：「俺去跟小販，老秦跟農夫，小李你作聯絡！」

三人分頭前進，黎明見那小販不時回頭後望，他因未曾出現過，自忖不會被人認出來，便坦然而行。那小販來到一條小村，跟村口的一個老頭打了個招呼便進去了。

黎明走前問那老頭：「請問老伯，剛才那人是不是你們村的人？」

那老頭看了他一眼，見他長得斯文，神色又和靄，便道：「他是外村來的，來投靠他舅舅！」

「原來如此！」黎明問道：「他舅舅叫什麼名字？」

「這是何家村，他舅舅單名一個河字，叫何河！」

黎明謝了一番，走入村內，已不見了那小販的踪影，他左右望了幾眼，見沒人暗中注視他，便拉了一個小孩子問道：「請問何河住在那裏？你輕聲告訴我，我給錢你買糖吃！」說着拿出兩文錢來。

那小孩說道：「自這裏拐過去，那間土屋，門板上點着一張大福字揮春的便是了！」

黎明給了他兩文錢，自兩棟土屋中間空隙所形成的夾道穿過，果然看見一棟土屋，門板上貼着一張大福字揮春，門半掩着，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正在門口磨鐮刀，一邊道：「年輕人，怎能這般懶惰的？現在是什麼時候，這就回家睡大覺了，都怪我那大姐死得太早！」

黎明不用想也知道此人必就是何河。只聽屋內傳來一個年輕漢子的聲音：「舅舅，俺今日身子不舒服，早點回來休息，你若是疼我的，便少囉嗦幾句，讓我好好睡一下！」

黎明估計他現在不會離開，便悄悄由原路退了出去，到了村口，便見李信在那裏探頭探腦，連忙問：「小李怎樣啦？」

「那農夫走了一半，把鋤頭拋在草叢中掩了起來，一直往南走去，看來正是咱們要找的人！」

黎明精神一振，道：「快跟下去！」

兩人火速趕去，沿途都有秦守仁留下的暗記，他倆跑了十餘里路，太陽已經靠西，這時候才見到秦守仁的背影在前面，那農夫走得這樣快，證明不是尋常。

兩人追上秦守仁，前面是片開闊地，路旁有幾棵大樹，三人躲在樹後，秦守仁道：「老黎，這是個正點子，錯不了……你跟一下吧，免得他懷疑！」

黎明點點頭，走在前面，那農夫走到此處，大概心頭感到安全，只回頭幾次，便一直往東南走。這樣又走了七八里路，太陽已隱在西山之後，那農夫才拐進一條小村內。

由於沿途沒有遮擋物，所以黎明不敢追踪得太接近，待他到了村內，已找不到那農夫！

他不敢久留，自另一端出村，再繞了過來，跟秦守仁等人商量了一陣，決定黎明與李信留在這附近等，而秦守仁則趕回旅店，漏夜把那四十多個勇士帶出來，就到這附近會合。

天已全黑，那農夫一直沒出村，估計他會在村內過夜，兩人便倚着樹瞌了一陣。天亮之前，秦守仁把那四十二個勇士帶來了。「俺把黃領班留在家內！」

黎明點頭表示贊成，當下便吩咐那四十二人在附近匿了起來，天剛麻麻亮，那農夫便與一個青年漢子出村，兩人有說有笑，甚是親熱，出了村兩人揮手作別，那農夫往昨天的來路走回去，另一青年則南行。

李信立即跟了下去，其他人待他們走遠了，才慢慢前進。

這樣子走呀走的，黎明這樣派人輪流跟着那青年漢子，到了下午，遠遠便望見那座魯山了。

黎明連忙吩咐那四十二人分開走，務必不能讓人發現形跡。

入了山之後，由黎明親自跟踪那漢子，那漢子爬了一陣，回頭居高臨下望了一下，看不到人，便把外衣脫下，掛在一棵樹上，然後悠閑地躺在石板上。

黎明知道他在等人來聯絡，便耐心地匿在石後等候。過了一陣，果見一個獵人模樣般中年漢子走了過來。

那青年爬了起來，笑道：「馮大叔，我等很久了！」

那獵人不苟言笑地道：「俺可得小心一點，誰知道你會否被人跟踪！」

「我會小心，俺也不是今日才來，馮大叔，那姓郭的現在出價四萬伍千！」

獵人問道：「還有沒有其他的？鎮上的氣氛如何？巡捕房有什麼行動？省局子裏有沒有動靜？姓郭的有什麼準備？」

青年說道：「老陳說一切正常，大概郭老頭認為傳宗接代最重要，極有可能沒有把事情鬧大，只是這老傢伙也太死要錢了！」

獵人道：「老大自有辦法對付他，趁天未黑，你給我滾吧！」

青年唯唯諾諾，快步下山去了，那獵人向上走了幾步，突然伏在石後悄悄向下窺探。黎明心頭一跳，忖道：「許雙槍狡猾，想不到他手下的人，也都是些奸詐之徒！」

過了一陣，黎明轉頭望下，那青年已經去遠了，獵人才向上走去，黎明暗想幸好自己一早交代秦守仁他們，沒有自己的命令，不得亂動，而對於郭家那些打手竟也完全肯聽指揮，大感安慰和寬心。

那獵人走了二十多丈，見沒人跟着便快步直行，黎明這才動身，山上大石甚多，對於黎明的跟踪甚是有利。

那獵人在山上走了二三里路，天色已漸黑，而他的速度也快了。

到了一堆石堆後，忽見他伏了下去，黎明吃了一驚，心中暗想：「難道他發覺有人跟踪他？」

獵人在石後久久都不見出來，黎明又暗忖道：「莫非那裏藏有地道，他爬了進去？」

想到此，他正想冒險走去看個究竟，忽然石間冲起一股濃烟，濃烟在蒼茫的天色中，仍甚是明顯，濃烟燒了一陣，便又熄去了。

獵人站在石上四處瞻望，黎明忙匿在石後不敢稍動。

又過了一陣，山下一個漢子走來，背看一桿槍，手上還提看一根火把。「老馮，有什麼事兒？」

「餡子來了，那老傢伙出價四萬五千個大洋！」

背槍的漢子冷笑一聲：「管他媽的熊！咱老大是什麼人，難道他沒打聽清楚麼？真是找死！」

老馮道：「其他的一切正常，沒別的啦！」

「他媽的！這種話也要來通知……」

老馮忙道：「老包，你媽的莫說風流話兒，有餡誰敢不向上報的？俺告訴你，餡子已交給你，你若不向上報，有事時請你自個兒承担！」

老包揮揮手說道：「行啦行啦，你奶奶的！開玩笑而已，誰有這個胆子，俺去了！」

老包走了幾步停了下來，目送老馮的身形不見了，然後舉着火把走路。

天色全黑了，帶着火把反而成了目標，可是老包走了不多久，便鑽入一座樹林內去了，林深樹密，若不跟貼一點，便會追失，因此黎明便走近了一點。

「呱！」頭上忽然傳來一聲夜梟的叫聲，老包嘟囔了一聲，與黎明下意識地向上望去，這刹那，黎明才發覺樹上有人伏看，他暗吃一驚：「這是許雙槍的暗樁？咦，莫非他們的巢穴都在這裏？」

老包罵了一聲又向前進了，黎明生怕林內的地上有埋伏，不敢冒險跟下去，可是半途而廢又令人沮喪。

老包越走越遠了，林內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黎明不由忖道：「這般黑，他奶奶的，他在樹上能看到什麼？」抬頭望去，根本已着不到那人，他估計一下距離，決定冒險前進。

他由第一棵樹竄到第二棵，再由第二棵竄到第三棵，這樣順利地越過了五棵樹，已很接近那人所埋伏的地方。

夜風吹來，樹葉沙沙亂響，間中夾看尖銳的夜梟叫聲，氣氛真是詭異恐怖！

忽然頭上傳來一陣咳嗽聲，那人打了一個呵欠，接看就站在樹上撒尿，撒到地上來，發出沙沙的聲音。黎明大着胆子衝了過去，他在黑暗中前進，不但危險，而且不辨東南西北，瞎子摸象一般，只能摸到什麼便算是什麼地走看。

走看走看，黑暗中忽然傳來一個怪響，接看遠處有火光亮起，黎明連忙躲在樹後。只見那老包提看火把從一座墳墓處走了出來，他那顆尖削的腦袋瓜子一陣轉動，看看沒人，便把墓碑堆好，依原路走下去。

黎明這次遠遠吊在他後面走出樹林，老包出了樹林，走了不多遠便折入一條小路，接看便見他拿開一束枯枝，再移開一塊大石，鑽了入去。

黎明心想這一定是歇息的地方，或是崗哨，他不動聲色地摸黑走下去。也許那些暗哨上的人都已睡看了覺，他很順利便到了山下，看一看手錶已經是深夜十一點了。

秦守仁道：「喂！老黎您怎地走了這般久？」

黎明把經過說了，當下眾人都低聲商量起來。「他奶奶的，眞厲害呀！咱們現在怎辦？」

黎明道：「大夥兒散開下山，先買齊乾糧再進山，派一個人回去，叫郭老闆立即再掛布條，寫六萬個大洋！」

眾人下山之後，挨着飢渴走了不少路，到了天亮，分成幾隊去找吃喝的，李信這次沒把他的「風火輪」（自行車）帶出來，有點後悔，但他機靈又勤快，很快便買了很多乾糧，分與黎明秦守仁吃。

白天，他們都躲到樹林草堆中去，到天黑才慢慢走上魯山。黎明帶路，把他們安排在石叢中，警告他們不可隨便露出形跡。

李信道：「想想那些大洋，這一點苦頭算得了什麼？」這話好似仙丹一般，那些漢子精神都是一振。

秦守仁把他們分成五隊，再選出兩個小隊長給老趙及那個練氣功的矮漢鐵頭肥朱，其他三隊則由黎明、秦守仁和李信帶領，趁天未亮，他們又爬了幾里，像梅花一般散開匿在石堆樹林內。

過了兩天，黎明、秦守仁和李信便悄悄下去，匿在入山附近，到了次日的午後，便見當日來報訊的青年又來了，他仍然把衣服掛在樹枝上。

過了一陣那老馮又來了，一切依照上次一樣，老馮到了石堆中又燒起馬糞弄出一股黑烟。

不久，老包又來了，查到餡子是六萬個大洋，便又去了。黎明立即指指那座樹林，秦守仁與李信立即分開前進。

到了樹林老包一頭栽了進去，他見背後沒人，還跟樹上的人打招呼。

「老包，又有什麼消息？」

「六萬個大洋，他奶奶的，拿咱們來開玩笑！」老包搖搖頭道：「俺看這次老大一定會回信！」

樹上的暗哨共兩個，黎明不能前進，而秦守仁與李信因為從旁邊爬上去，反而有了遮掩，遠遠吊着老包，老包來到一座墳墓處，四處看了一下，把墓碑拔了起來，裏面立即傳來一個吆喝聲：「山上有多高？」

老包答道：「山高不如天高！」

裏面又問：「為何又來拜山？」

「只因山下有瘟疫，墓地不够！」

「犯什麼病死的？」

「痢疾！」老包道：「把什麼都瀉光

了！」

裏面又道：「是老包？進來吧！」

老包鑽了進去，又把墓碑弄好，李信與秦守仁暗暗把一切記住，過了一陣老包便又出來了。

秦守仁道：「小李你留還是我留？」

李信說道：「我留在這裏，你先出去吧！」

× × ×

李信在樹林內過夜，他懷內只帶了一個饅頭，天亮時拿出來啃了，一對眼睛仍望着那座墳墓。

日頭漸高，林內景物清晰，一切依然毫無動靜，李信暗道：「莫非這裏只是一個分舵，不是許雙槍居所？」他心頭越急，却又沒有辦法！

苦命鴛鴦

板屋之內，桌上油燈昏暗，地上鋪着幾張獸皮，百合倚在郭小清的懷中輕輕地在飲泣。「清哥哥，却是我不好，累你受苦……」

郭小清用手捂着她的嘴巴。「不許你這樣說！他們要對付的是我……根本是我連累你的！」一頓又道：「不過我看他們志在金錢而已，只要爹爹付錢與他們，咱們便能回去了……」

百合把臉靠在郭小清的胸膛上。「清哥哥，我好怕……」

郭小清把她緊緊抱住，道：「你怕什麽？他們若敢動你一根毫毛，我便跟他們拚命！」

百合梨花帶淚地搖頭。「我不是怕這個……我怕的是你爹，他一定會反對咱們的婚事……我不相信他肯讓我進門！」

郭小清咬牙道：「我，我會跟他們理論，爹很疼我，他一定……」

「不會的！」百合道：「他若肯的話，我早就進門了，還會淪至現在這個田地嗎？」

郭小清嘆了一口氣，「爹很固執……又只得我一根獨苗……」

百合忽然舉袖拭去臉上的淚痕。「清哥哥，我可以不進門，但肚中這塊肉，他可得承認是你們郭家的骨肉，他的一切你們郭家可得負責……」

郭小清道：「這個當然啦，爹一定不會反對！」

百合道：「還有，你爹若不肯讓我進門，可也得安置我，讓我在鎮上住吧……你，你有空便來看看我……我，我就滿足了！」

郭小清心頭發痛，深覺委屈了玉人，但又不能反抗父親，無可奈何之下，他也哭了，哭得好傷心！

忽然屋外有人喝道：「別哭別哭，咱們老大已經寫下最後一封信了，假如你父親仍然不知好歹的，你倆便開始有苦頭吃了！」

百合與郭小清更驚，兩人抱頭互相痛哭……

× × ×

李信在林中又呆了一日，餓得他死去活來，那座墳墓就是沒有人出來，幸而黎明混了進來了，代替了他。

「小李，你去歇歇吧！」

李信輕聲道：「應該在裏面了，也許他們不同信而已！」

黎明道：「不行，許雙槍不比別人，咱們非一擊即中不可，否則便再無機會了，你去吧，叫老秦明天來替我，還有，你們若有其他的綫索，便來通知我！」他又指示李信自另一條路出去。

× × ×

黎明已帶人去了七八天，仍然沒有一絲消息，郭戌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急得團團轉。

就在此刻，衆人又拿了一封信進來了。「老爺許賊又有信給您！」

「拿來！」郭戌雙手發顫地撕開封口，信封一側，只見「啪」的一聲，跌下一團東西來，外面包了重重的信紙，看不出裏面是什麽東西。

郭戌手掌發顫地把信紙解開，裏面滾出一隻耳朵來，那耳朵用石灰醃過，已沒有血，而且還有一封信，郭戌揭開信紙只看了一下，便大叫起來：「壞啦壞啦！這隻耳朵原來是清兒的！」

家文惶恐地道：「老爺，還有什麽吩咐？」

「這是他們的最後一封信，限咱們在五日之內把六萬個大洋存入大榮錢莊，然後他們再通知咱們去領人及交剩下的三萬五千個大洋！」

「老爺，現在咱們怎辦？」

「照他們的指示辦！」郭戌忽然又道：「快叫黃領班來！」

黃領班來時，郭戌把這封信的內容告訴他，然後道：「你把這件事告訴黎明，就說老夫不僱請他了！」

「但……」黃領班大吃一驚。「這個咱們……」

「什麽這個那個的！我兒子安全回來之後，再請他們把那窩賊清理掉，老夫只想付給一萬塊！」

「但假如他能替你拿回這九萬五千大洋，您……」

「快去快去！」郭戌瞪了他一眼。「這件事是老子決定的還是你？那筆錢是給姓黎的，還是給你的，快派人去通知他！然後由你派人押錢去濟南存入大榮錢莊！少爺的安全由你負責了，假如回來時再有什麽三長兩短的，唯你是問！」

× × ×

黎明接到黃領班派來的人的消息後，不由又怒又是沮喪。「豈有此理，這老頭眞是狡猾！」

秦守仁道：「這個消息莫洩露出來，否則會影响他們的士氣！」

黎明點點頭，忽然李信跑了過來，臉上神色充滿了喜悅。「黎大哥，僵局終於打破了！」

黎明心頭狂跳：「什麼事？」

「咱們發現一個山洞走出很多人來，其中還有兩個大麻包，裏面好像是裝着人一般，你說奇不奇怪，也許那個山洞才是他們的大本營！」李信越說越興奮。「而且還有劉義在其中！」

秦守仁道：「好極了，咱們飽餐一頓便殺進去吧！」

黎明心念一轉，道：「麻包袋裏面的人，很可能便是郭小清及百合，他們要把他倆送去濟南！」

秦守仁點頭說道：「不錯，必定是如此！」

「咱們若果把人質救下，你說這些人會不會聽話？」

他這話有點沒頭沒腦，但秦守仁是他多年的老友，心頭一動便知道了他的用意，當下一笑道：「好極，就這樣做！」

黎明立即對李信道：「通知你那一隊人跟我這一隊人下山，老秦，山上的東西由你負責了！」

「放心，錯不了！」

× × ×

押送郭小清與百合的人是劉義率領的，他們共是二十個人，下了山之後，折入一座樹林，裏面放着三架大馬車，都是雙套有篷的大車，劉義揮手道：「上車！」他跟百合他們那輛車的後面，三輛馬車先後出林。

黎明與李信雖然比他們遲了很多才下山，但那三輛馬車目標極大，在山坡上看後，便有印象。

李信下山之後，帶着兩個漢子先走了，走了一陣，見有一輛載貨的馬車空車經過，他大喜忙把他攔住，拋了一個大洋給他，道：「跟着咱們走！」跳上車，叫他急追。

劉義的馬車走得不快，李信追了一陣，很快便趕上他們了，他怕劉義認得自己，便吩咐那兩個手下繼續追，自己則跳下車去。

× × ×

黎明不斷用金錢來刺激郭家打手們的士氣，也幸虧他對他們作了幾天嚴格的訓練，才幸好沒有人掉隊，沿途見到馬車他們都高價租下來，最後終于追上李信。

李信在前面引路，馬車趁夜而行，到了半夜，已見到一個手下立在路旁等候。

「他們已停下來，在前面休息！」

黎明問：「離這裏多遠？」

「半里，那裏有一座樹林，馬車在樹林內，不過他們有人在林外守衛！」

黎明道：「咱們在這裏休息一下，天亮之前才下手！」他自己帶了兩個人到前面探察，那些馬車則全部趕過去。

當馬車馳過劉義他們那座樹林，林內人都緊張起來，紛紛出來窺探，人人均槍上膛。

黎明見狀心頭一動，向那兩個手下交代了一聲，便繞了過去，由於靠公路那邊出現情況，羣匪都去了那邊，是以黎明輕易便混入樹林。

只聽劉義叫道：「小心那兩隻羊牯，不要丟了！」

一個漢子道：「我一直看着他們。」

黎明認定了方位，慢慢接近那裏，再悄悄爬上樹。

公路上的馬車一直向前馳去，匪徒們噓了一聲：「他媽的，白驚了一場！」

劉義道：「換班睡覺！」

那些漢子換了班，不久便聽到鼻鼾聲，那幾個守夜的剛睡了一陣，便被馬車聲吵醒，現在又要守夜，都口出怨言起來，過了一陣也懨懨欲睡了。

時間已接近凌晨四時，這時候最睏，守夜的人已經在打瞌睡了。而李信正好帶人分三面前進。

到樹林邊裏，一個匪徒發現了叫道：「什麽人？」

李信已瞞騙不了，食指一扣，立即請他吃了一粒「糖蓮子」！

李信帶來的人見頭頭開了鎗，也紛紛開火，卜卜的鎗聲把林內的人吵醒，劉義叫道：「來了多少人？」

「看不清楚！」

話音剛落，另一邊又响起了鎗聲，林內的馬兒受驚之下，拖着空車胡亂跑起來，情況十分混亂，饒得劉義見過不少場面，這時候也傻了眼，一直叫着：「快把馬拉停！」

但馬匹受驚之後，不拉牠任其跑出樹林尚好，一拉之下，人馬角力，更是混亂，越亂之下，越多人去拉馬，使看守郭小清和百合的人只剩下一個，而鎗聲却越來越密，夾雜着慘叫聲，更似是世界末日！

直到這個時候，劉義才下令。「先殺人，再理其他的，把馬放走！」

黎明見時機成熟，把兩柄盒子炮都抽了出來，左手「砰」的一聲，先把那個看守郭小清和百合的匪徒擊斃！

這一鎗在人叢中响起，衆匪都有點惘然，黎明右手鎗隨即「巴巴巴」地叫响，三個匪徒應聲倒下！

這四鎗之後，黎明自樹上跳了下去，閃到一棵樹後，對劉義發了一鎗，右手鎗掃過，又有兩個匪徒中鎗！

這一來，對外的火力登時減弱了，李信雙鎗齊發，首先衝了進來，其他人亦紛紛圍了過來，高聲叫道：「拋鎗不殺！」

黎明冒險衝出，再撂倒兩個匪徒之後，滾落地上，把郭小清拉到樹後，郭小清叫道：「百合百合！」

林內聲音很雜，却沒有百合的應聲，郭小清大驚，要衝出去，却被黎明拉住，喝道：「你爹叫我來救你，你作甚！」

「百合……」

黎明只得騙他。「我們的兄弟把她救出去了，」他探頭出去：「你們頭頭劉義已經死啦，快投降吧！」他喊完之後，立即揑腔叫道：「好好，咱們投降，請別開鎗！」

這一喊甚爲有效，那些匪徒只道是自己的同伴喊的，刹那間立時有個拋鎗投降，其他不欲投降的人，見大勢已去，也不堅持，紛紛棄鎗。

樹林內點了火把，郭小清終於找到了百合，百合沒有死也沒有傷，她身邊躺着一個人，雙眼圓睜，已經死了。那人正是劉義！

郭小清問道：「你打死他的？」

百合垂淚搖頭，聲音發顫地說道：「他爬過來求我……求我告訴李媽媽，說他在下面等她……又說……又說他對不起咱們……」

「哼，他是該死！」

百合拭淚道：「他，他也是被生活所迫……」

黎明冷冷地道：「爲生活所迫的人很多，但並不是每一個都去做這種殺人放火，搶掠姦淫的勾當！」

那些許雙槍的手下已被困在一起，李

信派人搜過他們的身體，把所有的武器繳了，黎明問他們：「你們有什麼打算？有什麼要求？」

那些俘虜你望我，我望你的都不敢作聲。

黎明道：「你們當然希望咱們放你們離開，是不是？」

匪徒們一齊點頭。

黎明笑道：「你們把人質失了，還能回去嗎？」

一個匪徒道：「咱們從良務農……」

「想想，許雙槍肯放過你們麼？你們也必生活在驚慌之中！」

那個匪徒大着胆子問道：「那麼你們準備怎樣處置咱們？」

「很簡單！把許雙槍的一切告訴我們，大家合力消滅了許雙槍，我放你們離開！屆時你們也不用再担心他去找你們報復了！」

邪不勝正

又是晚上，黎明在許雙槍叛軍的帶領下，輕易避過山上的明崗暗哨，與秦守仁等人相會。

根據黎明與李信的分開審訊，獲得相同的資料，他們是來自大本營的，而根據他們所知道，許雙槍的密室是在大本營的一個地方，而在大本營內的匪徒，現在大概還有六七十個，其他的則散在山上的其他巢穴。

秦守仁聽了黎明的報告之後，立問：「咱們幾時採取攻勢？」

「今夜！」黎明對所有的郭家打手道：「弟兄們，今夜便是咱們賺大錢的時候！三萬五千個大洋，大家分了！」

那些打手們幾乎要歡呼出口，李信心中暗道：「黎大哥眞聰明，他一步一步提高這干人的士氣，又使他們完全肯聽從指揮！」

黎明再問：「有沒有人要退出的？請舉手現在還來得及，我絕不怪他，因爲我要的兄弟要能够共甘同苦的！當然現在不進去的，屆時只能領一百個大洋！」

衆人一想一百與七百相差太遠，而且沒人想做不義之人，因此都表示要進去。

黎明又對那幾個叛將道：「你們表現好的話，咱們也不會虧待你們！現在大家檢查一下槍支子彈！」

昨日的一場鏖戰當然消耗了不少子彈，但又自許雙槍手下那裏得到補充，因此可以說個個均是彈藥充足，一行人便跟着那幾個叛將前進。

不久，便來到一堵山壁之前，一個叛將拾了一塊石頭在山壁上敲打起來，他敲得甚有規律，三重兩輕，這樣連續敲了幾次，最後的一次則改爲一重三輕，一會，石壁空隙之處便傳來一個人聲：「山有多高？」

「山高不如天高！」

「來作甚的？」

「來拜玉皇大帝的！」

「什麼事？」

「有人大鬧天宮！」

衆人雖然不知道許雙槍手下的暗語，但這幾句話也能理解。

石門倏地移開，那幾個叛將閃了進去，黎明與李信弓身彎腰在他們背後，手鎗却擧了起來，心頭怦怦亂跳。

山壁之內有火把，守石門的人問道：「老劉，你們不是帶人去濟南到錢莊換錢嗎？」

「別說啦，劉義那個小子帶着人質走啦！」

「什麼？」那人大叫一聲，隨即把石門閉起。

這個時候，五個叛將拖着兩個敵人，對方則有五個。

李信緊張得雙手直冒汗，萬一這五個人靠不住的話，這條命，就要賣在這裏的了！

另一個守門的道：「劉三哥怎會如此？眞是知人口面不知心哪！」

「二哥跟大哥都在麼？」

「二哥在，老大就不太清楚了！」

黎明見那五個守門的人逐漸靠攏在一起，便收了手鎗抽出匕首，李信也學他改握刺刀。

一個守門的道：「這件事非同小可，快進去通知吧！」

話音一落，黎明咳嗽一聲，轉身撲向一個匪徒，匕首一抹，那人喉管已斷了！這一個人他不能不殺，因爲當日洗刦他家鄉殺他父母兄弟的，他也有份。

那幾個叛將一齊發難，只發出幾聲唔唔的聲音，剩下的那四個匪徒都被摀住了脖子，叫不出聲來。

李信收了刺刀，一拳打在他們太陽穴上，令其暈厥，再用布塞嘴，用繩綑縛，最後把石門打開，讓秦守仁及其他人魚貫而入。

出了山洞，便是一個山谷，山谷之內建了不少板屋，大概安穩慣了，既沒有人當值，也許有，但因爲麻痹而疏忽或偷懶睡着了，也沒有燈火，幸而天上有星光，依稀能視物。

黎明道：「每間屋子去兩個人，一個守住門，一個守住窗子，不要妄動，其他人跟我走！」

一個叛將帶着黎明來到伍超豪的居所外。「這裏住的是老二，他知道老大在那裏！」

他聲音雖低，却料不到被屋內的人聽見了。「你奶奶的，是誰在外面吱吱喳喳的！」

叛將不敢答他，那知伍超豪喝道：「是誰？答話！」

黎明示意叛將應他，叛將道：「二哥，是我！」

窗子倏地打開，探出一個頭來，黎明手鎗一抬，鎗管抵在伍超豪下頦上，那知伍超豪反應甚快，身子一縮左掌一劈，掌緣切在黎明的手腕上，那柄手鎗登時跌落地上！

「他媽的，造反呀！」伍超豪身子退後去床頭端槍，黎明反應甚快，右掌在窗台上一按，翻身進去，冷喝一聲道：「看槍！」

伍超豪下意識地一閃身，黎明的槍管已抵在伍超豪背後！

伍超豪能坐上第二把交椅，自然不是省油燈，心知對方必然是有所顧忌，所以

才遲遲不開槍，是以幾乎同一時間，他手肘向後一撞。

黎明雖然立定主意，非萬不得已，絕不開槍，所以只得向後一退，閃開對方的攻擊。

伍超豪背後好像長了眼睛似的，身子倏地轉了過來，拳頭如鐵錘一般直奔黎明的胸膛。

黎明手上握槍不很方便，只得再一退，把鎗插在腰帶上，伍超豪接連三拳都讓黎明避過，立即大聲呼叫起來。

黎明又驚又怒，左腿猛地一個下踹，蹬在伍超豪的小腿上。

伍超豪小腿一痛，踉蹌後退，黎明見其立足不穩，身子探前，一掌拍在其胸膛上。

伍超豪立即趁機後退去抓枕下之手鎗，黎明那容他取鎗，左掌五指如鈎，往對方後背抓去！

伍超豪來不及取鎗，只得斜閃一步，那知黎明右脚一掃，登時把其絆倒。

伍超豪身子落地，雙脚如較剪一般，急夾黎明的足踝，黎明一跳避過！

伍超豪雙手撐地，挺腰蹬腿，鞋底踢向黎明的小腹！

好個黎明手臂如弓，倏地一沉，格住了對方蹬來的脚，同時趁勢借力凌空打了個沒頭觔斗，翻落在伍超豪的頭後！

他一落足了立即蹲下，手肘來勢一沉，「噗」的一聲，伍超豪的左脅已斷了一根肋骨，痛得他慘叫起來。

黎明再一拳搗在其小腹上，伍超豪氣勁一散，登時喪失了抵抗能力。

與此同時，打鬥聲及伍超豪的慘叫聲，終還是驚動了木屋內的人，紛紛下床動問探看。

李信見事情已無可挽救，便首先發難，推開一扇窗子，向內掃了一梭子彈。

剎那間，山谷內響起一陣炒豆似的槍聲！許雙槍的手下在人數上雖然佔到優勢，但一來大多在睡夢中，二來毫無準備，三來被人困在屋內挨打，因此一開始便死傷纍纍。

李信叫道：「放火燒屋，迫他們棄槍投降！」

黎明綑住了伍超豪，把他拖了出去，大聲喊話，叫許雙槍的手下投降。

槍聲仍未止，有些悍匪拚死自屋內衝了出來，黎明這邊的人，很多是使用長槍，來不及推膛的，也有了死傷！

黎明見狀把伍超豪交給一個手下。「快問他許雙槍的下落！」提着一對快慢機，邊走邊射，他槍法奇準無比，幾乎每發必中，加上李信和秦守仁的盒子炮協助，一輪衝擊，斃了不少匪徒，又迫使他們龜縮入板屋內。

這邊的人喘了口氣，便趁機裝上子彈，火勢逐漸形成，好幾間的板屋已燒了起來，迫得裏面的人亡命跑出來，可是一出來，便成了槍靶，終於有人棄鎗投降站到一邊去。

匪徒們見伍超豪被縛，形勢又越來越不利，便紛紛拋槍擧手出來，黎明下令手下大聲勸降，聲明投降不殺，這一來，局勢終於定了下來。

那些匪徒們大都只穿內衣袴，光着一對毛茸茸的大腿，擠在一堆，神態十分尷尬。

黎明問道：「有誰知道許雙槍在那裏的？只要捉到許雙槍，便不難爲你們。」

匪徒們不作聲，李信怒道：「他媽的，許雙槍事後若知道你們投降，你們還有命麼？」

那些匪徒臉上都變了顏色，一個胖漢子大着胆子道：「咱們根本不知道他住在那裏。」

秦守仁道：「你們未見過他嗎？」

「見是見過，但他每次都是突然出現的，而且都是老二或老三陪着他。」

由於匪徒們已有叛將，所以黎明對他們已有一定的瞭解，當下道：「你們的命便掌握在你們老二手中了，等下你們求他吧！」轉頭向一個漢子低聲說了幾句。

那漢子走進伍超豪的居所把他提了出來，衆匪見到他都齊聲叫了起來：「二哥，請救救咱們。」

於是你一句，我一語地哀求起來，伍超豪都不作聲。

黎明道：「許雙槍的密室，入口一定在伍超豪或劉義的板屋內，大家去搜一搜，搜到了，便把這人拋入火堆燒死了！」

秦守仁接道：「平日沒什麼義氣，稱什麼兄道什麼弟的，現在弟兄們的生命都在你手中，只憑你一句話，你便不肯爲大家考慮一下？」

伍超豪抬頭問道：「俺說了有什麼好處？」

黎明道：「饒你一條命。」

伍超豪咬一咬牙，道：「好，我帶你去，但可不一定能找到他，因爲那裏有幾個出口，也許已聽到聲息而跑了。」黎明揮手道：「所有的人都去吧！」

伍超豪在手下的攙扶下來到他的居所，道：「床底下有塊大紅磚是活動的。」

原來所有板屋都是泥地的，唯有伍超豪與劉義的地上才鋪了大紅磚。

衆人把他的床拆了，照伍超豪的指示，揭開一塊大紅磚，果然露出一個洞來，有火把的立即走近，見有一道石級通了下去。

李信要下去，黎明道：「且慢，提防他由劉義那邊溜了！」於是又扯着伍超豪到劉義那間板屋，同樣找到入口。

「兵分兩路，全部進去，」黎明眼光一及，又道：「大胖的進不去的，便留在外面守着吧。」

地道頗窄，足够一人通過，黎明提着伍超豪走在前面，地道曲折，又有岔道，好像八卦陣一般，有人罵道：「這賊梟眞是狡猾。」

地道盡處有一堵石牆，伍超豪道：「裏面便是了！」

衆人立時緊張起來，伍超豪手掌在石壁上撫了一陣，接着伸手一推，那堵石牆便像門一般被推開。

裏面亮着油燈，炕上却沒有人，但被褥凌亂，顯然許雙槍走得甚是倉猝，李信與秦守仁也由另一條地道找到這裏來了，秦守仁伸手入被窩內一摸，道：「被窩還暖暖的，還未跑遠！」

（以下轉入第66頁）

江湖詭異　奇聞錄

鬼燈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財迷心竅

隆冬，天上飄着雪花，塞外的大草原早已被厚厚的積雪掩埋，一片銀白，雖是入夜時分，三五里外的景物，依然可以一目瞭然。

遠處出現一匹馬，正向北飛馳，馬兒四蹄翻飛，氣喘咻咻，口中已冒出白沫，全身濕漉漉的盡被汗水所浸。主人仍自揮鞭猛抽，顯然不是有十萬火急的事要趕路，就是被仇家追殺。

馬上之人三十歲不到，腮帮子已經凍紅了，一雙明亮的眼睛，閃閃發光，一看就曉得是一個精明的傢伙。氈耳帽，反穿皮襖，不注意看，還以爲是一隻大綿羊呢。正是華北道上聲名狼藉的浪子侯八。

浪子侯八不時回頭張望，不遠處果然

恩將仇報

有兩匹馬箭射而來。來人馬術精湛，武藝又高，相距不及五丈時，突然躍離馬背，宛如二支飛鏢一樣標向浪子侯八。

來人好俐落的身手，二話不說，動手就打，分從兩個不同的方向攻上去，浪子侯八不敢怠慢，急忙雙手齊出分拒二人。

蓬……蓬……四掌相撞，濺起無數雪花，馬蹄一軟，差點跪下去，侯八急忙拉馬，向前飛奔。

來人齊聲暴喝：「那裏跑！」彈身就追，兩股呼嘯的掌風如排山倒海而出，侯八拔劍在手，在周身洒下一片劍影。

希聿聿！馬兒悲鳴不已，原來尾巴被人抓住了，此人好大的臂力，馬蹄雖已騰空，却是前進不得。

咔嚓！侯八動作好快，劍光閃處，血雨泉噴，已將馬尾自行斬斷，企圖脫出圍困。

他快，另一人動作也不慢，早將馬眼打瞎，馬兒一陣狂奔亂跳，再加上來人的追逐攔阻，浪子侯八終於被迫棄馬。

侯八似是不願戀戰，施展開絕頂輕功，踏雪而遁。

二人互望一眼，雙雙提足縱起，凌空打了三個觔斗，已超越侯八，將他的退路堵死。

其中一人怒沖沖的道：「侯八，我看你還往那裏逃？」

侯八横劍當胸，眼珠電轉，說道：「魯俊，你們幽燕雙傑到底打算怎麼樣？」

幽燕雙傑的魯傑道：「好說，還我們一個公道來。」

浪子侯八嘿嘿冷笑道：「什麼叫公道？你們兄弟苦追數百里，以多爲勝，莫非也算是公道？」

「對付你這種江湖無賴，不適用武林規矩，你當初打傷我的小師弟的時候，爲什麼沒有想到不可以大欺小的規矩？」

「哼，那小子目中無人，是他先找碴兒的，怨不得誰！」

魯傑雙目一瞪，又待爭辯，魯俊臉一沉，道：「老二，別跟他磨牙，先叫他跪下再說！」

說幹就幹，一點也不拖泥帶水，跨左步，出右拳，「隔山打虎」，劈面就是一拳，侯八快速閃過，挺劍斬他頸項，另一邊魯傑的大刀已削向他的脚踝，速度之快，有如瀉電奔馬。

侯八大吃一驚，撤招倒縱，彈飛起二丈有餘，魯俊、魯傑毫不遲疑，也咬着尾巴追上去，三人凌空發招，快動猛打，只見人影倏東乍西，或高或低，強勁的掌力，比刀子還厲害，劍氣吞吐間，絲絲作響，聲若撕錦裂帛。

三個人宛若行空天馬，進退有序，攻守自如，剎那間便已交手十數合，先後勢竭而落。

脚一沾地，魯俊馬上說道：「侯八，有種的接魯大爺的三掌試試。」

浪子侯八道：「有本事儘管施出來，別說是三掌，十掌二十掌你家侯爺爺也不在乎。」

「好！」

魯俊僅僅說了一個好字，雙掌一挫，呼！呼！呼！三掌連成一氣，三股排山倒海般地暗力已自洶湧而出。

侯八鋼牙一咬，看似硬往上撞，其實他是以進爲退，三股掌風一接觸，便即借力彈起，意欲退走。

魯傑大喝一聲：「姓侯的，你好滑溜，就算是一條泥鰍，也要下鍋來炸！」

發話同時，人去如風，早將侯八截下來。

魯氏兄弟前後夾擊，如影隨形，浪子侯八一再故技重施，却始終脫身不得。

論本事，憑功力，三人約在伯仲之間，一對一尚且不易討好，一對二自然險象環生。浪子侯八勉強苦撑了五十餘合，已是傷痕纍纍，危在旦夕。

猛可間，魯俊「直搗黃龍」，全力劈出一掌，蓬！侯八閃躲不及，正中當胸，立即跌跌撞撞的倒退一丈五六，一屁股栽坐下去。

「殺！」

「殺！」

二聲暴喝，二條人影，魯氏昆仲一劍一掌，勢若餓虎擒羊，決心要置浪子侯八於死地。

就在侯八危如燃眉的當口，驀然，雪地上駛來一輛馬車，車還沒有到，人已射出。

來人好妙的身法，看似飄飄若仙，實則迅捷無倫，人尚在半空中，衣袖一揮，已輕描淡寫的拍出兩掌。

千萬別小瞧這輕描淡寫的兩掌，魯俊、魯傑馬上感覺到，在前面似是築起了一道無形的氣牆，衝不出，越不過，滯立當場。

來人飄然落地，原來是一位年近五旬的長者，彌勒佛似的臉上掛着無限笑意，雙手一拱，道：「老夫鐵掌范大川，兩位高姓大名？」

范大川掌力如山，二人已自吃驚不小，再看看他落脚之處，了無痕跡，顯然已練成了「踏雪無痕」的上乘輕功，更加驚駭不已。

尤其「鐵掌范大川」五個字，乃是響噹噹的字號，成名已逹三十年，不但是塞外武林道上的第一號人物，內地的江湖朋友亦莫不敬畏三分。魯俊急忙抱拳說道：「在下魯俊，這是舍弟魯傑，久仰范大俠名滿天下，失敬！失敬！但不知與浪子侯八是何關係？」

鐵掌范大川望了侯八一眼，道：「老夫與這位侯兄弟素昧平生。」

魯俊正容說道：「既然素不相識，范大俠何故出手助拳？」

范大川哈哈一笑，道：「冤仇宜解不宜結，得饒人處且饒人，范某想請教，這位侯兄弟與二位究竟有何過節？」

「半月之前，姓侯的以大欺小，無緣無故的將敝師弟打成重傷，及後找他理論，非但不知悔悟，反而惡語相加，故而追殺至此。」

「令師弟的傷是否已痊癒？」

「差不多已經好了。」

「令師弟既已無碍，這位侯兄弟也受到教訓，一報還一報，彼此業已扯平，請看范某薄面，別再追究了。」

魯傑道：「不行，他還順手搶走三十兩銀子，要還！」

浪子侯八道：「胡說，銀子是打鬥時掉在地上，撿的，並不是搶的。」

「是撿是搶都一樣，還錢來。」

侯八勉強站起身來，道：「銀子我已經花了，不過，總有一天，侯某會加倍還給你們的。」

魯傑氣虎虎的道：「沒有那麼便宜的事，打人又賴帳，還不出銀子來老子就剝你的羊皮襖。」

大冷天的，剝掉羊皮襖，豈不要凍死人？范大川見侯八一身落魄相，頓生憐惜之心，當下探懷取出一錠五十兩重的小元寶，交給魯傑，笑呵呵的道：「錢財事小，生死事大，區區之數就由老夫代這侯兄弟奉還吧。」

人已揍了銀子也討回來了，魯家兄，

弟目的已達，不再久留，魯俊拱手說道：「久聞范大俠仁心俠骨，豪邁慷慨，果然名不虛傳，他日有緣再聆教益了，告辭了！」話完，二人已翻身上了馬背。鐵掌范大川道：「二位慢走，寒舍離此不遠，歡迎賞光一叙。」

魯傑道：「謝了，我們兄弟尚有急事在身，有負范兄美意，日後再來塞外，定當趨府叨擾。」

餘音繞耳未竭，兩匹馬已射出十數丈遠。

范大川目送二人去遠後，回頭望着侯八，道：「侯兄弟此來塞外，是訪親？還是會友？」

浪子侯八苦笑道：「實不相瞞，小弟落魄江湖，旅途潦倒，借酒澆愁時與人衝突，是為逃避魯俊兄弟的追殺，才避禍來此的，那有親友可投？」

范大川笑道：「如此，就請先到舍下小住些時，待傷勢復元後再定行止。」

侯八的馬廢了，口袋空空，又舉目無親，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聞言感激涕零的說道：「謝謝范大俠援手救困之恩，日後如有需小弟之處，雖赴湯蹈火，亦萬死不辭。」

說着，就要下跪，却被范大川阻止了，領着他坐上馬車，疾馳而去。

× × ×

前面不遠處有一大鎭，范家就住在村尾的小山邊上，黑漆大門上的大銅環，精光閃亮，一對石獅子雄踞左右，栩栩如生，裏面的建築更是宏偉壯麗。看來，范大川不僅是武林巨擘，也是一方豪富。

范大川為人甚是豪爽，尤其好客，先給侯八服用傷藥，換過衣服，然後又擺下酒宴，為他洗塵接風。

席間，有一女子從厨下端菜出來，一眼瞧見浪子侯八，驚喜不迭的叫了一聲：「八郎！」

侯八猛一抬頭，喜不自勝的叫道：「芳芳，妳怎麼會在這兒，我找你找得很苦啊。」

弄得范大川滿頭霧水，莫名所以，道：「你們認識？」

那女子放下菜盤，喜孜孜的道：「老爺，他就是我失散的丈夫。」

侯八起身拉着愛妻花芳芳的手，道：「芳芳，我們失散之後，到處找不到妳，妳跑到塞外來做什麼？」

花芳芳悽悽楚楚的道：「我們離鄉背井，來到幽燕一帶，原指望有所發展，誰想到一場大火燒毀了那間客棧，也拆散了我們，半月之後，我是聽說有人看到你出了長城，因此才離開內地，到達這裏時，已是囊空如洗，貧病交迫，最後終於暈倒在范大爺的門外，被管家阿木及時救起，始免於一死。」

說至最後，已是聲淚俱下，泣不成聲了。

浪子侯八也陪着她落淚不止，道：「我們的兒子一凡呢？」

「在，在，我這就抱出來給你瞧瞧。」立即進入內室，一下子抱出一男一女兩個小孩來。

侯八看得一楞，道：「怎麼又多了一個？」

花芳芳指着小女孩，說道：「這是小倩，老爺晚年得女，視若掌上明珠，偏偏夫人身體欠安，奶水不足，這一陣子兩個孩子全由我一個人來帶，你瞧，胖嘟嘟的，多可愛，我這個落難女子，搖身變成小倩的奶娘了。」

聽說奶娘的丈夫來了，范夫人顯得格外興奮，特地親自出來迎迓，接風酒成了團圓飯，大家相談甚歡，直至興盡而散。

早有下人們，為侯八夫婦另外安排了住處，范大川夫妻直送至房內，同聲說道：「這間房子本來是空的，臨時起火燒炕，可能還不够暖和，二位將就一點吧。」

大紅棉被，綉花枕頭，滿炕的駝毛氈子，炕頭灶口內仍冒着熊熊烈火，一進來就感覺到全身暖洋洋的，侯八感慨萬千的道：「太好了，太好了，我已經有好幾個月沒睡暖炕了，收留賤內在前，現在又救了我侯八，兩位的大恩大德眞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報答得完。」

花芳芳也接着說了一大堆感恩的話，范大川哈哈大笑道：「好了，別再說下去，我這個人一根腸子直到底，不喜歡拐彎抹角，我與侯兄弟一見投緣，只要你們不嫌棄，歡迎一直住下去，再說客氣話就未免太見外了。」

范夫人康琳並非武林中人，最是迷信不過，馬上振振有詞的道：「緣，緣，大妹子先來，侯兄弟後到，這都是緣，從今以後，就把這裏當成你的家吧。」

侯八鄭重其事的道：「范大俠，容我說句老實話，小弟由於窮困潦倒，難免言行失檢，在江湖上名聲並不好，長住下去說不定會給府上惹麻煩，等傷勢一好，我們馬上走。」

鐵掌范大川輕拍着他的肩胛，道：「浪子回頭金不換，老夫閱人無數，相信以你的聰明才智，一定會有所作為的，何況小倩這孩子也離不開奶娘，盡管安心的住下去吧。」

康琳逗着侯一凡，道：「是呀，一凡這孩子我也挺喜歡的，你們要是眞的想離開，我第一個不答應。」

范大川夫婦眞情可感，盛意難却，侯八、花芳芳只好滿口答應，暫時住下來。

侯八的傷並不重，很快就復原了，在他刻意的逢迎表現下，更與范大川建立起深厚的情誼。

尤其是兩個小娃娃，也許是同吃一個人奶水的關係，感情特別好，成天滾在一起，比親兄妹還要親。

看在范大川夫婦眼裏，自是喜不自勝，二人心裏都在想：「看來，我們生了一個女兒，又將添一個兒子。」

夫妻倆略作計議，心意完全一致，馬上將侯八、花芳芳請至客廳，范大川首先開口說道：「侯兄弟，一凡這孩子，乖巧伶俐，我們喜歡得不得了　如果你們不嫌我們家小倩醜的話，就將小倩嫁給一凡好了，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花芳芳聞言好不高興，侯八遲疑一下，道：「承范兄厚愛，那有不願之理，只是侯某一介武夫，兩袖清風，恐怕委屈了小倩。」

范大川大笑道：「已經是一家人了，還說什麼委屈不委屈，此後不許再說這種

生份的話。」

主意既定，馬上就辦，命管家何木去買辦了許多花紅采禮，選了一個良辰吉日，給侯一凡、范小倩正式訂下終身。

當天，宴開十桌，范大川還請了許多親朋好友，當着大家的面，取出祖傳的一對玉珮，親自掛在兩個娃娃的脖子上。

這玉珮十分精巧，四週潔白如雪，中間有一對血紅色的鴛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必是稀世珍品。

范、侯二家已變成兒女親家，兩家人水乳交融，相處甚歡，就像是一家人似的，侯八夫婦也就死心塌地的住了下來。

時間的脚步，在歡愉的氣氛中渡過一個多月，這日的深夜，有兩個夜行人，突然摸黑闖進范家，正是曾追殺侯八的魯俊、魯傑兄弟。

兩兄弟鬼頭鬼腦，左顧右盼，見無守夜之人，猛的加快脚步，一逕來到侯八夫婦的房門外。

「篤——篤——篤——」

「篤——篤——篤——」

一長二短，連敲二次，顯然是事先約好的暗號。

房門馬上打開了，浪子侯八忙將二人拖進屋裏去，關起門來，將油燈撥亮一點，以責備的語氣道：「你們來幹什麼？」

魯俊的目光從花芳芳臉上掃過，落在兩個熟睡中的娃娃身上，單刀直入的道：「來看看事情進行的怎麼樣了？」

侯八小聲道：「你急什麼，先將范大川這個老小子穩住，事情沒有開始呢。」

魯傑冷笑一聲，道：「以你浪子侯八，及花芳芳騙人的本事，不難將姓范的玩弄於股掌之上，一個多月的時間應該足够了，聽說你們已經結成了兒女親家？」

花芳芳眼一瞪，道：「魯老二，這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魯傑嘿嘿笑道：「跟二位合作共事，不得不格外小心，你們的一舉一動，始終在我們兄弟掌握之中。」

花芳芳啐了一口，道：「魯傑，你就曉得猴急，也不想想事情多重要，沒有十成十的把握，絕對不可以輕舉妄動。」

魯俊道：「花芳芳，妳不要忘記，當初要不是我們兄弟，查清楚范家有一個缺奶的孩子，事後又與侯八密切安排配合，你們根本不可能順利的混進范家來，事關我們昆仲四分之一的權利，不能不問。」

侯八道：「放心吧，我侯八說話向來一言九鼎，該你們的，一個蹦子兒也不會少。」

「哼，諒你也不敢少。但不知圖上所示的地點，是否就是此地？」

「錯不了，就是這裏。」

「那口枯井找到沒有？」

「這一陣子，范大川纏得緊，不是喝酒，便是聊天，那有多餘的時間去幹別的，而且，在未獲得老小子的絕對信任之前，也不敢輕率行事，以免節外生枝，功虧一簣。」

「你打算什麼時候開始行動？」

「快了，范大川不單是塞外武林第一人，生意做得也很大，在各地開了大店舖，經常要出門收賬，只要姓范的一走，馬上就可以開始幹。」

「好，希望你言而有信，祝你們順利成功。」

「這是什麼話，應該說是祝我們順利成功。」

「再見！」

四個人的手緊緊握了一下，以示合作的誠意，魯氏兄弟隨即起身出屋，消失在沉沉夜色中。

× × ×

寒冷的冬天已成過去，開春以後，老樹已吐出嫩芽，地上也冒出了草苗，整個大草原，又呈現一片綠色的景象。不久，范大川便領着阿木收帳去了。

這日夜裏，趁范家的人熟睡之後，花芳芳與侯八，拿着一張繪在油紙上的草圖，來到後院的土山下。

侯八站在一株古柏之下，指着草圖，邊走邊說：「這是柏樹，前行七步，在老松下右轉，再走五步，然後前行十步，便是枯井……糟了，此處已無路可走。」

前路盡被山上塌下來的土塊所阻，那有枯井的影子。花芳芳冰雪聰明，上前說道：「枯井一定是被土方埋了，咱們挖挖看。」概略的計算一下距離，拿起圓鍬來就猛挖。沒多久，魯俊、魯傑也來了，侯八劈面就說：「你們來的正好，正需要你們帮忙呢。」

魯俊道：「是這裏嗎？」

侯八道：「大概錯不了。」

魯俊取過草圖，仔細打量一遍，道：「嗯，差不多，咱們挖。」

四個人一齊動手，兩個多時辰以後，果然挖出一口石砌的枯井來。

可惜，枯井已被崩塌的土石填滿，而且東方也露出了魚肚白，不得不暫時收工，相約明晚再來。

就這樣，白天休息，晚上工作，直至第四夜的天亮前，枯井已挖下去三丈多深，發現兩具完整無缺的骷髏。

魯氏兄弟坐着吊籠，親自將骷髏送上來，侯八收起絞盤，馬上追問道：「怎麼？着到珠寶箱沒有？」

魯俊道：「還沒有，不過應該不遠了，明晚大概就可以挖出來。」

「除了兩具骷髏外，可有別的？」

「有，還有一把刀，一支劍。」

「如此說來，那個老傢伙沒有騙我們，這兩個人就是他當年的伙伴，枯井之內的確有一批價值連城的珠寶。」

原來在數月前，有一位古稀老翁病倒在路邊，恰巧被魯俊、魯傑兄弟，侯八、花芳芳夫婦遇上，據這位老翁說，他就是當年稱霸黑道，冠絕一方的黑燕子李飛。

黑燕子李飛在二十年前，曾與二位兄弟，幹了一票大買賣，刼走了京都「威武鏢局」運往塞外的一趟鏢，共得珠寶十大箱，由於鏢局及官衙捕快追捕得緊，却並未能及時運走，匆忙中藏在一座廢墟的枯井內。寶物藏好後，李飛黑着心腸，將兩位兄弟砸死在枯井內，繪了一張地形草圖，便匆匆離開。

也不知是天理報應，還是冥冥中自有安排，起先十年，由於風聲太緊，他一直蟄伏未動，後十年却被病魔所困，幾度死去活來，直至最近，輾轉從別人的口中，得知那一座廢墟，早已被人收買，建起莊

院，這才決心不顧病危之身，要將寶物取回來。

詎料，還沒有走出長城，便病倒了，臨終之前將藏寶圖交予四人，並再三叮囑，所得珠寶，願送他們四人一半，另一半請分成三分，交給李飛以及那兩位兄弟的後人，以贖前衍。

黑燕子李飛死後，四人便馬上定下了混入范家的妙計，換句話說，一切都是表演，一切都是騙局。

魯俊望看那兩具骷髏，道：「不錯，藏寶之事想來假不了，明日之後，咱們就是大富翁了。」

四個人作了一白天的美夢，第二天的夜晚，又來到枯井邊。

魯傑道：「侯八，咱們今天要換換工作，你們下去挖寶，我們留在上面。」

侯八一怔，道：「這幾天大家分工合作，一直相安無事，怎麼突然想到要換工作？」

「老實告訴你，我們可不願意步李飛那兩位兄弟的後塵。」

「你怕我們夫妻投石下井？」

「天底下謀財害命的事太多了，我們不得不小心。」

花芳芳堆下一臉的甜笑，道：「魯兄弟，你放一百二十個寬心，這種斷子絕孫的事我們絕不會做，留在上面，主要是爲防萬一，即使被范家的人發現，也方便托詞掩飾，要是換成賢昆仲，那事情就麻煩了。」

魯俊沉思一下，道：「好吧，我們下去就是，如果二位心存不軌，我們就是做鬼也不會饒你們。」

言畢，魯俊、魯傑便又坐着吊籠下去了。

接連運上來十餘籠土石後，終於發現寶箱，魯俊、魯傑兄弟在下面，驚喜若狂的狂吼道：「找到了，找到了。」

侯八夫婦自亦欣喜莫名，齊聲道：「打開看看，是什麼東西？」

「有珍珠、瑪瑙、翡翠、玉石。」

「一二三……一共十箱。」

「好，馬上運上來吧。」

第一箱很快就吊上來了，鐵皮的箱子，已經生銹，一尺半見方大小，沉甸甸的約莫有百十來斤重。

一箱、二箱、三箱……當第十箱吊上來時，侯八突然將絞架絞繩移到一邊去，魯俊眼尖發覺不對勁，大聲驚叫道：「侯八，你要幹什麼？」

侯八道：「小聲點，姓范的來了，別作聲，等一下我們再來吊你們。」

花芳芳瞟了侯八一眼，嗲聲道：「八郎，你是不是已決定照咱們原先的計劃行事？」

侯八臉色陰沉沉的，蹲下來說道：「人不得橫財不富，馬不吃夜草不肥，幹掉他們兄弟，就沒有人想跟咱們分了。」

花芳芳比他更毒，嬌艷的臉上掠過一抹詭笑，道：「對，無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現在殺他們簡直易如反掌。」

於是，侯八、花芳芳搬起大石頭來就往井裏扔。

下面，馬上傳來魯氏兄弟的哀嚎聲，及石塊撞擊的聲音……

哀嚎聲悽厲刺耳，有如鬼哭神嚎，漸漸低沉、微弱，終至完全消失。

石頭扔下去百來塊，足足塡起三四尺高，見再無絲毫動靜時，這才將十箱珠寶掩藏好，回到自己的房中。

夫妻倆狼子野心，胃口極大，不但要獨吞十箱珠寶，還想竊取范家的財物。不巧，天色已亮，行事不便，只好先回房睡覺去。

更不巧的是，一覺醒來，吃午飯的時候，鐵掌范大川已回到府中。

憑侯八，花芳芳的本事，自知絕不是范大川的對手，無法力敵，只有計取，夫妻倆一陣密商，立刻定下毒殺范大川全家的毒計。

侯八身上就帶着有砒霜，晚飯之前，花芳芳溜進廚房去，神不知鬼不覺的便下在飯菜裏。

砒霜乃絕毒之物，可憐范大川一念之仁，引狼入室，上下數十口，全部中毒而亡。

阿木出門辦事，逃得一命。

范小倩年幼吃奶，仍與侯一凡躺在搖籃中。

侯八套了兩輛車，先將十箱珠寶搬上去，又將范家的細軟財物搜刮一空，然後返回房裏去，道：「芳芳，一切準備好了，快帶着一凡走吧。」

花芳芳抱起一凡，望着小倩，道：「小倩，該怎麼辦呢？」

「殺！」

「這孩子怪討人喜歡的，又吃了我一二個月的奶，眞有點不忍心。」

「哼！婦人之仁，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妳不怕她將來復仇索命？」

手起刀落，咔嚓！一顆小頭已滾下來，侯八心狠手辣，竟連襁褓中的孩子也不放過。

人已死光了，財物也搬運一空，別無留戀，侯八夫婦駕着大車，便連夜離開范家。

× × ×

人不得橫財不富，這的確是一句至理名言，一向落魄江湖的浪子侯八，一下子變成了小孟嘗侯德，在魯東落戶生根。

富麗堂皇的深宅大院，前呼後擁的婢僕奴才，穿的是綾羅綢緞，吃的是山珍海錯，交往的人不是武林翹楚，便是達官巨富，每日客來客往，戶限爲穿，眞可謂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人有了錢，好像胳膊肘也粗了，武功也更上一層樓，在冀、魯、豫的江湖道上，浪子侯八儼然成了領袖一方的人物，武林各派的是非紛爭，只要「小孟嘗侯德」一出面，定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也因而更加提高了他的身價與地位。

侯一凡已十七八歲，長得英挺俊拔，卓越不羣，不知道迷倒了多少江湖女娃，富家千金，做媒的人日有數起，他却一個也看不上。

有一天晚上，侯八剛剛送進一批客人，門房又來通報：「老爺，門外又有兩位客人求見。」

侯八不耐煩的道：「是誰？」

「故人。」

「故人？可有名帖？」

「沒有，也不肯說出眞實姓名來。」

「既然是來路不明的人，不見。」

門外忽然有人接口說道：「八爺，爲了找你，幾乎踏遍了北六省，今夜非見到你不可。」

話落人現，赫然正是魯俊魯傑兄弟。

魯俊、魯傑也老了，額頭上已見到白髮，瘦削的臉上滿面倦怠，寒傖的穿著與侯八的闊綽福相成一強烈對比，尤其臉色白蒼蒼的，沒有一點血色，簡直像是鬼。

侯八大吃一驚，身不由己的退了好幾步，道：「你們是人？還是鬼？」

魯俊一本正經的道：「當然是人，那來的鬼？」

「可是，那晚我明明親眼看到，二位被范大川用石頭砸死了？」

「侯兄有所不知，枯井內別有洞天，石塊根本不會砸到我們身上來。」

「那一連串的慘叫是從那裏來的？」

「當然是我們兄弟假裝的，目的是希望少丟幾塊石頭，也好及早脫身。」

侯八裝出一副驚喜雀躍的樣子，道：「這眞是天大的好消息，我們原以爲賢昆仲早已不在人間，想不到竟然異地重逢，你們應得的那一份珠寶，侯某還保得存好好的，來，咱們去看看。」

領着二人，來到一間重門深鎖的寶庫前，打開來，裏面眞的整整齊齊的擺着八個珠寶箱。

侯八道：「魯兄，你們看，這些東西已經等了你們十幾年了。」

魯傑道：「都給我們兄弟？」

「照黑燕子李飛的遺言行事，你們兄弟兩箱半，另外的五箱麻煩二位代爲分送李飛等三家的後人吧。」

「侯八，這麼久了，你早該分送出去了，何必要抓我們兄弟的公差。」

「魯二爺，你眞是貴人多忘事，三家的地址在你們的身上，小弟我根本無從送起。」

「啊，原來如此，那就麻煩八爺，套一輛車子，送咱們一程吧。」

花芳芳徐娘半老，風韻猶存，邁着蓮花碎步衝進來，嬌聲嬌氣的道：「喲，咱們有十幾年沒見了，怎麼剛來就要走，我已經命廚下準備好酒席，無論如何也要住上十天半月才行。」

侯八也湊合着說：「是呀，多年不見，咱們是該好好敘一敘，走，今夜不醉不散。」也不管二人是否願意，拉着他們又返回客廳去。

客廳內早已擺好一桌豐盛的酒席，兄弟二人在侯八夫婦對面落坐，花芳芳斟滿了四杯酒，舉杯說道：「魯大爺，魯二爺，十幾年不見，八郎天天都在叨念着你們，來，我先乾爲敬。」

說罷，果然舉杯一飲而盡。

魯俊舉起酒杯，晃一晃，含笑說道：「侯大嫂，這酒裏面該不會加料吧？」

花芳芳奪過酒杯，倒進口裏去，半眞半假的怒道：「如有加料，就先毒死我花芳芳！」

侯八也將魯傑的酒喝掉了，道：「我們夫婦可是把賢昆仲當做舊知己，如有害人之心，我侯八也賠上一條命。」

魯俊提起酒壺，給大家斟滿，含笑說道：「我跟兩位開個玩笑，請勿見怪，其實，就算有毒，也不見得能毒死我們兩兄弟。」

四人高談闊論開懷暢飲，侯八夫婦滿面通紅已帶幾分醉意，魯氏兄弟依然面無人色，陰森蒼白如故，宛若未喝酒一般。

花芳芳最是工於心計，手法又巧妙無匹，早在不知不覺中，給二人換了一壺毒酒。而且，有毒的菜餚，還一古腦兒的往二人碗裏夾。

魯俊、魯傑像是在十八層地獄裏餓了十八年似的，見菜就吃，有酒就喝，來者一概不拒。

然而事情却奇得離譜，到現在爲止，二魯仍談笑自如，看不出半點中毒的徵象，侯八實在鱉不住了，投來詢問的一瞥，意思是說：「芳芳，妳有沒有下錯藥？」

芳芳拋來一個眼色，意思是說：「絕對錯不了，而且加倍使用。」

可是，二人全無反應是事實，弄得侯八夫婦滿腹狐疑，如墜入五里雲霧中。

魯俊舉起一杯酒，雙目半睜半閉，滿臉笑意，却冷得令人毛骨悚然，道：「侯兄，一凡那孩子長大了吧！」

一提起兒子，侯八就滿心歡喜，沾沾自喜的道：「已經十八啦，長的比我還高，文才武功都不賴，比我這個爹有出息的多了。」

魯傑道：「范小倩也該十八了吧，如果沒有死，可能已經嫁到你們侯家了？」

花芳芳道：「可不是嗎，小倩那孩子怪討人喜歡的，想不到范大爺那麼好的一個大好人，竟然落得那樣悲慘的下場，實在令人痛心，前幾年我們夫妻前往塞外憑弔時，還痛哭了一場。」

魯俊嗤之以鼻，說道．「侯嫂子該不是又在表演吧！江湖傳言，有人說你們夫婦恩將仇報，是毒殺范大川全家的元兇主犯。」

侯八大聲爭辯道：「冤枉！冤枉！天大的冤枉！范大爺全家是我們離開之後才遇害的。」

魯傑嘿嘿冷地笑道：「是也好，不是也吧，反正人死不能復生，我們也不想再追根究底，請八爺套輛車，我們想就此告辭。」

侯八道：「他鄉遇故知，乃人生一樂，多盤桓幾日嘛，何必急着走？」

魯傑站起身來，正經八百的道：「八爺，說出來不怕你笑話，我們兄弟苦哈哈一輩子，更珍惜這遲來的幸福，恨不得馬上就樂乎樂乎。」

侯八淡淡一笑，道：「好吧，魯二爺既然這樣說，魯某恭敬不如從命，咱們先去搬珠寶吧。」

魯俊、魯傑在前，侯八、花芳芳在後，相繼離開客廳，朝寶庫走去。

侯八夫婦互望一眼，臉上乍然籠上一片濃濃的殺機，雙雙拔出一把短刀，冷不防照準二人的後心就是一刀。

噗！噗！兩聲，二人用力極猛，刀刃全部沒入體內。

沒有喊叫！

沒有倒下！

也沒見半滴血！

魯氏兄弟仍若無其事的繼續向前走。

用毒無效，用刀又不見功，侯八、花芳芳嚇傻了，頭皮發炸，雙腿發軟，一股森寒之氣直從心底冒上來。

盡管心裏發毛，却不得不硬挺下去，抓抓頭皮，咬咬牙，打開庫門走進去。

侯八道：「七箱半珠寶全在這兒，兩位請先搬出來，侯某這就叫人去套車。」

魯俊、魯傑直向前行，當他們的手行將觸及箱子時，猛聽一陣「軋軋」之聲傳處，地面陡然下陷，掉進一個陷人坑內。

陷人坑足有三丈多深，底部又遍佈尺多長的尖鐵樁，二人猝然無防之下，直落到坑底，尖鐵樁透體而過，少說也有七八支。

花芳芳踏上一步，潑辣無比的冷叱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是你們找上門來送死，怨不得誰。」

陷人坑內傳來一聲陰惻惻的冷笑，魯俊說道：「花芳芳，妳先別得意得太早，老夫兄弟早已練成金剛不壞之體，穿幾個洞根本算不了什麼。」

言畢，二人居然若無其事的站起來。

侯八、花芳芳直嚇得渾身發抖，開動機關，又在陷人坑上加了一道鐵柵，侯八結巴巴的說道：「你們到底是人……還是鬼？」

魯傑陰惻惻的道：「是人怎樣？是鬼又怎樣？」

花芳芳道：「是人，我們願意送二位大筆錢財；是鬼，我們願意爲二位超度亡魂，建廟立祠，承受四方香火。」

魯俊道：「我們什麼都不要，只要你們的命！」

說着，輕飄飄的飛上來，似幽靈，如鬼魅，侯八、花芳芳大叫一聲：「鬼！鬼！」拔腿就向外跑。

「咕咕咕——」

「咕咕咕——」

遠處傳來二聲鷄啼，侯八、花芳芳只覺得有兩股陰風掠頂而過，燈光爲之一暗，回頭再看陷人坑，魯俊、魯傑早已不知去向。

卻見門扉之上，留下四行字跡：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時辰未到

這十六個字，好像十六把尖刀，直插入侯八夫婦的心窩，全身簌簌而抖，冷汗涔涔而下，終於不支倒地，已被嚇了個半死。

罪孽深重　死而無怨

深夜，天上沒有星月，黑得伸手五指莫辨。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在山邊上一直兜圈子，却始終在原地打轉，寸步難進，顯然是迷了路。

不久，有一盞燈籠，從他的一側經過，向前行去。這燈籠飄飄忽忽的，時遠時近，忽明忽暗，像極了傳聞中的鬼燈。

少年抓抓頭皮，壯壯胆，心說：「就算是鬼燈，也總比迷路好。」

當下邁開大步追上去。

少年輕功不弱，不到盞茶工夫就追上了，燈籠原來提在一位身穿紅衣，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手中。

紅衣少女發現有人跟踪，猛的停下腳步，冷叱道：「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你跟着我做什麼？」

少年陪着笑臉，道：「姑娘請別誤會，在下因爲在城裏陪朋友玩過了頭，又沒帶燈火，迷了路，只是想借個光。」

紅衣少女將燈籠提高一點，馬上發現，眼前之人唇紅齒白，英挺俊拔，是一個出色的美少年，不由砰砰心跳，芳心爲之大動。

少年也看清了少女的模樣，粉雕玉琢的臉蛋兒上，配了一雙會說話的大眼睛，挺直的鼻樑，小嘴巴，兩個大酒窩最是迷人不過。

二人四目相接，有一種「來電」的感覺，皆情不自禁的低下了頭。

半晌，少年才鼓起勇氣說道：「姑娘，我們好像在那裏見過面？」

少女羞答答的道：「嗯，我也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却想不起究竟是在那裏見過面。」

這時，少年才注意到，少女的脖子上有一道細細的紅色傷痕，傷痕之處有一條綠色絲綫，絲綫的一端，吊着一塊四週潔白如雪，中間是一對血色紅鴛鴦的玉珮。

少年道：「這玉珮好漂亮，我們家好像也有一塊。」

少女含情脈脈的望着他，道：「你……叫什麼？」

「侯一凡，妳呢？」

「范小倩。」

「范小倩？這個名字好熟，以前好像聽說過。」

「我以前似乎也聽說過你的名字，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

二人邊說邊走，半個時辰之後，來到一個小村莊。

村子並不大，行人稀少，偶而遇見一二個人，皆死死板板的面無表情。

范小倩一直向前走，停在一幢大宅子前，道：「一凡，我要回家了，再見。」

侯一凡上前拉住她，道：「小倩，再聊聊嘛，我還有很多話要說。」

冥冥中自有安排，二人一見鍾情，如遇故人一般，侯一凡捨不得離開范小倩，范小倩又何嘗捨得離開侯一凡，兩個人就坐在石階上聊起來。

「一凡，我們談什麼呢？」

「談妳，談我，談我們，也談談血鴛鴦。」

「啊，對了，你說你們家也有一塊血鴛鴦玉珮？」

「是啊，幾乎跟這一塊完全一樣。」

「那兒來的？」

「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帶來給我看看好嘛？」

「好，下次我一定帶來給妳看。」

微微一頓，侯一凡又道：「小倩，妳的血鴛鴦是那裏來的？」

「從我記事起，就掛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曉得是那裏來的。」

又天南地北的談了一會兒，遠處已傳來鷄叫聲，范小倩站起來道：「一凡，我眞的要回去了，再不回去我爹會打斷我的腿。」

「我送妳進去吧！」

「不行，我們今天才認識，還不能讓我爹知道。」

「那我就找一家客棧住下來，我們明天再見。」

「也不行，我們這裏是個小地方，根本沒有客棧。」

「那要怎麼樣才能夠再見到妳！」

「傻瓜，來日方長，以後你可以來找我呀。」

「好，我明天就來。」

「明天不行。」

「爲什麼？」

「我聽人家說，離開得久一點，會更甜更美。」

「好吧，那我後天來。」

「還是太近，最少要十天。」

「好嘛好嘛，十天就十天，十天後的大清早我一定到。」

「白天不可以，要晚上。」

「爲什麼要晚上？」

「因爲我們村裏的規矩，大家白天都在睡覺。」

「晚上就晚上嘛，反正天一黑，我就會來這裏等妳。」

范小倩指指面前的一棵老槐樹，道：「別到我家門口來，我們在那棵老槐樹下見，別忘了帶你們的血鴛鴦來。」

「我會的。」

「噢，這盞燈籠你帶去，記住，天不黑不准來，一定要提着這盞燈籠，否則你又會迷路的。」

說完，便推門走進大宅子去。

侯一凡提着燈籠，踏上歸途。

十天的日子眞不好過，茶不思，飯不想，侯一凡整個人都變了，全爲相思所苦，好不容易熬過去九天，第十天一大早，便提着燈籠，帶着血鴛鴦，翻過山頭去。

來至那小村附近時，天還沒有黑，怎麼找也找不到那個小村莊，心想：「奇怪，明明就在附近，怎麼就是找不到，莫非眞的又迷路了？」

想起范小倩叮囑的話來，索性坐下來休息，等天黑再說。

果不其然，天一黑下來，遠處便現出燈光，侯一凡急忙點亮燈籠，如飛而去。

來至老槐樹下，范小倩早已在那裏，四隻手馬上緊緊的握在一起，經過十日的相思，乍相見果然甜美無比。

「一凡，你瘦了！」

「小倩，妳也瘦了。」

「我是爲了想妳。」

「我也是爲了想你。」

短短的幾句話，一下子就把兩人的距離拉緊了，情不自禁的偎依在一起，兩個人都不說話，任由愛的火苗在燃燒，在昇華。

許久，許久之後，范小倩才首先打破沉默，道：「血鴛鴦帶來沒有？」

「帶來了。」

「拿出來讓我瞧瞧。」

侯一凡取出血鴛鴦，范小倩也拿下自己的來，兩相一比較，完全一模一樣，范小倩道：「哎呀，天下怎麼會有這麼像的東西，我想以前一定是一個人的，我娘最相信緣份，要是讓她老人家知道，準會叫我……叫我……」

「叫妳怎麼樣？快說呀。」

范小倩含情脈脈的望着他，羞答答的道．「叫我……叫我嫁給你。」

侯一凡也立即羞紅了臉，半晌才說道．「妳跟妳母親講了沒有？」

「還沒有。」

「爲什麼不說呢？」

「聽人家說，你們男人最不可靠，我要好好考驗考驗你。」

「小倩，天上的月亮可以掉下來，地上的山也以塌下去，我愛妳的心是永遠不變。」

「光說沒有用，我要你用行動來表現出來。」

「怎麼表現？」

「每隔十天來看我一次，不許提前，也不許延後。」

「可以，可以，保證不論陰晴，風雨無阻。」

× × ×

侯一凡早已爲范小倩的美色所迷，果眞是不論陰晴，風雨無阻，每隔十天，必來老槐樹下與范小倩幽會一次。

這次已經是第四次了，不遲也不早，侯一凡又準時來到老槐樹下。

可是，左等右等却始終沒有見到范小倩。

足足苦等了一個多時辰，侯一凡實在忍不住了，硬着頭皮踏進了范家的門。

「站住！」

魯俊、魯傑猛然從院子裏閃出來，擋住去路。魯俊沉聲說道：「小娃兒，你要幹甚麼？」

侯一凡道：「找人。」

「找誰？」

「小倩。」

「哦？你就是那個叫侯一凡的小伙子嗎？」

「是的，請小倩姑娘出來相見。」

「小倩被她爹關起來了，她也不見外人。」

「我不是外人，我們是好朋友。」

「你眞的愛小倩嗎？」

「當然，我要娶她。」

魯傑上前說道：「侯一凡，你如果眞想娶小倩，就必須按照此地的規矩來。」

「甚麼規矩？」

魯傑指看前面的大樓，說道：「小倩就在樓上，但你必須連闖三關，才能到達樓上，小倩也才能答應嫁給你。」

侯一凡年紀雖小，志氣却不小，朗聲道：「爲了小倩，別說三關，就是十關我也照闖不誤。」

魯傑已擺好架式，道：「小伙子，有志氣，請！」

侯一凡說了一聲：「失禮了！」不再多言，當下氣提丹田，力引雙臂，劈面就是一掌。

魯傑舉臂格架，侯一凡跳起三尺，揚脚猛踢，魯傑仰身避過，侯一凡踩空之後，衝出一丈多，猛覺身後掌風呼嘯，一股強勁的力道已撞上身來，急忙貼地橫飛出去。

侯一凡動作不慢，魯傑更是快得驚人，一隻蒲團大手，眼看就要拍中他的後心，慌忙中脚一點地，旋飛而起。

魯傑馬上咬着尾巴追上去，蓬！蓬！在半空中對了二掌，侯一凡借力連翻三個觔斗，橫飛數丈，落脚處已在院中的荷花池邊。

「小伙子挺滑溜的，」魯傑笑呵呵的說道：「老夫這一關算你過了。」

把守第二關的是魯俊，交給侯一凡三枚銅錢，道：「小伙子，老夫不想在拳脚工夫上爲難你，免得讓道上的朋友說我以老欺小，想在暗器技巧上考一考你。」

侯一凡道：「怎麼考？」

魯俊指看三株盛開的荷花，道：「你站在二丈以外，用銅錢來打這三株荷花，但要特別注意，銅錢必須嵌入花蕊之內，打斷或者穿花而過，皆以不合格論。」

乖乖，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用力太輕，銅錢必難完全嵌入，用力太重，則必然穿花而過，非恰到好處，不克爲功。

爲了小倩，再難的事也必須試一試，侯一凡屏氣凝神，小心施爲，以臨深履薄的心情，將三枚銅錢打出。

結果，一枚力道不够，未完全嵌入，一枚用力過猛，從另一邊露出三分來，只有一枚完全嵌入花中。

侯一凡心情一沉，暗想：「糟糕，我與小倩的事可能要吹。」

魯俊上來細細一看，道：「娃兒小小年紀，能有這樣的功力，已屬難能可貴，爲了玉成這一段絕妙姻緣，姑且網開一面，去闖第三關吧。」

把守第三關的是鐵掌范大川，面容肅穆，表情木然，一動不動的坐在石板地上，好像一尊鐵鑄的金剛。

魯俊特地走過來說道：「侯一凡，這就是你未來的老泰山，神功蓋世，掌劈九幽，連地獄裏的厲鬼都懼他三分，你可千萬要小心的。」

侯一凡還是第一次的見到小倩的爹，忙不迭的打拱作揖，清清脆脆的叫了一聲：「范伯伯。」

鐵掌范大川「嗯」了一聲，二道冷厲的眸光投在他臉上，死盯住他掛在胸前的血鴛鴦，害得侯一凡心裏直發毛，忙將頭兒垂下。

范大川以冷得不能再冷的聲音說道：「你叫侯一凡？」

侯一凡點點頭，恭恭敬敬的答道：「是！」

「你父親叫甚麼名字？」

「侯德。」

「侯德？他以前是不是叫侯八？」

「聽我爹說過，以前是叫侯八。」

「你娘呢？」

「花芳芳。」

「你眞的喜歡我們家小倩？」

「我喜歡她，我愛她。」

「你願意娶她爲妻？」

「是的，我要娶她。」

「但是，你必須要過了老夫這一關才行。」

「晚輩知道，請老伯高抬貴手。」

鐵掌范大川微抬右手，手中握着一隻鳥，道：「第三關說難不難，說容易也不容易，老夫將這隻鳥放掉，你只要毫髮未傷的將牠捉同來就行了。」

侯一凡聞言大喜，以爲捉一隻鳥乃小事一件，不料，當范大川將鳥兒放手後，他才發現頗不簡單。

鳥兒極爲靈活刁鑽！忽高忽低，時快時慢，侯一凡騰飛縱躍，接連撲捉十餘次，不是在屋角被牠溜掉，就是撞上牆壁，有好幾次，明明是十拿九穩，結果還是差之毫釐。

累得氣喘如牛，撞得鼻青臉腫，汗下如雨，狼狽不堪。

所幸夜色漆黑，全憑燈光照射，鳥兒一直在院內盤旋，並未飛遠，侯一凡仍在拚命的追逐捕捉。

范妻康琳也走出來看熱鬧，范大川與魯家兄弟互換了一個眼色，對侯一凡道：「侯公子，捉不住就算了，不要勉強自己了。」

侯一凡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道：「不！我一定要捉住牠，我一定要娶小倩！」

眼見樓上點起一盞燈，鳥兒來了一個大迴旋，直衝看樓上的燈光飛去，侯一凡提足一縱，也跟着飛上了樓。

展目望去，范小倩就站在窗後不遠，鳥兒正在她四週飛舞，只見范小倩玉手一伸，鳥兒便落在她的手掌上。

侯一凡見了好不高興，一把就將范小倩抱在懷中，連聲說道：「謝謝妳，謝謝妳。」

范小倩像一隻小綿羊，偎依在他的懷裏，嬌滴滴的道：「這隻鳥是我養的，我

要是不帮你的，你一輩子也捉不到。」

侯一凡這才明白是怎麼囘事，道：「早知道是這樣，我就不捉了。」

「爲甚麼不捉？」

「反正妳會替我捉的。」

「何敢如此肯定？」

侯一凡低下頭來，親了她一下，道：「因爲前生註定，妳要嫁給我。」

「哼，你不要那麼自信，嫁不嫁給你，現在還沒有決定呢。」

話是這樣說，人却柔得像一團水，軟得像一團泥，完全癱瘓在侯一凡寬厚的懷抱裏。

蹬！蹬！蹬！范妻康琳，魯俊、魯傑全走上樓來，范大川道：「一凡，鳥捉到沒有？」

侯一凡急忙推開范小倩，將小鳥交給范大川。

范大川道：「你是怎麼捉住的？」

「是……是小倩捉住給我的。」

「嗯，看來你還是個誠實的孩子。」望着小倩，又道：「人說女大不中留，此話的確不假，親還沒有訂呢，胳膊肘就已經往外彎了。」

言畢一陣哈哈大笑，小倩臉都羞紅了，躲到母親身後直撒嬌：「娘，妳看爹嘛，老拿人家開玩笑。」

范妻康琳瞧瞧女兒，望望女婿，道：「好了，好了，馬上就是一家人了，管它胳膊肘彎外，該談點正經事了。」

鐵掌范大川果將笑臉收起，一本正經的道：「一凡，你現在三關已過，已正式取得娶小倩的資格，我再問你最後一次，願不願意娶小倩？」

侯一凡馬上說道：「願意！願意！當然願意！」

「既然願意，就按照我們村的規矩來辦吧。」

「甚麼規矩？怎麼辦？」

「三日之內，由你的雙親，親自到我們家來提親，至少必須帶十六樣花紅采禮，必須在亥時之後，子時之前到達。」

「好！好！這簡單，同去之後，很快就可以辦好，但不知花紅采禮都要些甚麼東西？」

「金銀珠寶，綢緞布匹，瓜菓時鮮，一概不拘，只要湊足十六樣就可以了，但時間必須在三天之內，超過三天，這樁婚事就算取消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們一定會照規矩辦事。」

侯一凡懷着滿心的歡喜，立即告別大家，一陣風似的去了。

同到家裏，已是第二天的上午，侯八、花芳芳夫婦急如熱鍋上的螞蟻，一照面，花芳芳就迫不及待的說：「一凡，怎麼到現在才同來，直把娘給急死了。」

侯一凡道：「急甚麼，我不是早就告訴妳了嘛，是去會一位姑娘。」

「可是，你怎麼會弄得鼻青臉腫的樣子，是不是挨揍了？」

「不是挨揍，是過關。」

「過關？過甚麼關？」

「那裏的規矩，要連過三關，才可以娶到他們家的姑娘。」

「過了沒有？」

「當然過了。」

「這樣說，那位姑娘已經答應嫁給你了？」

侯一凡點點頭。

侯八詃道：「孩子，快說那位姑娘長的甚麼樣子？漂不漂亮？」

花芳芳搶先道：「這還用問，單單這一年之內，送上門來的姑娘，少說也有二三十，我們一凡連半個也看不上，我相信我兒子的眼光錯不了，一定是一個傾國傾城的大美人。」

侯一凡得意洋洋的道：「娘說的不錯，好美好美啊，孩兒從來也沒見過那麼美的女孩。」

花芳芳：「兒子，你還沒有說，她幾歲了？」

「跟我同年，十八。」

「家住那裏？」

「翻過我們後面那座山就到了。」

「叫甚麼名字？」

「小倩，范小倩。」

「她爹叫甚麼？」

「我沒有問，不知道。」

范小倩這個名字，侯八、花芳芳覺得好生耳熟，略一尋思，馬上想出來是誰。但是，一在塞外，一在魯東，塞外的范小

倩怎麼可能來到魯東來呢？尤其范小倩的人頭，當年是侯八親手剁下來的，人死自然沒有復生的可能，必係同名同姓之人無疑。

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得是，想到這裏，也就未再深究。侯一凡道：「爹，娘，他們那裏的規矩，三天之內，必須二位老人家帶着十六樣花紅采禮，親自去女方提親，快點準備，晚了來不及了。」

侯八滿臉含笑的道：「傻孩子，婚姻乃終身大事，好歹爹也得派個人去打聽一下他們的家世人品，須知我們侯家可是士紳望族，怎麼可以如此草率？」

「但是，爹，他們那裏的規矩，只有三天的期限，時間一到，人家就會取消婚約。」

「那有這樣的規矩，最低限度，也該先讓我們見見未來的媳婦呀。」

「爹，你老人家眞是老糊塗了，到了范家，不就見到小倩了嗎？」

老的拗不過小的，在侯一凡的堅持下，侯八夫婦只好滿口答應下來，立即命人去買辦花紅采禮。

第三天一早，一切俱已買辦齊全，吃過午飯，侯八夫婦父子，特意換上體面的禮服，乘了三頂軟轎，領着三十二名脚伕，抬着十六樣花紅采禮，浩浩蕩蕩的翻過山頭，朝山後范家走去。

× × ×

范家辦喜事，整個小村子也沾上喜氣，村口官道上掛着一對雙喜燈籠，街上處處都有采球采帶，人也突然多起來了，圍在道旁看熱鬧。

侯八、花芳芳在門口下轎，一踏進范家的大門，馬上有如歸故居的感覺，越往裏走，這種感覺越強烈。侯八忍不住小聲說道：「芳芳，妳是不是覺得，這地方我們以前好像來過？」

花芳芳道：「嗯，我也覺得很熟悉，像極了塞外的范大川家。」

范家在塞外，怎麼可能搬來魯東，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既然是不可能的事，也就懶得多想，一逕向內走。

鐵掌范大川夫婦已迎出大廳之外，雖然在年紀上老了十幾年，范大川的鬢髮已全白，侯八還是認出來七八分，不由倒抽一口冷氣，脚步也停下來。

范大川夫婦却大步迎了上來，緊握住侯八、花芳芳的手，笑容可掬的道：「這位大概就是親家公，親家母吧？」

侯一凡急忙替雙方引見，侯八說道：「老夫侯德，敢問親家的台甫是……」

范大川道：「老夫范大山。」

「范大山？有一個范大川親家可曾識得？」

「不認識，不認識。」

花芳芳覺得康琳的手好冷，却又不便收回來，道：「親家母，我們似曾相識好像在那裏見過？」

范妻康琳道：「不可能，我們夫妻世居此地，一輩子也沒有離開過。」

花芳芳聞言，吊在心頭的一塊石頭總算放下來，道：「小倩呢？聽一凡說這孩子長的銀仙女一樣美。」

范妻康琳笑道：「可能是害臊，躲到樓上去了。」

一扭頭，又對侯一凡道：「一凡，上樓去把小倩叫下來，跟你娘見一面，醜媳婦總是要見公婆的，躲得過今天，也躲不過明天。」

侯一凡巴不得溜到樓上去，康琳的話還沒有說完，便一溜烟的上樓去了。

范大川肅客入內，侯八命人將禮盒抬進大廳去。打開來，珍珠瑪瑙，金鐲金鍊，綾羅綢緞，胭脂花粉，琳瑯滿目，花樣齊全，每一樣都是上上之選的佳品。

侯八拱手說道：「時間匆促，張羅不及，七拚八湊的東西，請親家笑納，幸勿見怪是幸。」

鐵掌范大川說道：「侯家在魯東是首富，九牛一毛，亦足以光耀范家門楣，按照此地的風俗，老夫也不客氣，照單全收了。」

將十六盒禮品全部搬空，馬上又被范家的回禮塞滿。

范家的回禮很簡單，只有十六個金元寶，十六個銀元寶，每一個元寶都有娃娃頭那麼大，那些脚夫看在眼裏都呆住了，打從出娘胎起，還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麼多錢。

侯一凡拉着范小倩，終於走下樓來，大廳內登時歡聲四起，掌聲雷動，比歡迎公主的場面還要熱鬧三分。

范小倩穿着一件白色的曳地長衫，血鴛鴦就垂掛胸前，顯得格外醒目，直行至大家的面前才停住。

侯一凡指着雙親說道：「這是我爹，我娘——這就是小倩。」

鐵掌范大川笑呵呵的道：「小倩，妳已經與一凡訂親了，從現在起，就是侯家的人，快叫爹叫娘呀。」

范小倩羞答答的，嬌滴滴的，叫了一聲：「爹，娘！」

花芳芳却好似充耳無聞，直盯着血鴛鴦不放，道：「這塊玉珮好漂亮，是那兒來的？」

范小倩撫弄着玉珮，囁囁嚅嚅的道：「是我們家的傳家之寶。」

范妻康琳道：「親家母，聽說你們侯家也有一塊相同的玉珮，是否屬實？」

侯一凡搶先說道：「是有一塊相同的血鴛鴦，小婿就帶在身上。」

說着，從懷中取出玉珮來，一併掛在小倩脖子上。

康琳仔細端詳一下，雙掌合十，笑嘻嘻的說道：「阿彌陀佛，這眞是緣，緣，五百年前結下的緣。」

大廳內酒宴業已擺好，范大川招呼大家入席，與浪子侯八夫婦對面而坐。

侯一凡道：「爹，我不餓，想陪小倩到外面去走走。」

浪子侯八道：「今天是你們大喜的日子，怎麼可以到處亂跑？」

鐵掌范大川却大不以爲然，哈哈笑道：「年輕人有年輕人的天地，跟我們這些老古板的在一起，怪彆扭的，隨便他們去吧。」

侯一凡、范小倩蹦蹦跳跳的携手離去，酒宴也隨即正式開席。

范大川夫婦慇懃的敬酒勸菜，康琳指着一道黑如墨，細如髮的菜餚說道：「這是我們這裏最有名的髮粉，清脆爽口，餘

味無窮，請！」

浪子侯八夾了一口，却大異其趣，不但索然無味，抑且堅韌如髮，根本難以下嚥，吐出來偷偷一看，那裏是髮粉，壓根兒就是一團毛髮。

花芳芳見范大川夫婦吃得津津有味，偏不信邪，以爲是廚房的人不小心，將頭髮丟進菜裏去，也夾起一口來。

糟！同樣索然無味，堅韌如髮，吐出來一看，又是一團毛髮。

夫妻二人的臉色大變，未敢再輕意下箸。

范大川指着一盤鴨掌說道：「這是山鴨子，掌肉肥厚，媲美熊掌，來，不要客氣。」

他首先吃了一塊，嘖嘖有聲，讚不絕口。

侯八跟着夾起一塊來，突然發現那是人的手掌，而且還會動，不禁駭了一跳，揉揉眼睛再看，又變成鴨掌了，隨即放入口中。

突聞侯一凡的聲音驚叫道：「爹，不要咬我的手，快咬斷了。」

侯八大吃一驚，吐出來看時，果然是兒子的手掌，定神再看時，却又變成鴨掌了。

花芳芳聽信郎中之言，說吃魚目可以明目美眼，這時正剜取了一雙魚目，放入碗中。

說也邪門，魚目陡然變大，而且，一眨一眨的衝着她眨眼睛，嚇得花芳芳掩起雙目，不敢正視。

耳邊却傳來兒子驚惶的聲音：「娘，我的眼睛好痛，快要瞎了。」

花芳芳又驚又怕，張惶失措，范妻康琳道：「親家母，妳怎麼了？」

「魚眼……會動，好嚇人啊。」

康琳笑道：「煮熟的東西，怎麼還會動，親家母一定是眼花了。」

說着，取過魚目，便放入口中。

花芳芳急急說道：「那是我兒子的眼睛，千萬別吃下去。」

想要阻止，已經來不及，康琳已吞下肚子。

花芳芳頓時嚇出一身冷汗，適在此時，侯一凡與范小倩結伴而返，急忙拉住兒子，問道：「一凡，你的眼睛沒有怎麼樣吧？」

侯一凡眨眨眼，道：「好好的，沒有怎麼樣呀。」

浪子侯八拉着兒子的手瞧一瞧，道：「孩子，你的手痛不痛？」

侯一凡傻楞楞的道：「沒有啊，兩位老人家是怎麼了？怪怪的。」

浪子侯八喘了一口氣，道：「沒有就好，沒有就好，快坐下來吃點東西吧。」

「我們在外面已經吃過了，小倩說她收集了好多好玩的寶貝，我到後面去看一看。」

也不管父母是否答應，跟着范小倩，從後門走出去。

花芳芳笑瞇瞇的道：「都要娶媳婦的人了，還這麼孩子氣。」

康琳笑道：「還小嘛，讓他們盡興的玩吧。」

拍！拍！拍！鐵掌范大川擊掌三響，外面有人應了一聲：「來了！」浪子侯八循聲望去，只見兩個粗壯漢子，將侯一凡押了進來。

不由心頭一震，甩甩頭再看時，那裏是兒子一凡，原來是一隻猴子，看來親家是要請自己夫婦吃猴頭大餐。

換了一張特製的桌子，將猴頸夾在中央，連餐具也全部換成銀質的，精巧細緻，光采奪目。

范大川拿起一把刀子，雙手遞給侯八，道：「請開刀！」

侯八富甲一方，吃猴頭當然不是第一次，知道開刀就是要剃去頭上毛髮的意思，這是對客人的一種禮敬，當即拿起刀來就剃下去。

一般吃猴頭，僅僅露出一個腦殼，此地風俗特異，整顆頭顱全部露在上面，侯八剃下一刀時，這才發現是兒子的頭，只聽侯一凡尖聲叫道：「爹，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侯八嚇了一跳，噹！刀子應聲而落。

范大川一怔，道：「親家怎麼了？」

侯八揉揉眼睛再看，是猴頭，並非一凡的頭，道：「沒有什麼，我剛才好像聽到有人尖叫的聲音。」

范大川道：「沒有呀，這畜牲在上桌前就打昏了，不可能有任何聲音，親家大概是旅途勞頓，太累的關係，以致發生錯覺，要不要上樓去歇一歇？」

浪子侯八說道：「不用了，我還撐得住。」

范大川取過刀子，剃光了猴頭上的毛髮，接着打開腦殼，朗聲說道：「親家，親家母，請！請！」

拿起銀勺，舀了一勺，放進口裏去，讚不絕口的道：「嶗山靈猿，果然不同，香甘可口，餘味無窮。」

侯八，花芳芳却一動未動，因爲，在他們的眼中，一忽兒是猴頭，一忽兒又變成兒子的頭，夫妻二人早已魂飛魄散，心胆俱裂，那還敢隨便吃東西。

門外忽然大模大樣走進兩個人來，一個是魯俊，一個是魯傑。

兄弟倆毫不客氣，像回到自己家一樣，一屁股坐在侯八、花芳芳側，舀了兩勺猴腦，放進二人碗裏去，齊聲說道：「肥水不落別人田，就算是你兒子的腦袋，也該吃一口的呀。」

浪子侯八一驚，大怒道：「你們怎麼會跑到這裏來？」

魯俊道：「我們跟大川是隣居，也是十幾年的老朋友了，怎麼不可以來？」

「大川兄？誰是大川兄？」

「就是你的親家翁呀！」

「親家是范大山，並非大川。」

「塞外是范大川，內地是范大山，難道你眞的認不出鐵掌范老哥的廬山眞面目嗎？」

范小倩、范大川、康琳，再加上魯俊、魯傑從旁佐證，事情已經再明白不過，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侯八、花芳芳交換了一個眼色，心意已通，立即彈身倒飛出去。

二人俱屬一流好手，一彈之勢快速絕倫，大家的眼皮子還沒有來得及眨一下，已衝到門口去。

明明是敞開的大門，却是出不去，砰！砰！兩人撞上一道無形的牆，又倒退回來。

范大川、魯俊、魯傑早已追上來，三人鼎足而立，將二人困在當中，鐵掌范大川陰森森的道：「侯八，你雙手血腥，一身是債，拍拍屁股，就想一走了之？」

先下手為強，侯八動作好快，二話不說，拔刀就砍。

刀光三閃，連出三招。

滾下三顆人頭來，却沒有血。

而且，三顆人頭在地上蹦一蹦，又跳回到范大川、魯俊、魯傑的脖子上。

花芳芳夫婦二人嚇傻了，縮作一團，侯八硬着頭皮說道：「你們究竟是人？還是鬼？」

鐵掌范大川道：「曾經是人，現在是鬼，閻王爺不要，是冤鬼！」

浪子侯八鋼牙一咬，道：「就算是鬼，老子也要你們死第二次。」

多少年來，自己幹了多少缺德事，心裏雪亮，事實擺在眼前，不是敵死，便是己亡，侯八，花芳芳施出渾身解數，全力撲殺。

這是一場難得一見的人鬼大戰，既慘烈，又詭異，變幻莫測，侯八一刀砍去，砍斷了范大川的一條臂，那一條臂却莫名其妙的返回來，冷不防給了侯八一個耳光子。

魯俊，魯傑與花芳芳打得更玄，兄弟二人連兵器也懶得去拿，各自卸下一條胳膊來，大打出手。

花芳芳那裏是魯氏昆仲的對手，交手未及二十合，已是醜態百出，氣喘咻咻，危急萬狀。

驀然，魯俊屈指如鈎，招出如電，直朝花芳芳的眼睛急抓過去，花芳芳一看大驚，揮劍就斬，手是斬斷了，招式却未曾改變，花芳芳應變不及，被剜掉一隻眼珠子。

魯俊放在口中就吃，魯傑道：「大哥，味道怎麽樣？」

「馬馬虎虎，還不錯，」魯俊口沫四濺的道：「就是有點騷。」

花芳芳血流滿面，痛徹心脾，猛覺耳部一陣劇痛，又被魯傑撕走一隻耳朵，落在魯老二的嘴巴裏。

「老二，其味何如？」

「騷味太重，難以下嚥。」

呸！張口吐出，又黏回到花芳芳的臉上去，可惜早已四分五裂，而且位置也不對，活像一個醜八怪。

鐵掌范大川的功力深厚，浪子侯八自然不是他的對手，忽兒正面衝突，有如瀉電奔雷，忽兒凌空墜擊，宛若泰山壓頂，交手尚不及五十合，侯八已是遍體鱗傷，搖搖欲墜。

范大川予取予求，簡直像耍猴子一樣，侯八當胸吃了一掌，鮮血狂噴而出，當場跌跌撞撞的退後七八步，「砰」地撞在牆上。

侯八心知大勢已去，自份必死，就算自己有十條命，也逃不過鬼門關，當下心一橫，暗說了一聲：「罷了！」舉掌猛擊自己的天靈蓋。

「住手！」

怪事年年有，就是沒有今夜多，侯八想自殺都辦不到，被范大川一掌劈開，未能如願。

侯八惡狠狠的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我侯八情願賠上一條命，難道不可以！」

鐵掌范大川冷冷地道：「當然不可以，你罪大惡極，非千刀萬剮，難洩心頭之恨。」

「哼，笑話，侯某想死，天王老子也攔不住！」

伸出舌頭，就要用力咬下去，范大川的十根手指頭突然脫手飛出，硬生生的將侯八滿口的牙齒打斷。

接着，侯八，花芳芳皆想盡辦法要自殺，全被范大川，魯氏兄弟阻住了，眞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浪子侯八霍然噗通跪倒在地，苦苦哀求道：「范大爺，魯大哥，魯二哥，你們大人不記小人過，賞我們一個痛快，讓我們自行了斷吧！」

花芳芳也磕頭如搗蒜，呼天搶地的說道：「請二位大爺發發慈悲，行行好，讓我們了此殘生，來生做牛做馬也會報答你們的大恩大德。」

范大川奪過侯八的刀來，在他胸前一劃，立時鮮血狂湧而出，道：「想痛快也可以，先把你吞下的黑心錢吐出來。」

侯八道：「人都死了，吐給誰！」

魯俊道：「那十箱珠寶，送交官府還給原主。」

「發還就發還吧，反正我也享受不到了。」

「空口無憑，你要立下字據。」

「好，我寫，我寫。」

「除十箱珠寶外，你所有的家財，全部是范大爺的，寫下字據，全歸忠僕阿木所有。」

「阿木？這個老傢伙好大的福氣。」

「好心應有好報，若非阿木忠心事主，范大爺全家根本不可能移葬故土，這一椿血海奇仇，也許就永無昭雪之日了。」

取來紙筆，寫好字據，浪子侯八戚然言道：「我們夫妻，自知罪孽深重，死而無怨，但孩子是無辜的，請三位高抬貴手，饒一凡一命。」

鐵掌范大川不假思索，便爽快答應下來：「冤有頭，債有主，侯八，你放心，老夫不會為難一凡的。」

浪子侯八當即自碎天靈而亡。

花芳芳也隨即跟着自斷心脈，魂歸離恨天。

× × ×

天亮了。

三十二名脚伕，好像經過一場惡夢，猛然間，屋去樓消，曲終人散，發現大家正置身一座大墳場中。

十六錠金元寶，銀元寶，原來都是大石頭，浪子侯八，花芳芳均已氣絕身死，陳屍處正是范大川夫婦的墓前。

祭石上，放着兩張字據，墨跡仍然未乾。

侯一凡就伏在雙親的屍體上，痛哭不已。

墓園外，有一間小茅屋，有一位滿頭白髮，身形瘦削傴僂的老翁，拿着幾炷香，步出茅屋，朝這邊走來。

有一名脚夫迎上來說道：「老丈，你就住在這兒？」

老翁的耳朵已不太靈光，那人說了兩遍才聽清楚，道：「是呀，我已經在此住了十七八年了，大清早的，你們來墳場做什麽？」

脚夫戰戰兢兢的說道：「我們是侯爺請來送聘禮的，想不到……想不到却遇見了鬼。」

另一名脚夫拿着字據走過來，說道：「敢問老丈可是阿木？」

老翁道：「不錯，老朽正是范家的管事阿木，我們主人全家，無端被人屠殺，是我從塞外將他們移葬來此的。」

脚夫將字據交給阿木，道：「老丈，善有善報，侯家偌大的產業，現在全是你老人家一個人的了。」

阿木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道：「這到底是怎麽回事？老朽怎麽一句也聽不懂？」

脚夫將經過的情形，原原本本說了一遍，阿木緊皺的眉頭乍然舒展開來，神采奕奕的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感謝老天有眼，我們家主人的血仇大恨總算報了。」

言畢，已至范大川的墓前，冷冷的瞅了侯八、花芳芳的屍體一眼，在魯俊、魯傑、范小倩、范大川的墳前各上了三炷香，喃喃自語道：「老爺，夫人，現在大仇已報，請安息吧，兩位魯兄弟，因不知仙鄉何處，故而併葬在此，如欲歸葬故里，請託夢給老朽，阿木一定照辦。」

脚夫一個個如驚弓之鳥，早已紛紛離去，此刻僅僅還剩下侯一凡一個人，仍自哽咽不止，阿木拍拍他的肩胛，慈祥可親的道：「孩子，你大概就是一凡吧？人死不能復生，你自己要多保重。」

侯一凡站起身來，走到范小倩的墓前，答非所問的道：「阿木伯，過去的事情，小倩全部告訴我了，在十八年前，我們是不是眞的訂過親？」

阿木道：「當然是眞的，血鴛鴦就是訂親的信物。」

「這宗親事，現在還有沒有效？」

「人都死了，這句我怎麽說？」

「我是說，如果我們現在碰面，她還會不會嫁給我？」

「我們老爺是一個一諾千金的人，假如仍在世上，當然會把小倩嫁給你。」

「這樣我就放心了，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娶小倩。」

阿木一聽話鋒不對，忙道：「一凡，你在說什麽，該不會是想不開要……」

「殉情」二字他沒敢說出口來，侯一凡的臉色却格外莊重肅穆，一本正經的道：「我愛小倩，小倩愛我，小倩不能復生，只有我去死，阿木伯，我們侯家的三具屍體，就麻煩你收埋了。」

話一說完，一頭撞在范小倩的石碑上，當場腦漿四濺而亡，阿木想阻止都來不及，感慨不已的說道：「狼心狗肺的父母，偏偏生了一個多情的兒子，眞是孽！孽！孽！」

（全文完）

太空激光爭霸戰　勞力士·文

勇闖流星陣

蘇聯的雷電鏡打落許多架美國太空戰鬥機，終於被美國太空潛艇激光炮打中，發生大爆炸。

太空雖然是一片迷濛，危機四伏，最險要的一處，流星如雨，美國以及蘇聯分別派遣「太空潛艇」闖入流星陣，連場血戰，同歸於盡，在征服太空的旅程上面寫下血淋淋的一頁。

蘇聯飛彈擊落民航機

美國的太空總署、國防部、保密局，這三個部門十分重要，那些巨頭很少聚在一起交談，討論一件事，因爲很少特殊的事件牽涉到三個重要的機構，不過，碰上了非常時期，就有可能出現三張皇牌同在一張餐枱旁邊作出最深入的談話。

那一張餐枱放在太空總署的機密室之內，除了精美的晚餐，還有幾種又香又醇的酒，任由他們吃吃喝喝。

太空總署的署長卡沙摩亞，臉露微笑，說：「我一直懷疑我們三個人有一天需要聚在一起交談，雖然這是總統的意思，可是，我們本身也有這種想法，認爲以談話方式去理解今日的國際形勢，比較召集一堆人正式開會研究好得多。我首先要指出這一點，現時整個國際形勢，充份反映出一股火藥味，短期內可能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兩位是否同意？」

國防部長霍森說：「我不單是同意你的講法，而且可以更進一步的指出，世界大戰有兩種形式，一種形式是突然爆發的，另外一種形式是兩個超級大國已經短兵相接，不過在別個國家打仗而已，你總不能否認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已經捲入黎巴嫩的戰局吧，此外，兩伊的戰爭，中美的戰火以及日本北海道跟蘇聯庫頁之間有關領空的糾紛，都是風雲險惡的，如果這一類輕微的接觸可以看做前哨戰，應該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揭幕。」

太空總署的署長卡沙摩亞，突然很鄭重的說：「也許你們兩位不明瞭何以蘇聯遲遲不敢發動戰爭了，他們始終想找到一種最厲害的武器，不必使用核戰，說得具體一點，不妨說莫斯科的科學家，千方百計想利用北極光。這是很普通的科學知識，北極光含有極濃厚的電磁，南極光同樣的含有電磁，很久之前，已是有科學家集體研究，希望找到新的方法，把北極光化爲電磁，投入工廠，作爲一種動力，可惜辦不到，太空總署獲悉，近日的北極光波動得很厲害，南極光沒有絲毫波動，分明蘇聯的科學家作出各種可能使北極光結集在一處的試驗，萬一它試驗成功，美國就屈居下風。」

保密局長羅布爾說：「我們的海外工作人員，分佈全世界，盡人皆知了，最棘手的一個國家是蘇聯，不易被潛伏份子混入，即使混入，也不容易打聽到一些甚麼，更不要談破壞的工作了，因此之故，保密局在這方面的貢獻，微乎其微，儘管如此，仍是有些地方值得一提的，蘇聯的科學家除了積極研究北極光之外，還對冰和隕石發生興趣，似乎他們想搜索一些稀有礦物。」

「對了，羅局長，你的觀察十分深入，他們的確想找到最寶貴的東西，那是一種從來沒有人看見過的物質，希望它可以把北極光聚在一起，縮小了體積，加以發射，如同太陽爐。」太空署長卡沙摩亞說道。

由於太陽爐已經不是很深奧的學問，只是利用反光鏡把陽光收集，變成焦點，發出强大的火力，有如烘爐，假如北極光能够集中在一起，它當然比較陽光有力得多，原因是太陽距離地球太遠，光綫走了長長的路，然後抵達地球，當然不够份量，北極就在地球上面，距離科學家的實驗室並非太過遙遠，當然是它的威力更加猛烈。

他們雖然只是三人小組的會議，因爲這三個巨頭有足够的資料可供研究，討論得到的結果，仍然值得重視的，三個巨頭一致認爲蘇聯的科學家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傾全力研究兩種東西，一種是北極光，另外一種是地球以外的物質，它是有關連的，總有一天，也們能够利用新的物質使北極光凝聚，那就是致命的秘密武器，美國不能够袖手旁觀的，應該想辦法趁早撲滅它的兇焰。

這是三個巨頭第一次晤敍，研究保衞美國的大計，只是兩週，他們作出第二次晤敍了，仍是三大巨頭密商，不過，他們的神態却緊張得多。

太空總署的署長卡沙摩亞，先行站起來，說：「爲了保衞美國，兼且維持全人類的和平，恐怕我們要展開太空爭霸戰了，我十分懷疑月球可能變成兩個超級大國決定勝負的戰場。」

「署長，你對月球眞的是如此的重視嗎？」

「是的，雖然太空人多次在月球登陸，發覺月球上面風沙刮面，寸步難移，沒有食物和水，晝夜氣溫變動，相差太過厲害，等於人間的絕境，沒利用價值，假如地球上面發射的飛行物體無法遠赴銀河，那麼，月球就會担任重要的角色，因爲它可看做仰攻太空無限遠旅程的第一站。」

「是的，科學家已經把地球伸展到月球的航綫，列爲內太空，從月球開始，伸展到無限遠，叫做外太空，顯然月球是第一站了，我仍想更爲深入的了解月球的重要性，那是指攻擊性武器而言的，你可以解釋幾句嗎？」國防部長霍森說。

太空署長卡沙摩亞很快回答：「現時從地球升上太空的任何一種飛行物體，不管它是穿梭機抑或是射月的火箭，又或傳說中的飛碟，必須携帶足够的燃料，利用尾部的噴射管，噴出火光，推動它的速度超過地心吸力，才可以離開地球，包圍地球的大氣層，這一關不容易衝過，故此在地球上面製造這飛行物體，不能够太過沉重，或者體積太大，想從地球發射一艘太空潛艇，輕鬆得多，反之，發射一枚火箭就困難得多了，假如把地球上面若干金屬品的熔鑄器械分批帶到月球，利用月球上面豐富的鋼鐵，製造飛行物體，那就簡單得多了，故此月球是人類向外太空挑戰的第一站，亦即美國和蘇聯希望奪取的一個重要地方。」

「大概是這樣子，保密局這方面也截取了一些跟月球有關的情報，有一個人叫做阿丹，屬於海外情報局北歐最遙遠的一站，他被人用漁槍刺死，臨終的時候說了

一句，大概指月球，因爲這句話有些模糊，未能證實它眞正的含意，如果你認爲蘇聯極有可能想獨佔月球，它就可以看做旁證。」

「旁證」的意思就是有別於主要證據的另外一種證物，署長卡沙摩亞聽了，眉毛往上一揚，說：「霍森局長，爲甚麼你不能够確定他說些甚麼呢？」

「因爲他沒有指明它是月球，只是說發光物體的背面，跟着還有另外一句：不能够阻止我們前進。」

「整整一句話只是這兩句嗎？」

「是的，他好像送了一個謎語叫我們猜！」

「我認爲這句話並不齊全，是否他在醫院裏面說的？」

「正是如此！」

「你親自聽到他說的？抑或別人聽了，把它轉告？」

「是一個女護士叫做珍妮告知我的，甚至可以說是它不是她親口對我說的，只是憑着錄音機留下這麼一句。」

「你說她使用錄音機嗎？很少看護小姐是這樣做的，有話想對甚麼人說，儘可以打電話，何必使用錄音機呢？看來她大概是總部的人，是也不是呢？」

「是的，她確是屬於總部。」

「假如這句話可信，對我是很有帮助的，因爲月球的背面一向是很神秘的地方，從最古老的年代開始，它就沒有陽光投射，也許它有甚麼奇異的物質，吸引了蘇聯科學家，派人到月球去，這一句話已經重要了，另外一句，更加重要，它分明說蘇聯的科學家打算利用月球作爲征服太空的第一站，從這句話的含意推測，他們似乎成功了，或者接近成功。

「對了，我也是這樣想，無論如何，蘇聯的科學家已經派人到了月球。」

「局長，爲甚麼你早先沒有通知我們呢？」

「因爲這件事情的準確性仍未弄清楚，故此我們打算找到珍妮之後，才把她說的話轉告。」

「她失了踪？」

「是的。」

「甚麼時候失踪？」

「似乎是她發覺阿丹氣絕之後的當晚，已經失踪。」

「事情有些不妙了，你有沒有派人找她？」

「當然派人找她，可惜辦不到，她工作的地方是阿拉斯加一間很有名氣的私家醫院，專替捕鯨船服務，一般人習慣了，把它稱做捕鯨醫院。」

「阿丹大概是在捕鯨船工作了，我還意味到他可能在蘇聯的捕鯨船工作。」

「你怎樣知道？」

「很是簡單，你已經說過他是潛伏份子，還說他死前講的一句，說的是我們，不是他們，顯然他是在捕鯨船內工作，說定他的身份暴露才會死在漁槍之下。」

「你認爲這句話有用嗎？

「如果有辦法，證實他臨終說的一句，確是如此，那是很有用的，它使我加倍提高警惕，不單是注意月球，還要作出備戰姿態，我們派人到月球調查此事，等於派人到月球跟蘇聯的守軍打仗。」

「這樣做是否有些麻煩？」

「何止有麻煩？簡直是在月球上面發生大戰。」

國防部長霍森笑了笑，說：「這樣也好，勝過在地球上面發生美蘇之戰！我想問問你，假如美國太空總署認爲必須佔領月球，却又知道蘇聯已經派人佔領它，而且在那邊製造秘密武器，我們想戰勝對方，打算使用甚麼武器呢？」

「能够在月球方面使用的武器不外兩種，一種是激光劍，更犀利的是激光炮，另外一種是噴火的機槍。」

「聽說月球上面缺少氧氣，怎能使一柄手提機槍噴火呢？」

「很容易辦得到，只是在機槍上面裝置了氧氣筒，便可如願以償。」

保密局長羅布爾忽又開口：「聽到你在談話中涉及氧氣，月球上面沒有氧氣，你們到了月球，怎樣過活呢？

「蘇聯的人在月球上面如何取得氧氣，抑或不斷的從地球發射的飛行物體携帶氧氣？不得而知，至於我們太空署的人，到了月球，不愁沒有氧氣供應。」

「怎樣可以取得氧氣呢？是否另有新的計劃呢？」

「說出來頗爲有趣，現時我們所依靠的一個方法，在月球過活，不怕氧氣缺乏，純然是靠一種叫做綠海藻的植物而已，換句話說，那些植物吸進我們每一次呼吸中吐出去的炭酸氣，變成氧氣噴出來，只要多種綠海藻，自然可以照常過活，也許你認爲綠海藻仍要用水培植，那不要緊，只要在月球上面找一處低陷的山谷，大放冷氣，做一個人工湖，由於它沒有陽光照射，冷得要命，不怕湖水揮發，那就可使它一直生存下去。」

「祝你交好運，你們決心到月球作戰，如果需要國防部支持，我一定盡力而爲。」國防長霍森說。

那一次晤談雖然涉及月球上的戰爭，還沒有完整的計劃，只是談談，旬日後，太空總署的署長卡沙摩亞，把比較完整的計劃報告總統，並且得到他批准，然後很迅速的進行。

因爲那是極端機密的行動，署長召見太空署的卡恩博士，在機密室暢談。

卡沙摩亞說：「卡恩博士，上次僥倖得到你帮忙，找到美國最出色的劍擊手，到太空酒店跟鐵幕的金牌劍客決鬥，把他殺退，我們的劍擊手安然回到地球來，太空署記了你一個大功，現時我們又要到太空去了，請你再度出動，物色英才，不過，這一次我想找的人，並非劍擊手，而是科學家，這個人一定要在法國出生，對太空方面各種知識瞭如指掌，你能否達成任務呢？」

卡恩博士說：「如果你給我旬日的假期，讓我到巴黎遊玩，相信要找一個法國科學家，稍爲有點英雄氣概，並不困難，反之，留在紐約去找適合你各種要求的法國人，那就沒有把握了，我的想法，就是這樣，如何定奪呢？請你自行決定。」

「我認爲你在紐約尋找，比較好些，免得消息外洩，此外，我們有幾個出色的整容師傅，只要那個人跟我想找的人十分

接近，可以替他整容，故此我認爲你不必到巴黎去找，就在紐約的拉丁區碰碰運氣吧。」

因爲他提及整容，卡恩博士心上一震，說：「這件事情恐怕是相當嚴重的了，你可否把準備找人替代他的一個法國科學家的姓名說出來？」

「當然可以，他是布列治甸隆。」

「你說的是太空物理專家布博士嗎？如果我沒有猜錯，你必然是想派人到月球去，因爲他是全世界公認最出色的月球專家。」

「卡恩博士，你懂得眞多，佩服之至！橫竪你懂了一半，我不妨對你說知，科學家是沒有政治立場的，他的名氣十分响，最近他已接受蘇聯科學家的邀請，到莫斯科參加太空會議，研究如何更進一步的征服太空，我想找他帮忙，一定辦不到，只好另想辦法，叫另外一個代替他。」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先要把甸隆博士相片給我看看，再其次，介紹我認識整容師，我認爲由他鑑定一個人經過整容之後，是否符合我們的要求。」

「好的，明天你再到這個地方來，我會把你想要的東西交給你，包括那個整容師在內，此外，我還想對你說知，爲了達成任務，我們要不擇手段，威迫利誘，不必太過仁慈。」

特務捨生盜取的秘密

紐約那麼大的都市，各式各樣的人才，都有機會碰得着，而最重要的還是他們聚集的地方，科學家協會的會員最多，靠近協會的大小餐廳也是搜索的目標，只是三晝夜，卡恩博士已經有佳音奉告了，他很興奮的對署長卡沙摩亞博士說道：「我已經找到了一個法國的科學家，叫做嘉倫，他相當的倒霉，如果我們答應給他十萬美元，甚麼工作他也肯幹，爲了控制他，那一宗巨欵可以分期付欵，此外，你介紹給我的整容師也看過他，認爲他的臉型跟甸隆博士逼肖，一經改造，自然可以符合理想，不容易露出馬脚，最成問題的只是指紋。」

「你到底怕甚麼？如果那是一宗兇案，當然要考慮到這兩個科學家指紋上的差異，可是，他此行只是參加科學上的會議，討論太空，他的身份是嘉賓，誰會研究他的指紋呢？一共有四十多個科學家參加，難道莫斯科當局要逐個查驗他們的指紋嗎？事實上確是如此，不必理會指紋。至於你說的十萬美元，分若干次付給他呢？你自行定奪，此事就此確定了，他替代了法國科學家甸隆，啓程之前，還要跟他密談。」

「的是，你對也滿意，我也覺得高興。」卡恩博士說。

「是的，你對他滿意，我也覺得高興，」卡恩博士說。

嘉倫博士就此捲入了太空特務的漩渦，他只是跟署長卡沙摩亞談了一小時之後，心悅誠服，願意加入美國太空署，做外圍的特務，雖然他是法國人。

爲了使嘉倫在三幾天之內學會了基本特務活動的原則，署長卡沙摩亞送他到保密局那邊，由局長羅布爾親自教他。

嘉倫的準備工作已經做到足，並且竭力摹仿「甸隆」，如果他不是露出馬脚，使莫斯科的特務對他特別注意，相信他有機會達到任務，因爲他此行只是想查探狄珍妮的下落，並非幹破壞的工作，不容易發覺他的動機。

爲了敍述上的便利，仍是把他稱做「嘉倫」吧。嘉倫夾在其他的科學家行列中，抵達莫斯科，在迎賓館歇宿。

那一次太空會議爲期一週，他們以嘉賓姿態出現，在莫斯科遊玩是不受拘束的，因此之故，嘉倫有機會在夜總會或餐廳酒吧等地，東逛西逛。

他依照太空署長的話去做，採用各種方法找尋「接觸」，那些方法是保密局長親自指導的，相當古怪，不管他在夜總會或餐廳坐着，俱是如此，先來一個「手電」，有如老千在賭枱上面打暗號給同伴，再又加上「口電」，照道理說，他經過許多處有可能碰上自己人的場合，做出各種花樣，必然不會落空。

他在一間大餐廳單獨進食之際，不時把左手單獨做出一個古怪的姿勢，五指忽開忽合，每一次五指合攏，俱是握拳，這種行徑就像是他患了風濕，不由自主的弄手指，認爲這種小動作使他舒服些。

果然不出所料，有一個侍役用托盤把一份餐送到食客的面前，放下了各種食品之後，順脚走開，這傢伙也是把右手五指一開一合的，所做的姿勢跟他的姿勢完全相同，「嘉倫」喜出望外，看見侍役走近，打個手勢，叫他走過來，擺出好像吩咐對方要某種散餐，嘴上却很冷靜的說：「聽說你們有一種餐叫做明月餐，究竟有沒有這種食物呢？」

對方很快回答：「我們沒有明月餐，有的是地獄餐，你要不要呢？」

「我很喜歡它，要的是雙份。」嘉倫隨口回答。

只是寥寥數語，已經可以令到雙方都知道對方是自己人了，事不宜遲，侍役立刻把說話的焦點放在另一方面，說：「先生，你好像不是爲了吃餐而來的，我有沒有看錯？」

「你並非看錯，我此行只是想找一個女人。」

「找的是誰呢？」

「她是個女看護，最近失了踪，她的名字叫做狄珍妮。」

「沒有失踪之前，她在甚麼地方以及甚麼醫院工作呢？」

「那個地方是阿拉斯加，那一個醫院，專替捕鯨人診治。」

「她替甚麼人診治過呢？」

「她失踪之前，替一個叫做阿丹的船員診治，此人曾被毆打，身受重傷。」

「好的，我立刻替你辦妥此事，請你到洗手間去。」

侍役沒有說出他的姓名，隨口說了這一句，便即走開。

他們二人講話的語聲很低，即使是隣座也聽不出來，那個地方是大餐廳，很多人進食，人聲嘈吵，偶然聽到一句半句也是莫測高深的，至於侍役指示洗手間的方向，也很平常，可以說他們二人的晤談，

決不會弄出亂子來。

侍役走開了，嘉倫走進洗手間，侍役也走進去，那是第二次密談了，侍役只是講出一個地址，便即離去。

那天，嘉倫照常的生活，入夜之後，很早就回到迎賓館，他不理會是否有人跟進。

翌日上午，他到公園去，公園的側門向前走十多步，有一條橫街，第三座房屋的第三層樓，就是侍役講的地址。

他按動門鈴，門內有人問他是誰，他很快回答：「我叫做嘉倫，想找兩個人，一個是男人，叫做阿丹，另外一個是女人，叫做狄珍妮，如果我不是找錯了地方，你們應該開門給我。」

門開了，他閃身入內，那扇門立刻關上。

他站在小客廳裏面，有一個少女向內進的房間說：「大哥，你快些出來，有人找你！」

忽然有人拔槍走出來，嘉倫定眼看看，此人正是昨天交談過的侍役，不由心上一喜。

那是「自己人」的秘密地點，甚麼話都可以說，嘉倫先把他此行的任務講述，然後問他有沒有辦法找到阿丹或者女看護狄珍妮。

不知姓名的侍役說：「阿丹已經死了，不過，狄珍妮失踪之前，却有一個扁盒遺留下來。」

「扁盒之內有甚麼東西呢？」

「我們不知道。」

「可否把它打開看看呢？」

「我和你都沒有本領把它打開，除非把它送往美國保密局的總部。不過，盒子是可以給你看看的。」

他說完，便吩咐他的妹妹把盒子拿出來！

那是扁裝的金屬盒，表面上看來平平無奇，細心看看，却又令人驚異，因爲它的四方八面貼合，天衣無縫，當時狄珍妮究竟用甚麼方法把盒子關上而又關得那麼緊密呢？兩兄妹茫無所知。

嘉倫說：「我可否提出一個請求，由你們設法把它送到總部，面交局長羅布爾呢？」

「你以爲把一個盒子從莫斯科送到華盛頓是很輕鬆的一種行徑嗎？我們要設計週密，甚至要犧牲一個人的性命，才有機會辦妥，因爲它不是很容易辦得到的工作，再又因爲那個金屬盒本身珍貴，故此我們要得到總部直接指示。」

「你可以跟他聯絡嗎？」

「我認爲有辦法跟他聯絡，只是說出對方的電話號碼，用遠洋的電話跟他交談，便即可以辦妥。」

「你直接跟他交談嗎？」

「當然不是我，跟他交談的人是此地的旅遊公司，接洽機票，我們這邊對他說知，已經買了機票，是否立刻把機票送來？對方只是說出一個送字，便即辦妥，就算有人偷聽，也不會聽出甚麼。」

「照你說，局長接聽海外的長途電話，那時他是華盛頓旅遊公司的公關主任或經理了，是也不是呢？」

「正是如此！」

這一番談話確定之後，嘉倫告辭，他不必再到秘窟找任何人了，只要他在上次去過的大餐廳吃餐，那就够了，他看見那個不知姓名的侍役，右手送餐給別人，左手緊揑拳，便即知道此事完全辦妥，那個侍役沒有走近他，他很是放心。

對他來說，十萬美元是很容易到手的了，開會討論太空的時候，只要他坐着不動，偶然也舉舉手，表示贊成甚麼一項建議，那就够了，開會之後，他就回到法國，又再回到美國，爲了避嫌，他沒有跟任何人聯絡，以免後患。

在他這方面看，已經達成任務，他此行其實是沒有甚麼收獲的，唯一的收獲只是那一個無法弄開的金屬盒。

盒子裏面所收藏的東西竟是如此珍貴，值得十萬美元之巨嗎？他沒法回答這個問題。

闖入流星陣的太空潛艇

他只是「局外人」，當然所知甚微，圈子裏面的人就不同了，因爲他對各種關於太空署爭霸的發展已經有了輪廓，只要他獲悉一些重要的綫索，便即懂得其中奧妙，當然是認爲那個金屬盒子「物有所值」了。

盒子裏面有些甚麼？太空署長卡沙摩亞召集另外兩個人，三大巨頭坐在機密室裏面，很快就揭曉了，他先行報告派出法國科學家嘉倫替代原來的科學家甸隆到莫斯科參加太空會議的經過情形說出來，然後很幽默的說：「這是一個賭注，我們已經投下十萬美元，如果盒子裏面空空洞洞，甚麼東西都沒有，這一個賭注輸了，反之，有些東西值一億美元過外，那個賭注不單是我們贏了，而且派彩豐富，請你們現時看看盒子。」

在座的兩個人就是上次在密室開會的人，一個是保密局長羅布爾，另外一個是國防部長霍森，霍森有資格做國防部的部長，當然看見過各種古古怪怪的武器，至於那個金屬盒子，沒有一條縫，他不知道它如何打開，如何關閉，稱奇不已，保密局長羅布爾接過了它，欣賞一會，說：「如果不是你介紹我們欣賞，我決不相信它可以打開，因爲它沒有一條縫。」

署長卡沙摩亞說：「這是一種好像錫的合金，熔點很低，本來是有蓋的，把一些東西放入盒子之內，再又把盒蓋放下來，接合之處十分緊密，然後加熱，它就會熔解，變成這樣子，因爲它熔解之後復合，沒有一條縫，想把盒蓋揭開，必須依照同樣的方法處理，加熱之後，再用鉗子把它分開，很容易辦得到。」

說完，他把盒子放在一個可以任意加熱的微波焗爐之內，透過玻璃罩，可以看得出盒子加熱之後逐步發生的化學變化！

各人定眼去看，果然發覺盒子加熱之後，難以保持原來的形狀，逐漸變軟。

署長卡沙摩亞說：「够了，我立刻用鉗子把它打開，不過，它變冷之後，才可以把盒內收藏的東西拿出來。」

原來盒子是雙層的，內層是一個透明塑膠盒，防火兼防熱，他把盒蓋分開之後，稍停，認爲它已經冷下來，然後取出盒

月球向外伸展的太空，有一處是流星陣，飛行物體闖入，九死一生，這幅照片顯示蘇聯已經派出太空潛艇，試圖勇闖流星陣。

子裏面的東西。

盒子雖然大，收藏的東西却是很微細的，只是一卷膠帶，一卷菲林。

署長卡沙摩亞說：「我現時放心得多了，只要盒子裏面不是空空洞洞，必然有些珍貴的東西收藏。」

說完，他把錄音帶拿出來，迎着燈光看看，打電話叫人把適合使用它的錄音機送來，另外一卷菲林，他也是迎光看看，叫人拿它冲晒。

他十分樂觀，錄音機送來了，他利用它播出錄音帶所講的話，更加樂觀了，因爲它第一句就說出自己在美國保密局的編號，然後逐句講述，每一句都十分重要。

它這樣說：「我是狄珍妮，可能在短短的三幾天之後，永遠失踪，以下就是我打聽得來的消息，那些情報全是我們用血肉換取得來的，另外一些菲林，是在太空拍攝的。」

署長卡拉摩亞欣然說：「多麼有趣呢？她不是太空專家，居然獲得太空拍攝的珍貴照片。」

那一卷菲林要很小心的冲晒，才有一幅幅照片晒出來，需要二三十分鐘，他們暫時沒有機會看到它，只是全神貫注傾聽狄珍妮說些甚麼。

她一句句的說下去：「蘇聯貞貞正正的備戰，即使它沒有足够的信心打赢美國，仍是要備戰的，因爲它所控制的衛星國，多數有叛變的跡象，特別是波蘭，捷克以及東德，故此它備戰的對象不一定是美國，可能是它的衛星國，說到這裏，話該說回來，能够携帶核子彈來發射的越洲飛彈，如果那些飛彈發射台放在蘇聯空軍基地的堪察加半島上面，那是很可慮的，因爲美國南部幾個大都市，例如：舊金山或洛杉磯、華盛頓，都在它的射程之內。有消息顯示，距離日本北海道只有一海之隔的庫頁島，突然裝置了五百個飛彈發射台，不知道那些發射台，以及台上的越洲飛彈是眞的貨色抑或僞裝出來，最好派出效能極端敏銳的偵察機在高空攝影，找尋證據，然後定奪，如果幾百個越洲飛彈已經裝在發射台上面，每分鐘都可以一齊射出，它就不怕自己的衛星國，甚至不怕美國，反之，那些飛彈全是僞裝出來，那就反映出蘇聯這樣做只是掩人耳目，希望美國積極在地球上向各處備戰，忽略了太空的戰爭。

「這個消息十分準確，蘇聯的確在月球上面作出多項的繁忙工作，反映出他們打算獨霸月球，把它看做征服太空的基地，蘇聯的科學家始終有這個幻想，企圖在太空找到一些地球上面所缺少的物質，不管它是礦石，抑或金屬品，又或是一種濃厚的液體，有如岩漿，如果他們能够利用它吸收北極光，就可以運用北極光使美國任何一個城市爆炸，無可抵抗，實情如此，美國必須打擊他們的計劃，在他們沒有找到古怪的北極光收斂劑之前，先把他們從月球發射的太空飛行物體消滅，假如美國的攻擊性太空穿梭機能够奪取蘇聯已經找到的神秘收斂劑，那就更妙，因爲美國可以利用它吸收南極光，向他們襲擊，今後必須盡量利用月球，我不知道月球上面有甚麼東西可供利用，有一項情報是極準確的，蘇聯派到月球工作的人，沒有一個受傷或死亡，可見他們已經克服了月球上面缺乏氧氣，食水，以及糧食的三種困難，另外一些菲林是我們從蘇聯極度機密的太空資料收藏庫偷出來的，我們把它原庄送達，希望你把它冲晒之後，懂得它是甚麼。」

最後的一句是：「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再會！」

剛剛聽完了錄音帶的話，由菲林冲晒出來的照片，已經送來，三個巨頭很有興緻的逐張欣賞，初時他們以爲每一張照片都有一個目標，那些目標全是獨立的，看清楚點，才知道它是一連串拍攝的照片，恍如小電影，如果它從電影院方式的放映機放映出來，不會覺得它太過模糊，可是，把它逐幅冲晒出來，那就相當模糊了，有些照片還是一團黑影。

三個人都覺得失望，末了，還是署長卡沙摩亞比較有見識，說：「我認爲這裏二十多幅照片俱是有價值的，即使一團黑影籠罩的一幅，仍有價值，因爲它反映出有一塊體積相當大的東西凌空飛來，剛剛遮住了攝影機的鏡頭。」

「你說的是石頭嗎？」局長羅布爾問道。

「是的，我指的是隕石。」

「如果那一團黑影確是隕石，必然是在太空拍攝了，有一幅照片比較清晰，可以看見一艘潛艇形的飛行物體，被許多塊石撞擊。」

「我也有這個想法，可能有兩艘飛行

物體，先後闖入流星陣，在後面航行的一個飛行物體向前拍攝，剛好攝影得到太空潛艇碰着流星雨撞擊的情形。」

「對，我的意見也是如此。」國防部長霍森說。

「太空裏面當然有流星，從來沒有聽見過某一處出現流星雨，這種事情究竟是偶然發生的？抑或它經常發生呢？」局長羅布爾的好奇心油然而生，繼續發問。

署長卡沙摩亞說：「照我們運用各種探測器所測知的眞實情況，太空並非很安全的，一顆星到了它的放射性質素接近完全消耗之際，必然逐漸萎縮，最後，自動爆炸，從一顆比較地球更加巨大的星體變成無數細碎的石塊，向四方八面飛射出去，隨後，逐漸分裂，變成更細的石，那種東西就是流星雨，照計是不容易碰得着的，不知如何，蘇聯的太空潛艇居然碰上了它，還早作準備，另外派出一些比較細小的飛行物體，沿途拍攝，看來他們似乎預先知道某一處的太空有流星雨出現，故意闖入流星陣。」

「問題來了，你看見的，照片上面顯示的石塊，十分厲害，可能把太空潛艇擊毀，蘇聯科學家冒險闖入流星陣，必有所圖，是否他們想找尋神秘的發光物收歛劑呢？」部長霍森問。

「我也有這種懷疑。」

「這幅照片有沒有價值呢？」

「很有價值，它顯示太空爭霸戰巳經展開，蘇聯科學家比我們先走一步。」

「我們豈不是輸定了？」

「不，現時發覺得早，可以一戰，他們把月球看做製造遠征太空的基地，我們偏偏要向月球襲擊，而且獲勝的機會很高，不過，這一項決定跟整個國家的命脈有關，必須呈示，請總統批准，才可以變成事實。」

「事不宜遲，我們立刻聯手寫一份報告書呈交總統吧，不過，我站在國防部的立場，仍要向你提出一項警告，假如庫頁島眞的放置幾百個飛彈在發射台，那就要考慮清楚才可以派人到月球去，否則，我們即使是在月球獲勝仍是沒用的，那時可能發動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句話說，我們絕不能夠在地球打輸，在月球打贏。」

「你的意思怎樣？」

「我認爲必須盡快查探清楚庫頁島是否陷入戰爭狀態，太空總署不是經常派出偵密機嗎？」

署長苦笑一下，說：「那些偵察機始終不敢越過蘇聯的領空警戒綫，無法攝影地面的景象。」

「我如果沒有記憶錯誤，有些民航機是可以在貼近蘇聯領空的邊界起飛，大概是距離領空封鎖綫九十哩，可否派人在民航機上面拍攝呢？這一招十分新奇，對方未必預料得到。」

「驟然聽了進耳，似乎可以實行，可是，民航機一旦被蘇聯的戰機擊落，我們就弄到面目無光。」

「這一招並非在美國的民航機實施，豈不是可以兩全其美嗎？」

「是的，部長，你的頭腦十分靈活，佩服之至，不過，這樣重大的事情，一定由總統決定，我只能負責把你所講的計劃向他當面報告，是否實行呢，仍要總統決定。」

「爲甚麼不作出當面報告呢？」

「部長，我重複說一句，這件事情十分重大，假如我們三個人用書面報告的方式，寫出這個計劃，萬一蘇聯用戰機或飛彈打落任何一架民航機，有我們所派的特務在內，到時我們豈不是要負很重大的責任嗎，口頭上的報告，沒有痕跡可尋，安全得多。」

「是的，署長，你眞是神機妙算。」

三個人的談話，到此爲止，告一段落了，此事發生之後，第三天的晚上，太空署長卡沙摩亞親自晉謁總統，暢談了很久，總統是否答應把這些計劃實現呢？無人知曉，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一個月後，蘇聯果然發射飛彈，打落一艘並非屬於美國的民航機。

蘇聯在事後並不承認過失，不答應道歉或賠償，事情鬧大了，三個巨頭急急忙忙的召開緊急會議。

地點仍是太空總署地下一百呎的機密室。

入座後，國防部長霍森先開口：「署長，你是把我們上次議決的計劃實現，在總統的面前作出口頭報告呢？」

「有的，總統沒有作出決定。」

「照這樣看，蘇聯打落民航機是否偶然發生的？」

「我不知道，故此沒法判斷，我只能對你們說知，總統只是聽了我的口頭報告，沒有下令這樣做，凡是調派高級特務作出十分嚴重的活動，保密局長一定知情，你問問他好了。」

保密局長羅布爾一直都是很少講話的，話題落在他的身上，他再也不能够保持緘默了，很快開口道：「我沒有接獲總統對這件事情的決定，也沒有接獲任何一種差遣。」

國防部長霍森說：「難道總統沒有決定這樣做，蘇聯的飛彈打落民航機，只是巧合嗎？」

「很難說，只是巧合亦有可能。」署長作出最後的決定。

「關於月球方面的戰爭，總統怎樣說呢？」

「總統認爲我的意見很是高明，由太空署加上國防部的聯合報告書所寫的月球爭霸戰計劃，需欵二十億美元，他巳經批准，短期內可能興建一艘不怕流星雨的太空潛艇，並且有二百二十架太空戰鬥機掩護。」

霍森哈哈大笑，說：「我們的意見被總統接納了，眞是高興！」

保密局長忽然開口，說道：「看來這一項遠征太空的壯擧，跟我毫不相干了，可是，我仍有多少消息奉告，留在阿拉斯加繼續偵查蘇聯動態一些情報當中，有一項情報是相當重要的，它涉及發光物體的背面，證實上次阿丹之死所講述的一句，極有可能是蘇聯巳經大擧侵佔月球的背面，假如是事實，我們能否跟那些人一決雌雄呢？」

署長傲然說：「即使是事實，我們仍是佔上風的，雖然我們未能很有計劃的在月球背面永恆黑暗的地方登陸，在那一處

居住，仍然可以在黑暗中出擊，你可別忘記，我們有一百架過外的三角錐太空戰鬥機。」

「怎樣攻擊他們呢？」

「再簡單也沒有了，他們霸佔了月球的背面，而我們霸佔了月球的正面，到時各佔一半的地盤，由於我們採取守勢，有許多種攻擊性的武器，他們以爲在月球上面不會發生戰爭，沒有好好的準備，反而屈居下風。三角錐的太空戰鬥機既然可以在太空飛行，亦即可以飛到月球的背面襲擊！」

保密局長羅布爾由衷的佩服，說：「我的信心大大增加了，祝你一飛冲天，獲得最後勝利。」

圍攻雷電鏡血洒太空

只是一個月，美國在太空城秘密製造的一般太空潛艇全部落成，它相當沉重，故此需要五千個噴氣筒放在它的尾部，輪流噴射由液體氫噴出來的氣，把它推進到太空，而且可以很順利的衝過包圍地球的大層，如無意外，必然可以抵達月球，不過，這種潛艇一旦離開地球之後，它就永遠不能够再回到地球了，實情如此，非霸佔月球不可！

由於這種特殊情況，令到太空署長對這一項「潛艇升空」的壯擧稍爲延遲，雖然全部落成，隨時起航，從地球飛入太空，仍要事前掃蕩在月球的一切障碍物，他打算發射另外一種形式的巨型射月火箭，由它把戰士以及糧食先行送往月球，抵達之後，才用巨型的太空潛艇出擊，那就萬無一失，至於射月火箭，仍有三角錐太空戰鬥機掩護。

一句說話，此行是傾全力搏殺的，絕非只是研究太空那麼簡單。

巨型的射月火箭並非大聲疾呼，在指定的時間發射，而是靜悄悄的射出，爲了掩人耳目，它還選擇在大雷雨之夜忽然升空。

它離開地球，絕無困難，抵達太空，向指定的一個方向飛行，很順利的在月球地面降落。

月球仍是老樣子，一點變動也沒有，同時沒有看見任何的建築物，甚至找不到人類的脚印。

有些人發生懷疑，向太空署長查問，署長卡沙摩亞很堅定的說：「蘇聯科學家一定比我們先來一步，霸佔了月球，我們早巳調查清楚，知道他們躲在月球的背面，如果這一項情報準確，他們當然不會在月球的正面露臉了，不必理會他們，我們巳經抵達月球，一切依照原定計劃去做，先決的條件就是找尋低陷的火山谷不見天日，在那裏製造小湖，種植綠海藻，使它放出氧氣。那是我們的生命綫，必須不分晝夜的看守，此外，還要盡快種植椰子林，將來它有了收成，椰汁就是我們每天必須飲的水。我們巳經很小心的加以實驗，在各種水果當中，只有椰子才可以不用淋水仍然生長，可惜它要兩年之後才有收成，那不要緊，兩年之內我們所需要的水，由太空戰鬥機供應好了，它是我們的保護神，這一次射月的火箭就是它沿途保護。

「此行有三十八人，動用的太空戰鬥機，却有一百架，無怪敵人不敢阻攔了，可是，抵達月球之後，那些戰機就要飛走，只有二十架留下來，够不够用？仍是難以估計。」

太空署長說完，即時進行各項必須做的工作，跟着佈下作戰的陣地。

他的親信「卡恩博士」也在身邊，負責把一切跟戰局有關的資料盡量搜集，向他報告。

從表面上看來，這些工作做得又快又準，相信是無懈可擊了，假如蘇聯眞的巳經派人到月球的背面居住，企圖向他們進攻，仍是不容易的，因爲月球的背面和正面之間隔了一座高山，叫做北高峯，美國太空署的人巳經在北高峯佈下了死亡陷阱，有的是地雷陣地以及噴火機槍，此外，還有激光炮。

此情形看，他們的防禦工作做得十分徹底，可是，他們所能够做得到，只是這些，沒法向月球的背面進攻，仍是美中不足。

一週之後，太空署長召見卡恩博士密談，說：「我們巳經確定了自己的崗位，不怕他們偷襲，最成功的是在深谷十分巧妙的佈下了各種掩蔽物，把三角錐戰鬥機收藏得緊緊，相信敵人不敢進攻，事實上果然如此，不過，從另一方面看，我却又有些懷疑，既然月球上面有了蘇聯戰士，另外有了科學家，不單是確立了橋頭堡那麼簡單，他們沒有理由不知道我們巳經來到月球，何以他們完全沒有動靜呢？我想你乘坐三角錐戰機繞到月球背面偵察，你的意思怎樣？」

「我很喜歡接受這個任務，坦白點說，即使你沒有給我這個命令，我也想向你提出請求，因爲我對月球的背面始終發生懷疑。」

「你懷疑那邊有人嗎？」

「不單是這樣簡單，我還担心他們在月球的背面製造了甚麼秘密武器，根本上沒有把我們看在眼內，故此他們知道月球上面雖然是來了另外一批人，仍然沒有戰意。」

「如果你的猜想屬實，他們必然是打算在地球上面發動攻勢了，事不宜遲，今晚你就起飛，三角錐戰機的戰鬥力相當强，隨時可以把一大隊戰士毀滅，它除了作戰，還有特殊設備，能够利用紅外光在黑暗中拍攝，我希望你能够利用它的優點，拍攝一些精緻的照片回來，記得這一點，除非逼不得巳，切勿發動攻勢，因爲只是單刀赴會。」

「我明白了，請你放心，我一定可以保護自己！」

說完，他就告退。

當晚「卡恩博士」眞的乘搭三角錐太空戰機，前往北高峯，繞過了它，飛向沉黑的地方。

照他想，超過北高峯就是月球的背面，應該有些特殊的形態，怎料戰機在高處以及低處飛行，始終看不出甚麼，因爲月球上面沒有水，本來是個海洋的地方，只是深坑，還有很厚的沙，那種地方絕不適宜降落，故此他叫機師低飛攝影，拍了一百幅，便即回航。

他很順利的飛去又再飛回來，沒有阻礙。

他把照片冲晒，出乎意外的，全部一片空白，爲之愕然。

他把照片反反覆覆的看，始終看不出甚麼，後來，勉强找到一個結論，對署長卡沙摩亞說：「我認爲那些地方必有科學家座鎭，採用特殊方法，令到我的紅外綫攝影失效，若非如此，決不會攝影得到的照片一片空白！」

署長也感到驚奇，說：「太過出奇了，我們必須小心防範，他們不論遲早，一定向我們出擊！」

他的猜想的確有些道理，果然不出所料，三天之後的一個深夜，月球背面眞的有人聯羣結隊而來，其中還有些人踏進地雷陣地，炸到片片飛開，至於美國佈署的陣地，死傷纍纍，靠近天亮，這一場戰爭結束了，卡恩博士立即在戰場到處檢查，發覺自己這一邊，死傷二十人過外，對方竟然沒有一個屍骸留下來，另外一件事情也是相當古怪，雖然對方的戰士有人跌進了浮沙陷阱，整個人被沙淹沒，居然有力量從沙堆之內爬出來，沒有空氣也可以發力，眞是厲害！

他們初時摸不透其中奧妙，後來，有一個垂危的戰士在沙上用他的手指寫下了一個字，然後才清楚這個原因。

它並非甚麼，所寫的只是「機械人」這一個字！

只是這麼短的一個字，已經有份量，使他們覺得很有意思，似乎所有問題都迎刄而解！

爲甚麼住在月球背面的人，不需要氧氣，不需要水，同時夜間不需要燈火，白天不需要糧食？機械人當然不需要這些，它只是消耗輕微的電力而已！

明白了一切，署長恍然大悟，急急忙忙的跟卡恩博士商量對策。

卡恩博士說：「雖然機械人能够支持許多種困難，可是，它的作戰能力始終是很薄弱的，除了貼身打鬥佔上風之外，別的場合，並非穩佔上風，地雷可以把它炸到紛飛，用激光槍對付它也可以使它一片片的裂開，無法復合。」

署長點了點頭說道：「是的，我險些忘記了，激光槍可能有效，激光炮更加有效，可惜我們的人數太少，難以匹敵，快些跟地球上面的人聯絡，叫他們多派一些人來，假如太空潛艇已經造成，派它一齊出擊！」

太空潛艇的威力很大，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一個沉重的鐵臂，不管碰上了多麼大的石塊也可以擊破它，不會受到損害，此外，還因它的外殼堅實，可以支持一切撞擊，假如它在太空浮遊，碰上了冰雪，也可以滑過，至於它的戰鬥力，全靠激光，渾身各處都可以發射激光，署長通知太空總署發射太空潛艇，認爲它能够尅制機械人，一點也沒有弄錯，可是，它碰上了蘇聯另外一種秘密武器，叫做雷電鏡，那就屈居下風了，因爲雷電鏡可以把陽光化而爲電，透過特殊的構造，使它聚爲焦點，向銀河一個物體出擊，行雷閃電，十分厲害，它在月球附近監視，署長毫不知情，那天太空潛艇進入太空之後，由百多架三角銼太空戰機掩護，快要到達月球，驟然發覺前面有一種飛行怪物擋住去路，逼於交鋒，因爲潛艇上面的人不知道它的厲害，很快就給雷電擊中，搖搖欲倒，幸而三角銼太空戰機有如蝗虫似的圍攻，纏住它苦鬥，然後打個平手，終於弄到兩敗俱傷。

雷電鏡被激光射爆，失去它的威力，同時太空潛艇也沒法捱下去，隆然一聲巨響，自行爆炸，在太空之內化爲片片碎裂，艇內的人死個清光。

剩下來的三十多架太空戰鬥機，無法相救，只好向雷電鏡報復，一齊衝刺，同歸於盡。

那一場太空爭霸戰，到最後只是悲劇收場，雙方沒有甚麼好的結果，留在月球的太空署長以及卡恩博士，因爲缺少生力軍支持，鬥不過機械人，全部喪生，機械人亦因雷電鏡已經在太空焚毁，無法取得電力，本身的電力消耗之後，便即自行焚滅。

月球上面依舊是老樣子，杳然無人，一片死寂，這一場大戰反映出一件頗爲重要的事情，假如美蘇對方在地球上面展開大規模的戰爭，結果也是跟太空之戰相似，同歸於盡，互相發射核彈的話，很可能在一小時之內，兩個超級大國的人死個清光。

地球上面當然有人類活下去，因爲地球上面有四十億人之多，毁了兩個國家，還有百多個國家，超過三十億的居民，照常過活。

（完）

虎口鴛鴦

（本文承自第42頁）

黎明見牆上還掛着外衣褲，便道：「他連外衣褲都來不及穿，快追！伍超豪，還有那幾個出口？」

伍超豪道：「這裏是山腹，還有兩個出口，是通山外的，我可不知他會走那一條！」

「你指給咱們看，咱們分頭找！」

× × ×

這山峯並不太大，兩條地道却找不到人，衆人出了山腹，黎明立即叫道：「快分散搜索！」

出口外面都是灌木叢以及石頭堆，要搜人可不容易。黎明與秦守仁都有點氣餒，正想放棄在附近搜索，而向前急追時，伍超豪輕聲道：「他跑不遠，一定是在附近……」

李信急問：「爲什麽？」

「他最近一對脚都生了『鷄眼』，剛叫人剷了出來，那裏跑得動！」

衆人一聽登時大喜，大聲呼叫「許雙槍就在附近，快搜！」於是又有人叫他投降，空山寂寂却無許雙槍的踪跡。

忽然，從一堆灌木叢中傳出一個噴嚏聲。「裏面有人！」話音一落，噴嚏聲再起，一個打手高聲叫了起來：「許雙槍在這裏！」

他還未叫畢，已响起鎗聲，兩顆子彈一齊射入他胸膛內。

槍聲驚動了衆人，立即圍了過來，火把光下，只見樹叢中走出一個身栽矮小，但微微發胖的五十多歲的漢子來，那漢子只着坎肩及內袴，脚上却穿着一對長馬靴，腰上掛着子彈夾帶，一手各提着一槍，他本來威風凜凜，令人望而生畏，但這時候候，這個模樣却有說不出的滑稽可笑，衆人不約而同地笑了出來。

許雙槍雙眼噴火。「他媽的，都是些叛徒叛將，老子斃了你們。」

李信槍管一抬，喝道：「你敢！」

識雙槍目光暴縮，問道：「你們是什麽來路！」

黎明道：「全都是些受害人，姓許的，你還記得當日幹下的惡行嗎？我父母便是死在你手下的！」

許雙槍退了兩步，冷冷地道：「你們人多，俺自然不是對手，有種的便跟我鬥鬥槍法。」

李信說道：「笑話，傻子才會跟你比鬥！」

黎明看了許雙槍那干手下一眼，道：「好，我便跟你比。」

衆人都用詫異的眼光望着黎明，黎明道：「請大家退開！」

× × ×

山風呼呼，蒼穹仍然一片漆黑，火把在風中搖搖幌幌，映在一張張緊張的臉龐之上。

黎明與許雙槍背貼着背。「你們各跨出十步之後，便開鎗，不限幾槍！許雙槍，你若敢使詐，咱們亂鎗之下，你可會變成蜂巢！」

許雙槍冷冷地道：「我姓許的臨死也要做一次英雄！」

「好，開始！一、二、三……」

衆人的心都提了起來，黎明的胆氣，使得匪徒們也對他產生敬佩，更有人暗暗替他担心。

「七、八……十！」

十字話音未畢，黎明與許雙槍同時轉過身來，雙槍齊提，就在此刻，許雙槍又打了一個噴嚏，他手腕一振，「砰」的一聲，子彈在黎明的身邊擦過。

黎明的槍法比他慢了一點點，但子彈却直貫進他胸膛！

許雙槍身子一抖，手槍在他掌中滑落，身子也緩緩癱軟，他忽然大叫一聲：「我，我不服氣！」

黎明冷冷地道：「多少年來，那些無拳無勇的善良百姓，他們無辜地死在你槍下，難道他們都會服氣？」

許雙槍身子再一抖，「蓬」的一聲在地上，緩緩閉上雙眼。

黎明道：「你們都看見了，有本領的人行凶作惡，別以爲沒人可以制服他們，就算沒人可以制服他們，上天也會懲罰他們，就像是許雙槍，我本不如他，但他却死在我鎗下，是上天懲罰他，是他惡貫滿盈，更是邪不勝正的明證！你們自信比許雙槍如何，我答應許雙槍跟他決鬥，就是要使你們明白這個道理！」

匪徒們都把頭低下，火把被山風吹熄，東方天際已現出一絲魚肚白……

尾聲

黎明把許雙槍的手下留在山上，却把他們的槍械全繳了，希望他們在靜思中對以前的種種行逕有所懺悔，當然，秦守仁，李信和幾個郭家的打手，也留在山上。

這一次他不但報了仇，而且還從許雙槍的賊窟中挖出大批的金銀財寶，他準備拿去賑濟災民。

剩下來的，便是郭家打手的賞金，所以黎明便帶着他們返回郭家。

郭戌聽到消息後，親自帶人到大門迎接。「多謝黎先生救了犬子，請進去喝杯酒。」

黎明道：「我是來取賞金的！」

「有有，早已備好了。」

衆人到了內院，只見郭小清扶着百合走了出來，向黎明拜倒，黎明把他倆扶起，心頭可十分詫異，悄聲問道：「姑娘，老闆肯讓你進門？」

郭小清在旁邊答道：「經過這場災難之後，使我明白了不少事理，也使我堅强了，我堅持一定要娶百合，否則寧願不娶，由於我態度堅決，爹終於答應咱們的婚事……」他瞄了百合一眼：「不過，婚禮要待她臨盆之後才補辦，屆時請您來喝杯喜酒。」

黎明哈哈笑道：「這對你來說可是因禍得福呀！小清，請你帮我派發賞金吧！」他語氣忽然一轉，語重心長地道：「不過，假如你以後能約束他們，不要仗勢欺壓善良，便更好了。」

郭小清忙道：「一定一定，您請放心，放心……」

（本篇完）

俠義傳奇故事

封神劫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陳摶取得趙光義在違命侯府作惡的證據，將那裸畫呈交德昭太子，趙光義派人潛入太子府水軒放火，幸好沒有將證據燒掉，太子將裸畫呈交父王趙匡胤，趙匡胤杖責一百大板，趙普知道是陳摶所爲，因太后遺旨，有金匱之誓約，故嚴令天絕地滅二人加強保護趙光義，出入嚴防刺客……李浪要爲李後主報仇，暗中潛在人羣中，見晉王府的輿仗隊經過，以爲李光義在轎內，襲擊撲了個空，連忙躲進小巷躍上瓦面逃走，天絕地滅和侍衛亦跟踪追捕。紅衣少女香菱手持連弩將侍衛射倒了幾個，引導李浪跟着她走，進入一條小巷的屋子暗門轉入屋內……

難毀金匱盟　太子募勇士

「你不會認識我的。」香菱笑了笑。

李浪不由問：「你又怎會認識我？」

香菱道：「我見過你在違命侯府內高來高去，也知道違命侯左右，武功最好的一個人，是李浪。」

李浪奇怪道：「你一直在監視違命侯府？」

香菱搖搖頭道：「我監視的只是趙光義。」

李浪又是怔了一怔，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香菱竟然反問：「你看呢？」

「若是看得出我也不會問。」

「不是敵人。」香菱接上這樣一句。

「當然不是了。」李浪苦笑。「否則你也不會出手救我。」

「我就是不出手以你的身手，你也一定能逃脫的，只是麻煩一點兒。」

「那你爲什麼要出手？」

「我們早已留意到你在長街附近準備行刺趙光義，師父吩咐，你若是眞的出手我們便盡可能帮助你脫險，帶你去見一見他。」

「你們？」李浪搖頭。

「我當然不會是一個人。」

「你們跟趙光義有過節？」

「可以這樣說。」

「是什麼過節？」李浪追問。

香菱沉吟道：「我不知道師父到底要讓你知道多少關於我們的事。」

「那你的師父又是那一位？」

「你見到他不就知道了。」香菱又笑笑。

李浪道：「我一定要見他？」

香菱道：「反正對你沒有壞處的，你難道一些好奇心也沒有？」

李浪沒有作聲，香菱接道：「這一次你行刺失敗，相信要一段時間才有第二個機會，反正是閒着，爲什麼不跑一趟？」

李浪無言點頭，香菱又道：「師父算得果然不錯，難怪人家都叫他活神仙。」

「活神仙？」李浪的腦筋又活動了起來。

香菱狡黠的又笑笑。「不再說了，你這個人小心眼，老是在留意着。」

李浪道：「只要我隨你走一趟，還是知道的。」

香菱道：「你見到未必認識，但應該聽說過的。」

「你師父名氣很大。」

也許。」香菱頭也不回。

「在這裏很有勢力？」

「也許。」香菱仍然這樣回答。

「是女人？」李浪再問。

「也許。」香　只是往前走。

李浪沒有問下去，他聽出香菱是不會再向他透露什麼的了。

×　　×　　×

地道的出口，是另一戶民居，牆壁上也是有一扇暗門，通出一條僻靜的小巷。

李浪抬頭一看太陽的位置，便知道在長街的另一面，在方才相反的方向，晉王府的侍衞除非有所發現，否則越追便只有距離他們越遠。

再看清楚小巷的環境，李浪更就完全放下心來，這條小巷頭尾赫然都被高牆封閉，除非躍上高牆上，否則根本不可能知道這條小巷的存在。

香菱將暗門推回原位，看看李浪，頭往上一抬，手揮處，一條飛索便從袖子裏射出，鈎在飛簷上，一個身子隨即往上升起來。

升到了一半他才向李浪招招手，大有看你怎樣掠上來的意思。

小巷不怎樣寬闊，身形不容易展開，要筆直往上拔起來並不是一件易事，除非內功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境界。

香菱是看準了李浪這個年紀內功的修爲有限。

李浪往上看一眼，身形一翻，倒豎蜻蜓，雙手落在牆壁上，十指如鈎，左右交替，倒爬而上，香菱看見奇怪，這奇怪之間，李浪已突然一個翻身，倒躍上瓦面，接向香菱招招手。

香菱一皺鼻子，身形再往上掠，上了瓦面，隨即往外掠出，李浪亦步亦趨。

翻過了幾重瓦面，便是幾座小山丘，當中一條溪流，不怎樣寬闊，水清見底，游魚可數。

香菱在水邊停下，回頭一看，李浪正在她身後，距離不變，她鼻子又是一皺，飛索射出，飛越溪流，鈎住了那邊一株高樹，身形便凌空飛越水面，盪了過去。

李浪同時將溪旁一塊大石踢出，身形接掠前，那份迅速並不在香菱之下。

他掠到了大半距離，身形開始落下，腳一沉，正好點在那塊大石上，那塊大石被他一腳踏得沉下來，墮進水裏，他的身形却借力再往前掠到了對岸。

也就在這時候，香菱凌空倒掠了回去，她飛索在手，當然是輕而易舉。

李浪意料之外，怔在那邊。

香菱將飛索收回，笑了笑。「誰要在那邊走，我不過是舒舒筋骨。」

李浪只有苦笑，香菱接把手一招。「這邊——」身形掠了出去。

李浪搖搖頭，只有掠回來，他實在很想知道，這個香菱到底是什麼人。

看她的言談舉止，入世顯然未深，也不像與趙光義有什麼仇恨，應該就只是奉命行事。

從那些屋子暗門地道看來，那應該是一個大規模的組織，而且已經作好準備，隨時可以採取行動。

他們爲什麼一直沒有採取行動，到底還在等什麼？與趙光義到底有什麼過節。

到現在爲止，李浪事實也沒有聽說過有什麼人在跟趙光義作對，但他也不能不承認他知道的實在太少。

一直以來，違命侯府的事已够他傷腦筋的了。

好奇再加上他現在已實在閒着，又怎會不走這一趟，一看究竟？

×　　×　　×

來到了太子府後院高牆外，香菱才停下，李浪也立即掠到了她身旁。

「這是什麼地方？」李浪並不難看出這不是普通人家，眼前的高牆到底與一般有異。

「進去不就知道了。」香菱這句話出口，身子便蝴蝶般翻飛上高牆。

李浪跟着掠上去，掠進高牆內。

十數丈外的一株積滿了雪的高樹即時簌簌地洒下了片片積雪，一個手脚看來特長的駝子從高樹上爬下來，他一身白衣，還束上白頭布，雪地冰天中毫不着眼。

落到了雪地上他更就與雪地混爲一體，然後一個雪球般緩緩滾開，滾進了一條小巷內才站起來，一身白衣同時抖下，裏頭一身襤褸。

他接將白衣白頭巾捲進巷子一角的破蓆內，負着那卷破蓆子往前行。

頭巾下是一張與一般乞丐無異的面龐，亂髮蓬鬆，鬍碴子參差，脚上踩的也已換上了一對破鞋。

天絕地滅一夥精於化裝易容，這個駝子更是其中高手。

×　　×　　×

進了太子府後院，三個陳摶的弟子便從藏身處掠出，目光都落在李浪面上。

「這個是朋友。」香菱隨即問：「師父在那兒？」

「在後堂。」

香菱看看李浪，一聲：「跟我來。」快步前行，李浪當然跟上去，那三個陳摶的弟子他完全陌生，但也看出一個個都有一身很不錯的內功。

香菱的身手他更就是心中有數，只是還未能够從中看出是那一個名派的弟子。

來到了後堂，香菱還是不敢自作主張，讓李浪留在後堂外，先進去禀告。

李浪並不在乎，也不用等多久，香菱

便再出現，領他進去。

× × ×

陳摶德昭都在後堂內，德昭玉樹臨風，衣飾華麗，在李浪眼中却沒有陳摶的吸引，他幾乎立即肯定這個老道士是一個內家高手。

可是他印象之中並沒有這個人，而他們也絕對肯定這個人不會是江湖上無名之輩。

香菱第一個要引見的當然是德昭。「喏，姓李的，你過來跟殿下請個安。」

「殿下？」李浪一怔。

德昭一擺手，自我介紹。「我是趙德昭。」

李浪的劍立即出鞘，寒光一閃，直取德昭，却只是刺到一半便停在半空。

陳摶出手如閃電，只用食中二指便將李浪的長劍夾停，李浪心頭一懍，一聲呼喝：「放開！」

陳摶應聲放開，李浪劍一吞即吐，再刺出，陳摶同時抬手彈出中指，只一彈便將劍尖三寸彈斷，劍勢也同時被彈斷。

那三寸劍尖「嗤」的飛出，射在一條柱子上，入木竟深逾半寸。

李浪劍再刺出，又被陳摶以指彈斷三寸，這一次他的劍勢並沒有被彈斷，跟着又刺出了六劍。

陳摶也彈指不停，每一次彈在劍上，都斷飛三寸劍鋒，無一次落空。

李浪終於停下來，手中已只剩下一截劍柄，他疑惑的瞪着陳摶，對於陳摶的內功修為，既是驚訝，又是佩服。

陳摶從容在他的手中將劍柄取過，放在旁邊的高几上，淡然一笑。

李浪忍不住問：「高姓大名。」

香菱插口道：「你沒有見過我師父，總聽過我師父陳摶的威名。」

「陳摶？」李浪目光從香菱移回陳摶面上：「華山陳摶？」

香菱道：「難道還有第二個。」

李浪冷笑。「一代宗師，竟然助紂為虐，的確大出我意料之外。」

香菱微嗔道：「你又在胡說什麼？」

李浪道：「趙氏王朝，有那一個是好人，趙匡胤黃袍加身，奪取天下於孤兒寡婦手中，又是什麼英雄好漢？」

德昭淡然道：「閣下既然知道天下當時在孤兒寡婦手中，趙氏即使不取，終究難免淪落他族手中，況且趙氏得天下以來，亦可以說得上國泰民安」

李浪道：「連年征戰又如何？」

德昭道：「天無二日，天下一統也才容易照顧，就是取南唐以來，我們亦沒有難為南唐子民。」

「違命侯府的事怎樣說？」李浪迫視着德昭。

德昭不卑不亢，道：「龍生九子，各有不同，趙氏王朝亦難免良莠不齊，有敗壞朝綱的敗類」

李浪冷笑道：「這個敗類可是未來的王位繼承人，現在已經是無惡不作，一旦君臨天下，倒不知天下黎民又會怎樣。」

德昭道：「我們現在正是謀求補救之方。」

「你那個做皇帝的父親也視若無睹，你這個做太子的兒子又能夠如何。」

「金匱之盟，閣下應有所聞。」

「盟毀不了，人總可以毀的。」李浪又是冷笑。

德昭正中下懷，撫掌道：「此言正合我意。」

李浪詫異的看着德昭，陳摶插口道：「違命侯府事發，我們便決定不惜代價除此狂徒，是必他亦聽到風聲，作好安排，以致你這一次襲擊，徒勞無功。」

李浪沉默了下去，陳摶接道：「這怪不得那一個，只是經過今日的襲擊，趙光義必定提高警覺，再下手便成問題，說不定，現在還在準備報復的行動。」

李浪道：「讓他們來找我好了。」

陳摶道：「這個賬未必會算在你的頭上。」

李浪道：「你要我去跟他們說清楚，這件事是我做的，叫他們不要誤會。」

陳摶拈鬚微笑。「我們的意思只是，既然是同路人，何不攜手合作，除去此狂徒。」

李浪深注陳摶。「這件事我一個人可以解決得來。」

陳摶搖頭。「你太衝動，今日出其不意，以後只怕很難有這種機會。」

「我可以等。」李浪轉身舉步。

「即使等到了，趙光義左右天絕地滅不少高手，未必能近得了他的身。」陳摶慨歎。「可惜一個像你這樣的勇士只喜逞一時之勇。」

李浪不由自主的停下脚步，香菱走前來，道：「我們是一番好意，你不妨考慮清楚。」

李浪沉默了下去，陳摶接道：「難道連貧道，你也不相信？」

李浪緩緩轉過身。「我可以答應，但是有一個條件。」

德昭道：「只要合理，什麼條件我也答應你。」

「我要親自手刃趙光義！」李浪一字一頓，斬釘截鐵。

× × ×

趙光義這時候正在晉王府大發雷霆，他原是堅持要坐在那頂轎子裏，經不起天絕地滅苦勸，才取消上朝之意，拿空轎子先試試。

這一試竟眞的試出刺客來，看見抬回來支離破碎的轎子，驚怒之餘，趙光義不由捏一把冷汗。

「是那一個行刺我？」趙光義一再喝問。

天絕道：「是一個男人，因為事先有安排，一擊不中便迅速逃去，當時情勢混亂，他又半幪着面龐，我們看不見他的眞面目。」

趙光義剎那一陣衝動，便要破口大罵，突然又省起趙普的話，這正是用人之際，立時將那一股衝動壓下去，改口道：「下次可要小心了。」

天絕點頭道：「那極有可能是太子府的人。」

趙光義眼一瞪，道：「德昭有這個胆量？」

地滅道：「看他派人來偷畫軸，沒有什麼做不出來的了。」

趙光義不由點頭，也就在這個時候一

個侍衛，急急奔進來，道：「鐵駝有急事要稟告，」

趙光義雙眉一揚道。「鐵駝是什麼東西？」

天絕道：「是屬下留在太子府外監視的一個手下，想必是有所發現，」

趙光義「哦」一聲。「叫他進來。」

鐵駝也就是那個喬裝乞丐的駝子，要稟告的正是：「那個行刺王爺的人與陳摶的徒兒香菱進了太子府，」

「果然是德昭那個畜牲指使！」趙光義勃然大怒。「德昭那個畜牲敢胆暗算我，是活得不耐煩了，」

「王爺息怒，」天絕地滅伴裝勸解。

「我跟他沒完沒了。」趙光義這是由衷之言，對德昭他早已有歧見，奪畫事後更視之如背上芒，眼中刺，不去不快。

他們當然不知道，之前李浪與太子府一些關係也沒有。

行踪落在天絕地滅手下監視中，當然也是在李浪香菱意料之外。

× × ×

李浪在太子府中被當做上賓，錦衣美食，他並不在乎但也沒有推卸，主要是因為他看出德昭的誠意。

令他不慣的也就是日子過得太舒服，有時候反而覺得難過。

已經是三天。

香菱每一天一有空閒便來找李浪，只是今天來得更加早。

李浪早已醒來，梳洗妥當，他相貌本來很英俊，美服羅衣更就與一般佳公子無異。

「看你啊，完全另一個人的。」香菱這句話不時掛在口邊，今天也沒有例外。

「這麼早？」李浪試探着。

香菱突然問：「你今年多大了？」

「你看。」李浪信口反問。

「看得出不會問，」香菱又問：「肖什麼的？」

「什麼不是也一樣，」

「不同的，師父說，每一種生肖的人都有他特別的性格。」

「那你看我肖什麼？」

「我就是不懂得看。」香菱又問：「成家立室了。」

「沒有——」李浪反問：「是你師父要知道我這些？」

香菱一怔，陳摶的語聲已傳來：「師父叫你來幹什麼的？」

陳摶正立在門外，香菱回頭一看，連忙道：「李浪，師父請你到他那兒。」

陳摶微笑道：「現在師父來了，當然不用了。」

李浪忙問：「老前輩——」

陳摶截道：「我們已有了一個計劃。」神色隨即變得凝重。

李浪凝神靜聽，陳摶接道：「只是，我們缺乏一個安全的地方以及一批值得信任的人。」

李浪沉吟片刻，道：「這件事交給我好了。」

陳摶目光陡亮，在他整個計劃中，最重要的就是這一環，雖然他還未知道李浪心目中的是什麼地方，什麼人，但他絕對信任眼前這個年青人不會信口開河。

× × ×

三個時辰後，李浪香菱已遠離皇城，策騎奔馳在郊野。

他們是由秘道離開，知道他們離開的人也不多，整件事陳摶要求在秘密中進行，不能夠有任何差錯。

來到了郊野，香菱顯得活潑，坐騎又是神駿，一時奔前，一時左右繞圈子，李浪看着，眼都花了。

他心底事實很喜歡這樣毫無拘束，奔放自由，只是現在他根本缺乏這種心情，已完全被仇恨佔據。

日以繼夜，登山涉水，第三天頭上，他們進入了山區一個古樹林。

放目望去，都是樹木，香菱不由又問一句：「還有多遠？」

「快到了。」李浪的目光更遠。

「就在這座樹林內？」

「這是他們出沒的地方，他們住在山上。」

「他們到底是什麼人，怎麼會住在山上的？」香菱奇怪。

「現在他們可以說是一羣山賊。」

「山賊？」香菱一怔。「了不起，連山賊你也認識哪。」

李浪語聲沉重。「他們原是南唐的精銳，在朝中却一直受小人排擠。」

香菱目光一轉，忽然嚷起來。「看，那兒有一隻鹿。」

那隻鹿正在樹木叢中閒走，香菱勒轉馬頭，飛騎立即奔過去，奔不了數丈，李浪一騎已飛快追上，探手拉住了香菱坐騎韁繩。

香菱方要問，李浪已折下一條枯枝，擲向前面不遠的樹叢，只聽一下異响，一個嵌滿尖竹的木排便凌空蕩至，飛越那邊樹叢，釘在一株樹上。

香菱若是飛騎再往前奔，勢必觸發那個木牌，人就是避得開，坐騎也難逃木排撞擊。

這看在眼內，香菱不由拍拍坐騎，道：「小白，還不多謝李公子救命之恩？」

那匹白馬彷彿聽得懂，「希聿聿」一嘶，香菱接問：「那是什麼東西？」

李浪道：「他們設置來防備敵人入侵的機關消息，這樹林內類似的陷阱機關據說逾千。」

香菱伸了伸舌頭。「他們弄這許多幹什麼？難道很多人來找他們痲煩？」

李浪道：「雖然暫時不會有敵人找到這裏來，但既然以之為根據地，做好防備工作總是好的，而且他們平日也沒有什麼做，正好拿來打發時光。」

香菱道：「幸好這兒不會有什麼人進來，否則送了命也不知是什麼回事。」

李浪道：「他們一向都有人在附近監視，一般人就是迷路走到來他們發覺沒懷疑，也會阻止他們走進樹林內。」

「這樣說，這些人也不太壞。」

「他們雖然淪為山賊草寇，刦的一向都是貪官污吏，山寨後也自闢有耕地，耕田種菜，養豬放牛，自供自給。」

香菱目光四顧，道：「你說有人在附近監視，怎麼到現在還不見現身？」

李浪倏的仰首道：「那一位兄弟？」語聲甫落，一叢枝葉便從一旁不遠的

一株大樹上落下來，却是一個身材魁梧的漢子，身上插遍了枝葉，着地即呼道：「李將軍，是黑豹！」

他接一個觔斗，抖飛了那些枝葉，凌空翻落在李浪馬前。

李浪搖頭道：「別再這樣稱呼了，山寨近日來可好？」

「平安無事。」黑豹裂開大嘴巴。「又有什麽人敢到這裏來生事？」

李浪接問：「花虎在那兒？」

黑豹道：「前面不遠的瀑布附近。」

「這個天氣他仍然要在水裏打滾。」

「他在練輕功。」黑豹笑起來。「老大向來自負一身神力，外加十三太保橫練，恨天無柱，恨地無環，無人比得上，就是輕功不太好，不能夠隨意高來高去，引爲憾事，所以近年來刻意苦練，現在已經有相當成績。」

李浪笑笑。「他終於肯練輕功了。」

黑豹道：「還有意待你到來時賣弄一番，好教你意外吃驚。」

李浪道：「看來我來得正是時候。」

「還不是，」黑豹又裂開大嘴吧。「老大若是已練好輕功，也不會留在瀑布那兒。」

「哦？」李浪隨即笑了笑，多少他都已猜到什麽回事。

一陣驚天動地的長嘯即時傳來。

× × ×

花虎的臉花得很，據說是因爲營養太好，長在臉上的麻子都開了花，但並不難看，他身上每一部份比一般人都大了一點兒，大口大鼻大眼睛，大塊頭。

黑豹已經稱得上魁梧，可是比起花虎雖然不致於變成娃娃，最少也差了兩級。

花虎的肩膀比香綾的腰還要粗，雖然說香綾身材窈窕，但他那麽粗的肩膀已實在罕見。

看他隨隨便便一立，便有如天神般，令人看來爲之心驚胆戰。

據說他打個噴嚏也有如响雷般，這香菱雖然還沒有聽，但並不懷疑，現在他這長嘯聲已有如雷霆一樣，驚天動地。

他雙手執着一條山籐長嘯着像一隻大猩猩般飛越長空，從一株大樹上飛越瀑布下的水潭，飛躍上瀑布上的山岩，再一個飛身，隨着山籐飛盪向那邊大樹上，動作雖然不太美妙，聲勢却實在不比尋常。

回到那邊大樹上，不等黑豹開口，他已經瞥見黑豹領着香菱李浪走來，却佯作不見，一聲長嘯，便又手抓山籐疾盪向那邊瀑布。

這一次他只用一隻手，也是存心賣弄，飛到一半已經將山籐鬆開，而且來一個「鷂子翻身」，一個觔斗才向那邊山岩躍落。

這個姿勢也不能說不美妙的了，可惜就是算短了三尺，並沒有落在山岩上，變了落向下面水潭。

長嘯聲立斷，水潭就像掉進了一塊大石，「噗通」一聲，水花激濺。

水潭旁邊侍候着十多個山賊，立時大笑起來，可是到花虎從潭中冒出，一個個却已收起笑臉，都裝作若無其事。

李浪黑豹也沒有笑，香菱居然也忍得住，但也已一臉笑容。

花虎一隻落湯鷄也似的走上來，隨即「啊哈」一聲，大笑道：「我還以爲是做夢，跳進水裏清醒一下才發覺不是，果然是你這個小子來了。」

李浪若無其事的道：「因爲我到來，害你要跳進水裏去，實在不好意思。」

「老朋友，我當然是不會怪你的。」

花虎摟着李浪的肩膀。

李浪也不在乎花虎一身水濕。「不見這多時，你這隻花老虎還是這樣強壯。」

花虎笑罵道：「你這個臭小子還說呢，這麽久也不來看看老朋友。」

李浪道：「明知道你這隻花老虎百毒不侵，頭昏眼花又難得一見，看來看去都是這個模樣，看不看也沒關係。」

花虎大笑，目光忽然落在香菱面上，往李浪肚子上打了一拳。「好小子，有眼光。」

李浪一怔，花虎接問：「這個大美人你是那兒找到的。」

「她——」李浪這才明白花虎的意思。

花虎笑截道：「我家裏四十九條母老虎加起來也沒有她的一半美，大家老朋友，那個地方有這種美人，你怎能不關照老朋友？」

李浪道：「你已經有四十九條母老虎，還要找第五十條，不怕她們將你撕開來吃掉。」

「要吃掉早已吃掉了。」花虎笑得就像個傻瓜。

李浪沉吟道：「上次我跟你分手的時候，你好像只得四十一個。」

花虎說道：「你走了之後我又娶了八個。」

香菱驚奇地看着花虎，忍不住問：「你眞的有四十九個妻子？」

花虎若無其事的道：「這種事怎會假的。」

香菱接問：「那你有多少個孩子？」

「百一十七個，還有一個這三五七天應該出世的了。」花虎轉問黑豹。「我可有記錯。」

黑豹搖頭。「沒有。」

「看來我的記性還不壞。」花虎拍着黑豹向香菱道：「這是我那些孩子的武術教頭。」

香菱目定口呆，李浪道：「最初我也是很奇怪。」

香菱搖搖頭。「我實在難以想像。」

花虎道：「這是我爹爹教的，我爺爺也是這樣，上陣不離父子兵，是可靠的手下也就是至親骨肉。」他笑顧黑虎等人。「他們都是我的親兄弟。」

香菱不能不承認他說的有道理，李浪接問：「伯母她們可好？」

「很多都不時問起你的近況，我這就引去見她們。」花虎笑轉向香菱。「也好讓他們看看你這位新娘子。」

香菱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說話，李浪忙解釋。「你是誤會了，我們……」

「還未成親哦？」花虎又打了一個哈哈。「你這個小子做事就是不够爽快，那揀好了日子了？」

李浪搖頭，正要分辯，花虎話已接上。「那不要緊，我的一個媽媽最懂得擇日子，由她來你大可以放心。」

李浪只有搖頭，花虎突然省起了什麽的，怔一怔，接又道：「違命侯府的事我們已經有消息。」

李浪深注了花虎一眼。「你們的消息也很靈通。」

花虎道：「你別忘記我們原是南唐子民，李煜雖然是一個混蛋，到底是南唐的國君。」

李浪無言，花虎嘟喃道：「在南唐未亡的時候，他聽信讒言，將我爹爹的兵權撤去，否則那會這麽容易給趙匡胤攻進去，我早就知道他投降不會有好結果的了，現在果然。」

「老兄——」李浪欲言又止。

花虎接道：「你放心，我這兒固若金湯，他們要找你麻煩，還得問過我們這一夥父子兄弟兵。」突然他又好像忘記了這回事，轉口道：「來，先去看一看我的媽媽。」

× × ×

一路走來，遇到的山賊無不是兄弟叔侄之類的稱呼，香菱不相信也不成。

她也是第一次遇上一夥這樣關係的組織。

山寨建在山上，到處險阻，也準備好擂木滾石之類的防衛東西，還設有哨站，分明就是在備戰的狀態，花虎解釋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山寨其餘的山賊也分做兩批，一批在農田工作，一批則在鍛練身手，輪流交替，所以山寨既不用担心耕地荒廢，糧食不足，也不用担心因爲荒廢武功，體力反應衰退。

花虎一路口沫橫飛，滔滔說來，自然是引以爲榮，也事實足以自豪。

香菱也不能不承認這果然是南唐的精銳，李煜聽信讒言，非獨不加以好好利用，反而將之放棄，就是亡國也怪不得別人，本身的確要負最大責任。

李浪當然看出香菱的心意，她何嘗又不是感觸萬千，只是到這個地步說來也是無用，爲時已晚。

× × ×

忠義堂上大羣小孩子正在玩耍，又叫又罵，有哭有笑，吵吵鬧鬧，天翻地覆，亂成一片，看見花虎進來，齊嚷一聲：「爹——」年紀較大的都紛紛躲到一旁，有幾個較小的却是猢猻般爬到花虎身上。

花虎大笑道：「這都是我的兒子。」

一個漂亮而略帶土氣的少女這時候正從堂後轉出來，花虎一見笑接道：「這是排行第三十七的。」

李浪客客氣氣地一聲：「嫂嫂——」

另外兩個手抱嬰兒的少女接出現，花虎笑得更開心道：「排行四十六四十七的，她們是孖生姊妹，同一日嫁給我，同一日生子，只是龍鳳胎，一個男一個女。」

李浪連聲：「嫂嫂——」香菱却只有苦笑。

花虎打着哈哈往內走去，迎面一個中年婦人行來，看見花虎忙問：「可看見花十四在那兒？」

花虎搖頭道：「沒遇上。」一頓連忙介紹。「這個是原配。」

李浪又是一聲：「嫂嫂。」

「原來李大叔。」那個婦人目光落在香菱面上。

花虎笑道：「這個不是我的。」

那個婦人立時會意，道：「原來是李家嫂嫂，我說呀，李家叔叔一表人才，一定會娶得一個如花美眷，果然是，怎麽現在才帶來……」

香菱要分辯也不知道如何分辯，李浪也只有苦笑，幸好花虎及時截住：「媽媽她們是不是都在內堂。」

「都在——」

花虎笑顧李浪香菱。「嫂嫂你們可以不用見齊，我的媽媽，你們非見不可。」

香菱李浪沒有反對，花虎也不等他們回答便往內堂走去，這片刻，左右又多了幾個花虎的妻子，你一言，我一語，好不熱鬧。

× × ×

花虎的媽媽也不太多，只是三十七個，年紀大都差不多，最老的一個却顯然已過六旬，也就是花虎的生母，策着一條龍頭拐杖，高坐在內堂太師椅上，其餘各人或坐或立在左右，跟李浪打過招呼，便交頭接耳，議論紛紛，目光都集中在香菱面上。

老夫人突然向香菱招招手，道：「你過來。」

香菱不由自主走過去，老夫人仔細端詳一會，轉向花虎，道：「虎兒，這個好，娶了。」

香菱啼笑皆非，花虎慌忙搖手道：「這個不成？」

老夫人偏着頭反問：「你不喜歡啊，這個女孩子有什麽不好？」

花虎道：「她是李浪的。」

老夫人將頭湊近去，一手放在耳後，問：「你說什麽？」

花虎這才省起她耳朵不大好，大聲道：「她是李浪的。」

老夫人有些遺憾的「哦」一聲，笑顧李浪道：「你這個孩子眼光比虎兒好多了，什麽時候的事哦？怎麽現在才帶來。」

李浪正要分辯，花虎已接道：「不說這些了，我們有要事商量。」也不管那許多，一把拉了李浪往內偏廳走。

香菱當然不肯留下來。

× × ×

待李浪香菱進去，花虎隨手將門掩上，道：「方才你說有要事跟我商量，到底什麽事？」

不等李浪回答，他又道：「我也看出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了。」

李浪道：「這件事……」

花虎又截道：「是不是跟違命侯府有關，你可別要我替李煜報仇，這個狗皇帝死了也不值得同情。」

李浪道：「跟報仇不錯有些關係，但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只是要借用你這個山寨幾天。」

花虎目光倏的又落在香菱面上。「要擺酒迎親？這個絕不成問題，我這兒地方其實也算寬敞，筵開百桌千桌……」

李浪截道：「你誤會了。」

「用不着否認，我們……」花虎看樣子仍然是不相信。

李浪直截了當地將事情說一遍才問：「你到底是什麽意思？」

一借，當然借，你爺爺跟我爺爺是好朋友，我爹爹跟你爹爹也不知多少次同甘共苦，出生入死，你跟我更就是親兄弟一樣，你開口，我如何推却。」

「太子只是要借用幾天。」

「多少天也不成問題，只是我跟你是好朋友，跟那個德昭太子可毫無關係，你也說得很清楚，只是太子要借助我們，在這兒借住幾天。」

李浪會意地道：「你是要收回若干費用。」

花虎揮手道：「要錢還不簡單，我帶着這羣兄弟隨便往那兒走一趟，還不是滿載而歸。」

「那你是要做官的了？這也不是問題，只要你答應，太子登基，論功行賞，你要做官還不容易？」

「做官？」花虎打了一個「哈哈」。「我們原是南唐子民，雖然南唐已經沒有了，但是做宋朝的官，總覺得有些不大舒服。」

語聲甫落，門突然被推開，花虎的母親妻子，大大小小一窩蜂地湧進來。香菱李浪固然意外，就是花虎也不免怔住在那裏。

眾人隨即將花虎包圍起來，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語都說．「答應他嘛——」

花虎怔了怔。「答應他什麽？」

眾人爭先恐後地。「做官啊。」

花虎這才想到他們一直在門外偷聽，抓着一把亂髮問李浪。「你說我應該怎樣做？」

李浪道：「當然是答應。」

「那我答應你好了。」

「這件事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能洩漏出去。」

花虎大笑道：「我這兒是一家人，不是媽媽就是爹爹，不是兄弟就是姊妹，正是上陣不離父子兵，打死不離親兄弟，你放心。」

老夫人耳朶聽得不清楚，這時候忍不住問花虎一個妻子。「他們在說什麽？」

「阿虎要不要做官。」

老夫人一雙眼睛立時發亮。

花虎那邊接道：「難道我媽媽會背後算計我？」

老夫人拐杖即時戳在花虎腰背上，花虎冷不提防「哎唷」一聲，老夫人接道：「傻孩子，有官也不做？」

花虎看着老夫人，回顧李浪香菱尷尬地笑道：「難道我的兒子會冒犯虎威？」

話口未完就是這麽巧，他的一個三四歲的兒子正將一個陀螺拋來正中他頭上。

香菱不禁「噗哧」的笑出來，花虎亦是啼笑皆非，李浪搖頭道：「你是說多錯多，還是不要說了。」

花虎道：「我只是不明白，太子好好的不住在皇城府中，要躲到這兒來。」

李浪道：「我會跟你說清楚。」

花虎嘟喃道：「別要是落難太子，自身也難保才好。」

「這只是計劃的一部份。」

× × ×

計劃的另一部分這時候亦已在太子府內完成，那是十二個高手匠人以寒鐵揉合純金屬再抽成細絲，織成了一襲刀槍不入的金絲甲。

主持這個計劃的是陳摶，他要冶煉這樣的一襲金絲甲並不是現在的事，只是現在的確有需要才實行。

金絲甲織好了，先穿在一個假人身上，由侍衛拿刀槍砍去刺去。

那些侍衛全力施爲，金絲甲仍然無損，德昭看得眉飛色舞，連連點頭，忍不住一句：「穿着這襲金絲甲還有什麽地方去不得？」

陳摶只是拈鬚微笑。

× × ×

德昭的一切行動竟然大都被趙光義知道，天絕地滅在打探消息方面絕無疑問非獨盡展所長，而且大有收穫，他們到底是這方面的能手。

這當然是趙光義的意思，他早已將李浪的襲擊算在德昭賬內，一心報復。

連日子也已選定。

是月十三是德昭生母的死忌，德昭必定前往拜祭。

天絕地滅當然也打聽到這消息，只是趙光義一直沒有表示，才沒有開口，到十二頭上，到底忍不住，進言：「明天是下手的好機會。」

趙光義竟然回答：「你們準備得大概都差不多的了。」

這個人雖然行事瘋狂，却肯定絕不糊塗，尤其是在沒有醉酒，在正常的狀態。

天絕地滅應聲道：「差不多的了。」

趙光義隨即問：「他出入百數十侍衛還有陳摶的門徒保護，你們如何下手，硬來？」

「硬來在皇城之內固然不成，就是在皇城之外亦難免付出相當代價。」

「不錯，那你們是……」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趙光義再問：「現在他出入太子府，都是四頂一模一樣的轎子一起，你們如何肯定他坐的是那一頂轎子？」

「我們……」

趙光義截道：「即使被你們誤打誤撞，撞個正着，他已經着人織就一襲金絲軟甲，刀槍不入，一擊不中，你們便再沒有機會。」

天絕立即道：「要他命的就是那襲金絲軟甲。」接將一幅地圖在案上攤開，指劃道：「這是必經之路，也必須在楓林後以木筏渡河，我們已經試驗過八人大轎放在木筏上，木筏的吃水深度，在木筏上做了記號。」

趙光義沉吟道：「德昭那襲金絲軟甲重達六七十斤，他坐的那頂轎子當然比較其餘的三頂吃水深一些。」

天絕接道：「只要肯定他坐的是那一頂轎子，其餘的事便很簡單。」

趙光義沒有問如何簡單，對天絕地滅的暗殺手段他一向有信心，他要考慮的只是要不要付諸行動。

天絕顯然看出趙光義的心意，隨又道：「德昭太子四頂轎了出入又織造金絲軟甲護身，當然是爲了應付萬一被人算計刺殺，事情在皇爺長街被襲之後，可見得那的確是他指使，因而恐懼皇爺報復！」

「不會錯的了！」趙光義靠坐椅上，一張臉沉下去。

天絕道：「與之同時他必然會考慮再對皇爺採取什麽行動，那也是他唯一解除威脅的方法。」

「不是他死，便是我亡。」趙光義連連點頭。

「既然是如此，皇爺又何必再多作考慮？」

趙光義不覺握拳，突然一拳擊在長案地圖上，一連串驚天動地的刺殺行動也就在這一拳之下開始。

× × ×

清晨，一看便知道是好天氣，暴風雨的前夕天氣據說也都是很好，很平靜。

四頂轎子就在這時候從太子府先後抬出來，在大羣侍衛的簇擁下浩浩蕩蕩穿過長街。

一模一樣的轎子，轎夫也顯然經過選擇，看來都並無不同，要清楚德昭到底在那一頂轎子內，實在不容易，所以天絕地滅沒有在長街動手。

却在離開太子府之後，四頂轎子便已在他們監視之下。

與四頂轎子離開皇城的同時，一頂轎子經過長街急急來到了晉王府，走出了宰相趙普。

他趕得很急，晉王府的侍衛看見他那種焦躁的神態更不敢阻攔，通傳的只有搶在前面急急進去通傳。

趙光義正在內堂喝酒，每當他心情緊張或者不怎樣安定的時候他便要喝酒，只是喝得不太多，因爲他還要在有意識的情形下知道事情的進展！

看見趙普，第一句他便道：「你這個老小子來得正好。」

趙普道：「希望還不太遲。」

趙光義大笑。「我正少個酒伴，喝得滿不是味道，你來得正是時候！」

趙普歎了一口氣才問：「聽說你已經對德昭開始報復的行動。」

趙光義道：「那個小子斗胆派人行刺我，不給他厲害看看別人還以爲我害怕他呢。」

趙普道：「若是那個刺客給當場抓住，或者有什麽證據在手，大個藉口你要教訓他一頓並不是一回事，但也是止於教訓而已。」

趙光義打了個「哈哈」。「我現在也只是要教訓他一頓，好教他知道厲害。」

趙普道：「我得到的消息却是你要在他今天往皇陵拜祭的途中將他殺掉。」

趙光義道：「你的消息倒也靈通。」接又打了一個「哈哈」。

趙普道：「這種情形下，不靈通怎成。」一頓又一歎。

趙光義也不否認。「不錯，我只要把他殺掉，也許他的運氣比我還要好，一樣是有驚無險。」

趙普歎着氣，問：「你知道將他殺掉有什麽結果？」

「他一直跟我作對，不服『金匱之盟』，殺掉他正好免除後患，我也樂得安枕無憂。」趙光義又笑起來。

趙普搖頭道：「金匱之盟是無人能改變的，皇上就是有心將皇位傳給德昭也一樣有心無力，但你若是將德昭殺掉……」

趙光義打着「哈哈」道：「他也是一樣不能夠拿我怎樣？」

「他們到底是骨肉至親，而此事發生是你理虧，朝廷大臣是必都站在皇上那邊，到時皇上要毀金匱之盟，誰還敢反對。」趙普長歎。「王爺只怕亦性命難保。」

趙光義悚然動容，嘟喃道：「又會這樣的？」

趙普歎道：「王爺報仇心切，一時衝動，難免有所疏忽，現在無妨細心想個仔細。」

趙光義到底不是呆子，一言驚醒，這片刻已經想個清楚，忙問：「那現在如何是好？」

趙普斬釘截鐵的道：「立即終止報復行動。」

趙光義以手掌用力的擦着鬍鬚：「一定要終止啊？」

「當然，就是怕來不及。」趙普援問：「天絕地滅什麽時候動身的。」

「昨夜便已去部署，只是消息傳來，德昭那邊才動身不久。」

「這我立即趕去。」趙普振衣而起。

趙光義接道：「看來我也得走一趟，不見我，天絕地滅未必會聽信……」

趙普截道：「王爺還是留在府中的好，必要時也許還可以置身事外。」

趙光義沉吟着道：「那我將印信交給你……」

「未知天絕地滅準備在什麽地方動手呢？」

「楓林渡——」

× × ×

楓林渡是大河比較狹窄的一段，但水流也比較急湍，所以渡船改由木筏代替，那個木筏特別寬闊，而且有繩子貫連，也是利用繩子牽引移動，相當穩定，馬車轎子一樣可以載過去，遠較渡船爲方便。

每天經由這裏渡河的人相當多，但德昭太子要渡河，其他人當然得暫時迴避，德昭的侍衛也隨即散開，部份先渡河到對岸戒備，如臨大敵。一切安排妥當，轎子才抬上木排去，一頂一頂的橫渡江面。

渡江的時間雖然因此而多得多，却也是安全得多，那些侍衛顯然都受過嚴格訓練，一個個面無表情，德昭到底在那頂轎子上，從他們面上的表情根本看不出來。

他們却沒有發現木筏的四周都已給刻上記認，天絕地滅的人正在暗中監視着木筏的吃水情形。

第一頂轎子抬上木筏，木筏吃水的情形一如他們計算。正好在記號上，轎子裏坐着並無穿上金絲甲，也應該不是德昭。

第二頂情形一樣，天絕地滅也所以沒有採取行動，到了第三頂——

那絕無疑問就是他們襲擊的目標，木筏的記號被水淹沒，也一如他們的計算，是多了那襲金絲甲的情形。

在蘆葦叢中監視天絕地滅的四個手下立即泅進水裏，向木筏那邊泅向。

他們當然是經過嚴格挑選，水性至佳，並沒受水流影響，時間也拿捏得恰到好處，在木筏來到大河正中之際恰好泅到木筏下，利刀已在握，迅速割破了縛在木筏底下的十多個皮囊，一股股黑色的油狀液體立即從皮囊裏冒出來，升上水面，裹住了那個木筏。

（未完・三）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黑衣人截擊譚三姑、蕭寒月等人，譚三姑被劃傷了皮肉，上身羅衫全爲鮮血濕透，蕭寒月協助各人將黑衣刀客一劍斬一個，連傷四人，刀客不敵，一聲呼嘯，去如流矢，瞬即消失在圍牆之外。王守義取出藥物爲譚三姑包紮，時天色已近五更，羣豪收拾一切轉回趙府，中午時分，張嵐、王守義召集衆人在賞花軒會議，常九、韓伯虎先到，互相議論蕭寒月的劍法神奇，不可思議。譚三姑、蕭寒月隨後來到，轉入正題議事，決定喬裝捕快，由王守義率領，趕到楊府的宅院，擬作全面的搜查，尤其是廢園，這次不是夜探楊府，而是光天化日去的……

捕頭直闖尚書府　揭發府第藏隱憂

灰衣老頭道：「知道，你還敢來驚擾，別說你是一個捕快頭兒，就是應天府正堂，也沒有這個份量啊！」

王守義看那開門老者，架子越端越大，立刻一沉臉色，道：「老兄，我們這可是辦公事，有人報了案，應天府不能不管，我帶了這麼多人手來，是要保護楊夫人，你老兄快去通報一聲，見不見我，要楊夫人作主！」

灰衣老者冷冷說道：「你敢小看……」

張嵐一上步，一把抓住那灰衣老者，接道：「我們總捕頭也是五品官銜，你不過是個門房罷了……」

口中說話，右手微一加力，那灰衣老者立刻痛出了一頭大汗，大張着嘴巴，道：「輕一點，輕一點，我這就去通報……」

張嵐接道：「帶我們一塊進去……」

灰衣老者一呆道：「這個……」

張嵐又一加力，灰衣老者忍不住媽呀一聲，道：「行，行，我帶你們進去。」

楊夫人似是已先得到了通報，人已坐在大廳上等候，兩個丫頭分站左右，另有兩個三十左右的黑衣勁裝大漢，站在楊夫人身後五尺左右處。

儘管王守義早已有了準備，但面對着受過誥封的一品夫人，也不敢稍有失態，整整衣服，拜伏於地，道：「應天府總捕頭王守義，叩見夫人。」

楊夫人修養不錯，雖然她的臉色不太好看，但聲音還算平靜，淡淡說道：「王總捕頭請起！」

王守義站起身子，道：「多謝夫人。」

楊夫人道：「你帶着這些佩刀帶劍的捕快，闖我府第，是何用心？」

王守義道：「回夫人的話，我們不是擅闖，是門房帶我們進來的。」

楊夫人道：「你們是押着他進來的，哼！這件事，我會找應天府說話，現在，你告訴我，你來幹什麼？」

「尚書府中昨夜鬧賊，而且傷了人命，守義職責所在，不敢疏忽，特地，盡起應天府快班精銳……」

「你說出了命案？」楊夫人接道：「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是誰報的案？」

胸中早有計謀，王守義不慌不忙的說道：「是應天府派在烏衣巷中巡夜捕快報的案，守義正在追查江南名醫趙百年失踪奇案，中午歸衙，得到消息，立刻趕來保護夫人。」

楊夫人略一沉吟，道：「沒有這種事，你帶他們回去吧！念你一番好意，我也不再追究你們了。」

說完了話，右手連揮，示意王守義立刻退走。

這時，蕭寒月、譚三姑，忽然舉步一跨，同時行入了廳中，分行左右，飛撲向兩個黑衣人。

兩人的動作快速，楊夫人看到他們入廳，剛要喝止，雙方已動上了手，譚三姑左掌、右指同時攻出，似是希望一舉把人制住。

但那黑衣大漢武功不弱，竟然拳腳並出，封擋住了譚三姑的一輪快攻。

這時刻，就看出了蕭寒月武功與衆不同的地方，右手一伸，就扣住了另外一個黑衣人的脈穴，左手疾出，點中了那人的穴道。

楊夫人回頭觀看，見雙方正在打鬥激烈，正待出聲喝止，王守義卻搶先說道：「這兩位是……」

「是……是我們的護院武師。」

譚三姑攻勢如狂風疾雨，黑衣人雖失先機，但仍然擋住了譚三姑的全力攻勢。能擋住譚三姑的全力搶攻，這人的武功，相當的高明了。

蕭寒月冷眼旁觀，發覺那黑衣人露出了多處破綻，何以譚三姑竟然不能乘虛制敵？

但聞楊夫人大聲喝道：「王總捕頭，叫你的人停手！」

「是是……」王守義說道：「我這就招呼他們住手。」

蕭寒月心中一驚，右手疾快的點出一指。

當眞是巧妙絕倫的一指，竟在譚三姑和那黑衣人飛舞的拳、掌中，抵隙而入，點中黑衣人的軟痲穴。

譚三姑一伸手，抓住了那黑衣人的右臂，未讓那黑衣人倒摔下去。

蕭寒月低聲道：「對不住了，譚老前輩，我……」

「你早該幫我一把了。」兩人交談的聲音很低，耳際已響起了王守義的聲音，道：「楊夫人吩咐下來了，不准動手，快退回來！」

譚三姑乘勢又點了那黑衣人一處穴道，放下黑衣人和蕭寒月雙雙退回。

靠近了張嵐的身側，蕭寒月低聲說道：「張兄，小心他們呑藥自絕，我已點了他們的穴道。」

楊夫人目光轉動，盯注蕭寒月和譚三姑看，但兩人已混入了王守義身後的捕快羣中。

王守義身後的捕快有十個人，穿着一色的捕快公服，佩帶兵刄，除了有很敏銳的眼光，很難分辨得出來。

另外，張傑、羅鏢，各帶了十個也穿同一服色的捕快，站在大廳外面，二十二個人，除了隨身的兵刄外，還帶着一張弓，一袋箭，看上去十分威武。

楊夫人看看大廳內、外的列隊捕快，又回頭看看兩個倒在地上的黑衣人，歎息一聲，道

：「你們殺了他們？」

「回夫人的話，那只是點了他們的穴道而已……」

楊夫人接道：「那是說，他們還能聽到我們的談話了？」

王守義道：「這個……」

張嵐以目示意，王守義立刻接道：「聽不到，除非，解開他們被點的穴道。」

楊夫人理一下花白的頭髮，黯然說道：「應天府巡防營的人，日夜在烏衣巷中巡查，爲什麼不能早些發現這件事情……」

王守義聽得吃了一驚，忙說道：「夫人是說……」

「兩年多了，楊家府第一直在他們的控制之下，我親眼看到他慘酷的控制手段，殺死了我們府中的護院武師，楊府之中，由我起，不論僕婦、丫環，全在他們的掌握之中，這兩年多的改變，你們竟然全無所覺……」楊夫人說到傷心之處，竟然是泫然欲泣。

「屬下該死，屬下該死……」王守義無限慚愧的說道：「楊尚書知道這件事嗎？」

「他不知道，他一直駐在京都，很少回來，而且，他們警告我，只要洩漏出去一點消息，楊家將被一體誅絕，鷄犬不留，我死不足惜，實不願拖累到楊家滿門，我看他們的身手，來去如風，我相信他們有這個能力。」



「夫人，當眞是受盡委屈了，侯門深似海，應天府中的捕快，實在不敢輕易來此驚擾，如非昨夜貴府上發生兇殺事件，以及有一切惡戰，守義今天也不敢登門叩訪……」

楊夫人似是突然間，想起了一件重大事情一般，急急說道：「快，快……快馬通知京都戶部，要楊尚書防備他們……」

「是是是，守義立刻遵辦！」

回頭對一個捕快低聲吩咐幾句，那捕快轉身疾奔而去。

楊夫人吁一口氣，接道：「只要我的丈夫能防備他們的暗算，就算他們眞的殺了我，也不會使我屈服。」

「夫人放心，京畿重地，防護森嚴，這般宵小，如何能得橫行，只是讓夫人受了兩年多的迫害。應天府竟未發覺，屬下深感不安，自當稟明上司，親來拜見請罪。」王守義一面說話，一面深深的一個長揖。

楊夫人苦笑一下，微一欠身，道：「算了，七王爺府，李大將軍宅院和楊府宅第相連，他們的府中，都有不少侍衞的人，近在咫尺中，亦未發覺，責怪你們應天府，似乎是有些怕大欺小了。」





「夫人寬容，守義感激不盡，既然潛隱府中的奸人已被發覺，就該追查消滅，還望夫人指點指點……」

「楊府中四進宅院，被他們霸佔三、四兩進和後面花園，就算是前面這兩進院落，也在他們的管制之中，進出府中之人，也在他們的監視之下。」

王守義沉吟了一陣，道：「夫人，守義帶人搜捕，難免有一場激戰，請夫人收拾一下，暫離府第，待守義肅清奸人之後，再請夫人回府如何？」

楊夫人目光一掠王守義，緩緩站起身子，回頭對兩個丫環，道：「妳們去我房中，收拾一些衣服出來……」

那兩個丫頭齊聲應道：「夫人……我們不敢……」

楊夫人突然地向前跑去。

王守義何等機警，楊夫人看他一眼，心中已有警覺，楊夫人站起身子，王守義已疾行兩步，攔住了兩個丫頭，右手亮出鐵尺，譚三姑及時而出，扶住了幾乎跌倒的楊夫人。

兩個丫頭都不過十八九歲，面目娟秀，靜立未動，看了王守義一眼，高聲說道：「夫人，帶我們一齊走吧！」

楊夫人喘一口氣，苦笑道：「到現在，難道你們還不肯放過我？」

王守義心中感激萬端，想那楊夫人乃是皇命誥封的一品夫人，竟然受制於人兩年之久，連她貼身的丫頭，也被換成了監視她的人，這潛伏楊府中的巨盜惡人，當眞是手段惡毒，嚴密，滴水不漏，眞難爲了這位一品夫人，能夠撐過這段日子，實是需要無比的耐力，極大的智慧，念轉至此，怒上心頭，目注二婢，冷冷說道：「妳們是束手就縛，還是要我們出手？」

兩個丫頭突然轉過身子，向後面奔去。但見兩條人影，疾掠而去，韓伯虎和常九，早已蓄勢待發，一躍之間，已攔在兩個丫頭前面。

意外的是，兩個丫頭武功很差，對付楊夫人雖是綽綽有餘，在韓伯虎和常九手下，不過三招，都已被點住了穴道。

問明了內情，才眞是令王守義大爲吃驚，連張嵐、常九那等江湖閱歷豐富的人，也不禁驚歎敵人的設計週詳。

原來，這兩個丫頭都是自小進入楊府追隨夫人身側的丫頭，但是卻被敵人控制利用，且傳她們幾招功夫，專以看管楊夫人，縱然有親友來訪，只要楊夫人不說內情，也不會引人懷疑。

王守義和張嵐一番商議，決定先把楊夫人送往趙府，派了韓伯虎和何剛，沿途保護，並請蕭寒月、譚三姑帶了張傑和十名弓箭手先行進入後園。

辦了無數的棘手奇案，這一次，王守義眞正感覺到壓力奇重，牽涉入案的人竟是王公大員，一品夫人。

張嵐、常九動手搜查過兩個黑衣人之後，才拍活了兩個黑衣人的穴道，同時卻又點制兩人雙臂上的穴道，防他們出手反擊。



守王義看了兩個黑衣人一眼，冷冷說道：「兩位是眞賊實犯，不想皮肉受苦，就從實招供。」

兩個黑衣人互相看了一眼，閉上雙目。

常九道：「好！兩位都是江湖高人，咱們就用江湖上的手法試試兩位有多大的耐力？」右手食中二指，連點了一個黑衣人五處大穴。

這種手法，能使全身行血回攻，如虫蟻在體內爬行，縱然是江湖兇徒，也受不住這種折磨。

但張嵐立刻發覺了不對，那黑衣人的臉上，突然泛起一層濃重的黑氣，不待點穴發作，已然氣絕而逝。

再看另外一個黑衣人，也是一樣，就這一陣子的工夫，黑衣人臉上已變成青紫之色，顯然是中奇毒而亡。

「他們把毒藥藏在何處……」常九大爲不服的說：「咱們搜查得很仔細……」

張嵐道：「毒藥絕不是藏在口腔之內。」

「似乎是藏在靴子裏……」王守義說：「我看到他們穴道初解時，似乎移動了一下左右腳。」

仔細查看，果然不錯，兩個黑衣人穿的薄底快靴上，露出了一截針尖，突出不到半寸，而且被快靴上一層絨綫掩遮，非特意尋找，決難發現。



張嵐突然生出警惕，道：「走！快通知蕭兄弟和譚老前輩等，不可用手封擋敵人下盤，不論多好的內功，也無法防止針尖刺入，這針上劇毒，立可制命。」

王守義等趕到後面的花園時，蕭寒月和譚三姑正在撥動着及腰的荒草搜查，張傑率着十名弓箭手，張弓搭箭，監視着整個荒園。

這座花園，雖然比不上七王爺的花園規模，但也有五畝大小，只是花樹凋謝，長滿着荒草，幾株高大的楊樹、垂柳，反而托襯出一份古老的蒼涼。

譚三姑停下來搜查，回顧了張嵐一眼，笑道：「問出點頭緒沒有？」

張嵐搖搖頭歎息一聲，道：「沒有，他們在靴子上暗藏絕毒之針，自刺斃命。」

譚三姑微微一怔，道：「果然歹毒，既可作克敵之用，又可作自殺利器，蕭公子，小心一些，咱們遇上的不只是江湖高手，而且是一個統治嚴密，手段殘酷的組合。」

蕭寒月無限感慨，道：「這幾個月來，晚進經歷的事故、變化，當眞是匪夷所思，大概這就是江湖閱歷了。」

常九道：「你是說，他們爲什麼自絕求死，輕賤性命？」

蕭寒月道：「其實，他們用不着死的，就算他們不肯招認什麼，王總捕頭也不會殺了他們。」

「不會，在下絕不會輕易殺人！」王守義已部署好二十名弓箭手，行了過來。

常九目光轉動，發覺了二十名弓箭手分佈的方位，箭雨所及，籠罩了整個花園，暗暗點頭，忖思：這當官的人，卻也有一套江湖人不及的佈陣之能，口中卻接着說道：「那些人不是怕總捕頭殺他們，而是他們活下去有着比死亡更可怕的痛苦。」

蕭寒月黯然一歎。

他本是讀書人，十年寒窗，胸懷孔孟恕道，目睹這種江湖上殘酷手法，心中大爲不安。

譚三姑道：「蕭公子，江湖凶險，萬勿大意，等你遇上了白羽令門中人，就會瞭解到邪惡異端，莫可理喻，非以殺不能止殺了。」

蕭寒月點點頭。

譚三姑眼看激起了蕭寒月的鬥志，才放下心來。

昨夜一搏，和適才廳中之戰，使得譚三姑體會到處境實在是險惡無比，對方現身動手的，個個都很年輕，名不見經傳，但身手之高，卻可算得上江湖一流高人，似乎都能和她白髮龍女，打個數十回合，顯然是一個神秘強大組合中訓練出來的特級殺手，這種人，對方不知有多少個？

其主腦人物，武功之強，自更可怕，而在自己方面，能夠獨當一面的，除了她譚三姑外，張嵐、常九、韓伯虎只能算勉強湊數，餘下的不堪對方一擊，而仗以克敵的只有一個蕭寒月，如他心存仁恕，意興闌珊，一旦遇上強敵展開決戰，只要他稍一遲疑，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這是他心中憂慮，卻又不便說出口來。

但聞張嵐說道：「譚前輩，三、四兩進宅院，未見敵踪，如果他們眞的藏在楊府，也只有隱身在這荒園之中了。」

譚三姑道：「當年的皇城修築的地下秘道，縱橫交錯，雖經塡堵，但仍留下很多，只要稍加修正，可以住下不少的人。」

王守義道：「最好把他們逼出來，那兩個丫頭，還在這裏，既被他們收服，想必知道一些隱密，要不要把她們提來問問？」

常九道：「不用問她們，問也問不出所以然來，不如放把火，燻他們出來。」

蕭寒月道：「野火燎原，一旦無法控制，那還得了？這烏衣巷之中，可都是王府公卿宅院。」

王守義微微一笑，道：「楊府外面有水，調動一批人來，灌水下去。」

火燒不成水淹，這方法倒也是很絕，不怕他們不現身。

忽聞疾風破空，一條淡黃色人影，由一株白楊樹上疾掠而下，直撲王守義。

（未完・廿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崑崙三劍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岳少俊受姓涂的漢子委托送密函，趕到太湖馬蹟山天華山莊，又見到了藍袍少年，原來他就是少莊主宋文俊，他以爲岳少俊又來找惲慧君，正想動武，見總管霍萬清說老莊主接見他，便不敢動手，岳少俊將密函呈上，宋鎮山拆開密函，左手已中毒，忙將毒函飛釘在柱上，叫總管取出解毒藥敷上，追問此函的來歷，岳少俊將在瓜州所遇之事告知，函內說明惲慧君要交出貞姑劍換回她被擄的爹爹惲大俠；宋鎮山知道岳少俊被人利用，不是出自本意，並問他來此目的，岳少俊才說出受師傅囑托而來，爲他說項，宋鎮山提出比劍才解決……

江湖閱歷淺　小鎮遭暗算

岳少俊耳中但聽「叮」一聲，一個人糊裏糊塗的就被震得離地飛起，直摔出一丈開外，一跌坐在地，手中細鐵軟劍，竟然被牙筷削斷半寸長一截！

宋鎮山手上一支牙筷，却毫髮無損，但端坐在太師椅上的人，突然身軀一陣顫動，瞋目哼道：「好厲害的毒……」

手中牙筷，跌落地上，右臂也隨着軟弱無力的緩緩垂了下去。

這下，看得侍立在宋老爺子身側的人，全都變了臉色！

霍萬清心頭猛震，一個箭步，逼到岳少俊面前，厲聲喝道：「好小子，你居然敢暗中施毒，計算老莊主！」

宋文俊一聽是岳少俊使的毒，他一張俊臉，氣得鐵青，同時閃身而出，大喝一聲：「姓岳的，我就剁了你！」

抬腕之間，掣出了長劍。

惲慧君雖沒出聲，但她心頭比誰都難過。

這話如果從別人口中說出，她斷斷不會相信，但這是自己親眼看到的，親耳聽舅舅說出來的，當然不會錯！

她內心深處，把岳少俊認作唯一知己，情有所鍾，心有所託，却萬萬不料他竟是如此卑鄙狠毒之人！

在和舅舅動手之際，暗使劇毒，她芳心破碎，睫承淚水，暗暗怨恨自己，錯把匪人，當作知心人兒！

岳少俊幾乎連劍尖已被削斷都還不知道，他跌坐地上的人，也尚未站起，霍萬清和宋文俊已經逼到他面前。

霍萬清趕緊伸手一攔，說道：「公子，不可取他性命。」

宋文俊怒喝道：「霍總管，你不用管，我非取他性命不可。」

霍萬清依然攔着道：「公子歇怒，他既能在老莊主身上使毒，自然也有解藥了，咱們先要他交出解藥來再說。」

說到這裏，右掌蓄勢，逼上一步，厲聲喝道：「小子，你快交出解藥來，還可饒你不死。」

岳少俊坐在地上，他跨上一步，已經逼到前面，自然不容岳少俊站起身來。

岳少俊幾乎百口莫辯，抬頭望着霍萬清，道：「霍總管，這是誤會，在下不諳使毒，如何會在宋老爺子身上使毒……」

霍萬清臉色冷厲，斷喝道：「好小子，還敢抵賴，你再不交出解藥，霍某就一掌活劈了你！」

宋鎮山緩緩吸了口氣，有氣無力的道：「霍總管，你們這是做什麽？」

霍萬清聽到老莊主的呼喚，威猛神情爲之一斂，忙回身道：「回老莊主，這小子既能使毒，身上必有解藥，屬下……」

「胡來！」

宋鎮山微哼一聲道：「你隨我多年，怎麽還如此不明是非，還不快快退開，請岳相公起來？」

霍萬清驚異的道：「老莊主……」

宋鎮山臉上隱有怒容，喝道：「萬清，老夫叫你快請岳相公起來，你聽到了沒有？」

霍萬清不敢違拗，只得後退一步，說道：「岳相公，老莊主請你起來。」

岳少俊收好軟劍，站起身來。

宋鎮山道：「文俊，你還不快過去，跟岳相公賠個不是？」

宋文俊道：「他在爹身上，暗使劇毒，爹如何……」

宋鎮山輕輕吁了口氣道：「爲父幾時說岳相公使毒了？爲父只當服了唐門秘製『八寶丹』，以爲體內奇毒，業已解去，那知方才舉筷之間，眞氣一動，才發覺奇毒不僅並未消解，而且眞氣有逐漸消散之感……」

霍萬清聽了身軀劇震，失聲道：「老莊主中的會是散功奇毒？」

宋鎮山道：「不錯，老夫聽唐門老當家說過『八寶解毒無憂丹』善解天下奇毒，惟有散功奇毒，另有解藥，不是『八寶丹』所能奏效。」

惲慧君道：「難道以舅舅的功力，還不能把它逼出體外麽？」

宋鎮山一手撚鬚，苦笑道：「妳這就是孩子話了，散功毒，就是專門對付修爲功深的人的一種無形毒藥，進入人體，立即滲透氣份，化散眞氣，使你功力在不知不覺中消失，除了練毒三人的獨門解藥，天下無藥可解。」

宋文俊道：「爹，孩兒就找他們要解藥去。」

宋鎮山沉哼道：「你知道毒害爲父的是什麽人嗎？這帮人故意安排陷阱，要岳相公捎這封信來，就是不敢正式露面，但他們毒害爲父的陰謀，却可如願以償，你要如何找他們去？」

岳少俊抱抱拳道：「宋老爺子，晚生受人利用，捎來這封毒函，老爺子縱無責怪之意，晚生縱非賊人同黨，但這封信總是晚生捎來的，事因晚生而起，晚生實在難辭其咎，內心更深覺不安，晚生就此告辭，天涯海角，龍潭虎穴，晚生誓必取到解藥，才能表明晚生心迹，還望老爺子珍重。」

說罷，又作了一個長揖，轉身往外就走。

惲慧君看他要走，急急叫道：「岳相

公請留步。」

宋鎮山望看他後影，微微感歎一聲道：「讓他去吧，此子涉世未深，却是性情中人，他因老夫中毒，內心感到愧疚，不肯留下來的，咱們也不用留他了。」

× × ×

岳少俊離開天華山莊，趕到埠頭，天色雖黑，但沿湖的小村落，都是操舟為業的漁夫，自然很容易僱到一條小船，直放胡埭。

胡埭只是一個小鎮，因就在太湖邊上，遊客往來，多在這裏歇足，這時小街上還有一二家麵館，亮着燈火。

岳少俊就在街頭一家小麵館裏吃了一碗麵，會帳時一面向麵館伙計問道：「伙計，不知這裏可有客店？」

那麵館伙計連忙陪笑道：「回客官，咱們這裏只是個小地方，客店可沒有，客官如要借宿一宵，鎮上人家，都有客房，可以臨時寄宿，客官路徑不熟，小的這就領你老去。」

岳少俊道：「如此就麻煩你了。」

伙計笑道：「不要緊，客官那就隨小的來。」說罷，放下抹布，領着岳少俊，出了麵館，走在前面領路。

小街上一片黝黑，岳少俊跟着他轉彎抹角，穿過一條狹窄的小巷，到了一間叠土為垣的矮平房前面。伙計脚下一停，回身道：「客官請稍候，待小的去叫門。」

轉過身，舉手在板門上叩了幾下。

過不一回，只聽裏面響起一個老婦聲音問道：「外面是什麽人？」

伙計應道：「胡大娘，我是麵館的長發，有位客官，前來借宿。」

那老婦人聽說是借宿來的，連忙「噢」了一聲應道：「來了，來了。」

兩扇板門開處，顫巍巍走出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嫗，手拿燭台，堆笑道：「客官請到裏面坐。」

麵館伙計道：「客官請吧，小的那就告退了。」

岳小俊隨手拿了一錠碎銀子，遞給伙計，說道：「謝謝你了。」

那伙計接過銀子，千恩萬謝的走了。

岳少俊隨着白髮老嫗走進屋去。

白髮老嫗閂上了門，把燭台放在桌上，一面陪笑道：「客官請坐，老婆子給你沏茶去。」

岳少俊道：「老婆婆不用張羅，在下深夜打擾，已經不安，隨便找個地方住宿就好。」

白髮老嫗笑道：「客官只管請坐，難得有客人來，茶水現成的，並不費事。」

彎着腰，自顧自往屋後而去。不過一回功夫，白髮老嫗打了一盆臉水送來，放到桌上，說道：「客官先洗把臉。」

岳少俊道：「如此麻煩老婆婆，在下眞的不好意思。」

白髮老嫗陪笑道：「客官不用客氣，咱們鎮上沒有住宿的客店，現在已是深秋了，天氣涼了，遊湖的客人不多，如是三春時光，鎮上每戶人家都有客人借宿，那才忙呢！」

岳少俊一面洗臉，一面隨口問道：「老婆婆府上，還有些什麽人？」

白髮老嫗道：「就是我老婆子和老伴兩人，老伴划船為業，累了一天，已經睡了，窮苦人家嘛，就靠客官們帮襯，混口飯吃。」

她帶岳少俊盥洗完畢，才捧着面盆，走進屋去。接着手中提了一把白瓷茶壺，和一個茶碗走出，放到桌上，說道：「客官請用茶。」

一面走近東首廂房門口，推開房門，說道：「客官住房，就是這一間了，被褥俱全，老婆子洗得很乾淨，客官只管放心安息，老婆子那就去睡了。」

岳少俊站起身來道：「老婆婆只管請便。」

白髮老嫗彎着腰，搥了幾下背，蹣跚的朝後面走了進去。

岳少俊確實感到有些口渴，就取過白瓷茶壺，倒了一碗茶，茶是剛泡的，水還滾燙，茶葉是太湖山上出產的新茶，有着一股清香味兒。

岳少俊輕輕喝了一口，心中只是盤算着如何才能取到「散功奇毒」解藥的事。

這可說是一件茫無頭緒的事兒，唯一可以追查的人就是假裝負傷，託自己捎信的那個姓涂的漢子，但他說的既然全是假話，不知他眞的姓涂，還是隨口揑造的。

就算他姓涂吧，自己連他叫什麽名字都不知道，人海茫茫，又到那裏去找？

還有一點，就是那封毒函上，曾提到要惲慧君用「貞姑劍」去換回她的爹，宋老爺子雖然認為對方只是故作誇大的恐嚇之詞，但這也不失為一條綫索。

自己曾聽賣花娘子竺秋蘭說過，黑虎神趙光斗和他手下虎倀敖無忌，虎爪孫無害，在瓜州出現，都是為貞姑劍來的。

那麽除了姓涂的漢子，自己也不妨再去一趟瓜州，虎爪孫也許還在瓜州小酒店裏當老板哩。

喝完一碗茶，漸漸感到有些睡意，這就走進東廂，連衣服也沒脫，上床倒頭便睡。

× × ×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光，岳少俊翻了個身，從迷迷糊糊中醒了過來，只覺頭腦又脹又昏也乾得發燥！

不，他發覺身子好像躺在冷冰冰的地上，一時不知身在何處？

想睜開眼來瞧瞧，只覺得眼皮十分沉重。

他用手揉揉眼睛，努力望去，眼前一片黝黑，如在深夜，心中不禁暗暗感到驚奇不止。

自己明明已經睡得很久，怎麽天還沒亮呢？

他緩緩坐起身子，竭力思索，也只記得自己離開天華山莊，僱船到胡埭，在一家小麵館裏吃了一碗麵。

後來由麵館伙計領着自己到一家民家借宿，白髮老嫗沏了一壺茶，自己一個坐在裏面喝茶。

後來大概時光不早，就走入東廂就寢，後來……

自己記得並未離開借宿的民家，那麽應該仍睡在白髮老嫗家裏的東廂了，怎麽會躺在地上的呢？

岳少俊在這一瞬間，頓覺事情大有古怪，他雖然毫無江湖經驗，但也不覺起了

警惕之心。

立即暗暗運氣一試，只感平日通暢無阻的氣機，竟然發生滯留的現象，似乎有幾處經穴，被人封閉，但只要你不強行運氣，却又毫無感覺。

難道會是那白髮老嫗？

難道她家裏竟是黑店不成？

心中想着，立即閉目養神，然後倏地睜開眼來，凝足目力，朝四處仔細打量，這回虛空生白，他已可隱約看到四週的景物。

這是一間極為狹小的房屋，除了四面俱是牆壁，屋中空無一物，靠右首壁間，似有一道門口，但緊緊閉着。

岳少俊緩步走了過去，伸手一摸，但覺觸手冰涼，竟是一道鐵門。

這會是什麽地方？

鐵門！

看來自己是被人家關在囚房裏了。

這當然不會是官府的囚房，因為自己並沒犯什麽法，那準是被壞人擄來的了。

這間囚房暗無天日，而且隱約似有一股霉氣，說不定在地窖之中。

他們把自己擄來，又是為甚麽呢？

他怔怔的站了一回，忽然想到自己身邊有竺秋蘭送的那柄軟劍，十分犀利，可以斬金截鐵，不知是否能够破門而出？

心念一動，不覺伸手朝懷中摸去，但覺懷中空空如也，別說軟劍，連自己腰間纏着的金葉子和懷中幾兩碎銀子，全都不翼而飛，不用說，都已被人搜去了。

岳少俊心頭甚是氣憤，暗暗說道：「看來這裏眞是黑店了。」

就在此時，只聽門外響起了一陣啓鐵鎖和拉動鐵門之聲，接着鐵門緩緩開處，透射進一片黯淡的天光。

只見一個黑衣漢子舉步走了進來，面向岳少俊問道：「你叫岳少俊？」

岳少俊道：「不錯，你們這是什麽地方？」

黑衣漢子道：「你這個不用問。」

他把手中一方黑布揚了揚道：「我替你蒙上眼睛，就可以出去了。」

岳少俊道：「為甚麽要蒙上我的眼睛，才能出去。」

黑衣漢子冷冷的道：「這是規矩。」

他不待岳少俊再說，催道：「仲姑娘在上面等着哩，快些蒙上眼睛。」

伸手把黑布包上了岳少俊的眼睛。

岳少俊奇道：「仲姑娘是誰？」

黑衣漢子道：「你到了上面自會明白，現在可以隨我出去了。」

說完，一手拉着岳少俊，往門外疾步行去。

岳少俊雙目蒙上黑布，看不清門外情形，只是由黑衣漢子拉着而行，只覺鐵門外面，好像是一條很寬的通道。

通道盡頭之處，就是一道往上的石級，兩人拾級而上，差不多走了三十幾級之多。

黑衣漢子脚步停下。

岳少俊問道：「到了麽？」

黑衣漢子還沒說話，只聽一個嬌脆的女子聲音問道：「他就是岳少俊麽？」

黑衣漢子應了聲「是」。

岳少俊聽得出來，他這聲「是」答應得甚是恭敬。

敢情這女子的身份，高過黑衣漢子，但從口音聽來，這女子年紀一定極輕的，因為她還帶着稚音。

只聽那嬌脆聲音道：「好，你交給我好了。」

黑衣漢子又應了聲「是」。

嬌脆聲音道：「岳少俊，你現在就跟我走吧。」

隨着話聲，伸過來一隻柔軟纖小的玉手，拉着岳少俊就走。

岳少俊任由他牽着走去，一面問道：「你就是仲姑娘麽？」

嬌脆聲音嗤的輕笑出聲，說道：「我才不是呢？」

岳少俊道：「在下想請問姑娘一聲，這裏到底是什麽地方？」

那嬌脆聲音道：「我不能告訴你。」

岳少俊試探着又道：「那麽在下怎會到這裏來的，姑娘總可以說吧？」

嬌脆聲音道：「啊喲，煩死啦，告訴你，我什麽都不知道，你見了仲姑娘，再問不遲。」

岳少俊道：「在下並不認識仲姑娘，她是你們這裏的……」

嬌脆聲音道：「仲姑娘就是仲姑娘，她有話要問你。」

岳少俊道：「她要問我什麽？」

嬌脆聲音道：「她要問什麽，我怎麽會知道。」

她脚下走得很快，岳少俊在感覺上，最少也經過了兩條轉折的迴廊，因為他脚下已經跨過五處門檻。

那就是說，他已經經過了五道門口，這裏縱非內宅，也一定是在一處大宅院中了。

當他跨進最後一道門檻之後，走在前面的嬌脆聲音女子脚步已經放緩下來，那是已經快到地頭了。

果然走沒幾步，纖小玉手，忽然放開，耳邊響起嬌脆聲音說道：「到啦，你現在可以把蒙面黑布拉下來了。」

岳少俊依言拉下蒙面黑布，只見一陣陽光，十分刺眼，面前俏生生站着一個一身玄色衣裙的少女，望着自己嫣然一笑，道：「你等一等。」

她果然年紀極小，看去不過十六七歲，臉上稚氣未脫。

岳少俊略一打量，自己立身之處，似在一處小院落中，朱欄曲廊，院中放置着幾盆盛開的黃菊，迎面一排五楹，湘簾低垂。

就在他打量之際，玄衣小鬟已經朝上首躬了躬身，說道：「啓稟仲姑娘，岳少俊帶到了。」

屋中傳出一聲冷峭的聲音，說了聲：「請。」

玄衣小鬟回身說道：「仲姑娘請你進去。」

說罷，伸手替他打起了湘簾。

岳少俊也不客氣，舉步跨入，那是一間窗明几淨的敞軒，室中放着一張圓桌，兩邊各有幾把椅几。

上首一把椅子上，端坐着一個約莫二十三四歲的玄衣女子，蛾眉淡掃，不施脂粉，但却長得十分冷艷。

她看到岳少俊走入，居然站起身來，帶着一臉淡淡的笑容，朝岳少俊頷首道：「岳少俠請坐。」

岳少俊抱抱拳道：「姑娘大概就是仲姑娘了。」

玄衣女子口中「嗯」了一聲，才道：「手下人得罪岳少俠，還望岳少俠幸勿介意才好。」

岳少俊心中暗道：「這眞是前倨後恭，你們把我囚在地窖裏，如今却向我賠罪了。」

一面連忙拱手道：「姑娘好說，這也許是一場誤會。」

玄衣女子抬抬手道：「岳少俠請坐，我有幾件事，要向岳少俠請教。」

她口中說得客氣，但是舉止却十分老練。

岳少俊依言在她對面的一張椅子坐下，說道：「姑娘要問些什麽，在下洗耳恭聽。」

方才領路的玄衣小鬟手托漆盤，端上一盅香茗，放到桌上，低低聲的道：「請用茶。」

玄衣女子回頭向她道：「你去把岳少俠的東西送進來。」

玄衣小鬟答應一聲，回身退出，過不一回，她手捧漆盤走入，放在桌上。

盤中放着一個鐵球（軟劍），一包金葉子，和幾兩碎銀，岳少俊一看就認出正是自己的東西。

玄衣女子伸手一指道：「岳少俠，這些都是你的東西，看看有沒有短少，你先收起來了。」

岳少俊伸手取過，收入懷中，說道：「沒有，就是這些了。」

玄衣女子緩緩說道：「賤妾不知岳少俠是封老前輩的高足，以至多有冒犯之處，要請岳少俠多多包涵。」

她這是第二次致歉，從她口中說來，極爲委婉動聽，敢情她平日冷漠慣了，因此雖在含笑說話，神情依然有冷峻之感。

只是冷得很美、很艷！

岳少俊不知她說封「老前輩」是誰？口中含糊應了一聲。

玄衣女子接着道：「賤妾聽說岳少俠是從馬蹟山來？」

岳少俊點頭道：「不錯，在下確是從馬蹟山來。」

玄衣女子一雙秋波望着岳少俊，問道：「岳少俠見到宋老爺子了麽？」

岳少俊心中一動，暗自忖道：「莫非要自己梢信的涂姓漢子就是她們一夥的人，不然她怎知自己去見宋老爺子的呢？」

一面抬目說道：「見到了，只見宋老爺子中了賊人的暗算……」

他故意拖長語氣，沒往下說。

玄衣女子奇道：「宋老爺子中了賊人暗算，我怎麽會沒有聽人說起呢？」

岳少俊心中暗暗冷笑，說道：「宋老爺子只是一時不察，中了奇毒，但他有唐門專解天下奇毒的『八寶解毒丹』，自然不足爲害，外面的人，如何會知道？」

玄衣女子舉手掠掠鬢髮，淡淡說道：「賤妾只是隨便問問罷了，不過我倒想跟岳少俠打聽一個人。」

岳少俊奇詫地問道：「仲姑娘要問的是誰？」

玄衣女子說道：「是宋老爺子的外甥女，淮揚大俠惲欽堯的獨生女兒惲慧君姑娘。」

岳少俊說道：「在下和這位惲姑娘不熟。」

玄衣女子道：「岳少俊在天華山莊中，可曾聽說惲姑娘得劍的事麽？」

岳少俊故作不解，愕然問道：「在下未曾聽他們說起，不知姑娘所說得劍的事，又是什麽事呢？」

玄衣女子笑笑道：「惲慧君得的自然是貞姑劍了，難道岳少俠還不知道麽？」

岳少俊道：「在下眞的不知道。」

玄衣女子格的一聲嬌笑，說道：「眞人面前，不用說假，岳少俠難道不爲貞姑劍來的？」

她兩隻似笑非笑的眼睛，盯着岳少俊，續道：「岳少俠前晚搭乘惲慧君的船渡江，聽說她對你不錯，難道連她半點口風，都沒探得出來？」

岳少俊聽了暗暗一怔，說道：「仲姑娘對在下倒似知道的很多！」

玄衣女子道：「我也只是適逢其會，知道一點罷了。」

岳少俊道：「在下也想請教仲姑娘一件事。」

「請教不敢。」

玄衣女子道：「岳少俠只管請說。」

岳少俊目光一抬，問道：「只不知姑娘是……」

玄衣女子不待他說下去，嫣然一笑道：「岳少俠難道還看不出來什麽？」

「噢！」

岳少俠低噢了一聲。

這聲輕喚，在他來說，只是感到驚異而已，聽玄衣女子的口氣，好像自己應該看得出來！

不錯，她方才會說自己是封老前輩門下，敢情是認錯了人，自己沒有否認，只是不想和她多說而已。

但這聲輕「噢」，聲到了玄衣女子的耳中，可會錯了意，她還以爲岳少俊已經知道她的來歷了，彼此心照不宣。

因此她盈盈站起，說道：「我們一向尊重貫派，岳少俠既然沒有聽到貞姑劍的下落，賤妾就不好多問了，岳少俠請用茶，賤妾好敎人送岳少俠出去。」

岳少俊站起身道：「不用了，在下這就告辭。」

玄衣女子淡淡一笑道：「岳少俠請喝了茶再走不遲。」

她一再的說出喝茶的話來，頓使岳少俊心中一動，暗道：「對了，昨晚我就是喝了白髮老嫗的茶，才會昏昏欲睡，一定是那茶中放了蒙汗藥了，那麽……」

心念轉動，說道：「仲姑娘不用客氣了，在下不打擾了。」

說罷，正待舉步往外行去。

玄衣女子道：「岳少俠請留步，你已經知道賤妾來歷，就該知道咱們行動，一向極爲隱秘，不能讓人知道，岳少俠，不喝這盅茶，賤妾如何送你出去呢？」

這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岳少俊道：「仲姑娘之意，是要把在下迷翻了再送出去了？」

玄衣女子歉然道：「岳少俠是明白人，賤妾行踪，目前還不欲人知，只好出此下策，貴我雙方，合作有日，還望岳少俠諒解才好。」

岳少俊道：「這……」

玄衣女子沒待他說下去，抬手一指，點了過來，她出手如電，岳少俊沒有閃躲，應指往後便倒。

× × ×

這好像做了一場春夢！

不！春夢了無痕，但這場夢却有迹可求！

岳少俊只覺臉上一陣清涼，人也隨着清醒過來，他依然和身躺在床上，衣服未解，鞋襪未脫，一眼就看到床上掛着藍白花布帳子，不是依然在白髮老嫗胡大娘家東廂麽？

這時花布帳子已被人撩起，正有一個苗條人影低聲叫道：「岳相公，你快醒一醒。」

岳少俊還在想着方才和玄衣女子的一番談話，歷歷如在目前，口中不覺「噢」了一聲，立即翻身坐起，問道：「妳是誰人？」

此刻遠處隱隱傳來鷄鳴，敢情已是五更天了，但室內却是一片黝黑。

只聽那苗條人影輕聲說道：「小婢是小翠，特地救你來的。」

原來剛才一盅冷水，就是她潑的。

岳少俊奇道：「你是小翠姑娘，妳怎麽會到這裏來的？」

隨着話聲，跨下木床。

小翠退後一步，低聲說道：「霍總管料定賊黨不會放過岳相公，因此要宋武暗中跟着岳相公下來，小姐就叫小婢也跟着同來。賊黨把岳相公擄去，小婢和宋武一直跟到戚墅堰，宋武趕回去報信，小婢隱身附近，不敢妄動，後來他們不知怎的又把岳相公送回來了，小婢才進來用冷水潑醒相公，這裏的胡婆子是賊人一黨，你快隨小婢出去。」

說罷，很快轉過身去，這一轉身，口中忽然輕「咦」了一聲說道：「小婢進來之時，窗戶明明開着的，這是什麽人把它關起來了呢？」

只聽有人在房門口壓低聲音，說道：「岳相公剛起床，開了窗戶，會着涼，自然是老婆子關起來的了。」

房門呀然推開，白髮老嫗胡大娘咧着嘴，當門而立，笑得好不深沉。

小翠驚「啊」了一聲，脚下不由自主的後退一步，右手抬處「鏘」然掣出了短劍。

胡大娘乾笑道：「小姑娘，別怕，老婆子不妨告訴妳，咱們發現岳相公是自己人，才把他送回來的，至於霍總管派來的宋武，已在半途裏叫咱們截着了，現在只有妳一個，還是乖乖的放下兵刄，老婆子看在岳相公份上，絕不難爲於妳……」

小翠回身望望岳少俊，驚疑的道：「岳相公……」

岳少俊憤然作色道：「老婆婆，妳胡說什麽？誰是你們自己人？」

胡大娘陰笑道：「岳相公，這小丫頭放她不得，她走不了的。」

小翠不待她說完，口中一聲清叱，短劍揮處，衝了過去。

胡大娘嘿然道：「來得好！」

身形一側，避過她劍勢，伸手朝小翠右腕門節抓到。

小翠右腕一縮，短劍挑起，反削胡大娘手爪。

這間廂房，地方本來不大，兩人堵在房門口動手，岳少俊就無法出去，口中急忙叫道：「小翠姑娘，妳退下來。」

他話聲甫出，胡大娘已經在探手之間一把扣住了小翠脈門，乾笑道：「小姑娘，妳再掙動一下，老婆子就扭斷妳一條粉嫩的胳臂。」

敢情她在說話之時，手把突然加重，痛得小翠口中「啊」了一聲。

岳少俊道：「老婆婆，快放開她。」

胡婆子還沒說話，她身後忽然傳出格的一聲輕笑，說道：「胡婆子，岳相公叫妳放開她，妳再不放的話，我只要掌力一吐，就會震斷妳又老又黑的心臟。」

胡大娘背後果然被一隻軟綿綿的手掌給抵住了。

胡大娘大吃一驚，扭頭問道：「妳是誰？」

岳少俊被胡大娘和小翠二人擋在門口，看不到來人，但他一聽聲音，不由大喜，忙道：「是竺姑娘……」

就在他說話之時，門外（房門外的客堂中也）響起一聲嘶然輕嘯，緊接着是竺秋蘭的嬌叱，和幾聲「叮」「叮」鐵器落地之聲。

胡大娘突然大笑一聲，拖着小翠往門外退去。

胡大娘和小翠一退，岳少俊也跟着朝房門外掠去。

客堂前面，兩扇木門敞開，透進了稀微的晨曦。

但客堂上還是一片昏暗，胡大娘和小翠已經不見人影，黑暗之中另有兩個人相距一丈多遠，對峙着沒動。

一個當然是竺秋蘭，敢情她在以掌抵住胡大娘後心之時，有人發了一記劈空掌，因爲掌力極強，竺秋蘭不敢硬接，閃身避開，同時也打出幾枚暗器，都被那人擊落。

這時二人互相對峙，誰也沒有出手，但却被胡大娘拉着小翠走脫了。就在岳少俊堪堪掠出房門之際，突聽「呼」的一聲，一股強勁的掌力，迎面劈了過來。

岳少俊驟不及防，幾乎被掌風擊中，急切之間，雙手迅疾上提，朝前推去，硬接對方一掌。

他這一招「當門拒虎」，雖是雙掌同發，但倉猝發掌，最多也只能發出五成力道，雙方掌力乍接，岳少俊被逼得後退了一步。

但也在那人發掌的同時，竺秋蘭清叱一聲，一道人影突然直撲而上，雙掌交擊，搶攻過去。

只聽那人口中厲喝一聲道：「丫頭回去！」

左手「呼」的一聲，橫掃而出，一股凌厲掌風，應掌而出，直撞過去，湧向竺秋蘭撲上來的人。

竺秋蘭連拍出兩掌，封擋來勢，依然被對方內力震得身軀搖顫，衣袂波動，總

掌把這一記橫掃掌力接了下來，但也腳ノ動移，斜退出兩步之多。

岳少俊驀聽那人喝出「丫頭回去」四個字，只覺此人口音極熟，急忙凝目瞧去，但因屋中還是十分昏暗！

依稀只看到那人是個中等身材，沒看清面貌，那人已在發出一記橫掃掌風之後，身形一閃，迅如閃電，往屋後閃去。

竺秋蘭是因爲那人發掌襲向岳少俊之後，她才奮不顧身的揮掌朝那人搶攻過去的。

岳少俊自然看得出她在掌力上，不是那人的對手。

此刻他本可朝那人追去，但眼看竺秋蘭硬接了對方一掌之後，脚步不穩，連連後退，只好站停下來，問道：「竺姑娘，妳沒事吧？」

竺秋蘭吁了口氣，抬頭道：「還好，我沒什麼。」

岳少俊道：「妳沒事就好，在下追人去。」

身形急掠而起，疾如飄風，朝屋後追去。

×　×　×

天色只要有一點黎明，就亮得很快。屋後，是一道矮矮的土垣，叢草雜生，岳少俊追出屋後，那裏還有中等身材那人的影子？

白髮老嫗胡大娘和小翠更不用提了。

竺秋蘭怕岳少俊有失，也緊跟着追了出來，一眼看到岳少俊一個怔怔的站在後院，問道：「他們都逃走了？」

岳少俊答非所問道：「是他，一定是他，我聽得出來。」

竺秋蘭眨動一雙又俏又活的眼睛，問道：「你說是誰呢？」

岳少俊回過身來，緩緩的道：「他就是那個姓涂的。」

竺秋蘭被他說得一頭霧水，接着問道：「姓涂的是誰？」

岳少俊吁了一口氣，說道：「此事說來話長，哦，竺姑娘，妳怎麼也會到這裏來的？」

竺秋蘭臉上微微一紅，說道：「你管我怎麼來的呢，人家……」

她不好意思說出她是跟着岳少俊來的，口氣微微一頓，看了他一眼，又道：「你昨晚到胡婆子這裏借宿，先前我還不知這胡婆子，是江北一帶出了名的拍花黨老祖宗，後來……我看你睡着了，只當沒事，就到附近的民家去投宿。」

岳少俊道：「原來妳昨晚看到在下了，怎麼不出聲招呼我呢？」

竺秋蘭沒有理他，續道：「直到剛才，我在睡夢中，聽到窻下有兩個人在低聲說話，那是一男一女的聲音，我只聽男的說：『小翠，妳快去救岳相公，我這就趕回去報信。』我聽了吃一驚，不知你出了什麼事兒，就悄悄的跟着小翠的身後下來，你果然着了胡婆子的道，以後，你都知道了。」

岳少俊道：「目前小翠被姓涂的漢子擄去，他們一定到戚墅堰去的，救人要緊，我們快追。」

竺秋蘭偏頭問道：「他們巢穴在戚墅堰嗎？你怎麼會知道的？」

她昨晚在附近民房投宿，自然並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兒。

岳少俊就把自己如何替姓涂的漢子捎信，宋老爺子如何中毒，以及自己昨晚如何被他們迷翻了送到一處大宅裏去。那位穿玄衣的仲姑娘，如何誤把自己當作是「封老前輩」的門人，才又連夜送了回來，扼要地說了一遍。

竺秋蘭吃驚道：「原來昨晚你被他們運了去，又送回來的，唉，說來眞還驚險，要不是他們認錯了人，我……」

她這句話，自然是說「我到那裏去找你呢？」但下面的話，她嚥住了，話頭一轉，輕咦了一聲道：「岳相公，你被他們迷翻了運出去，又被迷翻了送回來，怎會知道那處大宅在戚墅堰呢？」

岳少俊笑了笑道：「他們把我迷翻了運出去，那是沒錯，但送回來，我沒有喝他們的蒙汗藥，只是由那位穿玄衣的仲姑娘出手點了我睡穴。」

竺秋蘭道：「但你總是被點了穴道的呀！」

岳少俊道：「不瞞姑娘說，家師自幼教我練的是『逆脈玄功』，不怕人家點制穴道。」

竺秋蘭輕哦一聲，展顏笑道：「原來你沒被她制住穴道。」

岳少俊道：「好了，我們現在快些走吧。」

竺秋蘭道：「不成，現在天色已經大亮，趕去了，也不能下手殺人呀，大白天怎好翻牆進去？」

岳少俊道：「救人如救火，不用翻牆進去，我們就明着跟他們要人去。」

竺秋蘭秋波轉動，横了他一眼，抿抿嘴，低笑道：「你好像很關心她。」

岳少俊被她說得俊臉一紅，說道：「竺姑娘怎好這麽說話，別說小翠姑娘是爲了救我，才被胡婆子擄去的，就是素不相識之人，我們大家遇上了，也不能袖手不管的。」

竺秋蘭也不禁臉上一紅，低低的道：「我只是和你說笑的，你生氣了麼？」

岳少俊道：「沒有，在下怎會生姑娘的氣？」

竺秋蘭舉手掠掠鬢髮，說道：「你既然打算明着找他們要人，我就陪你去一趟，就是龍潭虎穴，咱們也去闖闖他。」

岳少俊看看天色，這一陣工夫，連太陽都已經升高了，這就點點頭道：「好，我們走。」

兩人相偕出了木門，就一路往戚墅堰趕去。

這是一條靑石板舖成的大路，因爲大白天，路上行旅往來，絡繹不絕，他們自然不好施展輕功，只是加緊脚步走着。

從胡埭到戚墅堰，也足有幾十里路程，兩人足足走了半個時辰，才算趕到。

戚墅堰，鎮集可不算小。

鎮西頭，都是大宅院。

岳少俊引着竺秋蘭折入一條小徑，直奔鎮集西北省，那裏果然有一座四週圍着高牆的大宅，圍牆足有兩丈多高，雄偉得有如一座城堡。

兩人越過一片草坪，走近前門，但見兩扇黑漆大門，閂得緊緊的，也沒有人進出。

岳少俊毫不思索，舉步跨上石階，伸手叩了幾下銅環。

他存着上門要人之心，故而出手極重，這幾下就把大門敲得震天响般，但裏面却沒人答應。

岳少俊等了一回，看看沒人開門，又用銅環敲了幾下，口中大聲叫道：「裏面有人麽？」

這回才聽到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從裏面走出來，兩扇黑漆大門也隨着呀然開啓。

從裏面走出一個龍鍾老漢，打量着岳少俊、竺秋蘭二人，問道：「這位相公找誰？」

這老漢頭盤一條白髮結成的小辮子，一臉皺紋，連鬢絡腮鬍子都已花白，彎着腰，一副老態龍鍾的模樣。

岳少俊忙道：「老丈，在下岳少俊，是找姑娘來的。」

龍鍾老漢道：「相公大概找錯了地方，這裏老主人姓佟，可不是姓仲。」

岳少俊道：「在下不知你們老主人姓佟，在下是找仲姑娘來的，她姓人中仲，穿的是一身玄衣……」

龍鍾老漢道：「相公一定弄錯了，老主人一家都在任上，這裏只有老漢一人，那來的仲姑娘？」

岳少俊道：「在下昨晚還在花廳裏和仲姑娘談過話，是仲姑娘派人把在下送回去的，怎會沒有？」

龍鍾老漢怫然道：「老漢說過沒有，就是沒有，誰還騙你不成？」

說完，正待掩門。

岳少俊突地跨上一步，沉喝道：「且慢。」

龍鍾老漢翻着兩顆灰暗的眼珠，說道：「這位相公，要待怎的？」

岳少俊冷笑一聲，道：「老管家不肯進去通報，在下只好自己進去了。」

說着，舉步跨了進去。

龍鍾老漢怒聲道：「老漢看相公也是讀書人，怎麽不講道理，老漢已經告訴你了，這裏只有老漢一個，別無他人，相公怎好擅闖私邸？」

竺秋蘭看那龍鍾老漢雙目昏瞶，不像是個練武之人，不禁懷疑的問道：「岳相公，你會不會錯記了地方？」

岳少俊道：「在下記得清清楚楚，明明就是這裏了。」

龍鍾老漢說道：「這位相公一定記錯了。」

竺秋蘭道：「岳相公說就是這裏，自然是在這裏了。」

一面說道：「岳相公，我們那就進去瞧瞧。」

龍鍾老漢側身一攔，發急道：「青天大白日，你們……」

竺秋蘭沒待他說完，就嫣然一笑道：「我們只是進去找人，你急什麽呢？」伸出一根纖細的玉指，輕輕朝朝他「璇機穴」上點落，回身閂上了大門，說道：「岳相公，咱們進去。」

岳少俊問道：「妳點了他的穴道？」

竺秋蘭道：「不點他穴道，他肯放咱們進去？」

兩人進入圍牆大門，中間是一條寬闊的石板路，兩邊各有一片花圃，迎面矗立着一座高大的門樓。

門上嵌着四塊方正大靑磚，鐫了「書禮傳家」四個擘窠大字，緊閉着兩扇銅釘黑漆大門。

另有兩條靑石板的路，分左右後退延伸。（一般大宅，圍牆裏面的大門，不是過新年，或喜慶大事，是不開的，通常都是由兩邊側門進出）岳少俊領着竺秋蘭，從左首側門而入，那是一條長廊，貫通前後幾進屋宇。

岳少俊一直穿行了兩進屋宇，才從一道腰門，推門而入，折入一座小院落中。

但見走廊上朱欄曲折，本來極爲幽雅，但亞字雕欄，都是浮塵泥土，好像已有很久沒有人掃了。

院中本來擺設着的幾盆黃菊，也已不見，方磚鋪成的地上，都是碎石乾泥。

竺秋蘭跟在岳少俊身後，看他東張西望，到處打量，好像在找尋什麽，但却一直沒有說話，忍不住問道：「岳相公，你在找什麽？」

岳少俊道：「不是找東西，昨晚那玄衣小鬟，領我進來，就在這裏取下蒙面巾的，院中，明明放着有幾盆菊花，也不見了。」

竺秋蘭道：「這院子裏，好像已經好久沒有人走動了。」

岳少俊冷笑說道：「眞要是沒有人住，那麽院中方磚地上，早就應該青草叢生了。」

竺秋蘭一呆道：「你認爲這是他們故意僞裝的？」

岳少俊道：「磚縫中生出靑草來，是無法僞裝的，但到處都是塵泥瓦礫，只要用手洒幾把就可以了。」

竺秋蘭點點頭，嫣然一笑道：「岳相公，看不出，你只有兩天不見，江湖經驗可增長了不少。」

她不待岳少俊說話，口中低「啊」一聲又道：「我們快到屋中看看去。」

岳少俊走在前面，跨上石階，伸手一指道：「這裏本來掛着一副湘簾，如今也沒有了。」

伸手推門而入，本來窗明几淨的敞軒，依然如故，只是到處多了一層土塵，室中本來有一張圓桌，和兩邊幾把几椅，如今都已不見。因此更顯得空蕩蕩的，有面目全非的感覺，但岳少俊可以肯定的說，這裏就是玄衣女子仲姑娘和自己談話的敞軒，絕不會錯。

竺秋蘭朝屋中四週察看了一遍，抬頭說道：「岳相公，你可有什麼發現？」

岳少俊攤攤手道：「他們連桌椅家具都搬走了，還會有什麽發現？」

竺秋蘭展顏一笑道：，我却發現了兩點……」

她這展顏一笑，露出了兩排雪白的整齊的貝齒，好美！岳少俊道：「妳發現了什麼？」

竺秋蘭伸出兩根纖纖玉指，說道：「第一，我們經過了兩進屋宇，只有這裏，滿地都是塵土，對不？」

岳少俊點點頭道：「不錯。」

（未完．五）

「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温涼玉·文
可　飛·圖

骷髏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黎笑虹、陳磊、楊明華闖入鏢局後堂追問高夫人有關老局主的殮屍布、和身上雕的花紋，正查詢間，高風亮、唐肯、丁裳衣、勇成四人已來到，先將陳磊、楊明華殺掉，然後將叛徒黎笑虹審問，知道是李鱷淚栽贓，叫他證明刼餉銀是神威鏢局幹的，高風亮將他點了穴道，留作人證，再將「將相樓」的五個駐守的人殺了四個，其中一人說出來鏢局駐守的還有聶千愁、福慧雙修、老、中、青三煞星、高風亮等人決定趁早離去……魯問張也駐守在青田縣衙內，他和福慧雙修二人合不來，發生內鬨，被李福、李慧二人藉機殺死，嫁禍是叛民殺的……

破奸人詭計

語音是從匾牌上傳來的，可是那張巨桌却「砰」地一聲粉碎。

碎片滿天，落地時原來桌子之處却多了兩個人。

文章認得其中一個人：「關小趣！」

他一直認爲這是一個不値得躭心的小捕快，從相學的觀點，他不認爲他能活過二十五歲。

可是另外有一個人，李氏兄弟是認識的。

「冷血！」

冷血臉無表情，只是臉上的輪廓彷彿更深刻顯明了。

咳嗽聲依然自匾牌裏傳來。

有人咳着、扶着柱壁，走了下來。這一下，連「福慧雙修」都直了眼。

匾牌掛得丈八高，這個病得風吹都倒的人居然在柱上璧上如履平地，一路搖搖幌幌地扶着「走」了下來。

李氏兄弟再傲慢，也知道是遇上了勁敵。

高手有傷亡

可是他們已沒有了選擇——因爲這三人肯定已聽到他們剛才的對話。

「捕王」李玄衣、冷血和關小趣的確是聽到了剛才堂上那段驚心動魄笑裏藏刀的對話。

他們本來等雨停後要關小趣帶他們到「神威鏢局」去，可是冷血發現了亭裏點燃着香，丁裳衣他們才剛經過不久，冷血實在不願意在亡命天涯的高風亮他們剛回到鏢局便騷擾他們，所以他有些故意的在拖延時間。

捕王也心裏明白。

雨久久不停，但輕柔了，漫空飄着鵝毛般的白雪。

冷血突然提出要求，要關小趣帶他去查一查青田鎭官衙的檔案，他想要多一些有關納稅徵糧的資料，然後才奔赴神威鏢局。

捕王既沒贊成，也不反對，冷血既然要去，他也跟着去了，於是三人冒雪去衙門。

他倆在關小趣引領之下，到了衙門，才掠入了大堂，魯問張就揑着鬍子走了進來，後面跟了個小官文章，冷血他們不想在這種情形下跟這些官員打交道，便各覓地伏着，不料却聽了這詭雲乍起的一段話，只是，李氏兄弟猝襲魯問張，冷血和捕王也始料不及，所以來不及出手阻止，關小趣後來想跟出去，冷血也一把拉住，他覺得魯問張死不足惜，重要的是看還有什麽秘密。結果，文章陡然殺死魯問張，這一下，也使冷血、李玄衣出手攔阻無及。官場的黑暗鬥爭，政治的陰謀變化，連冷血和李玄衣都難以適應。

冷血道：「這些人全是罪犯，也是證人，」他是越過李氏兄弟，向捕王說話：「你要怎樣處置？」

他是在試探李玄衣的意思。要是李玄衣爲了陞官晉位，倒過去帮「福慧雙修」，冷血不以爲自己有辦法制得住他們。

捕王咳嗽，咳着，咯了一口血，倒是輕鬆了一些，臉上巽血似的豬肝般紅，只說了兩個字：「拿下。」

「福慧雙修」發現冷血和那病人一前一後，已堵死自己所有的退路和去處，但是李福，李慧並不因此感到害怕，因爲他們原就想殺了冷血，立個大功。

他們根本就視那個病者爲無物。

李福向文章下令道：「殺了！」

文章沒有動。

他的武功比不上「福慧雙修」，也不及魯問張，但他從里長做起，到現在當官已二十八年，他的鬥爭經驗比任何人都豐富。

他苦着臉道：「我受傷了。」

李慧冷笑道：「見鬼！受什麽傷？」

文章慘兮兮的說：「我在殺魯問張之時給他震傷了！」

李氏兄弟心知文章說的是假話，心中氣得恨不得一劍殺了他，但眼前還是要先除冷血這樣的首號大敵再說。

錚錚兩聲，李氏兄弟已拔劍在手。

冷血神色冷然，手按着劍鍔，走了過去。

李氏兄弟心意相通，肩膀一聳，就要出手，倏地背後那病人叱道：「看打！」

李福李慧霍然回身，一時間，魂散魄飛，也不知怎麽招架是好。

他們從未見過這麽大的武器。

那匾牌足有二十尺長，那咳得要死病人隨手一掄，「呼」地迎面橫掃過來！

李福、李慧百忙中急退，但匾牌追拍，已逼入牆角！

李氏兄弟藉此緩得一口氣，雙劍齊出，釘在匾牌上，撐住橫掃之勢！

不料李氏兄弟雙劍剛刺住匾牌，李玄衣也就在這一刹間鬆手，「啪啪」兩聲，雙手擊破匾牌，穿了出去，左手閃電般抓住李福左掌手腕，左手扣住李慧左邊肩膀，這兩處都是兩人的傷口，閃躱不便，給李玄衣齊齊拿住。

李氏兄弟還待掙扎，但一經扣住，全身發麻，捕王雙腿連踢，兩人穴道都被點中，軟倒地上，動彈不得。

捕王這才鬆了手，丟棄匾牌，向冷血笑道：「我怕你的劍，一出劍他們的命便難留。」

冷血心中也暗自震撼，這李玄衣隨手拿着事物，便當作兵器出手，兩招間便生擒兩人，氣勢大而出手快，但毫不傷人，這點冷血自問遠莫能及。

關小趣兀自在氣：「這些人……居然刮鏢……逼無辜百姓交兩次重稅！」

李玄衣却在皺眉苦思。

冷血忽問：「你是在想什麽叫做骷髏畫的是不是？」

李玄衣道：「我們何不問他們。」三人這才發現文章竟然不見了。

關小趣驚道：「他溜了！」

李玄衣露出深思的神情：「他的武功原來要比『福慧雙修』高……」

冷血道：「我們還可以問一問李氏兄弟！」

他們問到的結果，只是證實了李鱷淚授意魯問張，第一，要奪骷髏畫；第二，要毀掉神威鏢局，第三，刮稅餉而逼人們再交一次；同時也道出了神威鏢局裏外的伏兵；至於什麽是「骷髏畫」，他們也不明白。

冷血和李玄衣知道他們講的是實話，因爲這對李氏兄弟從來沒有受過什麽苦，當冷血叫關小趣先斬掉他們一隻尾趾時，兩兄弟已嚇得褲子都濕了一大片。

在這種情形下，李氏兄弟還沒有理由不說實話。

關小趣還在躭心文章的溜走，「他會不會去通知李鱷淚？」

冷血道：「當然會，我們先趕去神威鏢局，通知他們再說。」

李玄衣問：「帶他們兩人一起去，不方便罷？」神威鏢局附近還有李鱷淚的人馬，他們都不想打草驚蛇。

「交給我好了。」關小趣昂然道：「反正他們不知道這兒的事，我先把他們押入班房。」

李玄衣笑問他：「這裏朋比爲奸，蛇鼠一窩，你一個人押着兩大高手，同時也是他們的要將，你不怕嗎？」

關小趣眼中閃着傲然的光采：「你知道我哥哥怎麽教我？我們關家的兄弟，沒害怕得不敢做的事，只有該不該做，想不想做，愛不愛做罷了。」他拍拍胸膛，大聲說：「我比不上我哥哥英雄好漢，但我要學他，我是他的弟弟！」

冷血本想問他哥哥是誰，但覺沒有時間，就不問了，李玄衣笑着說：「好好幹，六扇門的下一代，要靠你們了。如果我有個孩子像你……」忽然咳嗽起來，輕輕重重。

關小趣也振奮地道：「能爲你們做事，我很高興，我很榮幸。」

李玄衣咳道：「小心看着，這兩個人證，很重要……」嗆咳嚴重了起來，撕心裂肺的咳着，咳得五官四肢都擠在一團，全身的精神氣力都咳成了疾風逼了出來，體內已蕩然無存。

冷血皺起了眉心。

他覺得李玄衣的咳嗽越來越嚴重了，簡直不咳則已，一咳起來，整個人就像北風裏枝頭上一張枯葉，隨時都要跟生命切斷，兩無相干。

他不知如何勸解他。

因爲他看得出，這咳嗽已咳到了風前

燭光的地步了。

× × ×

冷血和李玄衣一走出去，眼簾一下子都被白色鎭住；只見枝頭、渡橋、瓦簷、庭階都鋪上了白雪，白得竟有一種輕柔的溫暖，而忘了看着實實澈骨的寒。

他倆都在白茫茫中感覺人世間變遷之大，眞是無法逆料的，他們才進去一段時間，再出來灰蒼的雨景已成了白色世界。

遠處的小河開始結了冰，但水正在流着，流動着上層的碎冰，發出一些碰擊的聲音，像是用小手指敲在箏絃上，很是好聽。

河邊的荻花，白了頭與雪映顏色，都分不開來那一朵是雪，那一朵是花了，只有岸上橋頭的幾枝修竹與一株無心種下的老梅，開出幾朵俏麗的梅，這嫣紅才映得茫茫大地有了雪的凄艷，雪的孤清。

橋墩上，坐着一個老人，在垂釣。

釣上有鈎、無絲。

可是老人垂釣下去，魚就在鈎上，他每鈎上了魚，就抹了一抹鼻子。

看起來，他像只是一個專心釣魚的老人。

但是冷血和李玄衣一看見這個人，臉色都微微有些發青。

冷血能在江湖上有這樣的地位，主要是因爲他狠辣絕勇，堅靭不拔。他在黑森林裏，殺掉了武林第一號神秘人物，那人連當時名聲比他還响的血魔傳人「捕神」柳激烟，也敗在他手上；在重傷之下，依然能格殺九幽神君的高徒「人在千里，槍在眼前」獨孤威；獨鬥「十二單衣劍」，並盡殺「三十八狙擊手」，在淡家村前擊殺十五兇徒，就連有五十四個師父的趙燕俠，也一樣被他重創。

沒有聽說冷血怕過誰來。

但他却畏懼那個在皚皚的雪橋上，盈盈的梅蕊旁的人。

那個在快結冰的溪上不用釣絲的釣魚老人。

因爲他知道那老人是誰。

這老人遠在他還沒有練武前，已比他現在還出名。

俟他學成之後，他聽見前輩們提起這三個可怕人物，曾問過諸葛先生：

「遇見『老不死』怎麼辦？」

「你最好別跟他交手，你還不是他的敵手。」

「遇到『中間人』怎麼辦？」

「逃。」諸葛先生的回答更簡單。

「要是遇見『青梅竹』呢？」

「沒有辦法了。」諸葛先生嘆了一口氣，道：「一個普通人看到眼前有條响尾蛇，最好就是不動。」

「你見到他，跟一個殘廢人脖子上纏了條毒蛇的處境沒什麼兩樣。」這是諸葛先生的結論。

諸葛先生說話，從來不好誇大，冷血相信諸葛先生的判斷，因爲他自己也是諸葛先生一手調教出來的。

不相信諸葛先生，只等於是不信任自己。

李玄衣的想法，恐怕跟冷血此際所想也沒有什麼不同，他只是輕如飄雪的說了一句：

「老不死？」

冷血點點頭。

李玄衣道：「二對一，或許能勝。」

冷血想說：要是「中間人」和「青梅竹」也來了呢……話還未問出口，忽然，冰天雪地中，一人飄行而來。

來的人身穿簑衣，在唱着一首歌。

歌聲低柔裏隱透一種豪邁之風。

簑衣人頭戴深笠，踏歌而行，很快的就到了橋墩的竹梅處，站着。

釣漁老人抹了抹鼻子，站起身來。

突然之間，他已衝至橋頭簑衣人面前，遠遠看去，他的手已觸及簑衣人的竹笠，簑衣人的歌聲陡止。

然後兩人靜止。

過了一會，橋墩上的雪花，忽然染紅了大片鮮紅的圖象，還在漸漸擴大開來。

簑衣人繼續唱他未完的歌。

「老不死」緩緩仆倒下去，冷血瞧向他背肩處裂了一道血泉。

究竟是怎樣的出手，才能使「老不死」這樣的高手，前面應戰而一刀命中背後呢？

「老不死」倒在橋墩上。

簑衣人繼續唱他的歌，向前疾行。

走到橋中央，「嘩啦」一聲，一人自河水拔起，「篤」地落在獨木板橋上。

深秋水冷。

那人似在河裏很久了，一點也不覺得冷，不單不冷，連衣服也沒有沾濕。

可是，那人剛才分明是從河裏拔出來的。

冷血失聲道：「『中間人』！」

李玄衣答不出話來，他已被簑衣人一刀格殺「老不死」的氣派震住。

× × ×

「中間人」並沒有自河中一拔身而出就施暗襲，因爲那只是對二流高手才用得着的突襲。

他拔出來之際沒想到這麼做，但他看見簑衣人毫不紊亂的步伐及聽到他那節拍恰然的歌便打消了這念頭。

他想到，不是一擊就可以取這個人的性命！

他到了橋上，並不搶攻，只張弓搭箭對準那人。

在橋上，這樣的近距離之下，對方根本不能避，也無法閃躲。

可是簑衣人依然唱着歌，依然走來。

歌還是剛才的歌。

走來還是剛才步伐。

「中間人」沒有把握射出這一箭，他退了半步。

簑衣人仍然向前走來。

歌聲在雪色中依然有悲凉的豪壯。

「中間人」仍是找不到機會下手，又退了一步。

簑衣人手搭腰間的刀，歌聲猶未有唱完。

「中間人」忽然丟下了弓，棄了箭，長嘆道：「我敗了。」「通！」地躍下河裏，河裏一道白條湧起，雲間遠去，只剩下冰花上幾沫漣漪。

簑衣人站在橋中心，風裏還輕輕飄揚着他的歌。

忽然一陣悠揚的笛聲，伴着他的歌而

起。

簑衣人悲涼的歌聲，竟似略有些微的震動，就像歌聲裏夾雜了些河面上冰花在碰擊的輕响。

× × ×

吹笛的人是清秀、乾淨、白衣翩翩、玉樹臨風的少年人。

他橫笛吹奏，踏雪而來，竟似一葦渡江，飄然而行。

行到橋頭，停了一停，拔了一根修竹，連看青青竹葉，繼續前行，然而笛聲未休止過。

簑衣人的歌聲亦未停歇。

修竹大概有八、九尺長，少年到了簑衣人身前十三尺之遠，停下，笛離唇，說了一句，「是你！」似乎震了一震。

簑衣人道：「是我。」

少年人又吹起笛來，忽然換了首令人聽了潸然落淚的曲子。

他在笛上的造詣，恐怕已登峯造極，才吹了幾句，連冷血都要濺熱淚，李玄衣聽了也心傷。

不過李玄衣竭力警省自己，同時也提醒冷血：「他是青梅竹。」可是笛聲隔了十七八丈斷斷傳來，曲子一點也不壯烈，但李玄衣竟發現冷血聽不到他說什麼，才知道全被笛音掩蓋。

簑衣人仍在唱着歌。

歌仍是歌，不過已不是剛才那首，已經換上一首像似平板但却似每個人心靈都曾唱過它的午夜夢迴曾喚過它，七世三生都曾聽過它的曲子。這麼熟悉，這麼眞實，這麼遠的傳來。

驀然，刀光一閃。

少年人的笛子，一節一節地斷落。到最後，少年人的頭也斷落。落入水中。

然而刀光只閃了一閃而已。

刀已回鞘。

簑衣人駐立在少年人屍身，歌轉悲徹，然後筆直向冷血和李玄衣行來。

李玄衣發現簑衣人走來的姿勢，左看有些微斜，他轉身正要告訴冷血，發現他雙目充滿看尊敬，臉上刻劃着虔誠，神色洋溢着親近。

忽然間，李玄衣明白來人是誰了。

× × ×

簑衣人行近冷血七尺之遙，停下，揮手阻止了冷血的揖拜。

不知怎的，連李玄衣對這人也有一種膜拜的衝動，他縱橫江湖數十年，居然也會生起這種感覺，心裏很是異樣。

簑衣人仍然戴着深笠，李玄衣着不見他的容貌，但覺得冷電似的眼神，在他臉上疾巡一遍，這種「被着」的感覺，除非是眼神跟劍氣一般銳氣逼人，否則是不容易發生的。

「『青梅竹』以前被我調教過，他一家都受過我的恩，所以他完全沒有抵抗，但他太強，我出手沒有留餘地，他……他也抱了決死之心，唉……」

「他不想殺我，但又不能完成任務，驕傲如他者，故意死在我的手上。」

「……至於『中間人』，見我的氣勢，不戰而退，以待日後捲土重來，是世間絕頂聰明的人物。」

「我雖然殺了『老不死』但也被他震傷，而且也要追擊『中間人』，把他趕出中原……這兒的事，應該有變。文章是李鱷淚的心腹．他已飛鴿傳信通知李鱷淚你們發現秘密，所以才出動到『老中青』來殺我們……」

「不過，『老中青』既然失敗了，上頭姓傅的必會改變計劃，從善如流，這對百姓及神威鏢局都有好處……剩下的李鱷淚，則由你們處理了。至於『骷髏畫』，找到之後，就毀了吧。你們，則要爲國保重。」

簑衣人像告訴了幾句預言，說罷，拉拉笠緣，唱着未完的歌，走了。

他的人消失在茫茫的雪景裏。

豪放而帶悲涼的歌聲兀自傳來。

× × ×

他是誰？

他是如何知道冷血有難？怎樣才及時趕到？用什麼手法擊殺「老中青」的？

李玄衣都沒有問。

李玄衣耳際還迴响看遠去的歌聲，只問了一句：「是他？」

冷血望着簑衣人消失的盡處，頷首道：「是他。」

李玄衣沒有再問，只要知道是他，就一切都不必再問下去了。

冷血道：「我要去找一個人。」

李玄衣道：「誰？」

冷血道：「王命君。」

李玄衣不明白：「那個師爺？」

冷血點頭，望着茫茫白雪。

李玄衣道：「王命君雖是犯了罪，但他的事情並不嚴重，我們還是解決眼前的事再說。」

冷血道：「我找他不只是爲了他自首與否的事。」

李玄衣馬上省悟：「聶千愁？」

冷血道：「聶千愁是因爲他那一千弟兄背棄他，痛心疾首，萬念俱灰，才走上了魔道。明天，他勢必翼助李鱷淚，我既不想與他打這種寃枉仗，而且，也想撤去李鱷淚這個強助。」

李玄衣道：「你想勸誡王命君改過，向聶千愁認錯，使他從新對人性有了希望和信託？」

冷血道：「如果眞的能做到，那是件好事，不過，我對王命君他們也沒有什麼信心。」

李玄衣道：「要是你見他頑冥不靈，就殺了他？」

冷血道：「這次我不再聽你的勸告了，何況……」他望着橋墩上那一灘艷烈的血花，「明天那一戰，你我有了多少還能活着的把握？要是我們都不幸遭了意外，讓王命君這種人逍遙法外，豈不是多害一些無辜良民而已？他要是不悔悟，我非取他的狗命不可！」

李玄衣默然。

冷血道：「你仍要阻止？」

李玄衣搖頭：「這件事了之後，我也要殺一個人，希望你也不要阻攔。」

冷血本想問他是誰，但見李玄衣也沒有準備要說的樣子，便道：「你現在？」

「我仍留在這裏，李鱷淚既知東窗事發，只怕會對關小趣和兩個人證不利，我

們不能兩個都離開。」李玄衣道：「我想在天亮以前，神威鏢局仍是安全的。」

冷血同意。「看來明天李鱷淚會把部隊開到這鎮上來，那才是一塲血戰！」

兩人都望看雪意，那麽皚然，那麽純靜，不知明天又是怎麽一番情景。

李玄衣忽道：「我不明白。」

冷血報以詢問的眼色。

李玄衣望看橋上的幾截竹子，說道：「『老中青』要是三個人聯手，殺不殺得了……」

「我也不清楚。」冷血道：「也許，他們太過以爲穩操勝券，不必勞師動衆，才分批前來，也不一定；或許，他們沒想到他會來，一時措手不及；也許，『老不死』倉猝遇強敵死去，『中間人』却又不戰而退，以苟全身，『青梅竹』爲報舊恩，不惜身死，種種都是意外……所以才使到他們沒有三人聯手，也說不定……」

他長吁一口氣道：「不過，這些都是猜測而已……誰知道呢？」

× × ×

入夜，李玄衣和關小趣正在談着話。

「……他養我、敎我，都要我長大以後，做個頂天立地的人，我要學他一樣，當個好漢，便加入神威鏢局學經驗，他也贊成，還時時回來探我，我現在加入公門，恐怕他還未知道呢……我一定不讓他失望的。」

說到這裏，嗖地一聲，一人已落于堂中。

李玄衣不用回頭，已知是冷血。

冷血冷峻的臉孔竟有了微微笑意，他走近火爐，火光在他臉上映了鑲邊似的暖意。

關小趣忙掐了一杯酒給他。

冷血握在手裏，覺得暖暖，微笑的問：「談天麽？」

李玄衣道：「小趣在談他那位了不起的哥哥。」

關小趣關心的問道：「你去找王師爺，他……」

「眞沒想到，」冷血很滿意的說：「王師爺眞的帶那兩個衙差自首去了，我找到他，跟他說起聶千愁的事，他追悔莫及，說是聶千愁誤會了，他和章雅志、申燈鷹幾個弟兄不知多少懷念聶千愁，要向他當面道歉，請他原諒既往，大家重敍一起……」冷血欣慰的笑着。

李玄衣歎道：「這就好了。」

冷血道：「我告訴王命君，聶千愁已經來了，大概就駐紥在鎭外，他高興得眼淚都迸濺了出來，要我留下的幾個弟兄去拜見他們以前的老大哥……我見他意誠，便告誡他一番，叫他不可再欺壓良民，自首服罪的事，暫且壓下再說。」

李玄衣道：「要是王命君他們眞能使聶千愁改邪歸正，不失爲戴罪立功，也可將功贖罪。」

冷血道：「但願他可以。」露出深思的神情，擧杯向李玄衣，道：「不殺王命君，如果能救了聶千愁，過去我殺的人多，還不如你抓人服衆爲樂。」

李玄衣呷了一口酒，語重深長地道：「可惜，我也不得不殺人了。」

火爐裏的火一閃一閃的，照得李玄衣閃一下映一下的，一個灰黯的人却似火舌一般跳動，很有點詭奇。

× × ×

火光映出灰條條的人影，一撲一撲的，但人却無比的靜。

這時候晚飯還未上來，高曉心一顆心怦怦地跳着，唐肯回來，她高興到現在，還沒有平息下來，使得她不禁問自己：難道唐哥哥比爹爹活着回來更重要？她一想到這裏，心就亂了，很多道德傳統的東西，使得她如果不想欺瞞自己就不要再想下去。

她果然不想下去，揉着衣角，時捻着髮梢，在逗唐肯說話。

「這些日子……你苦不苦？」

「不苦。」

「這些日子……你……有沒有受過折磨？」

「不要緊的。」

「這些日子……你……」她本來想問「想不想我」，但女孩子家的嬌羞，又敎她無法啓口。

「嗯？」唐肯望望樓上，忽省起高曉心好像沒有說下去，忙用鼻音打個問號。

「我就知道你一定會回來的。」高曉心快樂的說。

「我自己也沒想到眞有回來的一天……」唐肯被話題勾起了回憶，「好險啊，可惜……吳兄弟還在牢裏。」

「你越獄後，爲什麽還要冒險的回來呢？」高曉心孜孜的在問：「你應該遠走他方才是啊。」

「局主回來，我便隨他回來了；」唐肯憨憨地答：「這個時候，我不能離開局主的。」

「你回來……」高曉心搓揉着衣角，反覆試用不同的角度去問：「有沒有特別想見什麽人？」

唐肯立刻嘆息道：「小彈弓也走了，偌大的鏢局，走的走，散的散……」

「還有我呀。」高曉心不高興的噘起了嘴，側過身去。

「就只好見你了。」一說完，就知道意思不對，高曉心掩臉抽抽泣泣的要走。

唐肯一把拉住她，急得頭髮着火似的道：「我是說……」

高曉心淚流了滿臉，心想：多少天朝思暮想，牽掛在他身上，沒料到他是那麽沒有心肝的……甩開他的手，但也沒有立刻走，說道：「那麽不情不願，不要見我好了。」

唐肯沒有想到這一次鏢局蒙難，自小青梅竹馬的高曉心一下子已成長那麽快，已經完全是大姑娘的情態了，不過，他正是不懂得的。情急的說：「我是要見你的呀，我是要見你的。」

他這句話，比什麽話都有力，慌亂中情急地說中了，像不諳射藝的人亂射中了紅心，高曉心淚不流了，但聲音仍是哭着的：「誰知道呀！」

又加了一句：「也沒心肝的，天天在外頭蕩，那記得這兒的人了。」

唐肯說：「我一直惦着你呀。」

高曉心拐彎抹角的語言，給他憨直直的一句話釘住了，也發作不得，破涕爲笑道：「你記我做什麽？」

唐肯以爲她仍在生氣剛才的事，道：「剛才我答話沒留意，在想別的事，你別生氣。」

高曉心反而氣了，道：「跟你談話也是沒專心的，精神都往那兒飛去了？」

唐肯還道高曉心是眞的問，便據實說：「我在想，丁姑娘，她在樓上，不知找不找得到水洗面？」

高曉心一聽他前面六個字「我在想丁姑娘」，心中便是一痛，這絕大的意外，她連想都沒有想過，唐肯眞的在想那泥黏黏的女子，心像被人絞成一團，隨手一丟似的，丢的人還用脚踏行過去。

她外表倒像沒事的人兒，「丁姑娘自有丫頭服侍，蘭姊會打水給她，你這倒可放心。」

唐肯笑道：「是，是。」答得心不在焉。

高曉心見他一派語言不詳的樣子，覺得心正在迅速地遞換季節，一下子在春季換成了冬季，要枯死了，忽然死裏求生的問了一句：「你當我是你什麽人？」

唐肯一楞，沒料她會有這一問。

高曉心故意在他面前展顏道：「唐哥哥，你知道我沒有兄弟，爹娘只我一個女兒，眞希望有個哥哥。」心裏却巴望唐肯回答不是。

唐肯爽快誠懇的說道：「你就是我的妹妹，我們自小玩到大，一直就跟兄妹一樣。」

高曉心頓覺自己的心比冰還冷，用不用爐火全沒意思，這些日子來夢魂牽繫，纏綿等待，本以爲苦，但回想還是最美的了，便笑道：「看你，也是泥巴團似的，快去洗個身子，才見丁姑娘，不然，誰都要嫌棄我這哥哥哩。」

唐肯又望望樓上，訕訕然的抓了抓頭。這時正好丫鬟蘭姐走過，高曉心見她端着水盆毛巾，便問道：「是拿去給丁姑娘的？」

蘭姐說：「是，已換過三次清水。」

高曉心接過盆子，笑道：「我拿去給她便了，你到厨房帮杏伯吧。」

回首跟傻乎乎的唐肯一笑道：「還不去洗澡，你的丁姑娘有你的妹妹服侍還不放心？」說罷，盈盈上樓，火光把她的影子，映在牆上，像仙女正在雲梯拾級返廣寒。

高曉心端着水盆，往上走去，盆是熱的，心是冷的，感覺也是下沉的。

待經過房門，突然着見一位美人，眞在對鏡自照，這時候，窗紙的雪光映在銅鏡上，銅鏡的光映在女子的臉上，像黑窟裏用燭照在敦煌壁畫的人臉上，她正擧肘把黑髮捋盤在腦後，髮絲剛還是亂的，現在是蓬鬆的，衣袖因爲上揚而擢到了肘部，露出的手臂白得像醮糖的淮山，女子身上只披一件舒鬆的紗衣，因爲剛沐浴過吧，有些地方濕了貼着玉肌，側背反着雪光一照，整個無瑕的胴體美得令人繾綣，再令人遐思，鏡前還上了一柱香，香烟裊繞，雪意、鏡光、玉色、肉感、滲着淡淡的皂香，連高曉心都一下子在活色生香裏忘了那是誰她是誰？這是什麽地方。

丁裳衣聽門口有步履聲，停手不慌，側首笑喚：「高姑娘？」

高曉心這才端着木盆進來，說道：「丁姊姊。」這才發現那一張剛洗過容顏，彎彎的眉毛，濕潤而根根清晰見底，紅紅的嘴唇，微微地笑了開來，像一葉舟在平鏡湖水中泛開，那麽悠美，那麽嫵媚，連高曉心着了也動心。想親吻下去，那粉膩膩，脹卜卜的兩頰，薄紗內若隱若現微賁的玉峯，却使高曉心悵然自卑，自卑自己是個黃毛丫頭。

這樣想的時候，她反而氣平了。

她把木盆放在桌面上，低聲道：「我掐水給姊姊洗臉。」却見水中照出了兩張容顏，丁裳衣在近，敦圓敦圓的靨，白得就似水做的，自己在遠處，清秀清秀的臉，也似水做的，兩人都沒有顏色，給人感覺一個慵慵的艷烈着，一個盈盈的青春着，全然不同。

丁裳衣忽然握她擰毛巾的雙手，側首自下穿望過去，問道：「怎麽了？妳不開心？」

高曉心慌忙想掩飾，偏是眼淚不爭氣，篤地一滴落在丁裳衣粉緻緻的手背上，丁裳衣心疼地拉她的手道：「哎，怎麽難過了？怎麽難過了呢？」

高曉心委屈的想，你那裏知道，你那會知道呢！便拭淚說：「我太高興，高興得忍不住要哭。」

丁裳衣知道這是最無法掩飾的措辭，便憐惜地輕撫她手臂，問：「你爹爹回來了，自然應該高興才是呀，唐肯呢？他有沒有陪你聊天？」

高曉心輕輕掙開她的手說道：「他？他很好呀！」丁裳衣一聽到她這樣說和這樣詫時的聲音，一時之間，什麽都明白了了。

丁裳衣一時也不知怎麽說、如何說、說什麽好，只撫撫她的頭髮道：「傻孩子，傻孩子。」

高曉心也知道丁裳衣知道了，用毛巾在自己臉上胡亂一抹，只說了一句：「丁姊姊，我希望你們好，我希望你們好，眞的！」說着便掩面快步走了下去。

丁裳衣怔了半晌，只覺得一陣清風帶來了個可人兒，一陣清風又帶去了她，挽手插上了銀簪，想下去找她還是怎麽，忽然房門的光綫一暗，一個魁梧的身軀巳立在那裏，一句話沒說，但給人千言萬語。

丁裳衣放下了銀簪，瀑布似的烏髮又披了下來，她想了想，決定告訴他一些什麽，但她忽然瞧見了唐肯的神情。

唐肯的喉核在輾動着，神色十分奇怪，忽然笨拙的把她摟住，只說了一個字：「我……」狂亂地就親吻下去。

這時候，唐肯碩壯的胸膛正緊緊地貼着丁裳衣只隔薄紗的胸脯，這感覺的柔膩還似把整個唐肯燃燒起來，他的短髭鐵扎似的刺在丁裳衣的腮上、額上、頭上，粗重的喘息起來。

這樣一個如痴如醉也如火如荼的時候，丁裳衣是一個成熟的女人，她也迷醉。

她閤着眼睛，如呻吟般，但清晰的說出了三個字。

「關飛渡。」

唐肯立即僵住，暢流飛快的血液也似在瞬間凝結了，他整個人都迅速冷却，這冷却跟剛才的狂熱恰成比照，使得他整個

人顫抖了起來。

丁裳衣在這時輕輕推開了他，用袖子抹去留在她唇上的唾液，這姿態眞可叫唐肯一輩子心醉。

丁裳衣用眼睛凝視着他。

唐肯痛苦地道：「丁姑娘，我……」

丁裳衣用手遙指梳妝桌上的一柱香，說：「我一生裏，心只屬於一個人的。」

唐肯握緊拳頭，臉肌抽搐起來：「對不起……」

丁裳衣把雙手交在胸前，只是爲了不讓他再衝動，態度是極柔和的道：「你沒有不對，我是殘花敗柳，任何人，只要他歡喜，我歡喜，我都可以跟他好，但是，我的心只屬於關大哥一個人的。」

她端視唐肯道：「你有高姑娘，高姑娘是個好女孩，她才是你的好伴侶，」

她溫柔而低沉的說道：「不要因爲我，而破壞了你們這一段我羨慕至極的好姻緣。」

唐肯只覺喉嚨發澀，道：「我……」

丁裳衣已轉移了話題：「這兒還有沒有別家鏢局？我是說已開了七八年以上的大鏢局。」

唐肯想了想，好不容易的才道：「鏢局……老字號的只有這一家……其他的都做不住了……黎鏢頭另開了一家，也沒幾個月……」

這次丁裳衣有些愣然了起來，尋思一下問：「那麽，你們鏢局，可有位姓關的，二十歲不到的年紀，眉毛剔得高高的，眉上有一顆漂亮的黑痣？」

唐肯楞楞的道：「眉毛剔得高高的，眉上有痣……」這樣一個人物他是極熟悉，但因爲情緒還未恢復，一時間，還轉不回來。

丁裳衣只憑了最後一點兒希望的說：「他的名字叫關趣。」

「關趣！關小趣！」唐肯跳起來道：「關小趣就是小彈弓啊。」

丁裳衣給嚇了一跳，順着唸下去：「小彈弓就是……」

唐肯比丁裳衣更驚奇似地道：「小彈弓已投入衙門去了。」

「投入衙門去了？」丁裳衣又唸了一遍，「你是說……」

「他去當捕快去了！」唐肯頗有點不以爲然的道。

丁裳衣匆匆進去，換衣、紮髮、提劍，出來時紫披風掩映藍勁裝獵獵英風。唐肯急問道：「丁姑娘，你要去那裏？」

丁裳衣寒着臉道：「關大哥最放心不下的，最寵護有加的就只這一個弟弟，我決不能讓他受到任何傷害。」

唐肯想要勸阻，又不知該從何勸起。

忽聽高風亮說道：「丁姑娘，既然連我們都不知道那二三個月來探他一次的漢子就是關飛渡大俠，只怕差役，衙門和官府的人也未必知道，關小趣暫時應無大碍的。」

丁裳衣見高風亮夫婦都來了，不好意思硬要亂闖，道：「關大哥怕在外聲譽不好，不想讓他弟弟知道有個當盜匪的哥哥，便一直沒告訴他知道。」

唐肯儍楞楞的道：「怎麽我從來就沒撞見過關大哥？」

高夫人笑啐一口，道：「你就是曉得去打牆挖洞，那個人來訪你看見過了？倒是關小趣的嘴裏言語，都是極佩服他的哥哥的。」

高風亮接道：「其實關大俠是位大俠，也是位義盜，官兵恨他入骨，才把他詆爲盜賊，小趣年紀雖小，但是個明辨是非的人，關大俠其實又何必瞞他。」

丁裳衣嘆道：「關大哥總希望他弟弟將來的成就比他高……關大哥本來也是名門望族出身，因受小人陷害，才致家破人亡，關大哥也只好淪爲盜賊……但他却希望有一天他關家能出人材，光宗耀祖，光大門楣，吐氣揚眉，重振聲威。」

「丁姑娘，你的心情我瞭解。」高風亮很誠摯的說：「先用過晚飯，我跟你一起，潛去衙門……我想你也沒見過小趣罷？有我引介，總會方便些。」

丁裳衣見高風亮夫婦盛意拳拳，何況今晚是他們局裏團聚的第一餐，她也不好意思再堅拒，說道：「好吧。」便回到窗前，插上一柱香，默禱起來。

高夫人低聲問：「丁姑娘是……」

高風亮低聲截道：「關大俠已經過世了。」

「局主。」唐肯在一旁喚道。

高風亮見唐肯神色凝然，問：「什麽事？」

唐肯說道：「晚飯後的行動，我也要去。」高風亮本來希望他能留下來保護鏢局的，但見唐肯眼色中的執意，也只好答應了。

暮色在窗外的雪白世界中染了一層灰意，又隱隱鋪了一層淡金，丁裳衣心中禱告：關大哥，我已把唐兄送了回來，只要安頓了小趣，我也就沒什麽遺恨了……

合當這時一陣風，吹得一扇未扣好的窗門支格作響，底下傳來一陣一陣飯香，但彷彿那是人間的烟火，這兒是冷寞的天庭……

至少在丁裳衣心裏，是這樣的寂意闌珊。

× × ×

衙裏的人雖然走避一空，但是還是不乏可吃的東西，三人在烤着肉，肉香使大家溫暖洋洋。

「你說那骷髏畫是什麽東西？」冷血道：「怎麽李鱷淚這般害怕？又似乎跟神威鏢局有關？」

「我也不知道，」李玄衣說道：「不過……我聽說『神威鏢局』的創立人高處石，跟當年的禮部尚書石鳳旋很有關係，但石大人跟傅丞相也有糾葛，李大人是傅丞相的親信，這事情……可能……有些關係。」

冷血嘆道：「官場的事，實在很複雜，稍一不愼，被捲入漩渦裏，要粉身碎骨的。」

關小趣大聲附和道：「官場的東西，我一點也不懂！」

李玄衣笑問道：「你既不懂，還要當差？」

關小趣道：「就是不懂才要當差。」

李玄衣道：「哦。」

關小趣眼睛閃着光芒：「我哥哥說，等弄懂了，好的就學，壞的就以身作則，

激濁揚清。」

冷血笑問：「你那位了不起的哥哥，究竟叫什麽名字？」

關小趣道：「關飛渡。」

冷血和李玄衣一齊都「啊」了一聲，

關小趣見他們臉色有異，正待要問，忽聽樑上一人道：「果然不愧爲捕王，名捕，還是給你們發現了。」

冷血和李玄衣臉色倏變，一左一右，已經夾住關小趣，火舌一陣幌動，一人展身而下，屹然而立，正是長鬢玉面的李鱷淚。

他一出現，整間屋子都像小了，窄了，也矮了。

他背後翠玉色的長劍，和手指上綠玉戒指，給火光鍍上一層堂皇的橘色。

他高大的影子在火光映援中，像一個黑行人在飛躍，有時是神出，也有時是鬼沒。

他臉上微笑依然。

「李兄，上次不知是名動八方，威震九州的捕王李玄衣，失敬之處，還請恕罪則個。」

李玄衣淡淡地道：「上次，我也沒依禮拜見，亦請原諒。」

他倆一見李鱷淚在屋樑飄然而下，心中都大爲吃驚，要是李鱷淚偷施暗襲，只怕都難以猝起迎敵，却不知李鱷淚以爲他們已經發覺，故現身出來。

李玄衣、冷血他們都不知道因聽關小趣提到關飛渡乃是他哥哥之際，一齊「啊」了一聲，偏在那瞬間，李鱷淚隱身樑上，正要俯襲而下，手指則搭劍鍔，卜地劍身剛露出半寸不到一小截，就聽到那一聲驚呼。

李鱷淚以爲那拔劍的一聲輕響已教人發現，既沒有佔上猝不及防的優勢，便索性現身相對。

「李兄，其實你跟我可謂淵源極深，又何必客套呢！」

「哦？」

「李兄和我，同在傅丞相麾下做事，是屬同僚之親，李兄的公子，又交予我撫養多年，我視之如同己出，直如血嫡之親，而今令郎遭神威鏢局和無師門的賊子殺害，我們更應該要聯成一氣，敵愾同仇才是。」

冷血在旁聽見，震了一震。

他斷未想到那李惘中原來是李玄衣的骨肉，李鱷淚只是代爲撫養而已，李玄衣和李鱷淚關係如許深刻，這是冷血始料不及的，然而李鱷淚又似才第一次和李玄衣碰面。

只聽李玄衣突然問：「惘中是不是私下屠殺獄中的犯人，製成骷髏畫？」

李鱷淚靜了一靜，答：「是。」

李玄衣又問：「惘中被殺的時候，是不是在準備對唐肯用刑，而且害死了關飛渡？」

李鱷淚考慮了一下子，答：「好像是的。」

李玄衣再問：「神威鏢局所失的稅餉，是你授意老不死和手上另一高手刼的，是不是？」

李玄衣問得如此直接，連冷血也怔了一怔。

李鱷淚隨即答道：「另外一人是易映溪。」

李玄衣問：「那些稅餉你都獨吞了，然後要無辜鄉民再繳一次，是不是？」

李鱷淚居然答：「是的。」

李玄衣問道：「爲什麽要陷害神威鏢局？」

李鱷淚爽快的回答道：「以前，石鳳旋得勢的時候，威脅到傅大人，而今，石鳳旋已被流放了，當日的禍患，自然要剔除。」

李玄衣更直接地問道：「高處石的身上究竟有什麽秘密，使得你們非得之不心甘？」

李鱷淚負手，用悠然的眼色看了兩人一眼，道：「這秘密，只要我不說出來，你們一輩子也不會知道。」

李玄衣咳了兩聲，肯定地道：「但今晚你會說出來的。」

李鱷淚「哦」了一聲，揚眉反問：「我不說不行麽？」

李玄衣道：「除非今晚你不來，你來了，那麽，就只有兩條路讓我們選擇，一：是殺了我滅口，二：是收爲己用保守秘密。」

他補充道：「因爲我們已掌握了你太多罪狀，太多證據，太多秘密了。」

李鱷淚倏然問：「那麽，你們要選擇那一樣？」

（未完·十一）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

新無字天書

文·諸葛青雲
圖·可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葛文欽和石珠娘把手中一百二十六本「無字天書」全送出之後，便回到太湖西洞庭山的「葛家堡」中，佈置三年後中秋節的「百棺大會」，並把「無字天書」編寫成「有字天書」，……中秋節前，葛家堡中共運進了一百副棺木，到中秋節那天，便有三山五嶽的江湖人物來到「葛家堡」，只見堡內大廳上佈置成一個靈堂，那裏正擺放着百具棺木，石珠娘首先講出一段關於一對少年男女和一位武林豪客結怨的故事，而故事的主角正是葛文欽、石珠娘和熊如古，接着，石珠娘請軒轅亮相助，把羣雄分正邪兩邊就座，相贈解藥……

女煞星獨闖狼窟

呼延光靜靜聽完，縱聲狂笑說道：「石珠娘，你儘管放心，呼延光下次來時，決不會這等莽撞，我也要謀定而動，非把你『葛家堡』內所有之人，全弄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方洩我心頭之恨！」

話完，方一轉身，石珠娘再叫道：「站住！」

呼延光厲吼一聲，咬牙叫道：「你怎的這樣囉叨？還有甚麼話說？」

石珠娘指着那具內貯「陰山蛇叟」的名單的棺木，向呼延光含笑說道：「呼延光，你『陰山蛇叟』之名，業已當衆入棺，你難道不想把棺中這張親筆所書的名單，弄回去麼？」

呼延光冷笑答道：「怎麼不想？這張名單在你們手中一日，『陰山蛇叟』便一日除名！我到了適當時機自會再來……」

石珠娘截斷呼延光的話頭，向他搖手說道：「你不必來，我會派人找你！」

呼延光莫明其妙地，皺眉問道：「你派何人找我？何時找我？」

絕音刀施展神威

石珠娘目光如水，一掃羣雄，帶着滿面高傲笑容，緩緩說道：「我夫妻業已尋着一男一女兩名姿質絕佳的八歲幼童，準備以十年光陰，悉心培植，等他們長到十八歲時，便令其行俠江湖，讓四海八荒的武林高明，看看葛文欽與石珠娘一雙文人弱女所教出來的弟子，能不能與湖海豪雄一爭長短？」

說到此處，指着左邊那排棺木，又自揚眉笑道：「這一男一女游俠江湖之際，身邊會各佩帶一具紫色小棺，棺中貯有六十張武林人物名單！換句話說，我把諸位今夜親筆所書名單，分交我兩個徒兒，命他們藝成以後，一一奉訪！但十年歲月，變幻定多，倘若其中有人已卒，我徒兒定在墓前焚化名單，作爲祭禮；倘若其中有人業已孽海回頭，改邪歸正，我徒兒定將名單奉還，並敬贈我丈夫所煉珍貴靈丹，作爲慶賀！但倘若其中有人惡行不改，故我依然，則祇有用武力向我徒兒，奪取名單，並極可能就是他惡貫滿盈，遭受報應之日！」

呼延光聽完話後，厲聲獰笑道：「江山好改，本性難移，呼延光除了轉世投胎以外，今生今世，決不會有好人之稱！此去我或許也埋首十年，等那身佩紫色小棺的一男一女，出現江湖之際，再領教領教你們究竟能培植出甚麼樣的優秀徒弟？」

呼延光垂頭喪氣一走，其餘五十九名凶人，自然更無一敢於抗命地，全都親筆書寫外號，投在棺中，取了紫色絲巾，紛紛散去！

石珠娘祇把其中一名年才三十不到但目光却陰鋭如狼的黃衣少年叫住，含笑問道：「吳心劍，你外號『黃狼秀士』，是不是『析城五狼』之一？」

吳心劍不敢推賴，祇好點頭示意。

石珠娘向他深深看了幾眼，又復問道：「據我聞聽，『棲霞劍客』熊如古便爲了那本『無字天書』，被你們五狼兄弟設計擒住，幽禁在『析城狼窟』之中，受盡辛酸磨折！」

吳心劍摸不透石珠娘問話用意，祇好囁嚅答道：「石夫人說……說得不錯！但那『無字天書』，既……既是白紙……我回轉『析城狼窟』以後，自然會把熊如古放掉！」

石珠娘點頭笑道：「你不僅應把熊如古放掉，並不妨替我帶給他幾句話兒！」

吳心劍忙抱拳問道：「石夫人有何傳語？」

石珠娘揚眉笑道：「你把『無字天書』一事起因，及今夜這『百棺大會』結果，詳詳細細地告訴那『棲霞劍客』熊如古，叫他此後千萬莫再倚仗武功，輕視弱女文人！昔日在『棲霞山』中，被他恃強凌辱的文人葛文欽，及弱女石珠娘，不但已使他吃足苦頭，並也把整個武林，鬧得天翻地覆！」

吳心劍連連應諾，走出廳堂，「大漠金鵬」軒轅亮見羣豪之中的那些邪惡人物業已走光，遂向葛文欽、石珠娘夫婦含笑，說道：「葛老弟，石夫人，現在羣邪已去，大功告成，賢伉儷如今可以把解毒藥物……」

葛文欽不等軒轅亮話完，便向右座羣俠，長揖爲禮地，陪笑說道：「小弟早已命人將解藥溶入杯中，並在『含青台』上，擺設了四席酒餚，恭爲把盞，一來向諸位賠罪，二來共賞中秋夜月！還望諸位大俠高人，莫加怪責，並賞給葛文欽與石珠娘一些薄面才好！」

軒轅亮自然含笑點頭，其餘羣俠則一來因覺葛文欽石珠娘夫婦，以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文人，竟能叱咤羣雄，使三山五嶽四海八荒間的那些惡煞兇神，受到莫大折辱，心中均頗敬佩，願意就此結交！二來尚須袪除臟腑間的奇異毒力，也無不應命！

「含青台」是就着一塊面湖背山的天然石坪所建，地勢廣闊，景色壯麗，確實是個開筵宴客的絕好所在！

四席盛筵開際，恰好月朗中天，丹桂飄香，銀蟾幻彩，又爲這些俠士奇人們，增添了不少壯懷逸志！

葛文欽石珠娘夫婦在酒席間，向羣俠敬酒賠罪以後，雙雙回到主座，葛文欽便自長嘆一聲，向坐在身邊的「大漠金鵬」軒轅亮搖頭說道：「軒轅大俠，我夫婦這樁意氣之舉，自『棲霞』受辱起，至『百棺大會』終，大致上尚稱圓滿……」

軒轅亮不等葛文欽話完，便自翻着他那雙金光四射的巨大鵰眼，濃眉一挑，縱聲狂笑說道：「豈止圓滿？賢夫婦今夜大展奇謀，使六十名江洋巨盜，自動投名入棺，暫將隱跡，不但造福武林，也是樁爲善無形的莫大功德呢！」

葛文欽苦笑道：「多謝軒轅大俠誇獎，但葛文欽夫婦心中，却總有一樁歉然久久的不釋於懷之事！」

軒轅亮含笑問道：「這是樁甚麼事兒？葛老弟無妨說將出來，給我們大家聽一聽！」

葛文欽飲了一口酒兒，緩緩說道：「我夫婦自從在『六盤山中』，聽得『南荒鳩婆』端木玫，說出『武林八大高手』之內，尚有分類以後，便對那位被稱爲『君子中的君子』的『隴右神駝』皇甫正，極爲欽佩！但偏偏曾在『咸陽橋』上，送過他一本白紙所訂的贗鼎『無字天書』，遂心中旦夕歉然，不知是否會因此而令皇甫大俠，遭受甚麼意外災害？」

軒轅亮「哦」了一聲，哈哈大笑說道：「葛老弟儘管放心，皇甫駝兒的那身功力，比軒轅亮祇高不弱，當世武林以內，能夠傷害他之人，倒還不易找呢。」

「銀髯龍神」樓伏波也坐在這一席，聞言之下，接口笑道：「軒轅兄說得雖是，但常言道『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這兩三年間，確未見皇甫神駝，在江湖中有所走動，或許眞的出了甚麼事兒？也說不定！」

石珠娘秀眉深蹙，苦笑說道：「樓大俠這『說不定』三字，似乎應該改成『說得定』才對！我認爲皇甫神駝，定已遭逢不測！」

樓休波知道石珠娘天生絕慧，智力過人，遂向她含笑問道：「石夫人莫非獲悉了甚麼傳聞？才判斷得這等肯定！」

石珠娘幽幽一嘆，搖頭答道：「我不曾獲悉甚麼噩耗傳聞，但却深知像皇甫神駝那等正人俠士，決不輕於應諾！今夜他既失約未來，豈非可能已發生了甚麼不幸之事麼？」

軒轅亮被石珠娘一言提醒，皺眉說道：「石夫人畢竟高明，皇甫神駝老兒，生平語出必踐，且向不失約，今夜既未來此共賞中秋，着實有點不大妙呢！」

樓伏波見葛文欽石珠娘夫婦，均爲了「隴右神駝」皇甫正的禍福安危，面罩沉憂，遂設法岔開話頭，含笑說道：「自古吉人均有天相，葛老弟不必替皇甫神駝老兒過份担憂！倒是你方才所說八大高手另有分類一事，樓伏波未有所聞，頗想請教請教！」

葛文欽聞言，看了石珠娘一眼！石珠娘見狀，看了軒轅亮一眼！

軒轅亮懂得她向自己注目之意，哈哈大笑道：「石夫人不要有所顧忌，儘管直言，好在我雖名列四魔之中，總還不算是『惡魔』而已！」

石珠娘聽軒轅亮毫不在意，遂秋波微閃，一掃羣俠，音若銀鈴地，朗聲笑道：

「據端木玫所說，有些好事之徒，他們把『八大高手』，另作分類，『隴右神駝』皇甫正是『君子中的君子』，『竹劍先生』西門遠『是君子中的善士』，『銀蛸鬼見愁，大頭蛆王』東郭斌是『君子中的潑皮』，『關東狂客』宇文蒼是『君子中的瘋子』……」

羣俠聽到此處，個個點頭，樓伏波更是連飲了三杯酒兒，含笑說道：「這四大高手的分類，委實分得旣極公平，又極有趣！譬如形容那『銀蛸鬼見愁，大頭蛆王』東郭斌的『君子中的潑皮』一語，眞是妙到毫巔，傳神阿堵！但不知還有四位，又是怎樣分類？」

石珠娘目光微注軒轅亮，繼續含笑說道：「以下的就顯得不公平了，竟把軒轅大俠，稱爲『魔中君子』！」

軒轅亮哈哈大笑說道：「石夫人不必爲我辯護，『魔中君子』是有道之魔，我對這四個字兒，不僅極爲滿意，並有些受寵若驚了呢！」

石珠娘含笑舉杯，與軒轅亮乾了一杯酒兒，又復往下說道：「南荒鳩婆端木玫是『魔中之魔』，『勾漏獨夫』歐陽彝是『魔中隱士』，『陰山蛇叟』呼延光是『魔中小人』！」

樓伏波靜靜聽完，點頭笑道：「這種分類，確有見地，除了軒轅兄略嫌委屈，及『勾漏獨夫』歐陽彝不配稱爲『魔中隱士』以外，其餘六位，都可說是不易置評的了！」

葛文欽含笑問道：「歐陽彝爲何不配稱爲『魔中隱士』？」

樓伏波冷冷笑道：「他近來久蟄思動，又在無意中獲得五柄苗刀，遂招徒結黨，創立『五刀派』，欲與舉世豪雄，角逐長短，那裏還有絲毫隱士行徑？」

軒轅亮愕然說道：「這樁『勾漏獨夫』歐陽彝組織『五刀派』之訊，尚未傳到大漠，故而對此毫無所知，如今要向樓兄請教一下，歐陽彝所無意獲得的是五柄甚麼樣的奇絕苗刀？」

樓伏波嘆息一聲說道：「可能是武林間重刦將臨，歐陽彝一身功夫，已極驚人，再得了這五柄毒刀，便自如虎添翼般地，更厲害了！」

軒轅亮皺眉說道：「樓兄先勿感嘆，請把那五柄毒刀的名稱及厲害之處說出，我們才好預籌抵制策略，不令歐陽彝所組織『五刀派』爲禍太烈！」

樓伏波點頭道：「要說我便就我所知說得詳細一點，據聞苗疆中有位武林怪人，因練功走火，全身半僵，無法行動，閑中無事，遂役使苗人採集百種奇毒，及極上等的『孩兒鐵』熔鑄成五柄鋒利無比也奇毒無比的罕世苗刀！結果竟被『勾漏獨夫』歐陽彝，鬼使神差地弄到手內！」

葛文欽含笑問道：「這五柄奇毒苗刀，是否形狀特殊，容易辨識？」

樓伏波點頭答道：「刀身寬才二指，長達四尺，剛柔隨心，斬金洞石，威力確極可怖！」

同席所坐的一位「五台修士」單元清聽到此處，向樓伏波揚眉問道：「樓兄，這五柄刀兒的形狀，是否完全相同？」

樓伏波飮了一口酒兒答道：「形狀完全相同，但却光色各異，歐陽彝遂就各刀光色，及各刀毒力，定名爲『赤芒化血刀』，『青芒冷魂刀』，『碧芒銷骨刀』，『烏芒絕音刀』及『金芒萬毒刀』等！」

單元清訝然問道：「從所謂『赤芒化血，青芒冷魂，碧芒銷骨，烏芒絕音』等名之上，一聽便知刀鋒所蘊毒力！但那柄『金芒萬毒刀』，却似與衆不同地，有點特別。」

樓伏波道：「這柄毒刀鑄造得委實巧奪天工，刀光芒彩如金，並在四尺刀身之上，分淬『化血、冷魂、絕音、銷骨』等四種毒力，可隨持刀人心念，任意慘殺對方！故而『勾漏獨夫』歐陽彝把它視爲『五刀之母』，心愛無比地，隨身自佩！」

軒轅亮聽得眉頭微皺，說道：「照樓兄這等說法，將來倘欲大破『五刀派』時，必須先設法覓取足能尅制這五柄毒刀的神兵寶物！」

石珠娘微笑說道：「尅制毒刀之物，最好是前古神劍！我們今夜不妨許個心願，大家盡力搜尋，務期在十年以內，能尋得這五柄劍兒，共滅『五刀邪派』！」

單元清苦笑幾聲說道：「石夫人高論雖正，但前古神劍，世所罕睹，欲得其一均難於登天，却如何能尋得五柄之數？」

石珠娘嬌笑說道：「單大俠莫要悲觀，現成可用的劍兒，已有兩柄了！」

軒轅亮大喜問道：「這兩柄劍兒何名，現在何處？」

石珠娘指着葛文欽含笑答道：「一柄就在『葛家堡』中，是我丈夫祖傳至寶，名爲『勝邪』……」

樓伏波聽至此處，接口笑道：「這柄劍兒合用，『勝邪劍』是歐冶子所鑄的春秋神物！」

石珠娘繼續笑道：「第二柄劍兒是『棲霞劍客』熊如古的『靈龍劍』，如今大概落在『析城五猿』手中，等我兩個徒兒，藝成問世之時，便可前去借用！」

單元清皺眉說道：「還有三柄劍兒，又是怎樣找呢？」

石珠娘尙未答言，葛文欽却含笑說道：「小弟略通望氣之術，三四年前，遨遊各地，曾見『安徽巢湖』，及『陝西驪山』兩處，於月夜中隱有劍氣騰空，諸位大俠倘若路過該地，不妨略爲探尋，或有機緣巧遇！」

談笑至此，石珠娘低聲囑咐侍女，引來一男一女，兩個極爲俊秀，八九歲的幼童，拜見羣俠！

軒轅亮鵰目凝光，細一打量，看出這一男一女骨秀神清，確屬罕世美質，遂一手一個，把他們攬在懷中，含笑問道：「你們叫甚麼名字？」

那男孩比較靦覥，俊臉微紅，尙未答話，那女孩却頗爲大方地，應聲答道：「我叫石玲，他是我弟弟葛嘯羣！軒轅伯伯，你的兩隻眼睛，爲甚麼這樣兇巴巴地好怕人呢！」

軒轅亮不知怎地，竟覺得對這石玲及葛嘯羣二人，極爲投緣，心中一動，遂向葛文欽石珠娘夫婦含笑說道：「葛老弟，石夫人，軒轅亮有樁不情之請，未知賢伉儷可否見允？」

葛文欽微笑說道：「軒轅大俠有事儘管請講，愚夫婦祇要力所能及，便無不應命！」

軒轅亮又對石玲及葛嘯羣看了兩眼，指着「含青台」外極目蒼茫的無邊烟水，哈哈大笑說道：「大漠之間的千里黃沙，那裏比得上這烟波浩渺，水秀山清的『太湖』景色！更何况葛老弟與石夫人的秘製佳釀，又如此醇香雋美，竟使我這軒轅老鵰也起了『此間樂，不思漠』之感，想覥顏請命，在賢伉儷『葛家堡』中，借住十年！」

葛文欽何等聰明，一聽此言，便知道軒轅亮是恐怕石珠娘空自在那本「有字天書」之上，記錄下了無數武功秘訣，而傳授不得其法，使石玲、葛嘯羣造就不深，難有大成，才想留此十年親爲指點！

這種情意，本極可感，但自己立願要以文人弱女之力，培植出一雙技藝蓋世的兒女英雄，倘若有外人參同此事，豈不與初衷略背？

他雖頗爲聰明的，猜透了軒轅亮的心意，但石珠娘却又更爲聰明地，猜透了他的心意，忽然帶着滿臉倩笑，湊在葛文欽耳邊，低聲說了幾句。

葛文欽正感爲難之際，被石珠娘這一指點，立告茅塞頓開，心想自己這位夫人，除了不會武功以外，簡直無所不能，眞是才華絕代的巾幗翹楚！

他一面慚佩，一面向軒轅亮長揖笑道：「小弟在『六盤山』初見軒轅大俠之際，便對你的勝慨豪情，萬分欽敬，才爲你燒掉一百二十八本『無字天書』中未曾送人的僅有一本！如今若能朝夕把臂，快聚十年，自是求之不得之事！但葛文欽也有一樁不情之請，務懇軒轅大俠，能夠允諾才好！」

軒轅亮揚眉大笑說道：「葛老弟，你祇要允許我住在這人間仙境的『葛家堡』中，並管我酒喝，則無論有何差遣，軒轅亮均願馳驅効命！」

葛文欽聞言，遂向石玲及葛嘯羣含笑說道：「玲兒與羣兒，趕快拜見你們軒轅義父！」

石玲與葛嘯羣，果然乖順異常地，口稱「義父」，向軒轅亮雙雙拜倒！

軒轅亮自幼便遭孤零，半生浪跡黃沙，何曾享受過這種天倫溫情？不禁趕緊攙起石玲與葛嘯羣來，一手攙着一個，樂得哈哈大笑！

其餘三十三位山海奇俠，自然也是一片賀喜之聲！

軒轅亮鵰目雙翻，金芒四射，向羣俠抱拳狂笑說道：「諸位仁兄，我軒轅亮孤獨半生，如今忽然有了這等根骨的一雙義兒義女，委實說得上是天大喜事！你們身爲伯叔，怎好意思口頭稱賀，總得給姪兒女們一點見面禮吧？」

羣俠聽他這樣說法，無不含笑點頭，紛紛摸取身邊所帶的珍貴之物！

石珠娘見狀，不禁柳眉微揚，向葛文欽耳邊低聲笑道：「文哥，你看見沒有？軒轅大俠的這種硬討見面禮的舉措，便是『魔中君子』行徑！倘若換了那位『君子中的君子』，『隴右神駝』皇甫正，便不會這樣……」

石珠娘語猶未了，便又聽得軒轅亮向羣俠狂笑叫道：「你們不必破慳囊，石玲與葛嘯羣是主人賢伉儷的高徒，也是我『大漠金鵰』軒轅亮的義子義女，他們決不會接受什麼金銀珠寶等世俗禮物！」

這幾句話兒，聽得一干羣俠，無不愕然！

軒轅亮目注葛文欽，微笑說道：「葛老弟，請你命人取出三十三份筆硯紙張備用！」

葛文欽點頭傳命，那位「銀鬚龍神」樓伏波却怪叫一聲，向軒轅亮皺眉說道：「軒轅老鵰，你這索取筆硯紙張之舉，弄的是甚麼鬼兒？難道又要我們……」

軒轅亮搖手笑道：「樓兄放心，這不是適才『石棺大會』的故技重施，祇是我軒轅老鵰，要替我義兒義女，向你們討取一些惠而不費的秀才人情而已！」

說話之間，侍女等已把筆硯紙張取來，安放在羣俠面前。

軒轅亮目光電掃羣俠，抱拳含笑說道：「諸位的看家絕藝，早在三年以前，便被石夫人設法套出，記載於那本『有字天書』之上！至於各種奇珍至寶，則更復未便叨光，如今祇請諸位，每人對我的義兒義女，略書數語以贈！」

樓伏波苦笑說道：「軒轅老鵰，你不妨說得明白一點，究竟要我們寫些甚麼話兒？」

軒轅亮怪笑答道：「隨便！隨便！祇要是有關游俠江湖的各種知識，或是諸位半生經歷中的有益秘聞，都是我渴求之物！這種見識知聞，對我義兒義女的價値之重，遠高於萬兩黃金，百斛珠玉！」

樓伏波靜靜聽完，先是失聲一嘆，然後撫掌大笑說道：「今夜中秋大會，除了『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賢主、嘉賓』以外，還要加上『奇聞、怪舉』，簡直成了『六美具、二難幷』！石玲姑娘與葛嘯羣老弟，根骨眞高，福緣又厚，不僅有了主人賢伉儷那等罕世良師，並又有了你這樣一位怪絕義父，十年時日，旦夕薰陶，那得不把他們培植成一雙智慧如海，文通武達的玉女金童，他年一出江湖，管保爲莽莽武林，大放異采！」

話完，便即振筆疾書，羣俠也紛紛把自己認爲極具價値的獨到江湖知識，寫在紙上！

軒轅亮收集了三十三份紙張，向羣俠含笑稱謝說道：「常言道：『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有了諸位這些高明指教，足可使我義子義女，在他年游俠四海之時，仗以度過不少災厄凶危，應付一般江湖鬼蜮！」

羣俠自從飲酒以後，臟腑間奇毒早祛，如今見諸事已畢，不必再留，遂紛紛起立告別！

葛文欽、石珠娘，偕同「大漠金鵰」軒轅亮，送客出堡，並向羣俠再三叮囑，莫要忘記自己所說的「巢湖」寶光，及「驪山」劍氣！萬一路過該地，不妨加以探察，略試機緣！倘有所獲，則對將來共滅「勾漏獨夫」歐陽彝所創「五刀邪派」之舉，大有助益！

羣俠紛紛離去，風流雲散後，軒轅亮看出石珠娘秀眉雙蹙，似有所思，遂向她含笑問道：「石夫人，你在想些甚麼？」

石珠娘道：「我在想昔年『六盤』所見的那位『魔中之魔』！」

軒轅亮「哦」了一聲，微笑說道：「是『南荒鳩婆』端木玖麼？這老婆子不太好惹，石夫人想她則甚？」

石珠娘皺眉道：「端木玖雖然厲害難惹，但舉措方面畢竟要比那位被稱為『魔中小人』的『陰山蛇叟』呼延光來得光明正大些！她昔年也與我夫妻訂約，今夜怎會食言，未來參與這『百棺大會』呢？」

軒轅亮點頭說道：「石夫人疑得有理，端木玖威震南荒，向來自重身份，不輕然諾！今夜可能是甚麼要事覊身，否則決不會不來踐約！」

石珠娘目注軒轅亮，揚研問道：「昔年那本『無字天書』，是交由『南荒鳩婆』端木玖與『陰山蛇叟』呼延光合參，呼延光會不會起了毒心，暗下辣手，業已把端木玖害死了呢？」

軒轅亮搖頭笑道：「呼延光心腸縱毒，手段再狠，但要想害死端木玖，却仍非易事！也許端木玖是被他設計囚禁，行動不便，才會無法趕來踐約而已！」

說到此處，長嘆一聲，目注當空皓月，緩緩笑道：「雲龍風虎江湖謎，揭謎須待二代人！我們不必再談論這些閑是閑非，且集竭三人智慧，專心培植玲兒羣兒，等他們仗劍八荒之際，再去揭開今日難知的無數謎底吧！」

葛文欽石珠娘雙雙含笑點頭，從此開始三人便各盡所能，在這「葛家堡」中，對石玲、葛嘯羣督武督文地，悉心培植！

武林之中，永遠是恩恩怨怨，難於了結，點滴之恩，必報湧泉，而一掌一劍之仇，更是不共戴天。是以武林之中恩怨更是永無寧日，歸根結底，則不外是「恩怨」二字！駒光如電逝，流水十年間。

時移，地異，山西與河南兩省接壤之處，有一座「析城山」。「析城山」本極高峻，但除了高峻以外，却另有其他原因，更使一般旅客行人視為畏途，相互裹足。其原因，就是「析城山」中有座「析城狼窟」，狼窟中住有五隻兇狼毒狼。

這五隻毒狼，不是山林惡獸，而是綠林兇人，他們叫「白狼眞人」崔無妄、「紫狼眇叟」呂東岩、「青狼屠戶」溫武、「黃狼秀士」吳心劍，及「紅狼妖女」莫如嬌。他們兄妹五人，稱霸晉南豫北，業已有十六七年，惡孽如山，不可勝數！

秋高氣爽，山靜雲開，有位十七八歲的青衫少年，進入「析城山」，走向人們不敢近的「析城狼窟」。這位少年，鼻如懸胆，目若朗星，兩道濃黑而不太粗的極美劍眉，斜飛入鬢，長身玉立，猿臂蜂腰，端的是好一位美男子，俊丈夫，並在俊美之中，流露出逸世不羣的英雄氣概！

他緩步徐行，沿途眺覽，在走到距離「析城狼窟」約莫還相隔一座小山頭時，身後傳來了駿馬飛馳的鑾鈴脆響。青衫少年側立道傍，回頭一看，祇見從山路轉折之處，捲出一團紅雲。展眼間，這團紅雲，便自捲到面前，是一匹血紅駿馬，馬上坐着一位三十四五的紅衣中年美婦。

這紅衣美婦，本已疾馳而過，但偶然回頭，對青衫少年瞥了一眼，忽又勒轉馬頭，停在丈許以外。青衫少年未加理會，依然緩步前行，那位紅衣美婦却含笑叫道：「小兄弟站住，我有話問你。」

青衫少年聞言，訝然問道：「你怎麼這樣叫我？誰是你的兄弟？」

紅衣美婦格格嬌笑說道：「我不知道你的姓名，不叫你小兄弟，却叫甚麼？看你最少要比我小上十三四歲，難道竟要我叫你小哥哥，小……」青衫少年不等她話完，便自搖手說道：「我既不願做人兄弟，也不願做人哥哥，我叫葛嘯羣，妳有名字沒有？」

紅衣美婦笑道：「人那會沒有名字？我叫莫如嬌。」

葛嘯羣「哦」了一聲，俊目之中，精芒電閃地，向莫如嬌看了兩眼，揚眉含笑說道：「原來你就是『析城五狼』中的『紅狼妖女』。」

莫如嬌皺眉笑道：「紅狼妖女之名，有多難聽，這『析城山』的周圍數百里間，都叫我『紅狼公主』。」

葛嘯羣點頭笑道：「好！好！入鄉隨俗，理之常情，我也叫妳為『紅狼公主』便了。」

莫如嬌飄身下馬，一面手拉絲韁，與葛嘯羣緩步前行，一面微笑問道：「葛朋友是偶過遊山？還是特來有事？」

葛嘯羣揚眉笑道：「我是特到『析城狼窟』，拜訪莫公主等兄妹五位。」

莫如嬌目光微飄，欣然說道：「妙極！妙極！『析城狼窟』之內，近年極少外賓，我陪你緩步而行，且命我這紅兒先去通知我四位盟兄，準備盛宴，欵待嘉客。」

一說完，把手內絲韁繫在鞍上，並從懷中取出一條紅色絲巾。那匹血紅駿馬，彷彿已通靈性，竟自動自發地從莫如嬌手內啣去紅色絲巾，立即長嘶一聲，四蹄如飛地絕塵而去。葛嘯羣看得失聲讚道：「好馬！好馬！這是百年難見的罕世龍駒。」

莫如嬌揚眉笑道：「葛朋友，既然愛馬，可認得出我這馬來歷？」

葛嘯羣目注那點即將消失的飛馳紅影，微一沉吟答道：「這匹馬兒，着實有點怪異，毛色在血紅之中，微帶胭脂光澤，既不像大宛『汗血名駒』，又不像罕世難見的『赤兔追風千里驥』……」

話猶未了，莫如嬌便滿面佩服神色地點頭嘆道：「葛朋友眞是博古通今的世之伯樂，你猜得完全對了！」

葛嘯羣聽得極為高興地，含笑問道：「照莫公主如此說來，這匹馬兒，是由『汗血名駒』，與『赤兔追風千里驥』，合配而生的了？」

莫如嬌微笑答道：「一點不錯，這匹馬兒是我一位極要好的手帕之交，苗疆毒龍峒『毒龍公主』姬玉花送給我的。牠母親是『汗血名駒』，父親是『赤兔追風千里驥』，一產雙雛，可惜的是產後年餘，牠父母便雙雙死去。」

葛嘯羣心中一動，問道：「還有一匹小龍駒呢？是否還在苗疆毒龍峒內？」

莫如嬌看他一眼，嫣然笑道：「還有一匹小龍駒是『毒龍公主』姬玉花的坐騎，葛朋友問牠則甚，是否有心愛之意？」

葛嘯羣劍眉雙挑，縱聲狂笑答道：「名駒好酒，寶劍美人，自然是英雄愛物。但君子不奪人所好，葛嘯羣雖有愛馬之心

却決無奪駒之念。」

莫如嬌對他這份豪情逸氣，頗為心折，妙目流波地，斜睨在葛嘯羣的英俊臉龐之上，媚笑說道：「葛朋友豪爽坦白，眞是磊落英雄，我莫如嬌出自內心地，願意對你作一項承諾。」

葛嘯羣訝然不解地，目注莫如嬌問道：「莫公主，妳要對我作甚麼承諾？」

莫如嬌慨然說道：「我答應把我心愛的紅兒送你。」

葛嘯羣大感意外地連搖雙手道：「不！我方才業已言明，君子不奪人所好。」

莫如嬌不等他往下再說，便嫣然笑道：「你不要急，我又不是立即送你，是要在一個適當時機送你，決不使你奪人所好就是。」

葛嘯羣失笑說道：「那裏會有這種適當時機？」

莫如嬌笑道：「怎麼沒有？我決心等我死後，把馬送你。」

葛嘯羣聞言，不禁縱聲狂笑說道：「莫公主，妳原來是拿我開心，馬壽何如人壽長……」

莫如嬌黯然一嘆，接口說道：「你不要笑，我說的是毫無虛假的由衷之言，馬壽雖然不如人壽長久，但像我們這等鎮日在劍底遊魂，刀頭打滾的江湖人物，却多半難盡天年，常言道得好：『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莫如嬌祇要一旦遭了刦數，那匹小龍駒，便是我對你遺贈之物。」

這一番話兒聽得葛嘯羣默然無語，過了片刻之後，方以兩道滿含感激的目光凝視着莫如嬌問道：「莫公主，我們風萍初聚，敵友未知，妳為何對我如此好法？」

莫如嬌搖頭嘆道：「我也說不上來，講句坦白話兒，莫如嬌出身綠林，不僅惡孽甚多，並還生性淫蕩，閱人無數。但今日見你以後，却極為投緣，並毫無情慾之念，彷彿你就是我那自幼失散，如今不知飄流何處的小兄弟一般！」

葛嘯羣劍眉忽挑說道：「莫公主，若論你的年齡，確實可以做我姊姊，妳若能痛改前非，以後便叫我小兄弟吧！」

莫如嬌驚道：「痛改前非？」

四字才出，兩匹駿馬，迎面馳來，馬上壯漢翻身下騎，向莫如嬌抱拳肅立，發話問道：「啓稟公主，崔大當家的在『五狼廳』設宴欵待嘉賓，請公主導客入寨，四位當家的，全在廳前迎迓。」

莫如嬌點頭揮手，一面引導葛嘯羣轉過山角，進入「析城狼窟」大寨，走向「五狼廳」，一面向他皺眉問道：「小兄弟，你是那派人物？年歲輕輕的，竟敢獨闖『析城狼窟』，胆量確實可佩，但不知是與我們五兄妹中的何人結過樑子？」

葛嘯羣搖頭笑道：「沒有甚麼樑子，我與你們『析城五狼』究竟為仇為友，此時尚難定論。」

莫如嬌苦笑說道：「倘若沒有甚麼重恨深仇，我希望彼此能够和諧相處才好，否則把我夾在新交舊友之間，就左右為難的了。」說話之間，眼前已是一片寬廣庭院，及一座高大廳房，並有一道三俗，正在廳前迓客。

這「析城五狼」因服色有異，使人一目了然，葛嘯羣一眼便知穿白袍的道人，是「白狼眞人」崔無妄，穿紫衣的眇目老叟，是「紫狼眇叟」呂東岩青，穿青色勁裝的虬鬚壯漢是「青狼屠戶」溫武，穿黃衫的中年書生，是「黃狼秀士」吳心劍。

「析城五狼」一齊揖客入廳，六人入座後，身為羣狼之首的「白狼眞人」崔無妄，便打量了葛嘯羣兩眼，向莫如嬌含笑問道：「莫五妹，這位老弟氣宇不凡，但不知怎樣稱呼？是那派人物？與妳……」

話猶未了，葛嘯羣已抱拳道：「在下葛嘯羣，此來是專誠拜會吳當家，準備還他一件東西，並向崔道長等求借一物。」

「黃狼秀士」吳心劍一來因在「太湖葛家堡」中，未曾聽說過葛嘯羣之名，二來事隔十年，業已淡忘，遂聽得微蹙雙眉，訝然問道：「葛老弟，你與我素昧平生，却有甚麼東西還我？」

葛嘯羣微然一笑，也不答言，祇是伸手入懷，取出一具長約三寸，寬約一寸的紫色木棺，放在桌上。

紫色小棺入目，十年前那場「百棺大會」的驚魂舊事，自然立現心頭。吳心劍「哎呀」一聲，離座起立，指着葛嘯羣，變色顫聲問道：「你……你……你是來自『太湖葛家堡』中？」

其餘「析城四狼」自也聽說過那場轟動武林的「百棺大會」，七道目光，遂均充滿好奇神色地向這位由葛文欽、石珠娘所苦心培植，藝成出道的少年俠士看去。

葛嘯羣目注吳心劍，搖手笑道：「吳當家的，今日我獨闖『析城狼窟』，又不是你到我『太湖葛家堡』中，你何必如此緊張？且請坐下，葛嘯羣有話請教。」

吳心劍見對方如此沉着，倒窘得臉上微紅，遂一面赧然歸座，一面向葛嘯羣冷笑問道：「你有甚麼話說？」

葛嘯羣取起紫色小棺，推開棺蓋，從棺內拈出一卷紙兒，選了其中一張，持向吳心劍揚眉笑道：「吳當家的，這紙上『黃狼秀士』四字是不是你親手所書？」

吳心劍無法抵賴，祇好點頭承認。

葛嘯羣仍把紙條收入棺中，又復含笑問道：「吳當家的，你十年前當着舉世羣雄，親書『黃狼秀士』四字，投入棺中，理應就此潛踪匿跡。但葛嘯羣到了晉南豫北地帶，却聽得『五狼兄妹』，依然威震『析城』，其中並不曾缺少一位，吳當家的對於這件事兒，怎樣解釋？」

吳心劍期期艾艾無法答話，「白狼眞人」崔無妄却代他解圍地，哈哈大笑說道：「葛老弟有所不知，我吳四弟自『太湖』歸來以後，確想就此埋名，是我因『析城五狼』不宜殘缺，才對他硬加制止。老弟今日既來踐約，我們決不會食言背信，且等用罷酒飯，無妨一較神功，祇要老弟眞能以絕藝奇能，折服我兄妹五人，『析城五狼』便永遠在江湖除號。」

葛嘯羣聽他這樣說法，便自揚眉笑道：「崔道長這樣說法，倒也乾脆，在下便向賢盟兄妹，一一領教便是了。」

崔無妄目光微注葛嘯羣，又自問道：「葛老弟，你方才說是還要向我們求借一物？」

葛嘯羣聞言，向「黃狼秀士」吳心劍問道：「吳當家的，『棲霞劍客』熊如古

如今還在不在這『析城狠窟』以內？」

吳心劍搖頭答道：「十年前『太湖』歸來以後，我便把熊如古放走，不知他蹤跡何在。」

葛嘯羣「哦」了一聲，繼續問道：「他那柄『靈龍劍』？」

葛嘯羣問起熊如古的靈龍劍，崔無妄指着肩頭劍柄，微笑答道：「貧道肩頭之物，就是葛老弟所說的『靈龍劍』，但不知你問起此劍則甚？」葛嘯羣含笑說道：「崔道長能否把這柄『靈龍劍』，借我三年，到期必然奉趙。」

崔無妄縱聲狂笑，說道：「這柄『靈龍劍』，本是熊如古之物，被我下手奪來，故而葛老弟不必談到『借用』二字，更不必有奉趙之舉，你儘管施展神功，從我手中奪去就是。」

葛嘯羣皺眉道：「這個『奪』字，有多難聽！還是請崔道長慷慨借用爲妥。」

崔無妄眉梢一軒，含笑說道：「葛老弟，你既不願沾上這個『奪』字，我們就改成『賭』吧！」

葛嘯羣飲了半杯酒兒，朗聲問道：「怎樣賭法？」

崔無妄指着桌上那具紫色小棺說道：「我想用這柄『靈龍劍』，與葛老弟適才所取出來的那張上書『黃狠秀士』白紙，互爲賭注。」

葛嘯羣點頭笑道：「我同意這種賭注，但不知怎樣決定勝負？」

崔無妄目閃精芒笑道：「貧道想向葛老弟領教領教得自明師的神功絕藝，我們以三陣定輸贏，誰能獲勝兩陣？誰就贏得對方的作賭之物。」

葛嘯羣傲然微笑問道：「在下冒昧動問一聲，『析城五狠』之中是否以『白狠』功力稱最？」

崔無妄搖頭笑道：「我兄妹五人，各有專長，功力無甚上下。」

葛嘯羣軒眉說道：「既然如此，我要求獨鬥五狠，若獲全勝，方請道長將那『靈龍劍』相借三年，倘有一陣不勝，便把那張『黃狠秀士』名單，奉還原主。」

他這份豪情傲骨，眞把「析城五狠」都聽得暗翹拇指。誰知就在此時，忽然有名壯漢手持一張大紅名帖走進「五狠廳」，向「白狠眞人」崔無妄恭身稟道：「啓稟大當家的，有人在寨門投帖。」

崔無妄尚未接過拜帖，莫如嬌便即失聲叫道：「大哥，你快將接過拜帖看看，我在山外得訊，刀光已過『黃河』，恐怕是那話兒到了。」

崔無妄接過拜帖一看，軒眉冷笑道：「五妹猜得不錯，呂二弟代我出迎，也把對方接到這『五狠廳』中一同款待。」

「紫狠眇叟」呂東岩點頭應命起身走出大廳，莫如嬌却柳眉微剔，向葛嘯羣嬌笑道：「小兄弟，我想向你討個人情。」

葛嘯羣笑道：「姊姊有話請講。」

這聲「姊姊」，聽得莫如嬌滿心熨貼，頗爲高興地嫣然笑道：「你要獨鬥『析城五狠』之事，可不可以延遲片刻？或是展期到明日舉行，在我們這『析城狠窟』之中，作上一夜嘉賓貴客？」

葛嘯羣不答反問道：「請問莫姊姊，寨門投帖之人，是否你兄妹強仇？」莫如嬌點頭笑道：「對了，我們打算先對付她，再對付你。」葛嘯羣想了一想，含笑說道：「好，我們之間的五場賭鬥，且留待明日再舉行，但不知如今是否要小弟迴避一下？」

崔無妄接口說道：「迴避倒是不必，葛老弟無妨同席飲宴，看看『析城五狠』兄妹怎樣對付來人？但我却要求葛老弟先點個頭兒，答應我不管閑事。」

葛嘯羣點了點頭，微笑說道：「是非祇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在下謹遵台命，任憑你們打得天翻地覆，鬥得鬼哭神嚎，我也祇作壁上觀便了。」

說到此處，「紫狠眇叟」呂東岩業巳陪着一位外披黑色斗篷，內穿黑色勁裝，年約二十二三歲的美艷女子，走進「五狠廳」內。葛嘯羣目光微瞥，冷眼偷窺，看見「白狠眞人」崔無妄面前那張拜帖之上，寫着「刁玄霜」三個大字，並畫着一柄又長又窄的黑色奇形怪刀。

黑衣女子昂然入席，微一抱拳，朗聲說道：「武林末學刁玄霜，來得冒昧，尚請五位寨主海涵。」她發話之時，妙目中兩道炯炯精芒，隨同掃視對方，但掃視到葛嘯羣臉上之際，不禁被他奕世不羣的臉姿所驚，暗忖這是何人？「析城五狠」之內，怎會又突然多了一位？

崔無妄看出她的驚疑心意，遂含笑說：「刁姑娘請坐，我來爲你引見我們『析城五狠』兄妹，以及這位遠道嘉客。」

刁玄霜聞言，方知這英俊非凡的青衫少年，並非「析城五狠」兄妹新近加盟之人，遂點了點頭，靜聽崔無妄爲自己一一引介。

葛嘯羣乘此機會，向對方細看幾眼，覺得這位刁玄霜姑娘，在容貌方面，因年齡關係，略比「紅狠公主」莫如嬌美俏幾分，但眉目間的妖冶潑辣之氣，居然也比莫如嬌還要勝過幾分。

崔無妄引介完畢，先敬了刁玄霜一杯酒兒，然後目注對方問道：「刁姑娘下『勾漏』、渡『黃河』，來到這『析城狠窟』之中，對我兄妹五人，有何見教？」

刁玄霜「哦」了一聲，含笑說道：「崔寨主業巳知道我的來歷了麼？」

崔無妄笑了一笑，答道：「刁姑娘出道雖然未久，但巳毀了一十三名黑白兩道中的有數人物！你『烏衣惡煞女王蜂』之名，業經盛傳南北了呢！」

刁玄霜目光微閃道：「崔寨主既然知道我的來歷，又知道我『烏衣惡煞女王蜂』的外號，總也知道我的來意了吧？」

崔無妄搖頭笑道：「就是對於這點還不太清楚，我方才遂請問刁姑娘，到此有何見教？」

刁玄霜面對崔無妄發話，但却把眼角餘光瞟着葛嘯羣，笑盈盈地說道：「我師尊苦心培植弟子，十年有成，準備於明年的九九重陽，在『勾漏山獨夫谷』中開宗立派。」

這幾句話兒，把葛嘯羣的興趣，提高不少，心想原來這位「烏衣惡煞女王蜂」刁玄霜，就是「勾漏獨夫」歐陽彝的弟子，而歐陽彝所創的「五刀邪派」，也巳定於明年九九重陽，在「勾漏山獨夫谷」內成立。

崔無妄聽完刁玄霜所說，點頭笑道：「這件事兒，我兄妹早巳知曉，並曾接獲令師歐陽先生請柬，邀於明歲重陽，前往『廣西勾漏』觀光盛典。」

刁玄霜微笑說道：「崔寨主等既巳接獲請柬，便更容易懂得我的來意，我此來是請你們『析城五狠』兄妹，回答一項問題。」

「青狠屠戶」溫武在一旁接問道：「甚麼問題？刁姑娘儘管提出。」

刁玄霜揚眉問道：「我師傅對於所有黑白兩道的武林人物，決定了兩句話兒，就是『不爲屬下，便爲仇讎』！刁玄霜如今請教之事，便是令兄妹於明年九九重陽，前往『勾漏山獨夫谷』與會之際，是自居仇讎地位？還是自居屬下立場？」

崔無妄想不到對方會有這樣一問，不禁沉吟片刻，目注刁玄霜，含笑說道：「玄姑娘，請妳把『仇讎』及『屬下』二者，解釋得詳盡一些。」

刁玄霜點頭笑道：「我師傅於明年九九重陽，開創『五刀派』時，需要五五二十五顆武林豪傑的六陽魁首，用以祭刀！而這些人頭，便打算在以『仇讎』身份與會的人物之中選擇砍取。」

崔無妄聽得雙眉深蹙，默然不語。刁玄霜繼續笑着道：「願以『屬下』立場與會之人，自然不會有這等浩刦飛災，但却要像萬國衣冠拜冕旒一般，必須進貢一些禮物。」

「黃狠秀士」吳心劍失笑說道：「刁姑娘這句話兒，似是多餘，凡屬參予貴派開宗盛典之人，均會帶有賀禮。」

刁玄霜搖頭一笑說道：「吳寨主有所不知，『勾漏山獨夫谷』內，金銀盈窖，珠寶如山，我師傅那裏稀罕甚麼尋常賀禮，他要指定禮物。」

葛嘯羣聽得忍不住地縱聲狂笑說道：「妙事，妙事，這種邀人賀喜，而指定賀客送甚麼禮物之舉，大概也祇有令師『勾漏獨夫』歐陽彝老先生才會想得出來，可惜他祇在江湖得意，未在廟堂發達，否則準是一名邁古絕今的莫大貪官污吏。」

刁玄霜目光如電地，向葛嘯羣沉聲問道：「葛朋友，你敢出言辱我師尊，你有幾顆腦袋？」

葛嘯羣笑嘻嘻地答道：「刁姑娘這句話兒，又是問得多餘，除了『九頭鳥』，及『兩頭蛇』以外，無論是堂堂人類，或是禽獸虫魚，都祇有一顆腦袋。」

刁玄霜氣得粉臉變色，目射兇芒叫道：「你若祇有一個腦袋，便趕快閉上嘴兒，少在一旁多話，否則我刀光微掣之下，你就要變成無頭鬼了。」

葛嘯羣抱拳笑道：「刁姑娘我向你求個情兒，暫時莫使我變成無頭鬼，因爲我還想把這顆腦袋帶到『勾漏山獨夫谷』去，參加在五五二十五顆祭刀人頭之內。」

刁玄霜哂然說道：「你也想參加明年九九重陽的『五刀勝會』？」

葛嘯羣點頭笑道：「參加是想參加，可惜『勾漏獨夫』歐陽彝看不起我，沒有給我一份請柬，何必做不速之客？」

刁玄霜冷笑說道：「麒麟目內，焉有螻蟻？我師尊既未給你請柬，且由我來給你一份便了。」說完，伸手入懷，一摸一甩，便有一片紅光，掠過葛嘯羣面前，向左斜飛而起。

「析城五狠」個個都是好手，知道刁玄霜是有意炫技，要用迴旋錯勁，使這張大紅請柬，在空中飛翔一周以後，再飄落在葛嘯羣的面前。

誰知葛嘯羣竟根本不容許她賣弄，右手微伸，用手中牙箸，夾住大紅請柬，連看都不看地，便自揣進懷內。

刁玄霜方才是氣得臉上從紅中發白，如今却是從白中發青，惡狠狠地，瞪着葛嘯羣，咬牙叫道：「葛嘯羣，你既然接了請柬，也應該答覆我那項問題，是以『仇讎』身份與會呢？還是以『屬下』立場拜賀？」

葛嘯羣眼看這位「烏衣惡煞女王蜂」刁玄霜，業巳氣得一頭煞氣，滿面兇光，却偏偏慢條斯理地，微笑答道：「刁姑娘，我們是江湖人，應該尊重江湖規矩。」

刁玄霜厲聲道：「甚麼江湖規矩？」

葛嘯羣劍眉微豎，指着「析城五狠」兄妹含笑說道：「常言道：『强龍不壓地頭蛇』，又道：『喧賓不能奪主』，妳應該先與主人兄妹，交代完畢以後，再和我這黃牛硬找犀牛碰，不知死活的客位之人，互相了斷。」

刁玄霜對他無詞可屈，祇得點頭說道：「好，葛嘯羣，算你這張嘴兒會說，等一會我管教你今生今世，再休想說得出一句話兒。」

莫如嬌聽到此處，忽然站起身形，替葛嘯羣斟了一杯美酒，嬌笑說道：「小兄弟，你眞有一套，我敬你一杯酒兒。」

刁玄霜又對莫如嬌狠狠看了兩眼，方柳眉雙剔地，向崔無妄發話問道：「崔寨主，你要不要知道我師尊指定你們『析城五狠』兄妹，在明年九九重陽，參與『五刀會』時，進貢些甚麼東西？」

崔無妄笑着道：「妳不妨說，我不妨聽。」

刁玄霜冷然說道：「我師尊要你們進貢一柄『靈龍劍』，及一匹血紅色的千里寶馬。」

葛嘯羣向莫如嬌失笑道：「歐陽彝那『魔中隱士』之號，眞應該轉贈別人。你看他多狠多貪？居然把你們『析城狠窟』中的兩樣罕世寶物，打探得這般清楚。」

刁玄霜厲聲叱道：「我和主人答話，誰要你在旁多口？」

葛嘯羣一陣縱聲狂笑，揚眉吟道：「頭顱笑擲死生輕，愛仗青鋒剷不平！每見人間不平事，胸中常作不平鳴……」

刁玄霜委實拿他無法，遂祇好不加理睬地，向崔無妄說道：「崔寨主，我話巳說完，你們五狠兄妹，應該在兩條道路之中，選一條了。」

崔無妄搖頭笑道：「我們『析城五狠』兄妹，不甘心爲人屬下。」

刁玄霜變色說道：「不爲屬下便爲仇讎。」

崔無妄哈哈大笑說道：「爲屬不甘，爲仇不必，我兄妹與令師『勾漏獨夫』歐陽彝老先生，毫無瓜葛恩怨，却要以仇讎自居則甚？」

刁玄霜勃然怒道：「兩條路，你都不走，却……」

崔無妄不等她話完，便自接口說道：

「我要走第三條路。」

刁玄霜氣得憤然欲起，但目光微轉之後，仍自强抑盛怒問道：「這第三條路兒，是怎樣走法？」

崔無妄笑道：「一不爲厲，二不爲仇，我們兄妹要以江湖友好身份，於明年九九重陽，齊去『勾漏山獨夫谷』，祝賀令師歐陽彝老先生的開宗立派之喜，並重重備份賀禮。但話應事先說明，這份賀禮，祇是聊表心意，却决不是甚麼被指定進貢的『靈龍劍』，及血紅色的千里寶馬。」

葛嘯羣聽得撫掌讚道：「好！崔道長究竟不愧領導『析城五狼』，身爲一方霸主，這幾句話，回答得不亢不卑，合情合理。」

刁玄霜的臉上怒色，忽然漸漸平息，換成了滿面春風，目光微掃羣雄，向崔無妄點頭笑道：「我奉命出山之際，我師尊便料到有些自命不凡的人物，可能會如崔寨主所說一般，要走第三條路，故而他老人家便訂立了一項標準。」

崔無妄問道：「甚麼標準？」

刁玄霜格格嬌笑答道：「既想與我師尊以江湖友好相處，自應有和他老人家距離不遠的相當功力，換句話說，就是凡欲與『五刀派』開派祖師『勾漏獨夫』歐陽彝交友之人，必要勝得他的門下弟子。」

崔無妄「哦」了一聲，微笑問道：「刁姑娘，莫非你要指教我們兄妹幾招勾漏絕藝？」

刁玄霜點頭答道：「不錯，但你們業已知道自從刁玄霜出山以來，業已在我寶刀之下，傷折了一十三名武林高手。」

「青狼屠戶」溫武的性情最暴，他早就有點按捺不住，聞言之下，遂厲聲狂笑地，接口說道：「刁姑娘既已毀了一十三名武林高手，何妨再多毀五個？」

刁玄霜看他一眼，似笑非笑地，冷冷說道：「溫寨主倘若不服，我便把你編排在第十四號也好。」

「青狼屠戶」溫武厲聲狂笑，說道：「刁姑娘，你打算在甚麼時候，替我編號呢？」

刁玄霜應聲答道：「那要看你活到甚麼時候，才不耐煩地自行找死。」

「青狼屠戶」溫武豹眼雙張，哈哈笑道：「擇時不如撞時，溫武現在就想請刁姑娘打發打發。」

刁玄霜緩緩站起身形，目光微掃「析城五狼」，並特別向葛嘯羣多盯幾眼，嘴角微披，哂然說道：「閻王註定三更死，决不留人到五更！溫寨主既然如今便想我爲你餞行，就請聽前一會。」

「青狼屠戶」溫武那甘示弱，立即隨她走出「五狼廳」，其餘「白狼眞人」崔無妄，「紫狼眇叟」呂東岩、「黃狼秀士」吳心劍，「紅狼公主」莫如嬌及葛嘯羣等五人，也紛紛起立，隨同舉步出廳。

出得「五狼廳」，刁玄霜便向溫武說道：「溫寨主，我們『五刀派』門下弟子對敵之際，向來是用師傅寶刀，但刁玄霜不願過恃寶刃之力欺人，打算留給你一點機會，使你在互比兵刃之前，先選擇一種擅長武技，和我動手。」

溫武含笑說道：「聽你這等說法，未免把你們『五刀派』中的那五柄刀兒，看得太重。」

刁玄霜傲然一笑，揚眉答道：「不是猛龍不過江，你趕緊先選擇第一陣較量方法，便可在第二陣上，見識見識『五刀派』的絕妙刀法，及罕世寶刀威力。」

溫武目光一閃，向院中侍應嘍囉，狂笑說道：「你們去把我的『青狼雙棒』取來。」

侍應嘍囉，領命而退，展眼間便見兩人合抬一根地把「青狼屠戶」溫武的稱手兵刃『雙狼棒』，抬到「五狼廳」外。

所謂「青狼棒」，就像是鎚身較長的「臥瓜鎚」，但棒身極粗，份量頗沉，其上又鑄有不少光呈暗綠的森森狼牙，越發看來可怕。

溫武分執「青狼雙棒」，目光電掣地高聲狂笑道：「刁姑娘趕緊施爲，讓我見識見識你們『五刀派』恃以傲世的勾漏絕學。」

刁玄霜詫然問道：「你第一陣便取兵刃則甚？我不是業已聲明，留給你一點機會，先讓你……」

溫武冷笑連聲，接口說道：「刁姑娘，妳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析城五狼』雄霸晉南豫北，已有多年，從來就不會被人家讓過一招半招。」

刁玄霜哂然一笑說道：「你既然如此託大，大概正所謂『在刦難逃』，命該作我寶刀以下的第十四號殘廢人。」話音方了，便自探手腰間，撤下一柄寬僅二指，長達四尺，柔軟如帶的奇形長刀。

葛嘯羣一旁看出刁玄霜手中這柄奇形長刀的森森刀光之內，時閃黑色精芒，遂笑聲叫道：「妙極，妙極，刁姑娘是名黑、衣黑、刀光也黑，祇不知你的纖手芳心，是否也同樣發黑？」說到此處，不看刁玄霜那副滿臉殺氣的獰惡神情，却向「青狼屠戶」溫武，含笑叫道：「溫寨主，這位『烏衣惡煞女王蜂』刁姑娘手中所用的是名列『勾漏五刀』的『烏芒絕音刀』！你務必特別小心，倘若被她刀芒掃中，便見血封喉，一輩子都不會說話了。」

刁玄霜銀牙微咬，冷笑說道：「葛嘯羣，你提醒他有甚麼用？除非這位溫寨主，甘心認敗，曳尾而逃！否則便必將在我『烏芒絕音刀』下，變成啞巴。甚至分屍慘死。」她一面說話，一面功力微注，使那柄柔軟如帶，拖垂在地的「烏芒絕音刀」，逐漸堅挺，變作一柄看來鋒利無倫的奇形寶刃。

「青狼屠戶」溫武見對方未動絲毫神色，便已勁達四梢，遂知道這位『烏衣惡煞女王蜂』，果然身懷絕學，不太好鬥，厲嘯一聲，手執『青狼雙棒』獰聲叫道：「刁姑娘留神，溫武即將得罪，我久仰令師「勾漏獨夫」歐陽彝的大名，要看看他所傳弟子的功夫火候究竟能高到甚麼地步？」語音方落，攻勢已發，青狼雙棒舉處，右手棒「劈山救母」，帶着銳嘯風聲，覷準刁玄霜當頭猛砸，左手棒「巧打陰陽」，則向這「烏衣惡煞」的腰間横掃。

一棒猛砸，威勢確極凌厲，並使對方不易閃避，逼她揮刀硬接。刁玄霜刀光微掣，一式「玉柱參天」，果然硬接溫武的青狼雙棒，毫未心怯閃躲。

世間事往往如此，你能力持鎭定，不怯對方，對方便多半會對你生怯。如今，「青狼屠戶」溫武，見刁玄霜竟敢以一柄寬才二指，又長又窄的輕巧刀身，硬砸自己力猛招沉的青狼雙棒，遂有點莫名其妙地心生疑慮。

他發招之際，是想仗恃雄猛臂力，及沉重雙棒來克敵取勝，逼迫刁玄霜横刀硬接。但刁玄霜這一毫不怯懼，推刀迎棒，溫武反到因疑生怯，有些顧慮起來，陡然頓肘變式，青狼雙棒隨身疾轉，改用了「旋風拔樹」招術，雙棒斜空猛落，砸向刁玄霜的右腰胯骨部位。他這「青狼雙棒」，由「劈山救母」，「巧打陰陽」，轉爲「旋風拔樹」，刁玄霜的「烏亡絕音刀」，也由「玉柱參天」，轉變成「鐵鎖横江」，仍然一立刀身，迎向雙棒。

溫武就因爲對方不應以輕巧兵刃，硬接沉猛兵刃，才心中生疑，如今見雙方變招之後，刁玄霜竟依樣葫蘆立刀迎棒，自然難免疑上生疑，慮中生慮。這種情勢之下，溫武疑慮既已添深，祇有再度變招。他以青狼雙棒搶先出手，本來佔得先機，但一度變招，已成雙方持平之勢，這再度變招，已更授人以隙，反落到被動局面。

刁玄霜何等機警詭辣，一見「青狼屠夫」溫武因疑生怯，不敢與自己的兵刃相觸，接連倉卒縮手，兩度變招，冷笑一聲，刀光電掣，攻出三招絕學。這三招絕學，迴環相生，名爲「鴻濛初闢」，「日月雙懸」，「乾坤一捲」，是「勾漏獨夫」歐陽獨創奇招，變化靈妙，威勢無比！尤其那柄「烏芒絕刀」，刀長四尺，揮動時幻成一大片電漩烏芒，宛如百丈天羅，垂空洒落地，向「青狼屠夫」溫武，飛罩而下。

溫武功力不弱，雖是對方這三刀連發，威勢太强，但仍鎭定心神，飛舞「青狼雙棒」護住身形，闖出了密洒烏芒之外。

「勾漏獨夫」歐陽彝自得五柄奇絕苗刀，並收了四名絕美女徒，開創「五刀派」後，便苦心精研了一套厲害神妙無比的「萬妙戮神刀法」，及「十二奇招」，傳授門下。

如今，「青狼屠戶」溫武雖然飛舞雙棒護身，闖出由「鴻濛初闢」、「日月雙懸」、「乾坤一捲」等三招絕學所化的漫天烏芒，但刁玄霜攻勢未停又把他圈入「萬妙戮神刀」的百變刀光以內。「萬妙戮神刀」變化詭妙，招術極多，其數脗合周天，共有三百六十五式，刁玄霜祇運用二十七式，便在「青狼屠戶」溫武的左小臂上，劃破了一條鮮血淋漓的寸許傷口。刀名「烏芒絕音」，果然毫不虛傳，「青狼屠夫」溫武左臂才一見血，便全身微顫，立告絕音成啞。

刁玄霜收刀傲立，向「青狼屠戶」溫武，冷笑說道：「溫寨主，你從此可以改稱『啞口青狼』，若想恢復喉音，祇有在明年九九重陽，前往『勾漏山獨夫谷』，參與盛會，並與我師尊恭執屬下之禮。」

溫武雙眉一挑，剛待怒叱，却已無法發語，加上又自知不是刁玄霜的敵手，祇好緊咬鋼牙，默然退下。刁玄霜目光如電，冷掃羣雄，傲然發話問道：「一狼方啞四狼喑。」話猶未了，「紫狼眇叟」呂東岩便已閃身縱出，厲聲狂笑，接口叫道：「刁姑娘，妳在五陣之中，不過才勝一陣，何必如此驕狂？呂東岩願意再嚐嚐妳這柄『烏芒絕音』的滋味。」

刁玄霜揚眉笑道：「要嚐我『烏芒絕音刀』的滋味，極爲容易，但我向來在刀下不傷徒手之人。」

「紫狼眇叟」呂東岩臉上現出一絲譎笑，連連點頭說道：「刁姑娘放心，呂東岩對你是既不示怯，也不賣狂，我自然不會赤手空拳地來與你『烏芒絕音力』，互相對抗。」

刁玄霜覺得這「紫狼眇叟」呂東岩，似乎要比「青狼屠戶」溫武更爲古怪難纏，遂點頭說道：「呂寨主，請亮兵刃。」

呂東岩一面取出兩隻其長及肘的紫色軟皮套，套在手上，一面向刁玄霜狂笑說道：「刁姑娘，呂東岩若嚐着『烏芒絕音』的滋味，從此失音成啞，决無怨言！但我萬一得勝，却要請刁姑娘慨贈解藥，使我溫三弟能夠把喉音恢復。」

刁玄霜應聲笑道：「你們『析城五狼』之中，那怕四狼成啞，祇要有一狼得勝，我也立贈解藥，愧然而去。」

呂東岩一伸兩條紫色手臂，冷笑叫道：「刁姑娘既有此言，便須小心，呂東岩要出手了。」

刁玄霜見呂東岩所戴這副紫色軟皮手套，除了其長及肘，色如紫醬以外，雙掌之上，並有無數倒刺，十指銳甲，也森利如刀，並微帶暗綠色澤。

她根據所見，知道對方十指銳甲，及滿掌倒刺，均曾喂過劇毒，便把驕矜之氣略收，不敢過份大意。

呂東岩給自己這副紫色軟皮手套定名「天狼爪」，是用千年毒蟒的蟒皮所製，刀劍水火，均不能傷，尤其更擅於奪取對方兵刃，遂踏中宮，走洪門，雙爪齊揚，一式「猿猴獻果」猛向刁玄霜胸前抓去。

刁玄霜一來因他踏中宮，走洪門之舉，過於賣狂，二來這當胸猛抓的「猿猴獻果」招術，用來與婦女動手，也嫌太不莊重，不禁雙眉微蹙，「烏芒絕音刀」烏色精芒閃處，截向對方雙腕。呂東岩見狀，正中下懷，一面毫不閃避地，以紫色左臂，迎拒來招，一面却猛揚右掌，抓向「烏芒絕音刀」，想倚仗特殊兵刃「天狼爪」的不畏刀劍威力，把刁玄霜兵刃奪過。

刁玄霜既見對方伸手抓刀，遂玉腕微沉，刀光一轉，改向這位「紫狼眇叟」呂東岩的左胯骨間，怒劈而下。呂東岩凜於刁玄霜變招太快，趕緊縮臂飄身，閃過來勢，並立即施展開他多年前威震乾坤的「天狼七七爪」法。他兩人一個施展「天狼七七爪」，一個施展「萬妙戮魂刀」，將奪鎖拿，挑欲劈架地打在一處。其中刁玄霜的「烏芒絕音刀」，曾經兩度砍中呂東岩肘臂之間，但均爲那雙紫色蟒皮手套所拒，未受絲毫傷損。呂東岩試出自己的「天狼爪」，果然能够抗拒對方「烏芒絕音刀」的鋒芒，胆量遂大了起來，宛若狼嘷的厲嘯起處，施展出一招「天狼七七爪」法之中的厲害絕學「天狼摘花」。他這「天狼七七爪」法以內，共有七招殺手，而「天狼摘花」，便是其中之一，自然變化詭異，威力極强。

（未完・三）

新派武俠

中篇連載

斷劍情未斷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統一盟盟主梅影瘦派谷晴風帶領一批人去偷襲刀神宮，半路上被羣豪組織起來的各門派截擊，全軍覆沒，他只好隻身跑回伏牛山去。梅影瘦帶領人馬跟着出發，知道谷晴風全軍盡墨，部署人手和石陵磯，冷清風對敵，自己和谷中樹轉回伏牛山總壇應付齊雲燕、喬高的偷襲。原來齊雲燕、喬高已暗中潛入統一盟總壇內，匿藏在怡心院假山內，派馬天養和麥青青聯系，知道總壇通天洞內還藏有通天武士未有出動，趁梅影瘦未回來之前用毒烟將洞內武士薰死，然後圍攻地面上的統一盟弟子，迫令他們棄械投降，雙方出師偷襲，統一盟居於下風……

臨終言必善　女魔道前因

羣豪齊吃一驚，齊雲燕忙說道：「不要高聲呼叫，樊相彰，把他們押到孔雀園去！」

劍魂堡武士樊相彰遵令帶人把俘虜押走，統一盟的弟子都以為是帶他們去孔雀園搜索解藥，因此不但不加反抗，還十分合作。

麥青青見已沒有統一盟的人在附近，便道：「齊堡主，如今咱們怎辦？」

「刀神宮」宮主喬高哈哈笑道：「有什麼好商量的？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也！他們一定是與石陵磯及潘浩祥他們遇上了，估計到咱們仍留在此處，是以匆匆趕來！」

齊雲燕點頭道：「不錯，必是如此！今日不是她死，便是我亡，趁他們疲兵趕來，殺他們個措手不及！」

喬高問那漢子：「他們已至何處？」

「離此約五里！」

「好！咱們出去谷口附近埋伏，等他們來送死！」

齊雲燕比較仔細，看了在場的人一眼，問道：「對方來的有多少人？」

那漢子答道：「百五六個！」

齊雲燕頷首：「他們只回來一部分，那就得盡早把之殲滅，這免於對方援兵趕至！」

羣豪立即趕出谷口埋伏。

麥青青趕去孔雀園，只過了兩盞茶工夫，谷口便傳來馬蹄聲了，但馬蹄聲只响了一下，便不復聞了，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避免驚動敵人；第二是山道越來越崎嶇，馬匹走動遠不如人靈活，因此上至梅影瘦，下至嘍囉，都徒步而行。

到了谷外，先鋒谷中樹覺得四周靜得奇怪，連忙下令停止前進。「去兩個探探路！」

兩個大漢走前呼叫兄弟，却沒人應他們，谷中樹十分機警，一面派人到後面去通知梅影瘦，一面又下令手下分散。「小心對方埋伏在附近！」

統一盟弟子立即分散找尋，谷中樹高聲呼叫道：「齊雲燕、喬高，你們若還有兩分好漢的氣概，便現身跟咱們決一死戰吧！」

喬高現身在一塊大岩石之上，冷笑一聲：「喬某等候多時，快來受死吧！」

他一現身，其他人也紛紛在石後出來，雙方立即展開慘烈的血鬥，喬高吸了一口氣，自石上躍了下來，抽出寶刀，斬向谷中樹！

谷中樹見他來勢兇猛，退開兩步，斜發一掌。

喬高斜踏兩步，寶刀向後劈出，刀至一半，忽又見他一個風車大轉身，左掌挾風望谷中樹拍出！

這種打法只見於普通人，像喬高這等高手及有身份的人，如此冒險，實屬罕見，但谷中樹却被其慓悍的氣勢所懾，稍一猶疑便失去攻擊其後背的良機。

說時遲，那時快！喬高的掌已至，谷中樹匆促間也發出一掌！

就在此時，只見喬高的左掌向旁一移，右手寶刀後發先到，急如驚鴻掠空，橫劈谷中樹的腰腹！

這一着大出谷中樹的意料，幸而他反應够快，雙脚一軟，向後倒退一丈！但喬高反應也快，谷中樹退他立進，寶刀第三次揮出，「嗤」的一聲，谷中樹胸襟裂開幾寸，幸而皮肉未破，饒得如此，刀風也刮得肌膚一陣疼痛！

喬高冒險便是為了換取這先機，以期速戰速決，因為他自知經過剛才那一場厮殺，耐力及體力必不如對方，是以怎肯輕易放過這機會！

他寶刀第四次出手，刀勢籠及一丈，

谷中樹一上場便先機盡失，魂飛魄散之下，突然腦中靈光一閃，右袖倏地飛出，捲住一個手下，把他拉來自己身前！

「噗！」喬高的寶刀斬在那漢子的肩膊上，由於用力過猛，刀刄嵌在肩骨上，一時之間拔之不起，谷中樹猛吸一口氣，一掌擊在那手下的後背上，那手下飛向喬高！

喬高猝不及防，被他撞了一下，連手上的刀也幾乎被他撞跌！

刹那間，只見谷中樹急飛而起，再一脚蹴在手下的後背上，那大漢再度向喬高飛去！

喬高尖嘯一聲，急躍而起，曲腰揮刀欲劈，但谷中樹的五指已幾乎抓及其足踝，兩人同時一驚，凌空擰腰閃避，交錯而過，各自打了個沒頭跟斗，飛落地上。

谷中樹輕吸了一口氣，沉聲道：「喬宮主武功高超，果然名不虛傳！」

喬高也由衷地道：「閣下反應也快，可惜罔顧他人性命，這如何教手下為你賣命！」

谷中樹臉上一熱，喝道：「廢話少說，再見一個眞章吧！」這次他不待對方先發招，立即竄前就是一掌！

喬高冷冷地道：「喬某何會怕你？」身子不退不閃，寶刀一挽，刀鋒急切對方手腕！

這一招連消帶打，使得固然奇妙，但谷中樹能身為統一盟護法，自亦有過人之能，只見他手腕微微向後一縮，袖管却如毒蛇出洞般彈出！

喬高猛吃一驚，倒飛六尺，谷中樹竄前，脚未沾地，左袖又挾風掃了過去！

喬高寶刀一横，只聞「蓬」的一聲，寶刀斬在注滿眞氣的袖管上，却無法把其切斷，而發出一道怪响！

刀刄落在袖管，寶刀吃袖管內的眞氣一激，揚高尺半，袖管內的眞氣吃刀刄一激，也散了大半，兩人同時向後一退，然而一退之後，隨即踏前，再度打在一起。

與此同時，梅影瘦的後援人員已至，立即加入戰團，扭轉形勢，本是羣豪這邊人數佔優，已殺死殺傷不少敵人，但對方突然多了數十個生力軍，形勢立即有所改變，反落下風。

谷外的厮殺聲，一陣强過一陣，連孔雀園內的人也聽見，麥青青匆匆交代了幾句，便奔出谷外。

梅影瘦見到她，精神一振，高聲道：「青兒，快過來！」

麥青青搖搖頭，梅影瘦目光一變，澀聲問道：「你怕我會害你？」

齊雲燕受傷不輕，只站在旁邊督戰，聞言冷譏道：「你就算不會害她，她是堂堂的梅花門弟子，也不屑與你為伍！」

「你給老娘閉嘴！梅花門是什麼玉皇大帝！」

「梅花門雖不是名門大派，但代代均是俠義道上的柱石，豈肯與你這種魔頭為伍！」

梅影瘦氣得花容失色，喝道：「齊雲燕，你是堂堂男子漢，便出來與老娘見個高低，別效小人逞口舌之利！」

齊雲燕冷冷地道：「君子不乘人之危……唉，齊某這時忘記你並非君子，哼，

你若能殺得了齊某的手下，齊某自會出來收拾你！」

梅影瘦忽然轉頭對麥青青道：「青兒，你眞的這般怕我麼？你，你是恨我？你過來讓我看看好不好？」

麥青青只覺得她在這刹那間突然變了，變成一個無依無靠可憐的老婦，她心腸一軟，忍不住跨出一步。

梅影瘦大喜，歡聲道：「青兒青兒，你快過來，讓我抱抱你！」這幾句話眞情畢露，一對眼睛只望着麥青青。

麥青青又覺得她好像是自己的親人般，心頭一熱，又跨出一步，耳際忽聞一聲斷喝，接着有人道：「麥青青，你若要自作孽，也得顧顧你師父師伯的面子！」

說話的自然是齊雲燕，麥青青不能不考慮，立即退後一步！

梅影瘦雙眼閃過一抹殺機，雙脚一頓，抽出寶劍，急飛過去，掠過麥青青，直向石頭上的齊雲燕刺去！

這一劍去勢又疾又勁，直似是御劍而飛，齊飛燕手上雖有長劍，却不敢招架，打了個後翻，跳落岩石！

梅影瘦足尖在石上一點，蜂腰一弓，頭下脚上，仗劍急追，人未至，寶劍巳挾着「嘶嘶」之聲，刺向齊雲燕胸膛！

齊雲燕顧着面子，不能再退，只得咬牙擧劍一格。

「噹！」的一聲巨响，同時飛起一蓬火星子來，兩劍相交，梅影瘦仗着由上而下之勢，大佔便宜，齊雲燕手臂受傷，兩劍相撞之後，手臂沉下，長劍幾乎脫手跌落！

說時遲，那時快，梅影瘦手腕一翻，劍刄橫抹過來，他來不及招架，急切後退，可是梅影瘦似巳料到他有此一着，上身暴長，手臂盡伸，把寶劍送出，在齊雲燕左臂上添了一道口子！

這一劍入肉頗深，連手筋也挑斷了一條，齊雲燕又急又驚，忍不住叫道：「天養，你在那裏！」

馬天養聽見叫聲，應了一下，可是急切間沒法抽身而來，梅影瘦第三劍如銀蛇狂舞，把齊雲燕的前後左右，全籠罩在劍下，眼看齊雲燕即將血濺當場，忽聞一人道：「我求求你……不要殺他！」

這是麥青青的聲音，梅影瘦下意識地把劍盡力向旁移去！可是她這一劍去勢太急，招式又巳用盡，雖盡力挪開，也只移開了四寸！

「噗！」劍刄過處，齊雲燕的左臂巳跌落塵埃！

剎那間，齊雲燕心頭一凉，忘記了危險，呆呆地立着，梅影瘦收劍退後，冷冷地道：「若不是青兒求情，剛才這一劍巳可取你的狗命！」

齊雲燕面上發熱，又羞又怒，咬牙罵道：「秋嫦！終有一日齊某必定殺你！」

梅影瘦用嘲笑的語氣道：「本座求你，你現在便殺死我如何？」

齊雲燕胸膛起伏，一張老臉漲得像一顆茄子般，那裏還說得出話來？只得低頭料理傷勢。麥青青不忍，輕聲道：「算啦，得饒人處且饒人！」

梅影瘦大聲問道：「我可以爲你饒恕他們，但他們可曾瞧在你這份情上，放過我麼？」

麥青青一呆，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只得道：「齊大俠你快走！」

齊雲燕略一猶疑，終於走過一旁去，梅影瘦見狀抬頭哈哈大笑。

馬天養恰好解決了對手，抽身過來，喝道：「妖婦，你敢笑咱們齊堡主！」

梅影瘦臉色一沉，怒道：「你是什麼東西，也敢對老娘大呼小喝的！」

馬天養道：「我叫馬天養，我師父東方明！」

梅影瘦不屑地道：「無名小卒！」

馬天養最敬重他師父，別人罵他，他可以忍氣吞聲，唯獨不能侮辱他師父，須知他本是山上獵戶的棄嬰，全靠他師父一手養大，恩同再造，是以聞言只覺熱血冲向腦袋，忍不住罵道：「你這妖婦，整天躲在山谷內，孤……孤什麼寡什麼的……懂得什麼！」

麥青青見他結結巴巴的，忍不住「噗嗤」一笑，道：「是不是孤陋寡聞？」

馬天養投過一瞥感激的目光，一個勁地點頭。「是是，就是孤，孤陋寡聞！」

梅影瘦待他說畢才淡淡地道：「你小心，我要打你了！」

馬天養仗着一身銅皮鐵骨，高聲道：「誰怕你？我正要讓你見識見識咱們甲木神功的厲害！」

梅影瘦仍等他說畢，才緩緩踏步而前，馬天養見她氣定神閑，不由有點緊張，提防她偷襲。可是梅影瘦緩緩走至他面前，冷冷地說道：「醜小子，老娘要打你左頰！」

話音剛落，她左手巳揚起，摑向馬天養的右頰！任何人在這時候必定會伸手去格，因爲沒人會相信一個臭名昭著的女魔會守諾言！可是馬天養偏偏是個死心眼的不通世務的呆子，你說打他左頰，他便護住左邊，對梅影瘦的來勢看也不看一眼！

梅影瘦輕嘆一聲，左手一翻，改打左頰，馬天養左掌按在左頰上，梅影瘦那一掌即使打中，也只是打在他掌背上而巳，氣得她牙癢癢的！幸而她眼珠子一轉時巳想到了辦法，右掌倏地拍出，擊在其小腹上！

「蓬」的一聲，馬天養虞不及此，小腹吃了一掌，雖說他練就一身銅皮鐵骨的功夫，但小腹是柔軟之所，加上梅影瘦的內力不是泛泛，痛得他大叫一聲！

說時遲，那時快！梅影瘦左掌一沉，再度擊向其小腹，這次馬天養不敢大意，兩掌齊沉去擋架，就在此刻，梅影瘦右掌一揚，「啪」的一聲，狠狠地摑在馬天養左頰上！

她心頭大怒，這一掌用力不輕，只打得馬天養昏頭轉向，連牙齒也掉了兩枚！

麥青青忙道：「你怎地食言？」

梅影瘦緩緩退後，冷冷地道：「我不是巳打了他左頰麼？何來食言？」

「但你……」

「我並沒有說除了左頰之外，不打他別的地方！」

馬天養吐了一口血水，大叫一聲：「妖婦，你也吃我幾掌看看！」他踏中宮進洪門，雙掌連環擊出。

梅影瘦冷笑道：「你要找死，可怨不

得我！」雙掌籠在袖管之中，呼呼使了兩招，便把對方那兩掌破去。

馬天養喝道：「再試兩掌！」

梅影瘦趁他說話分神，袖管飛出，拂在其肩上，馬天養行若無事，手臂抬起，一掌擊出！

梅影瘦不知道甲木神功的玄妙，不由輕咦了一聲，手掌自袖管中透出，迎向對方！

「蓬」的一聲，兩掌相觸，因爲是內力深淺的比較，勝負立分，梅影瘦上身幌了幾下即止，馬天養却連退兩步才站穩！

梅影瘦不讓其喘息，第二掌再度攻出，那馬天養天生的牛脾氣，也是一掌立即拍出！

「蓬」的又一聲巨响，這一次梅影瘦退了一步，上身仍然搖擺不定；但馬天養却更慘了，連退三步猶不止，震傷了內腑，嘴角湧出一縷血水！

麥青青忙道：「你不是他的對手，快跑！」

她從未對他這般關心過，馬天養只覺全身的血液都沸騰了，油然生出了一股英雄感，傻傻地對她笑了一下，走前兩步，深深吸了一口氣，問道：「妖婦，你敢再跟我對一掌麼？」

梅影瘦見他如此悍不畏死，頗感意外，但臉上仍冷冰冰地道：「笑話！本座不怕殺人！」她見對方與自己差了一截，而且巳受了傷，因此全不把他放在心上，轉頭望向四周。

此刻正邪雙方死傷頗巨，羣豪起初受制於疲兵，但其實統一盟弟子連日來趕路，也好不了多少，因此接戰下來，雙方氣勢便逐漸拉近了。梅影瘦芳心大急，忍不住叫道：「大家賣點力，殺退了敵，重重有賞！」

統一盟弟子吶喊一聲，振作精神拚鬥。齊雲燕也道：「諸位好漢，咱們被統一盟迫得沒處棲身，現在是殲滅敵人的最好時機，可別白白糟蹋了！」

梅影瘦道：「退敵之後，本座立即派發解藥，將來你們身上便再無毒素了！」

這句話使統一盟弟子們如吃了枚仙菓，人人精神抖擻，羣豪立即有點抵擋不住了！

齊雲燕見狀連忙也叫道：「諸位兄弟，大家想一想血海深仇，想想自己家人的下場，今日仇人便在眼前，有仇不報非君子！」

羣豪聽他這般說，果然立即想到家破人亡的情況，而這些都是拜統一盟所賜，因此都突然生了不少氣力，把敵人的反攻擋了回去！

馬天養叫道：「喂，你到底說完了沒有？」

梅影瘦冷哼一聲：「你怕多活一會兒麼？」

麥青青又道：「馬天養，我知道你是英雄，快走吧！」

馬天養挺胸道：「英雄就不能臨陣而逃！喂，我要發掌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拚着强提眞氣震傷內腑的危險，把丹田內的眞氣全提了上來，雙掌緩緩拍出，凌厲的掌風把旁邊的沙石全都捲了起來！

× × ×

喬高與谷中樹之戰仍未分勝負，兩人巳鬥了四百多招，消耗了不少體力，速度逐漸慢了下來。本來喬高的武功要比谷中樹略勝一籌，只因他經過一場惡鬥，所以雙方扯平！

就在此刻，谷晴風亦巳趕到，他並不忙着現身，匿在一堆石頭後面窺探！擧目四望，一來人多雜亂，不容易相尋，二來天尚未亮，灰灰濛濛的，視野不清；三來梅影瘦在石後，是以不見梅影瘦芳踪，正在着急，幸而不久即傳來梅影瘦鼓勵手下的話音，他一顆懸起的心才鬆了下來！

剎那間，一個念頭爬上他心房：「我跟着她來作甚？她既然無情，我……我何必這般痴！」

話雖如此，但雙脚如同生了根般，挺立如舊，沒有一絲離開的意思。他又暗罵道：「她是這樣的一個人，我，我還替她担什麼心？眞是冤孽！」

他只顧想得迷迷糊糊，却不知道有一個敵人也在此刻悄悄迫近！

喊殺聲，慘呼聲，刀劍碰撞聲，兵器破空聲雖然吵雜，但却好像遠離谷晴風，他一顆心在灰濛濛的半空上飄盪……「蓬」的一聲巨响傳來，才使他魂魄歸體，他轉頭回望，只聽麥青青一道尖叫，接着是梅影瘦倒飛上岩石！

與此同時，另一堆石頭後面，忽然飛出一道白影，御劍射向梅影瘦，谷晴風忍不住輕「啊」了一聲！

× × ×

馬天養雙掌發出，鼓起了沙石，也吹動了梅影瘦的衣袂！這剎那，她才顯然驚醒，匆促發掌！

這一次她有點大意，運勁不足，而她亦料不到馬天養會冒這麼大的險，是以四股掌風碰上後，她這五內血氣一陣翻騰，便借勢飛起，倒飛上岩石！

馬天養如斷綫風箏般向後猛退，雙脚再也站不穩，一屁股坐下，立即暈死過去，麥青青連忙走前視看！

白影來到岩石，旁邊也飛起一道黑影，同樣是手上提着一柄長劍，分心扎向梅影瘦！

梅影瘦立足未穩，只想再度跳下，足未沾地，手上亦巳多了一柄精光四射的寶劍！

黑影足尖在石頭上一點，一個沒頭跟斗自側翻下，立在梅影瘦一丈之外。

梅影瘦面上殺機大盛，冷笑一聲：「原來是你！號稱俠義却來偷襲，羞也不羞？你也吃我一劍！」她挺劍飛前，長劍點處，刷刷刷巳是三劍！

麥青青見馬天養仍有呼吸，回過頭來查看，驚喜地叫道：「師父！你老人家怎地回來了？」

原來來的正是梅花姥姥丁蕙！丁蕙咬牙道：「這妖婦叫人挑去你師伯的手筋，使他今生再也沒法使劍，這段仇怎能不報呢！」

她嘴上說着話，手脚稍慢，被梅影瘦迫退了三步！

麥青青叫道：「梅……你眞的這般凶殘？」

梅影瘦冷笑一聲：「眞是孩子話！他要殺我，我只挑斷他右手手筋，巳是十二

分的仁慈！難道你叫我白白放過他！」

麥青青抽出劍來，罵道：「你眞的是惡魔，我，我……」

丁蕙道：「青兒，你給爲師站在一旁，不許你幫手，聽見沒有？」

麥青青一向甚敬畏師父，心中雖然替師父担憂，但聞言也立即站住！

那白影在灰濛的晨曦中，極不起眼，見梅影瘦與丁蕙跳下岩石，他立即如蝙蝠一般伏在灰白的岩石上！

× × ×

谷晴風的心又在半空中飄盪了：「我該不該現身？我要不要助她？我谷晴風是男子漢大丈夫，豈能這般小氣，與她斤斤計較，她雖不仁，我豈能不義！」

心念剛落，尚未站起身來，另一個念頭又爬上他的腦袋：「我今日若救她，可不是純粹的兒女私情……她今日若得救，是否會改邪歸正，若不會，我豈不是做了罪人？」

他嘆了一口氣，喃喃自語：「人之初，性本善，她經過今日之敗，也許能够醒悟，重新做人也未定，我怎能這般迂腐，斤斤計較什麼正與邪？誰人沒有錯，齊雲燕也不是一個完人。」

「哎呀，假如師父在天之靈知道了，他，他會怎樣？我到底是舊情未了，還是爲了『道』和『義』？」

谷晴風天人交戰，猶疑不決，却使情况起了極大的變化……

× × ×

梅影瘦見麥青青不原諒她，不由把怨恨發洩在丁蕙身上，不管內腑受了輕傷，長劍急攻之下，左掌在右肘下穿出，發出一股凌厲的掌風！「醜婆子，你敢接我一掌麼？」

丁蕙脾氣激烈，加上丈夫手筋被挑，眞恨不得把梅影瘦吞下肚去，當下冷笑一聲，道：「你試試就知道！」左掌也發出一掌！

「蓬」的一聲，這一掌梅影瘦未敢施全力，只佔了一絲絲的便宜，她趁對方上身向後一仰時，忽把手中長劍拋出！

這一着不但大出丁蕙的意料，而且她上身後仰看不到，再加上罡風四濺，餘風未了，影响了聽覺，完全不知道這回事。

待到麥青青發出一陣尖叫聲，梅影瘦的長劍已射進丁蕙的胸膛！

她哈哈大笑，伸手去拔劍，就在此刻，岩石上的白影動了，像蝙蝠一般，悄沒聲息地自灰濛濛的蒼穹中撲下，長劍刺向梅影瘦的後背。

也就在此刻，谷晴風才決定現身過去看看，因爲麥青青那一聲尖聲，實在太過淒厲了！

× × ×

麥青青被眼前的景象震懾住了，如石像般立着，梅影瘦大笑聲中，忽聞一絲尖銳的劍氣嘯聲，她瞿然一醒，來不及拔劍，只得鬆手擰腰。

她反應不能不說靈敏，但巳經太慢了，只聞「噗」的一聲，右肩已被劍刃劈掉一大片肉。

這一劍痛得她一個踉蹌，幾乎站立不穩，但她不愧是一個魔姬，銀牙緊咬，在間不容髮之間，跳開三尺，避過對方第二劍，再轉過身來，見來人十分陌生，不由叱道：「報上名來！」

「柳仙姿！」

「哼，無名小卒，只擅偷襲！」

柳仙姿拉下臉上的紗布，冷冷地道：「果然是國色天香，難怪敢四處去勾引男人！」

梅影瘦見附近都沒有自己的手下，心頭甚驚，嘴上却道：「誰去勾引男人？只要老娘咧嘴一笑，那些男人便如蝴蝶見到鮮花般飛了過來！」

麥青青已認出柳仙姿來了，叫道：「你是無情仙子！」

柳仙姿冷笑道：「我自然不如她多情，多得四處送給人家！」

梅影瘦面色一沉，道：「原來是你！」忽然飛前又搶麥青青的長劍。「青兒，借我！」

麥青青向後一退，叫道：「你殺了我師父，我……」

柳仙姿趁他倆糾纏時，撲了過去，展開了無情劍法，招招均是指向梅影瘦的要害！

梅影瘦連閃七劍，只因她內外均受了傷，是以又着了一劍，恨得她牙關緊咬：「柳仙姿，今日若不是先着了你的道兒，早就收拾了你！」她見逃不開，也忘形地緊攻起來，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與對方周旋！

麥青青吸了一口氣，咬牙道：「你雖對我不錯，但……但你殺死了我師父，我怎能放過你！」言畢仗劍自後刺了過去！

梅影瘦又急又怒，又是傷心，她負傷空手對一個柳仙姿巳大感吃力，加上一個麥青青，使她的精神完全崩潰，倏地不顧一切地橫掠幾尺，轉過身去，顫聲叫道：「青兒，你，你眞的這般恨我麼？」

她幾乎聲淚俱下，麥青青不知爲何身上的勇氣突然消失，倒退了兩步，舉劍指住她，說不出話來！

梅影瘦的話剛說畢，柳仙姿的長劍巳刺入她的後背！

與此同時，谷晴風巳躍至石上，大叫一聲住手，柳仙姿抽劍後退，道：「你還這般痴心？」

「你，你爲何來殺她？」

柳仙姿咬牙道：「誰叫她四處勾引男人！」

谷晴風長長一嘆，「你又何嘗不是痴情？若不痴又怎會呷醋？有情還似無情，無情豈不最是多情！」

梅影瘦後背鮮血泉湧，艱辛地轉過身來，抬頭望天，喃喃地唸道：「有情還似無情，無情豈不是多情……晴哥哥，你……」話未畢巳撲倒地上。

麥青青走前舉劍欲刺，谷晴風喝道：「住手，不許你殺她！」

麥青青像被火燒着了般跳了起來，用劍指着谷晴風。「谷晴風，虧你到現在還敢護着她！」

谷晴風自石上飛了過來，道：「別人都可以殺她，唯獨你不許！」他俯身在梅影瘦後背連點數指，鮮血稍止，但仍不斷自傷口滲出。

麥青青把劍尖點在梅影瘦的背頸上，大聲說道：「爲什麼，因爲我還是個小女

孩？」

「因爲她是你母親！」

這七個字好像是個旱天雷，不但震得麥青青不知所措往後退幾步，連柳仙姿也「啊」地叫了一聲。

「你，你胡說什麼……」

谷晴風扶起梅影瘦，雙眼濕濡地問道：「你覺得怎樣？」

梅影瘦像一頭溫柔的小貓般，緊緊地靠在谷晴風懷中：「青兒，我求你一件事……你，你叫我一聲娘，好不好？」

麥青青嬌軀又是一震，這句話巳表明谷晴風不是胡說，但她仍脫口叫了一聲，「豈有此理。」

梅影瘦眼角沁下幾顆晶瑩的淚珠！「谷郎咱們走吧……」

谷晴風抱着她，長身而起，道：「青青，她眞的是你母親！」他轉頭向柳仙姿點了頭，雙脚一頓，躍上岩石，再一頓，便向遠處飛去，只聽背後有人叫道：「統一盟盟主逃走了，殺……」

× × ×

谷晴風抱着梅影瘦奔離了人羣，梅影瘦忽然道：「谷郎，她有跟來沒有？」

谷晴風先是一怔，繼而才恍然大悟，立即住步轉頭，向後面望了一眼。「沒有來……」

「停下來……坐下來，就在這裏！」

谷晴風忽覺她臉上泛上一層奇異的紅暈，顯得甚是妖艷，他心頭一沉，暗道：「莫非這是迴光反照？」忙問：「晴妹，你覺得怎樣？」

「我很好……坐下來，抱緊我！」

谷晴風一一遵令，梅影瘦忽然一抬螓首，把火熱的朱唇印在谷晴風乾澀的嘴唇上。

谷晴風一呆，心頭怦怦亂跳，沒有所反應，梅影瘦頭一歪，後腦枕在谷晴風的肩上，幽幽地道：「晴哥哥，我對你不起，今生沒法報答你，來生吧，來生我一定結草銜環……」

谷晴風搖搖頭，道：「你不用這樣說，男女之間的事絕不能用報答……咳咳，我也是剛才領悟的……別人對你好，你可以對他好，但別人愛你，你完全可以不愛他！唉，愛一個人，豈能因爲對方愛自己，所以自己才去愛他，若是這樣，豈不乏味，男女之間感情半分也勉强不得，這句話眞的沒錯……」

他見梅影瘦沒作聲，忙低頭望她，見她雙眼發直，急問：「我，我說錯麼？」

梅影瘦輕輕搖着頭，魂魄似乎巳在半空飛舞，聲音更似是遠自地獄，不帶一絲感情。「原來，今生我還未愛過任何一個人……『愛』我的人雖多，其實只有你……一個才是眞愛……因爲你對我付出太多太多，却從來不會對我有任何要求……眞的，谷郎，我很感激，我恨我自己被鬼迷了心竅……啊不，不是鬼，是……」

谷晴風代她答道：「當然不是鬼，而是名利，虛榮！不過，我相信緣份，有緣無份，强求也是徒然，所以不敢當面對你有所要求，其實我……」

梅影瘦按住他的嘴。「我還是要對你說聲對不起，而且來生報答你的誓言仍然不變，你知道爲什麼嗎？」

「爲什麼？」谷晴風聲音甚是模糊。

梅影瘦把手移開，道：「因爲我……我騙你……跳下去……」

谷晴風身子突地顫抖起來：「你說的是廬山那件事？」

梅影瘦閉上眼睛，緩緩點頭，谷晴風吸了一口氣，這件事關係重大，幾乎取了他一條命，是以直至此刻仍忍不住地問道：「你爲什麼要騙我，你懷疑我對你的感情？」

梅影瘦搖搖頭道：「不是，因爲你無能……」

谷晴風身子又是一陣顫抖，他是武當派的得意弟子！一出道便已有佳譽，却料不到會給心上人視作無能，怎不令您詫異和震驚？

梅影瘦似乎知道他的感受，道：「你武功雖然不錯，却沒法使我成爲武林高手……我要的不是普通的身手，而是可以縱橫四海而無敵的本領。」

「你要報仇……」

「也不全是爲了報仇……人都巳經死了，報了仇能怎樣……報不了仇，又能怎樣？」

谷晴風一呆。「你……」

「你大概覺得我是個很壞的女人吧……」梅影瘦吸了一口氣，續道：「我覺得你太痴心了，痴心得令人吃驚，我若讓你一直跟着我，只怕我這一生一定不會快樂，因爲我在你面前要一直假扮……」

谷晴風呻吟似地嘆了一口氣，截口問道：「假扮什麼？」

「假扮淑女，假扮我也愛你……」

谷晴風聲音也變了。「你一開始便討厭我？」

「我再向你說一句對不起！一開始我不是討厭你，而是覺得你傻乎乎的，帶着幾分開玩笑的心情，幾分作弄你的心情……誰料你會眞的……而且還這般痴……所以我那時候連名字也捏個假的騙你……到我發現你是眞的時候，我又捨不得告訴你眞相……」

谷晴風空空洞洞的聲音，似自天上飄來：「這又爲什麼？」

答覆他的話也是由上面飄下來：「因爲有你這個痴情人跟在左右，使她虛榮心得到一定的滿足。」

梅影瘦與谷晴風同時抬頭向上望，只見石上坐着一個臉掛淚跡的玉女，不由同時叫道：「青青！」

麥青青道：「我說得對不對？」

梅影瘦道：「不錯！」

麥青青轉頭對谷晴風：「大哥，我早巳告訴你，說她是騙你的了。」

谷晴風道：「青青，她是你娘，你怎能用這種態度對她！」

「不養我！不教我！她不配！」麥青青眼淚又淌了下來。

「青兒……娘對不起你……我也不敢求你原諒……」梅影瘦道：「谷大哥是個好人，你要好好待他……」

谷晴風與麥青青同時一怔，只見梅影瘦一臉誠懇：「青兒，我求你一件事……你代娘照顧谷大哥……」

麥青青低着頭，芳心怦怦亂跳，眼角瞟了他一下，谷晴風却說道：「影妹，你

說什麼話，剛才我對你說的話，你忘記了麼？」

梅影瘦嬌軀一震，喃喃地說道：「不錯，男女之間的感情，實在半分也勉強不得……」

麥青青心頭一沉，久久都不發一聲，谷晴風忽然想起一件事：「晴妹，青青的爹是誰？」

梅影瘦臉上泛起羞慚之色，輕聲道：「靳向天！」

谷晴風啊地叫了起來，半晌才問：「他強暴了你？」

梅影瘦搖了搖頭，麥青青聽不到她的話，忍不住問道：「谷大哥，她說……是誰？」

「靳向天！」

麥青青忽然大笑起來：「眞是天造地設啊！一個是當日武林著名的惡魔，一個是新近崛起的女魔，哈哈，上天對我眞不薄，給我一個大魔頭做父親，又賜我一個女魔頭的母親！」

谷晴風見她神態有點瘋狂，忙道：「青青莫笑！」

麥青青忽又哭了起來，梅影瘦喘了一口氣，道：「你倆聽我說……你跳下去之後，我轉身去找他，我在山上大聲叫他的名，起初他以為我是為了找他報仇，還有點不屑現身的味道，後來見我一連幾天都在山上呼着他的名，便現身問我是不是壽星公吃砒霜……」

她眼睛浮上回憶的神光，聲音也空洞起來。「我告訴他，我要求他收我為徒，他大笑說養虎為患，我說我可以為他做任何事，而且我武功低微，根本殺不了他，他也許受不住激將法，最後便答應了。

「後來咱們便下山，到懷玉山去，原來他在那裏經營了一個秘密的洞穴，十分隱蔽又很舒服……」

麥青青「啊」地叫了一聲，心中暗道：「難怪她把我拋棄在山下麥田裏……」

梅影瘦聲音逐漸衰弱。「他起初不甚願意教我，我刻意奉承，使他覺得有我在他身邊，會給他方便和有趣，他逐漸相信我！開始教我劍法！不過我知道他一定會把絕招留了起來，所以……所以我便引誘了他……」

谷晴風「啊」地叫了一聲，麥青青哭罵道：「無恥！」

梅影瘦羞愧地道：「不錯，我是無恥。」她長長吸了一口氣，續道：「但自此之後，他對我便完全不一樣了，對我言聽計從，我不要他再授武，先要他把內功心法教我，再把其他武功紀錄下來，他一一照辦，我又撒嬌說山上冷，內功不足禦寒，叫他送一點內力與我……」

她喘了幾口氣，道：「那老魔有一種神功叫『移花接木』，可以任意把自己的內力貫入別人體內，多少完全可自由控制，不過接受的人內家路子要與施予的人一樣！

「他起初還不大肯，後來我懷孕了，老魔高興得很，因為他一生雖奸淫無數良家婦女，却沒有老婆，也沒一個兒女……所以便輸了十五年的內力與我。

「我在懷孕期間練內功，他則把其他武功紀錄下來，到他把所有的武功都紀錄下來，那時候，你已經在我腹中七八個月矣。

「我突然對腹中肉十分討厭，而更覺得那老魔討厭，要想偷偷下山，又知必被他追回來，所以便找了一個機會，把他殺了！」

麥青青叫道：「你眞狠心！」

梅影瘦冷哼一聲：「此乃一種交換，我把清白的處子之身交給他，他享受了好幾個月，也該滿足，死了也應瞑目！」

麥青青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統一盟弟子身上都讓你下了毒，你把解藥放在那裏？」

梅影瘦冷冷地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對他們期望極高，却想不到，壯志未酬，他們便……」想到自己也已將死，不由住口不言。

麥青青道：「算是我求你吧，你何不做一件善事？」

梅影瘦臉色越來越青，忽道：「咱們也來作個交換如何？你叫我一聲娘，我便把藏解藥的地方告訴你！」

麥青青咬牙道：「不！你什麼都要講條件講利益，古人謂人之將死，其言必善！你為何……」

谷晴風忙斥道：「青青，你怎能說這種話？」

梅影瘦呆呆地道：「不錯，我快死了……青兒！我的心肝，你快叫一聲娘吧，不然娘死了也不能瞑目……」

麥青青咬緊牙齦，谷晴風嘆息道：「你何太執着，為何至死仍不肯讓步，何況她是你女兒，你先把藏毒藥的地方告訴她，她自然會……」

此刻梅影瘦的呼吸已經急促起來，谷晴風把她緊緊抱住，不但手足已冰冷，而且連身體也已發冷。「影妹，快說。」

梅影瘦氣若游絲地道：「她們所服食的藥……根本……根本沒毒……我騙，騙他們……」

麥青青急問：「眞的？」

梅影瘦雙眼圓睜，聲如蚊蚋地道：「青兒……你……」

「是不是眞的，」麥青青大聲問：「不要再害人！」

「眞的……」梅影瘦只點了一下頭，雙眼剛泛上一絲失望之色，便變作死魚白了。

谷晴風輕輕搖了她一下。「影妹，影妹！」

梅影瘦臉上的表情經已僵硬，谷晴風把她抱得更緊，半响忽聽麥青青輕輕地叫了一聲：「娘！」

谷晴風喃喃地道：「影妹影妹，她叫你了，你聽見沒有？」他低頭一望，晨曦照在梅影瘦臉上，她雙眼圓睜，帶到鬼門關去的，仍是一腔的失望。

谷晴風輕輕在她眼皮上揉了兩下，梅影瘦雙眼才閉上，良久，麥青青定下神來，見谷晴風仍抱着她，不禁輕輕問道：「谷大哥，你不怪她麼？她騙了你！」

谷晴風搖搖頭。「一來她已死，一切隨風而逝！二來我怎能怪她，是我惹她討厭的……她不說我也還不知道，原來深愛一個人，也會令人覺得不快，令人覺得害怕……唉，愛別人是一種負担，被別人愛

也是一種負担……問世間，情是何物？」

麥青青頗有感觸，想起柳仙姿來，喃喃地道：「這世間，果然是無情的人才活得快樂，願我也是個無情人……」她忽然猛打幾下冷顫，失聲哭了起來。

這幾個月來，她一直受情魔的折磨，她能無情麼？谷晴風嘆了一口氣，把手上的梅影瘦交給她：「她好歹也是你母親！你把她葬了吧！」

麥青青默默地接過屍體，忽然遠處傳來一個交談聲。「喂，統一盟盟主死了，但他們還有人，咱們可不能再戰了……」

「是的，不知喬宮主為何不撤隊！」

另一個道：「聽說在找麥青青和找尋解藥！」

「唉，聽說統一盟的副盟主是武當派的弟子谷晴風，眞是想不到呀！」

先頭那一個道：「想不到又怎樣？他雙手沾了不少鮮血，管他是什麼派的弟子，見到他便跟他拚命！」

谷晴風身子撲簌簌亂抖，不禁張開雙手，低頭看了幾眼……

「麥青青，麥青青，」遠處忽然傳來一道道宏亮的叫聲，麥青青這才清醒過來，下意識地應了一聲，轉頭一望，却已不見谷晴風，也不知他是何時離開的。

「谷大哥，等等我！」麥青青抱着梅影瘦的屍體躍出石外，只見附近都是刀神宮與劍魂堡的人……

× × ×

谷晴風發瘋地在山上奔跑，梅影瘦染在他胸襟上的血，看得他太陽穴突突亂跳，他心中不斷地叫着：「我殺了人，我雙手沾了不少無辜者的鮮血！」

他見路就跑，專往偏僻處走，渴了便喝山泉，餓了便吃野草，過了幾天，他已完全變了一個人，滿臉鬍鬚花子，臉上肌膚被樹枝荊棘刻得花花斑斑的，連他自己站在山泉旁邊也認不出來。

他對天狂笑了一陣，這才敢下山去，一路上，都聽見人們在談論羣豪與統一盟決戰的事，谷晴風好像讓人用匕首扎了一下，連忙避開，挑沒人的路走去。他心中大叫：「我去那裏，我該去那裏？」忽然他想起廬山的埋劍谷，便向東南而行。

這天到了桐柏山下，忽見一彪人馬如飛而過，他視若無睹，可是却聽到一個熟悉聲音：「兄弟們，咱們上山休息吧！」

他忍不住轉頭看了一眼！原來此人却是王夢仙，聽另一個道：「此山險峻，堪作基地，咱們就在上面另闢天地吧！」却是魏景仁，但他認得他們，他們却認不出他。谷晴風也不理他們的閑事！繼續前進，這天到了鄂北的大悟山下，天色已晚，便找了座樹林歇下。

天氣已冷，夜來北風凜然，令人難以入眠，谷晴風正想漏夜趕路，忽然風中送來了一陣噹噹的鐘聲。鐘聲十分沉實，北風也未能把之吹散，那鐘聲似是有形之物，擊得谷晴風心潮洶湧，使他停下步來。

鐘聲越來越密，似有醍醐灌頂之效，使得谷晴風的明鏡突然清淨起來，喃喃地道：「這豈不是我的好歸宿？」

心念一落，他已轉身向山上走去，四周漆黑，但谷晴風却似看見山上有一絲亮光……

（續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琴煞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司馬洛去找另一個女律師施雪林，通過她去找吳永漢聯絡，查詢被殺人的問題，司馬洛從施雪林那裏查到那一次的慶典會上有兩個女人是給騙來而遭到被他們的誤殺，其中一個叫愛麗絲的，因此引起佐治對那些有錢人殺害，司馬洛根據這一綫索，向被害者的家屬和誤殺此事的當事人查詢原因，知道佐治也將其中一人殺掉。與此同時，當地有勢力的人派人跟踪佐治，却被他發覺，這次沒有將跟踪的人打死，只將她打暈，而逃去了，這次佐治扮成嬉皮士模樣又想找賣槍的人買槍，準備暗殺陳彼德，却被有勢力的人佈下陷阱，又被佐治發覺採取行動……

爲了女人　枉殺無辜

佐治拿了槍和槍彈，又悄悄離開了。那賣槍的人在那間餐廳則是等得很慘，因爲佐治是不會去赴這個約會的了，但佐治亦不會通知那人的，那人要等了三個小時才能肯定此點，祇好帶着餅乾罐和石頭回家。

他第一件事，自然就是要把那收在椅墊下面的槍和子彈取了出來，放回餅乾罐裏。

這時，他就發覺，那些東西已經不見了。

他慌張地立即打電話向那位有勢力人士報告。

「媽的！」對方咒罵道：「這傢伙眞狡猾！他根本不打算付錢！」

「但……但他一定知道我不打算交貨給他，才會到我家來找的！」那人說：「因爲，假如我把貨帶了去交給他的話，我家裏就不會找到貨了！」

「哼！」對方說：「現在佐治是得到了一把槍，但是他是不會有機會用的！」

「但……但……」那人說道：「我可又如何呢？他會……他一定會來找我的痲煩！」

「你怕什麼呢？」對方說：「假如他要對付你，他是在你家裏等着你，而你也沒有空打這個電話了！祇是他沒有去赴約，而不是你沒有去赴約，他要貨而不想付錢吧了，你應該找他痲煩才對！」

「但是——但是——」

「你怎麼了？」對方沒好氣地說：「你是吃這一行飯的，你竟然連這樣的胆子都沒有嗎？」

「我呃——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對手，而且，我也實在是不希望找這許多的痲煩的……」

「好吧，好吧，我們派人來保護着你好了，這事我們會做的，我們當然也希望在你的身邊捉到他！」

這人舒了一口氣。雖然，他實在也並不是很放心的，不過這樣總算是最佳的安排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 × ×

佐治已經得到了一把槍，實力更强了，但是對方知道了他有了一把槍，這則並非佳兆，因爲他的對像是陳彼得，對方亦知道了，陳彼得的身邊會有更加嚴密的防守，陳彼得甚至會深居簡出，如此，佐治要碰到陳彼得，就絕非易事了。

這不是佐治的作風。佐治一向都不是公開宣戰，而祇是實行暗殺的。

但是，正因爲這不是佐治的作風，因此，佐治也根本不是要這樣做。佐治取到了那把槍之後，就立即趕到火車站的儲物櫃裏，他本人則是登上了火車。

他要離開此地了，他拿槍是造成一個印象，以爲他必然是留在這裏行事，其實他則是到別處去，陳彼得先放下來，他現在是要去對付另外一個。

當對方以爲他是要對付陳彼得時，他却是去殺照片的另一個人。

× × ×

司馬洛在街上走着，轉了街口，差點與一個女子撞個滿懷，他連忙一跳閃開，道歉道：「眞對不起！」

「是你！」那個少女說。

這個少女就是張婉芬，也就是張敏芬（即是愛麗絲）的妹妹。司馬洛說：「呀，原來是你，眞巧！」

張婉芬不睬他，轉身就走。

司馬洛說：「這麼巧，讓我請你喝茶如何？」

「我自己喝得起，多謝了。」張婉芬說。

她又要走，但是司馬洛還是攔在她的面前，他說：「既然這樣巧，那我們談談如何？」

「這並不是巧，」張婉芬說：「你是故意到這裏來碰我的！」

司馬洛尷尬地微笑：「我承認這一點，不過，我正在做一件工作，我實在需要你的帮忙，你可以帮我嗎？」

「我不能帮你什麼忙的！」張婉芬說道。

「聽我講，」司馬洛說：「我不是騙子，你媽媽以爲我是騙子，是來騙錢之類的，其實我並不是來騙錢的，而你們也並不太有錢，事實上，假如你認爲要錢才能够帮我，我也可以給你錢，你祇要說一個數目。」他從袋裏掏出一大叠鈔票以資證明。

「我不要你的錢！」張婉芬忙說。

「那麼你可以帮帮我的忙嗎？」司馬洛問。

「不能！」張婉芬說着又要繞過他走開。

「你還沒有知道我要你帮什麼忙，」司馬洛說道：「你又怎麼知道我不能帮你呢？」

「好吧，」張婉芬說：「你要我帮你什麼呢？」

「我是想知道一些關於你姐姐那個男朋友佐治的資料。」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這些事情！」張婉芬說。

她說得太快，而且也表示恐懼狀，因而司馬洛就可以推測到，她是知道得相當之多的。

司馬洛說：「我不知道你帮的是誰，不過我坦白告訴你吧！這個佐治，他可能是犯了一些很嚴重的罪，我要找到他，他可能是寃枉的，但假如我找不到他，就不能澄清，假如他不是寃枉的，那我找到他，就可以減少受害的人。」

「我——沒有辦法帮你找到他的，」張婉芬說道：「他根本不是我姐姐的男朋友。」

「那我手頭的資料是有點錯誤了，」司馬洛說：「我還以爲佐治是你姐姐的男朋友！」

「他以爲自己是吧了，」張婉芬顯得不屑地說道：「其實，姐姐走也是爲了他的。」

「你姐姐是爲了他而失踪的？」司馬洛問道：「你是不是說，你姐姐是自己走的？」

「難道你以爲她是給人捉去了的？」張婉芬問。

「呃——」司馬洛說道：「我是有這個担心的，一個人失去踪跡了，有時很難講——」

「你担心我姐姐死掉了之類嗎？」張婉芬問。

「呃——不是，不是，」司馬洛說：「不過，假如我是你，我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我就不會那麼放心了。你很放心，你顯然知道她在什麼地方！」

張婉芳忽然把嘴巴閉得緊緊的。

她不是一個老於處世經驗的人，所以司馬洛很容易就能够看出她的心事，她是知道她的姐姐愛麗絲在什麼地方的。這怎麼可能呢？愛麗絲是已經死了呀！

司馬洛却並沒有立即就這件事向她追問，而是先從另一個方面去進攻。他說道：「這個佐治，原來他不是你姐姐的男朋友，那我是弄錯了，你可能告訴我一點關於她的事情嗎？」

「我不知道他的事情。」張婉芬說。

「你聽我講吧，張小姐，」司馬洛說：「一件事情，我是希望盡量公平地去辦理的，既然我現在經已發覺我手頭上的資料是有錯誤的，我就希望能够再知道得多一些，對證一下，加以澄清，以免寃枉好人。」

「他也不算是壞人——」張婉芬說着，又自悔失言，而連忙再閉上咀巴。

「這樣吧，張小姐，」司馬洛說：「我請你喝杯咖啡，我們再談清楚好不好？你看看我，我像是一個害人的人嗎？我不過是想把事情做好吧了！」

張婉芬凝視了他一陣，就按他這個講法了。司馬洛這個人，確是有一個很佔便宜的地方的，那就是他的樣貌很正派，尤其是在女性的眼中，看上去更加顯得有信心，雖然以貌取人並不是一個可靠的方法，但人却通常是喜歡以貌取人的，因爲這是第一印象，除此之外，就找不到什麼別的根據，去用以判斷一個人了。

她點點頭答應，反正司馬洛是已經從她的咀巴裏套出了不少的眞相了。

於是司馬洛與她一起去喝一杯咖啡。

她告訴司馬洛，這個佐治，的確是追求她的姐姐愛麗絲的，但這祇是一廂情願而已，愛麗絲對佐治並沒有什麼好感，然而佐治却似乎不管這一點，或者不願意相信這一點，他追求愛麗絲，他就也相信愛麗絲是愛他的。

「他是一個很怪的人，」張婉芬說：「他彈鋼琴彈得很好，但是他說他本來應該彈得更好的，但是他小時很窮沒有能力去學，到有能力學時雙手已經不靈活了，而且他因爲做苦工也影响了他的雙手。」

「他是幹什麼的呢？」司馬洛問。

「他從來不講。」張婉芬說。

「年輕時太窮，」司馬洛說：「那即是說他追求你姐姐時已經不窮了，環境很好？」

「應該是相當好的，」張婉芬說：「姐姐失踪之後他還給了我們一筆錢。」

「怎樣給你們一筆錢？」司馬洛問。

張婉芬迷惘地皺着眉頭：「他是講得很古怪的！他說——把我姐姐逼走的人，他決不會讓他們有好日子過，那筆錢是給我們安定一下生活……」

「你姐姐是給人逼走？」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張婉芬說：「也許是的吧，記得那一天，她回家時很狼狽——好像在泥土裏打過滾，她說她要走了，千萬別告訴佐治說她回過來，就當她失踪好了！」

「她——回過來了？」司馬洛吶吶着說。

「我是說上一次，」張婉芬說：「她走了之後就沒有回來過了，她叫我們告訴佐治她失踪了，實在她是避開佐治而走了的，這樣，我們當然不會報警了。」

「哦，」司馬洛說：「佐治也相信她是失踪了？」

「她的人不在，」張婉芬說：「他不相信也不行呀，又不是在本地而避不見他的。」

「佐治的反應如何呢？」司馬洛問。

「說眞的，」張婉芬說：「佐治對她是一片眞心的，不過，她不喜歡他，也是有權的，佐治還安慰我們，給了我們一筆錢。」

「這筆錢一定很大，」司馬洛說：「使你們生活得很好。」

「不是呀，」張婉芬說：「不是很大一筆錢，他對我們講過，假如要錢用，可以找他，但我們沒有找他。其實，當初那筆錢也是不應該拿他的，祇是媽媽却貪心一點！」

「但你們當初不是生活得那麼好的！」司馬洛說：「你們這是一個新地址，我去你們的舊地址找過——假如是有點辦法的人也不會住在那個舊的地方。」

張婉芬的臉微微一紅：「後來我們的環境好一些，就搬到這裏來了。」

「你們一直沒有你姐姐的音訊？」司馬洛問。

「沒有。」張婉芬說。她年紀輕，不善說謊，司馬洛一看便又看出了她這一句不是眞話。

司馬洛說：「說不定佐治找不到你的姐姐，又去麻煩她呢？你們不担心？」

「我姐姐——是會照顧自己的。」張婉芬說。

「我却很担心，」司馬洛說：「你姐姐走的那天是什麼日子？」

「我記不清楚了，」張婉芬說：「不過半年之後媽媽生日——」她忽然又不說下去。

「你媽媽生日，」司馬洛說：「她寄錢回來給她，所以你知道她沒事，而以後她也一直寄錢回來，所以你們能生活得這樣好？」

「我——我沒有說，」張婉芬慌張地道：「這是——你講的！」

司馬洛忽然軟軟地靠在椅子上。張婉芬詫異地看着他：「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司馬洛說。但他的心中却有一股難言的滋味，原來愛麗絲是活着的，她狼狽地回家，好像在泥土裏打過滾……埋葬她那個打手不見了一具屍體，嚇得變成半瘋狂……其實愛麗絲並沒有死掉，那些人却當她是死了。她是在那個打手掘洞埋葬她時醒過來，走掉了，如此而已。她回來之後，知道她不能活着露臉，便跑到別處去了，也乘機逃避佐治的糾纏。佐治却查出她最後是去過什麼地方，以爲她死掉了，就爲她報仇，把他認爲逼死她的人一個一個殺掉。這是多麼的浪費！他却不能把這些內幕告訴張婉芬。

「你姐姐現在究竟在哪裏？」司馬洛問：「正在幹些什麼？」

張婉芬哭起來了：「你不是好人！你在逼我！」

隣近的人都好奇地望過來，不過沒有關係，沒有人會過來干涉，司馬洛的年紀雖然比她大相當多，却也不算是太老，仍然像是一雙情侶在吵架而巳。

司馬洛按着她的手說：「我是想保護你姐姐吧了。你怎知道佐治不會找到她呢？假如我能够制止佐治，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她是——正在做明星——拍戲——在C埠。」張婉芬說：「她賺很多錢，寄回來給我們。」

「噢！」司馬洛說：「原來如此，你可以把她的地址給我嗎？」

「你——你得答應我不會給她麻煩。」張婉芬說。

「我祇是要查查佐治有沒有找上了她吧了。」司馬洛說：「假如沒有，我就不會麻煩她了！」

他遞上紙和筆，張婉芬就把她姐姐的地址寫了下來。

「佐治呢？」司馬洛說：「他說你有困難的話可以找他，你又怎樣可以找到他呢？」

張婉芬不能够不把佐治留下來的地址也說了出來。

她說：「我祇去過一次，那是在姐姐還未有寄錢回來之前，我去找他，但是：：結果我沒有開口。他有一位姑姐，是瞎眼的，我怎能向一個瞎眼的人拿錢呢？」

「她可以找到佐治？」司馬洛問。

「我沒有問！」張婉芬說：「不過，佐治是這樣說，那麼她是應該可以找到佐治的。」

司馬洛猜的則不是如此。他猜佐治是間中會回去一趟，或者打個電話回去之類，他自己一天到晚在外面跑，是不大可能找到的，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形之下。

「佐治則以後都沒有回來找過你們了？」司馬洛問。

「沒有，」張婉芬說：「也幸好如此，假如他常常來的話，我們也不知怎辦好，很容易會給他查出姐姐是在哪裏的！」

佐治沒有再去找她們，那當然是因爲佐治深信愛麗絲是已經死掉了，再去找，有什麼意思呢？

「多謝你的帮忙，」司馬洛說：「你這樣做，可能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

司馬洛與張婉芬分了手，他並沒有問張婉芬，何以愛麗絲拍戲，賺很多錢，却並不是大明星，沒有人聽過她的名字，或看到過她的照片。

× × ×

那個「製片家」的寫字間也是做做樣子的吧了，窄窄小小，亂七八糟的，裏面貼了許多劇照，都不是他這「公司」拍的電影。這製片家的嘴巴啣着一根大雪茄，也許認爲這樣就更像製片家，可以騙倒許多人。

也的確是可以騙倒某些人的。

司馬洛說：「沒有看見你們拍過的片子。」

「都還沒有開鏡，」那製片家說：「但你又不是來買片，你是想我們介紹明星吧了！」

「是呀，」司馬洛說：「讓我看看有什麼好的明星！」

那製片家取出一本相簿，打開來。那上面的照片眞多，除了荷李活明星之外，亞洲女明星的照片幾乎全部可以找到，司馬洛翻了一遍。

「這個多少？」司馬洛指着其中一個相當有名氣的女明星的照片問。

「四萬元。」製片家說。

「她不是叫價每片片酬一百萬嗎？」司馬洛問。

「做一兩小時的工作，當然不同了！」製片家說。

「大明星，怎麼會爲你客串呢？」司馬洛說。

「你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製片家說：「你是熟人介紹來的，你也該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哦，」司馬洛微笑：「我給你四萬元，她就可以陪我睡一次是嗎？」

「這個不行，」那人說：「她現在不在此地，要等她來了才行，你不如選另一個吧。」

司馬洛實在很清楚這是怎麼回事，明星的照片，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也可以亂講一通，其實他們根本沒有辦法找到這些明星來陪夜，通常講出一個開天索價的價錢，客人就不會要了，萬一眞肯要的，亦可以說時間已經訂滿了，或者去了拍外景之類，還是選他們自己的「明星」好些，如此，他們就可以把身價和聲譽都抬高了。

司馬洛翻着那本相簿，說：「我猜，這裏的大明星們，不是在本地就都是沒有時間了！」

「明星出名，預訂的人當然也是多一些的了！」那人說。

「不如你告訴我，誰有空好了。」司馬洛說。

「好呀，」那製片家說：「我來推薦吧。讓我看，這裏……這裏……這裏——」他的手指指出了幾頁，那些都是漂亮但記憶中未拍過戲的女郎。

「這些又不是明星，」司馬洛說：「我要眞正拍過戲的！」

「這個嘛——」那製片家說：「你也許是少看電影，沒有注意到吧了。她們都是——」

「你說誰是都可以，」司馬洛說：「有劇照爲證，才是眞的！」

「這個——這一個吧！」製片家一指就指出了愛麗絲的照片，並且從抽屜中找出來了一張劇照，「你看，跟大明星在一起拍的，不假了吧？」

「這個不大漂亮，」司馬洛說：「不過多少錢？」

「五千元。」製片家說。

「她不過是站在大明星旁邊，」司馬洛說：「她又不是大明星也要五千元？」

「這也是名氣呀，」製片家說：「你和我，就不能站在大明星的身邊出現。」

「這是眞的嗎？是什麼片？是哪一間公司拍的？」司馬洛問。

這一點那製片家則絕不含糊，因爲乃是宣傳資料，他立即找出一張電影廣告的剪報，貼好了的。那部片名叫「天女」，電影公司是「星塵公司」。

司馬洛看了一陣，把剪報交還，搖搖頭說：「太貴了，算了！」

「別一些呢？」那製片家問。

「沒有興趣。」司馬洛站起來。

「但是——」那製片家吶吶着，準備抗議。

「這裏給你！」司馬洛丟下一張鈔票，就走了。

那製片家因爲不致於全無所得，也就算了。

司馬洛其實是並不想到這個地方來的，不過愛麗絲曾經在信中透露她是爲這間電影公司拍片，而司馬洛並不想直接去找愛麗絲，所以就到這裏來探一下消息，他已經向此地的電影界打聽過了，打聽不到有愛麗絲這個人，但是知道這間所謂電影公司實在是幹什麼勾當的，他就上來探一探。

他總算探到了愛麗絲曾經爲哪一間電影公司拍過什麼片子。

星塵公司的老板趙維君却不是那種滑頭的人，而是那種勤力工作的人，他吃這一行飯，當然亦會耍花樣，不過由於司馬洛是有人介紹來的，他也沒有耍什麼了。

他說：「我記不起這個人……我們拍了很多片，那時一個月就開兩部戲——看到樣子也許記得！」

「拿劇照出來看看就知道了。」司馬洛說。

「已映過了的片，劇照也不知道丟到什麼地方去了，」趙維君苦笑着：「你知道，我們祇是大量生產，亂拍一通而巳，還未映的要宣傳，當然有，映過了的，就賣給電視台，沒有那麼多地方放，沒有用的東西就亂丟，找起來不一定有，不過，也許我的製片人會知道——」他拿起電話打到外面去，說：「鐵人包呢？——好，叫他馬上進來！」

他放下電話，對司馬洛說：「他去了喝杯咖啡，馬上就回來，你坐一坐。」頓一頓，微笑：「這個包製片是鐵人兼電腦，可以一星期不睡覺，頭腦又快，不過，最近也沒有什麼讓他忙的了，市場不好，我們不敢開戲——」嘆一口氣，「這樣下去，我也快要改行了！」

司馬洛也明白，拍電影這門生意是很難做的，三更窮五更富，有時形勢大好也會垮下來，但亦有時却能够絕處逢生……

包製片很快就進來了，是個矮而瘦的人，眼睛無神，好像隨時都會閉上而睡着似的，不過，却往往是這種人最熬得住。

他聽司馬洛講了來意之後說：「我找一找，我相信我可以找出幾張劇照，這片拍了不太久，也許是還未完全丟掉的！」

他走出去了，不久果然拿回來了幾張劇照都是很殘舊的，但是裏面有愛麗絲。

「就是她了。」司馬洛說。

「她藝名丁麗，」鐵人包說：「現在是在爲光華國際影業公司工作，這公司嘛，名字聽上去了不起，但是——你可以由

他們作介紹，她爲你和人做歐，每次是三千——」

「他們要我五千。」司馬洛說。

「講講價，三千可以成交，」鐵人包說：「你不會是想要她吧？」

「我沒有講價，」司馬洛說：「不過，你可以告訴我，爲什麼她會淪落到這個地步嗎？」

「我不大喜歡對行外人提這種事情，」鐵人包看着他的老板趙維君。

趙維君說：「司馬洛先生是熟人介紹的，他是有一個特別的理由要知道這件事情！」

鐵人包聳聳肩：「你說她淪落，我却不敢苟同，也許我們幹這一行，是沒有什麼道德觀念的吧，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總之她賺到了幾個錢，活得很舒服，她就不算是淪落。」

「我想知道爲什麼她會幹起這個來。」司馬洛說。

鐵人包聳聳肩：「這也是一個很老的故事了，她到這裏來，滿懷希望，想做大明星，有人答應捧她，但是條件是要跟她上床，她拒絕了，去求另一個，但另一個也是如此，每一個都是如此——」

老板趙維君說：「我不幹這種事情，也並不是全部人都這樣的，祇是例外的很少，不過她亦沒有來求過我！」

「這件事情——」鐵人包搖搖頭，她就是來求我們趙老板也沒有用，她不是大明星的材料，是捧不起來的，這種事情不能硬來。」

「後來呢？」司馬洛問。

「她很需要錢，也需要達成心願，但她帶來的錢用完了，變成更需要的還是錢，另外有一個人給她新的條件，就是要她陪一位導演睡覺，此外還給她錢和演戲的機會。我猜她是逼於無奈，而且覺得，這個圈子反正也都是這樣的了，於是她就答應了，她得到了錢，出賣了肉體，但是演戲的事並沒有實現，既然已經幹過了一次，以後她便也繼續幹了，她是以賺錢爲主，假如有機會的話，她也爭取一些小角色拍拍，那不是爲了拍戲賺錢，而是爲了可以抬高身價，就是這樣。

司馬洛不明白的就是，爲什麼愛麗絲不喜歡佐治這個人，就寧可逃走避他，然而到了這裏，却又會幹出賣肉體的事情。現在，他就明白了。

「沒有人控制她嗎？」司馬洛問。

「沒有，」鐵人包說：「這種事情，假如你不自暴自棄，也不亂交男朋友，那你是不一定會給人控制的！」

司馬洛嘆一口氣，取出一根香烟來，抽吸着。

「怎麼樣？」鐵人包問：「你是不是要找她？」

「不是，」司馬洛說：「我用不着見到她，我是在想，假如有人找她做主角拍戲呢？」

「她當然會歡迎的。」鐵人包說。

「你們公司找她拍戲如何？」司馬洛問。

「別開玩笑，」趙維君說：「市場已經不好了，還用一個這樣的人？」

「假如有一個後台出錢，」司馬洛說：「由你們來負責製片呢？」

趙維君哈哈笑起來：「誰會做這樣的傻事？」

「假如有一個人願意捧她呢？」司馬洛說。

「用不着捧呀，」趙維君說：「出三千元就可以得到她了，何必捧呢？」

「但是，」司馬洛說：「這對你是沒有選擇的，虧本是人家的，賺了錢的話，你有得分，無論如何，你都可以賺到一份薪水，你不是說近來不敢開戲嗎？反正是有空閒時間了，那又何樂而不爲呢？」

「這個——」趙維君說：「通常我是不會做這種事情的，因爲這等於是把人當瘟生看。不過，假如是有人來求我如此做，我又似乎沒有理由拒絕的。」

「你的意思是，」鐵人包說：「你有這樣一位老板，有與趣做這件事情嗎？」

「正是。」司馬洛說。

×　×　×

佐治所計劃的事情進行得很順利，他佈下了一個聲東擊西之計，就順利地離開了那個地方，這是因爲對方並沒有提防他會逃走，而且他又已經過了化裝認不清楚他的模樣，是沒有那麼容易把他截住的。

佐治已經到了另一座城市，正在計劃下一個謀殺的行動，他這下一個謀殺的對象就是林拔，也是照片中人之一。

沒有錯，佐治就是爲了愛麗絲的事情而進行報復的，他要把有關的每一個人都殺掉，而因爲那個瘋狂熱鬧的集會是因這些富有的人而起的，他就要把這些人都殺掉。

知不知道有這件事情，或者是否直接有責任，他都不管了，誰叫他們去參加呢？假如他們不去參加，那就根本不會發生這件事情了。

佐治這一天就是用望遠鏡從山上望着林拔的住所，他的望遠鏡可以望進窗內，望見林拔是正躺在床上看畫報。

林拔是一個比較容易對付的人，因爲他是與黑社會毫無關係的商人，其他的人，不容易通知到他，而即使通知了他，他亦是未必會相信的。

佐治已經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在監視林拔，他看到了林拔的身邊是沒有保鏢在保護着的，而照他所知，林拔的家附近，亦並沒有其他林拔不認識的人在保護着，林拔是一個容易的目標。

雖然容易，佐治還是非常小心，觀察清楚了之後，斷定了他是可以安全行動的，他才去採取行動。

今天晚上，他就要行動了。

要進入林拔的屋子，則是比較困難一點，因爲林拔的花園的牆頭，他查出是設了精密的防盜系統的，他不能爬牆而入。

這些防盜系統却不是爲了佐治而設，是爲了林拔怕有賊入屋，他有收藏古董的嗜好，屋中的值錢之物是甚多的，假如有賊入屋，他會損失很大，雖然保險公司可以賠，也祇是賠錢而已。這些東西，却不是可以用錢就可買回來的，買不回原物。

他就是爲了這個原因而裝上防盜設備，而並不是爲了提防有人對他不利，他亦想不出有什麼人會對他不利，因爲他是一個沒有仇敵的人，他祇是一個很小心保護

自己的財產的有錢人，正如許多其他的有錢人一樣。

佐治用望遠鏡看着他，有時也會把望遠鏡移歪一些，望向別處，看到屋內的其他地方。

後來，佐治看見林拔那豪華的大汽車開出花園門口，他就不再在注意林拔，而是改爲注意這部汽車。

這部大汽車乃是由林拔所聘用的汽車司機開出來的，車子開出來，林拔却是仍然留在屋中。

這是因爲汽車司機已對林拔講好了，今天晚上要借用這車子，去會女朋友，威風一下，這司機換上了漂亮的衣服，而後座沒有老板坐着，他便儼然有如是這車子的車主，很是威風。

女朋友當然亦是會高興的，大多數的女孩子也都是喜歡出這種風頭。

車子轉了兩個街口，佐治就已開着車子在後面跟踪着了，但是這汽車司機則完全沒有注意，連他的老板也不提防這種事情的，他又有什麼理由會去提防呢？

他祇是一心一意去享樂而不理其他。

他開了車子去接女朋友，與她一起去看一場電影，由於車子是不能開進電影院中去的，他就在附近一座付欵的多層停車場把車子停好了，而與他的女朋友一起乘升降機下樓。

佐治開的車子亦上來了，幾乎是緊跟着的，因爲佐治是這司機不認得的人，沒有什麼需要迴避。

佐治的車子也是停在這豪華大汽車的附近，不過佐治則並不下樓，他祇是慢條斯理地在車中弄弄這個，弄弄那個，後來，等司機走了之後就下車。

停車場中通常不會多人，一就是來取車，一就是開車來停的，除此之外就沒有了，這是那種不會有人在此散步的地方。

因此佐治要做的事情，做起來就很方便。

佐治要做的事情就是走過去弄那部豪華大汽車的車尾行李箱的鎖，這件事情，佐治是做得很好的，也不必強撬，很快就把尾箱的鎖開了，而把蓋掀了開來。

他左右望望，仍然沒有人來，也沒有車子來。

此時即使有人來而看到，還是不怕的，佐治祇要保持鎮定，人家就不會懷疑，誰會知道他不是把這車子開來的人，而正在打開尾箱拿東西呢？

尾箱之內並沒有別的東西，就祇是有一隻後備車輪而已。

佐治迅速爬了進去，把蓋子拉下蓋回了。

這樣一部大車，雖然行李箱中仍不會太舒服，不過由於空位足够，所以佐治是也不會很辛苦的。

佐治就這樣在行李箱中等着，這就是他潛入林拔的屋子的途徑，那司機是終於要把車子開回屋中去的，那時就可以把佐治帶進去了。

佐治這一等，却是要等很久，因爲那司機是與女朋友去看電影，要在電影放映完畢了之後才回來拿車子的。

而這樣一部車，蓋子的縫隙是很緊密，幾乎不透氣的，佐治在其中覺得很悶，於是後來就把蓋子再弄開了，掀起一點，在縫隙處塞進手帕的一角，如此，就留着一條細細的縫隙，他的臉部貼近縫隙處，就可以呼吸了，假如不是這樣，佐治是不可能在那裏而逗留得那麼久的。

後來，司機終於回來拿車子了，但是仍然不是把車子開回主人的屋子去，他是把車子開到郊外停下來，顯然是與女朋友在那裏談情說愛。

因爲車上的人在動，車子也不時搖動起來，並且一彈一彈的，這使躲在車中的佐治更不舒服，也很生氣，他幾乎要出去把他們懲戒一頓了。不過，他又並沒有忘記，他的目標並不是這個司機，假如一碰了這個司機，他就很難碰到司機的主人林拔了。

於是，佐治就祇有繼續忍耐着。

後來，司機也終於興盡，而把車子開走了，他是先把女朋友送回家，然後把車子開回屋中，放在車房裏。

假如佐治逗留到明天，他就會給發現，因爲司機每天一早照例會把車子打抹一番，以及檢驗各個部份的，但是佐治並不打算逗留到明天，而司機亦太疲倦了，一回家就上床，沒有去弄那車子。

佐治相信司機亦已睡着了之後，就悄悄爬出車子，出了車房，進入屋中。

他現在是屋內人，那些防盜系統對他是無效的了。

時間已經太晚，屋內的人全部已入睡，所以佐治很順利就到達了林拔的房間。

林拔亦是已經睡了，他睡前所看的畫報就這樣丟在地上，是這些畫報使他睡着了的，這些畫報是他用以催睡的工具。

佐治把房門關上的聲音沒有使他醒過來，不過，冰冷的槍咀上的滅音器抵在他的額上，就使他醒過來了，林拔張開眼睛一看，就立刻出了一身大汗，仍然懷疑自己是正在做一個噩夢，因爲以他的身份，這種事情是沒有理由發生在他的身上的。

「你叫喊吧！」佐治說：「你一叫，我就把你的頭轟掉！」

「我……我不叫，」林拔吶吶着低聲說：「你要什麼你就拿好了。」

「你知道嗎？」佐治說：「原來你的廳中也有一架鋼琴，我真想彈一彈，不過很可惜，彈起來會太吵了！」

「鋼琴？」林拔說道：「我不明白你說什麼！呃——你想要什麼，你就去拿好了。」

「假如我要你的命呢？」佐治問。

「爲什麼你要我的命？」林拔說。

「我不會告訴你的，」佐治說：「愛麗絲也是死得不明不白，爲什麼你要死得明白？」

「愛麗絲是誰？」林拔問。

「愛麗絲就是死得不明不白的人，」佐治說：「我也要你死得不明不白，假如我告訴你，你就不會死得不明不白了，是不是？」

「你——是在開玩笑，」林拔說：「沒有人有理由要殺死我呀！」

「也許你在死後就會知道爲什麼了！」佐治說：「我一直都在奇怪，一個人在死了之後，是不是會一切都明白呢？我也在奇怪，我爲愛麗絲做了這許多事情，她

會不會知道呢？她會不會明白，世界上就祇有我一個人會這樣爲她的呢？」

「你是瘋的。」林拔說。

「別亂講話，佐治忽然狂怒地低喝道：「祇有愛麗絲有權對我這樣講話，你是沒有權的。」

「好吧，對不起，」林拔說：「讓我們好好地談談吧，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够用錢解决的，你要多少錢，你祇要開口就是，我在家裏有現錢，也頗有一些值錢的東西，你要就拿去好了。」

「錢？」佐治說：「性命是可以用錢買回來的嗎？假如可以的話，那你替我把愛麗絲的性命買回來吧！」

「你先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林拔說：「也許我可以替你想想辦法。」

佐治搖搖頭：「沒有什麼辦法好想的，一個人死了，就是活不過來。」

他一面說着，一面退後。

林拔雖然不是對這種事情熟悉，却也是有所感應的，他下意識地感覺到，佐治是要開槍了。他張開咀巴要叫喊。

在他能够叫出聲來之前，佐治果然就放槍了，槍咀射進了林拔的胸前。

林拔向床背上撞回去，又給床邊撞了回來，然後打了一個滾，就跌落在地上，槍聲因爲有滅聲器之隔，所以是並不响的，佐治等了一等，看見林拔不動了。就走上前去，用脚把林拔推翻過來。

林拔跌下去時，隆然壓中丢在地上的一本畫報，佐治把林拔推翻轉來，就看見了那本畫報的封面，假如不是在林拔的臉部，他是不會去看的。

他一看就呆住了。

那本畫報是用明星作封面的，封面上的明星就是他的愛麗絲。

佐治把畫報抓起來，翻開看看，那裏面亦有文字介紹這封面人物，是一位新明星，正在受電影公司力捧，要開拍一部新片，名字不是愛麗絲的名字，但是許多明星都不是用眞名，而是用藝名的，那裏面有那許多照片，那許多角度，他肯定這個就是愛麗絲。

「這——怎麼可能？」佐治說。

地上的林拔是不會置評的，因爲林拔是已經死去了。

佐治抓緊那雜誌，離開了林拔的家。

他是開了花園的柵門出去的，從裏面出去就很容易，亦不會觸動警鐘，所以無人發覺。

他出去之後，走回他停在附近的車子，便開車離去了。

沒有人注意或發現他，因爲他做了這件事情，是沒有發出什麼怪異的聲音的。

林拔死亡的事情，也是要明天早上才會有人知道了。

林拔又沒有老婆，祇有妻子或同居的女人才有可能在半夜三更摸進他的房間來看看的。

佐治仍然是保持着他的一貫作風，開着車子，第一步就是把槍棄掉。

這個地方是沒有海邊的，佐治就把車子開到一座垃圾收集站的旁邊，用一隻膠袋把槍包好了，向那裏的垃圾堆一丢，第二天早上，這些垃圾就會被搬走，拿去焚化，而這把槍也很難找得到了。

但是這一次，佐治則並沒有像以前那樣，有那種行事成功的喜悅，因爲他懷疑——幾乎是肯定，愛麗絲是仍然活着的。

他開着車子，在市上巡來巡去，找到了兩座通宵營業的書報攤，盡可能把每一種有關電影的雜誌都買了下來，帶回他所暫住的酒店去。

他把這些雜誌攤開在地上，把有關愛麗絲的報導全部都看過了。自然，那些雜誌的介紹新星文字，多數都是爲了捧場而寫一連串放屁文字，是不足相信的，都是，電影公司所供應的資料是怎樣講，他們就怎樣講，明星本身不講的事，他們就寫不出來，而且即使明星自己不講而他們知道的，爲了避免牽涉法律問題，他們亦是不便寫出來的。

譬如，愛麗絲曾經在那個派對上出現而被人灌藥弄死了的事情，他們就不敢寫出來，而愛麗絲亦決不會承認，但是愛麗絲這件事情，他們是不可能知道的。

那些文字中所提的亦祇是愛麗絲所用藝名，並沒有說愛麗絲本來是姓甚名誰。

佐治主要是看那些照片，那些照片他是認得的，他肯定這個人就是愛麗絲。

愛麗絲怎麼可能沒有死掉呢？現在，她却成爲一個被捧的新星。

第二天一早，當林拔的命案還未被發現時，佐治便已起程離開了。

他首先並不是到愛麗絲現時拍戲所住的城市，而是回到愛麗絲的母親和妹妹所住的地方，但他又沒有登門拜訪，祇是在附近守候着。

他看見愛麗絲的母親出外，並沒有上前去打招呼。他看見愛麗絲的妹妹出外，也是並沒有上前去打招呼。他看見兩個人都出去了之後，才上樓去，登門拜訪。

由於母女兩人都已出外了，他按門鈴，自然是沒有人應的，但是他的目的也正是在此。他要在屋中沒有人的時候進去。

他按門鈴沒有人應，證明屋裏除了母女二人之外是沒有第三者了，母女都已出去，屋中便沒有人在，他就可以進去了。

佐治並無困難就把門弄開而進入屋內。在這件事情上，佐治也是一個能手，因此他並沒有感到困難。

佐治走進屋中之後，果然發覺屋中並無人在，他就是不希望屋中有人，他並不是來探訪愛麗絲的家人的，事實上他並不打算讓愛麗絲的家人知道他是來過的。

他進入了屋中，小心地搜索，而不留下痕跡，他首先要找的東西就是一封信，而他很容易就找到了，這是愛麗絲寄回來的一叠信，信封背後有回郵地址，那些信，她們是存起來的。

愛麗絲果然是沒有死的。

佐治記下了那地址，就悄然離開了。

他用不着與愛麗絲的家人交談，除非愛麗絲沒有信回來，他也許才會試試查一查，但是愛麗絲有信回來，那即是說，他要找的答案，是已經找到了。

佐治慢慢地在街上走着，有點傷感的神情。

愛麗絲的妹妹回來了，在街上與他迎面而過，她却認不出他，因爲佐治是經過了化裝的，佐治認得她，但是沒有與她招呼，沒有這個需要。

（未完·六）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報恩取聖書　情趣鬥女魔

小敏一怔，一時之間，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呆了半响，方道：「婆婆，你時時敎我要做好人，臨難毋苟免，我怎能捨你在島上，自顧自地逃走？」

老太婆嘆了一口氣，道：「話雖是那麼說，但你如果在單窮手下有什麼不測，我又怎能活下去呢？」

小敏見她自始至終，只是爲自己着想，他只是一顆赤誠的心，去對待人與人之間偉大的感情，哪裏想得到這其中另有曲折？心中大受感動，叫了一聲：「婆婆！」便伏在老太婆的身上，此時，他雖然已是一個近二十歲的年輕人，但是却像小孩子似地哭了起來，半响，仍是叫了一聲「婆婆」，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老太婆嘆道：「你年紀輕輕，如旭日方升，若有意外，豈非可惜，我却至多還有半年的命了！」

小敏一聽，如五雷轟頂，猛地抬起頭來，又叫道：「婆婆！」

老太婆苦笑一下，道：「孩子，有什麼事？」

小敏雙手握緊了拳頭，叫道：「誰說你至多還有半年的命？你還要活三十年，四十年！」

老太婆搖了搖頭道：「我當然還想活三十年四十年，我看你長大，還要看你立業，但是……我昨晚眞氣走岔之後，功力已散，不但祇有半年壽命，而且死前還要受功力散盡的折磨，忍受無邊的痛苦！」

小敏以手搥在石床之上，「砰砰」有聲，道：「不！婆婆你那麼大的本領，一定是有辦法的！」那幾句話，字字出自眞心，眞令人感動之極！

老太婆長嘆一聲，道：「辦法祇有……」講到此處，小敏心中突然一喜，但老太婆接着又道：「有也等於沒有，孩子，我是死定的了！唉！」

小敏道：「婆婆，你剛才還說有辦法，怎麼又說有辦法等於沒有辦法？」

老太婆苦笑一下，道：「孩子，本來我的武功，總在天下高手中十人之內，但是我如今眞氣已散，除非要練成重凝眞氣之法，方始可以使武功再進一步，再多活上三四十年！」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蔡大強發現了斷腸谷下有一大洞，發現了小敏的身影，小敏見是蔡大強便將勾生生也在洞內的事告訴他，但不肯將自己的名字告訴蔡大強，便發足狂奔，蔡大強也不追趕，逕回三強莊，以後找機會再追問他的來歷……勾生生將小敏截住，逞兇毆打，警告他向蔡三強說出自己也匿藏在洞內，此時來了一位老婆婆，也不是好人，目的想攫取崑崙三寶，將勾生生打死，帶小敏回旋風島，授以武藝，小敏在島上住了六年，有一天，被老婆婆降伏的啞巴老婦單窮，想作反將老婆婆殺害，小敏和她格鬥，將她趕走……

小敏道：「婆婆，那你就練那重凝眞氣之法好了！」

老太婆顫抖地伸出手來摸了摸小敏的頭髮，也眞是仍當他小孩子看待，嘆了一聲道：「孩子，你年紀尚小，許多事你不知道，那重凝眞氣之法，有是有的，但是却記載在一部奇書中，若是得不到那部書，怎麼能練？」講到此處突然大口喘起氣來，頹然倒下，面色更顯得難看之極。

小敏心如刀割，道：「婆婆，什麼書上有這種法子，這部書又在什麼人手上，你講出來，我說什麼也要將這部書借來，讓你能練這門功夫！」

老太婆苦笑道：「孩子，你的苦心，我是知道的，但是這類武林秘笈，人家都視若拱璧，無緣無故，豈肯輕易借人？更何況，聽說這部書……早已失踪了，孩子

，你還是不要胡思亂想，生死各有天命，你難過什麼？」

她越是這樣說，小敏心中越是難過，道：「婆婆，你將書名字說給我聽一下，又怕什麼？」

老太婆搖頭道：「我不說，說了之後，你一定要離開旋風島，去爲我找那本書的，我不要在臨死前，也見不到你，那太傷心了！」

小敏見她寧願自己無可救治，也不願離開自己，心中又是一陣感動，「霍」地站了起來，道：「婆婆，你不說，我也要離開旋風島，我要在江湖上打聽，那是一本什麼樣的奇書，一定要在這半年之內，將這本書找來給你！」

老太婆面有怒色，道：「小敏，你當眞要我一個人老來孤零零地死在島上？」

小敏急道：「婆婆，祇要我將書找到，你就可以不死了啊！婆婆，你說吧！免得我多費工夫，那書叫什麼名字？」

老太婆「唉」地一聲：「你這孩子如今已長大成人還是和小時候一樣固執！」

一講起小時候，小敏又想起在斷腸谷底，被黑天童勾生生所困，若不是老太婆前來搭救，自己不知要怎樣了，更不會像今天那樣，學成一身本領，飲水思源，要爲老太婆取這本書的心情，更是急切，在石桌上取起軟銀鞭，雙手用力一拗，便已圍在腰間，又繫了七孔刀，老太婆急道：「孩子……你要……走了麼？」

小敏湊了近去，道：「婆婆，不錯，我要走了，但是半年之內，我一定回來，婆婆你要是想我快點回來的話，就將那部記載有重凝內功的書的名字告訴我！」

老太婆呆了半晌，道：「孩子，那部書早十年，是爲崑崙派所有，但後來，却不知去向，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想找這部書，你久在旋風島上居住，一離旋風島，人生地疏，不要說半年，便是找上十年，你都找不到啊！」

她到現在仍未將那本書名講出，但小敏聽了「崑崙派」三字心中便是一動，握住了老太婆的手激動地道：「婆婆，我知道了，那部書叫『崑崙聖書』！」

老太婆心中一陣高興，不言可喻，暗忖六年功夫，沒有白費，「崑崙聖書」四字，終於從他自己的口中講出來了！但她的心事，面上却一點不露，反倒一臉訝色，道：「咦？你怎麼知道武林中有這樣一部奇書的？不錯，正是它！」

小敏道：「婆婆，說來話長，一天一夜怕也說不完，不用躭擱了日子了，我立即離島，四個月內一定可以回來的！」

老太婆搖頭道：「孩子，我看你長大，總希望你成爲一個誠實的人，怎能講話口沒遮攔？」

小敏急道：「婆婆，你相信我！我不但知道那崑崙聖書的所在，而且你所說當年這部書由崑崙派手中失散，還與我有莫大的關係，我算過路程，此去一定不會超過四個月的，婆婆，你小心自己照顧自己，我一路上絕不躭擱，速去速回。」

老太婆像是無可奈何，被迫應允一般，道：「既是如此，那你就去吧！我會照顧自己的！你一路上小心，切勿和人家爭閒氣！」小敏答應一聲，便向石屋處走去，來到了門口，又依依不捨地向老太婆望了一眼，暗忖母親雖然曾千叮萬囑，叫自己絕不可以將崑崙聖書的藏處，和任何人講起，除非是等自己武功有了根底之後，才能將書找出，尋一個人跡不到之處，深自鑽研，但自己又怎能眼看婆婆散功慘死呢？婆婆對我那麼好法，相信母親若是尚在人世，也會同意我的做法！

他不知若是他母親尚在，一見面便能認出那看來面目慈祥，講起話來，聲音又如此柔和的老太婆是誰，別說不肯答應小敏將崑崙聖書交到她的手上，便是在旋風島上多住一天，也是不准！

小敏向老太婆怔怔地看了好一會，才毅然轉身走去，順手砍了兩棵樹，來到了島旁，將樹向湖中一拋，騰身而上，將內力由足底傳至樹幹上，催動樹幹，不一會，便出了旋風島的範圍，祇覺得耳際突然一靜，像是刹那之間什麼聲音都沒有，知道自己六年來聽慣了旋風的聲音，一離開旋風島，耳朵一定特別靈敏，側耳一聽，果然數里之外的犬吠之聲，也隱隱可聞。

其時適值嚴寒的冬天，那天早上起來，他便覺得天色灰濛濛的，知道島外一定是在下雪，果然出了旋風區不多一會，身上已經沾滿了雪花。小敏一面站在樹幹上，在湖面上飛快滑行，一面想起六年前，自己還是什麼武功都不懂，祇不過由母親教了兩招躲避人家突然來攻的招式的時候，母親身受重傷也是這樣的大雪天，母親抱着自己在雪地中一步一步地捱着，餓狼叫聲四起，後來便是蔡大强三人趕到將自己救起，母親也埋在三强莊外，此行去取崑崙聖書，定要進關，也就是說可以經過三强莊，就算不去見蔡大强，到母親墳上去拜一拜，也就躭擱不了多少時間。

主意打定，便加緊擢動樹幹，不一會，樹幹便已不能再向前去，原來離岸四五丈的湖水，全都結成了冰，小敏身形展動，在冰上一滑，非但滑上了岸，而且還在雪地上疾滑出七八丈去！辨了辨方向，小敏便一直向南馳去，走了一天，除了與雪爲伍之外，連一個人也沒有碰到，天色漸黑，雪也漸止，他將身上的積雪抖去，重又連夜向南飛馳，到了午夜始在一枝枯樹之下略事憩息。那時，積雪舖地，根本連道路都分不出來，小敏想找上一家人家，但是極目望去，周圍數里之內，却是並無燈火，坐了一會，剛要站起身來時，忽然聽得正南方傳來一陣呼叫之聲。

小敏自知耳力甚好，估量那呼叫之聲，少說也在三里以外，此時大雪已止，天也放晴，寒夜的藍天，像是整塊暗藍色的大冰一樣，星星和月亮，就像是有人在那一整塊大冰之上，所鑿出來的痕跡一般。

小敏心中不禁大奇，暗忖如此寒夜誰還會在荒郊叫喚？聽那呼喚之聲斷斷續續，聽來甚是惶急，而且又是在正南方和自己去路相同，何不趕過去看上一看？想到此忙將身形一幌，已在雪地中滑出老遠。

積雪深厚，對尋常人來說，行動便艱難之極，但是對輕功好的人而言，在雪面上滑行，却是奇快無比，小敏一路滑行向前，那呼喚聲已然聽得越來越清楚，祇聽得像是一個女子聲音，呼叫之中，還隱隱夾着「好！」的叫聲，那叫聲却又是另一人所發，且是男子口音，甚是沉着有力。

小敏心中奇怪，脚下加勁，直向前滑去，但滑到近前，那女子忽然停止了叫喚，道：「師傅，可是有人來了？」這句話，小敏若不是在旋風島上，住了六年，不知不覺間，將耳力練得特別靈敏也是聽不到，這一句話之後，便寂然無聲，小敏又滑出二十餘丈，祇見雪地上有幾個淺淺的脚印，想來便是那女子剛才呼喚之處，但是如今却四周圍一個人也沒有。

小敏心中不禁愕然，暗叫好快的身法啊！聽她講話的口氣，像是一師一徒，在此練功模樣，還是不要打擾人家的好，遂不再停留，逕向前奔去。

到第三天早上，才聽得雪橇鈴響，老遠望見一隊馴鹿，拖着一排七八個雪橇，由東向西，飛掠而來，小敏一見那雪橇上堆滿了方形的箱子，每一個橇子，還有一面三角形的旗子，逆風招展，簌簌有聲，十幾個戴着大皮帽，穿着皮裘的人，分別坐在雪橇上。

小敏一見有人，正愁找不着三强莊的路，心中大喜，趕了過去，待到近了，祇見那雪橇上所插的旗子，天藍色的底，上面綉着血也似紅的一個手掌印。

小敏心中一動，暗想這大約就是婆婆所說走江湖保鏢的鏢車了吧，若是鏢車，他們對於路途自然更爲熟悉，再好沒有！

足下一滑，在雪地上一個轉彎，便轉出七八丈去，那趕馴鹿的人，分明看見對面似有人來，但是却並不停橇，手中長鞭，「叭地」一揮，那七八頭馴鹿，跑得更是快疾。

那馴鹿又稱馬鹿，或名「小石象」，乃是東北關外的特產，在雪地中飛跑過來，雖是拖着雪橇，也不比駿馬遜色，小敏對面迎上，那隊雪橇，却疾衝而至，一眨眼便到了眼前，眼看要碰上，小敏見勢不好，突然向外一彎，才避了開去，那隊雪橇，「刷」地在他身旁掠過。

小敏心中不禁有氣，暗想：好橫蠻啊，若是我身法稍慢，豈不是給你們撞翻出去老遠？

再加上這隊雪橇一過，不知什麼時候，再能見到人問路，剛好雪橇在身旁掠過，手臂一伸，已抓住了最後那輛雪橇。

那雪橇，乃是兩頭微翹的木板，是關外積雪之時，唯一裝運物品的工具，當地人稱之爲「扒犂」，有以狗駕者，亦有以馴鹿來駕的。幾個雪橇，全是連在一起，小敏一抓到最後一個，眞氣同時一沉，手臂用力向後一縮，那一排奔馳如此快速的雪橇，便突然停住。

雪地上那些大漢，一個搖擺，紛紛跌落雪橇之上，仍是一動也不動。

小敏心中大奇，暗忖這是怎麼一回事？就算已經睡着了，也不應該跌到了地上，也不醒過來啊？正在疑惑，那坐在最前面的一個雪橇上的兩個人，已然一躍而下，其中一個，手中還執着長鞭，祇見他們向雪橇上一看，「啊」地一聲，驚呼起來，急忙俯身將那十餘個跌在雪地上的人翻了過來，此時，連小敏也已看清，面如黃蠟，早已死去，更奇的是，每人臉上，俱印有一隻紅色的手印，和那幾面旗子上所綉的一模一樣，人面上本來凹凸不平，但是那手印，却極是整齊明顯，尤其是中指挺直，剛好在眉心之中穿過，直達印堂。

那兩個人將十餘個人盡皆翻了過來，個個皆是如此，小敏看見那兩個人的驚愕之狀，知道他們剛才竟是全然不知身後那些夥伴，已然死去，可知那下手連害這十餘的人，一定是在雪橇飛馳之際下手的，連害十叁人而前面的兩人尚不知道，其出手之快，可想而知，不禁亦是愕然，剛想開口，那兩人已然站了起來，一抖頭，將皮帽抖了下來，小敏抬頭看時，見一個老者，年紀已在五十開外，頜下一蓬短髭，掛滿了冰稜，另一個，則是三十上下的壯年人，兩人一面怒容，四隻眼睛，釘住在自己身上。

小敏本不想多管閒事，速去速來，將崑崙聖書取來，回旋風島去，救老太婆的性命要緊，但是那下手的人，所使手段實在太狠，小敏見他們兩人，初見那綉有血手印的旗子時，便「啊」的一聲，像是識得那旗子的來歷一般，便想向他們問個清楚，做這種狠毒之事，究竟是誰，如果遇到，也可將之順手除去，是以也抬起頭來，剛想講話，忽見那老者仰起頭來，迸出一陣慘笑，笑聲中充滿了憤怒，笑了半晌，突然道：「想不到位居宇內四邪之一，大名鼎鼎的血手印紅掌祖師，也看中了咱們神龍鏢局的這單小買賣，朋友你下手雖快，祇是害了些無辜的趟子手，未免看得不夠準，走了眼了！」

小敏心中一奇，回頭一看，身後並沒有人，旋風島上那老太婆，幾乎將江湖上有名人物，全都和他講了，但是却從來也沒有和他提到過「宇內四邪」是何等人物，自然也未曾聽說過什麼血手印紅掌祖師的名頭，知道那老者定是誤會害死那十餘人一事，乃是自己所爲，便大聲道：「老丈莫要亂怪好人！」——這句話一出口，連他自己也是吃了一驚，因爲聲音之大，出乎意料之外，那老者和那壯年人更是面上倏地變色，向後退出數步，看那壯漢神氣，像是搖搖幌幌，連站都站不穩！

小敏在旋風島上，住得久了，講話若不大聲，便爲風聲所掩，根本聽不清楚，離島之後，還是第一次碰到人，又適值被人誤會，因此講話又比平常大聲了些，他功力又已深湛異常，當眞是舌綻春雷，驚心動魄。

那老者又是一陣慘笑，道：「究竟是宇內四邪之一，血手印紅掌師祖門下，出聲便自驚人，在下不才，還要向閣下領敎幾招！」

向身旁那人一使眼色，兩人又後退幾步，手在腰間一抹，各自撤了一條又細又長的軟鞭在手。

那兩條鞭，是老者手中的一條，長了好多，約有九尺上下，壯年人的那條，至多也不過六尺，全都祇有手指粗細，軟鞭一出手，手腕翻處，便抖得筆也似直，尤其是那老者，將鞭抖起之後，一鞭向積雪砸下，一拖一絞，飛起團團積雪，逕向小敏身旁落下，雪花狂舞中，老者大叫一聲，一齊衝了過來，攔腰便掃！

小敏剛才見他不但將鞭抖起之時，那歷長的一條軟鞭，被他抖得筆也似直，而

且一鞭向下砸去之時，和此時突然一鞭橫掃，那條鞭，看來俱像是九尺來長的一根鐵枝一般，知道這老者功力不弱，自己雖不怕他，但他却將自己誤認爲什麼血印掌祖師的門下，若不弄清楚，糊裏糊塗地動什麼手？

足尖一點，便向後躍出，怎知那老者一鞭揚起積雪，將他視綫迷住之際，那中年人早就繞到他的身後，一鞭捌到，直點他背後的「靈台穴」，他這一後退，剛好迎了上去，祇覺得背後突然生風，知道不好，忙運眞氣將穴道閉住，出手奇快，便將自背後襲來的那條軟鞭，抓在手中，用力向前一揮，滿以爲自己這一揮之時，內力疾吐，那中年人軟鞭非脫手不可，怎知那中年人武功也頗不弱，一見兵刃將要脫手，心中一驚，用力握住了軟鞭，但是，他却無法與小敏的內力相抗，小敏這一揮，竟將那中年人一齊揮到了身前！

剛好那老者一鞭不中，第二鞭又到，自上而下，疾砸了下來，那個中年人也恰被小敏揮到身前，老者那力沉勢雄的一鞭，竟變成了直向那中年人砸去，看出不好，急要收鞭時，他那條軟鞭，長有九尺，那一鞭砸下之時，心中又是恨到了極點，用足了全力，急切間那裏收得回來？而小敏也看出不好，那老者怕誤傷了自己人，連忙一抖手腕，想將那中年人脫了出去，免他受那一鞭。

也是合該有事，那中年人，被小敏連人帶鞭揮出，心中已是慌亂之極，小敏一抖手腕，一股大力衝到，他如果立即見機，祇要一鬆手，少說也要被小敏內力，抖出兩丈開外，跌在厚厚的積雪之上，原可以一點事也沒有，但是他却想不到小敏本不是他們的敵人，更不會想到小敏這一抖，全是爲他的好，百忙中竟也以內力相抗，兩股內力一交，他怎是小敏的手脚？五指一鬆，虎口迸裂，人也離鞭而起。

但是他這一下再離鞭而起，小敏一抖的內力，却已被他的內力，消去了一大部份，向上飛起了三尺，老者那一鞭，剛好砸下，兩下裏一湊，勢子俱都急到了極點，「叭」地一鞭，抽個正着！

那中年人一聲慘叫，又重重地跌倒在地，祇聽得老者撕心裂肺地叫道：「祥兒！祥兒！」

也不理會大敵當前，俯身去看那中年人時，這一鞭，剛好重重地抽在他的背脊之上，五臟震裂，口角有血，他祇向老者翻了翻眼睛叫道：「爹，咱們栽——」下面一個「了」字尚未出口，便自死去！

小敏在一旁看了，不禁一聲暗嘆，心想剛才自己一抖腕之時，祇當他會見機鬆手，又不想將他抖出太遠，所以祇用了三成功力，早知他如此不濟，少用幾成功力，則他雖然以力相抗，也可將他抖出老遠去，就不致於誤傷在他父親的鞭下了！

那老者一看見兒子已死，呆了一呆，但立即站了起來，心中悲痛憤怒得過了頭，臉上反倒沒有了怒容，祇是肌肉抽動，形成了一個詫異已極的笑容，身形一矮，「霍霍霍」，一連三鞭，分襲小敏上中下三路！

那三鞭來勢之猛，確屬罕見，而且三鞭是自上而下砸來，一鞭接看一鞭，小敏眼前，立時如出現了一堵無數軟鞭形成的牆，挾着排山倒海之力，一齊壓到，小敏本想伸手奪鞭，但見軟鞭來勢如此之猛，若是一伸手抓不中時，他一定還有更厲害的殺着在後面，反倒要吃他的虧，因此疾退一步，將七孔刀掣在手中，便是一招「空穴來風」，七孔刀帶起一陣淒厲已極的尖嘯聲，直向軟鞭迎了上去。

那老者一見對方單刀在手，便帶起一陣厲嘯之聲，面色一變，倏地收鞭凝立，出手也快，收勢也快，功力着實不弱，喝道：「朋友，你手中是什麼兵刃？」

小敏見他突然收鞭，正不想和他打下去，答道：「此刀喚看七孔刀！」

那老者更是神色大變，道：「原來尊駕不是血手印紅掌祖師門下？」

小敏見他此時才明白過來，不由苦笑道：「我本來不是什麼紅掌祖師門下，拉任你們雪撬是想問你到三強莊去的路，你那十餘個趟子手怕是早已死去的了！」

老者楞了一楞，指着每一架雪撬上的旗子說道：「這些旗子，也不是你插上去的？」

小敏道：「我那有這些旗子！」

老者自言自語道：「不錯，你是旋風島上人物，哪裏會有這些令旗！」

小敏聽了心中一動，暗忖這老者對自己的來歷，像是瞭若指掌也似，那老太婆武功如此之高，她自己雖然從來不提起，但在江湖上，一定也享有極大的名頭，何不趁機相詢於他？

剛想開口，那老者突又暴怒，說道：「尊駕既不是志在刦鏢，如何要施如此毒辣手段，令我孩兒死在我的鞭下！」

小敏對此事，心中也極爲抱憾，但事實上錯却並不在他！便將自己心意略加說明，那老者長嘆一聲道：「祇怪我們父子兩人，學藝不精，的確是怪不得尊駕，如今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尊駕可能相助？」

小敏本來就想幫他做些事，以彌補未能將他兒子揮遠開去，避開他一鞭一事，那件事固然過不在他，但他心地極好，總是引以爲憾，忙道：「老丈請說！」

老者道：「我是河北大名府神龍鏢局總鏢頭，姓常名林，武林中也有小小名頭，人稱神龍鞭。」

小敏並未聽老太婆講起武林中有神龍鞭常林其人，那老太婆本身是一流高手，向小敏道起武林中人物時，自然也揀高手來說，少說，也是金羅漢，芙蓉尼和天心劍客曹不仁一流人物，如神龍鞭常林這類二三流人物，她當然不會提及，因此小敏祇是「哦」了一聲，算是答應。

那老者像是也知道自己的名頭不够響亮，以致道出了萬兒，對方無動於衷，苦笑道：「閣下名家子弟，自然未曾聽說過我的名兒。」

小敏心中一動，但是轉念一想，若是向一個乍見面的人，問自己師傅是誰，豈非要被人笑掉了大牙？因此又忍了一忍。

那老者續道：「我一向在大名府開設神龍鏢局，廿多年來，總算未曾失過一次手，這次一接到鏢，我便知道事有蹊蹺，不但事主要將鏢遠送到松花江邊的一個大鎮，叫濱江鎮的地方去，而且拿來的祇是七隻鐵箱，加上了鎖，連箱子中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果然，如今却被宇內四邪之一的血紅掌祖師看上。小小神龍鏢局，能蒙血手印紅掌祖師垂顧，何其幸運！」

小敏聽他屢次提到「宇內四邪」四字，不禁問道：「常鏢頭，那宇內四邪，都是些什麼樣的人物？」

常林面現驚訝之色，向小敏望了一眼，並不回答，又道：「常某人死不足惜，祇是大名家中人，尚有老妻幼兒，那事主曾說，若是不能將這七隻鐵箱送到，必然要取我一家老小性命，如今血手印令旗，既已插在雪撬之上，手血印紅掌祖師，一定要出手刦鏢無疑，我死不足惜，家中老妻幼兒，却是無辜，尚望尊駕能代我將這七隻鐵箱，代送到松花江畔的濱江鎮上！」

小敏剛想推辭，自己有要事在身，不便相送，但是神龍鞭常林却一口氣接了下去，道：「尊駕剛才要到三強莊，過了濱江鎮七十餘里，便是三強莊，在尊駕而言，可算順路，此去濱江鎮，不過百來里路程，尊駕千萬要答應我之所請！」

說罷，便再不言語，小敏聽說到三強莊去，正要經過那濱江鎮，已然想要答應，祇是不知道那宇內四邪之一的血手印紅掌祖師是何等樣人物，既然號稱「宇內四邪」一定除了紅掌祖師以外，另外還有三個人，若是四個高手一齊到來刦鏢，祇怕自己也不易應付，因此他才略一沉吟，未曾立即答應。

但他究竟天生俠骨，見那血手印紅掌祖師下手如此之狠毒，不禁激於義憤，說道：「常鏢頭既然如此看得起，在下自然奉陪！」

一面講，一面抬頭看時，不禁吃了一驚，

祇見那神龍鞭常林，雖然仍在雪地上，瞪看兩隻眼睛，但是却眼大無光，走過去一探他鼻息，敢情已然氣絕！

小敏一驚之下，又在他胸口背心，各按了一下，覺出他像是受了極重的內傷，然後才死去的，開始茫然不解，繼而恍然大悟，那常林乃是自斷經脈而死！

至於他爲什麼要自斷經脈而死，小敏也已想到，一則是爲了兒子死在他自己的鞭下，心中悲痛莫名；二則想是那宇內四邪之一的血手印紅掌祖師本領奇高，雖然距此祇有百來里的路程，馴鹿跑得極快，天黑以前可以趕到，但他已自知無望將鏢送到，而必將在這一段路中將鏢失去，又怕自己不願意和他一路，反要連累家中老小，因此才自斷經脈而亡，所以請自己將鏢送到濱江鎮上，以保他家小的安全！

這一來，祇要對方稍具仁義之心，自然便義無反顧，定要將鏢送到！

小敏雖將事情想通，但是尚有一點不明白的是，自己和他祇是第一次見面，他連自己的姓名俱未問起，何以如此深信自己能不怕那血手印紅掌祖師，定能將那七隻鐵箱送到濱江鎮上呢？

小敏自然不知道那神龍鞭常林，一見他七孔刀出手，便已認出那七孔刀是老太婆仗以成名之物，既然他認得老婆婆，他和旋風島的關係，可想而知，就算他敵不過血手印紅掌祖師，被紅掌祖師將鏢刦走，那老太婆也非出手不可，退一萬步說，即使託鏢的事主，一聞鏢被刦去，便將自己一家老小殺死，事情全由紅掌祖師而起，也可有人代爲報仇，所以才在兒子命喪自己神龍鞭下，傷心欲絕之時，毅然自斷經脈而亡，以一死來邀請小敏護鏢！

小敏呆了半响，來到雪撬旁一看，祇見那七面藍底紅手印的旗子，在白茫茫一片中，顯得極是觸目，而雪地上橫七豎八的屍體，更是觸目驚心，他已下定了決心，定要將鏢車送到濱江鎮去，揭開了蓋在雪撬之上的毛氈一看，祇見每輛雪撬上，俱都放着一隻四尺見方的鐵箱，以指一扣，聲音沉實，可知那鐵箱甚厚，不但加了一柄大鎖，而且還有封條貼看，封條上所寫的，祇是一個「封」字。

小敏當然猜不透箱中放的是什麼東西，在雪中拾起了趕鹿的長鞭，上了第一輛雪撬，回頭道：「常鏢頭，你放心，我說什麼也得將這七架雪撬，趕到濱江鎮上！」一手臂揮處，長鞭劃空，「啪」然有聲，那羣馴鹿，騰起四蹄，又飛也似地向前跑去。

不一會，再回頭看時，那橫七豎八的死人，已然看不見了，再向前奔出不久，便見前面高低不平，還有滲滲冰塊露出積雪之上，小敏知道，那便是封了冰的松花江，便揮鞭掉轉了頭，沿江疾馳，到下午時分，見前面已有零零星星的房屋出現，再過片刻，已然進了一個小鎮。小敏祇當此處便是濱江鎮，心想常林雖未說明送到濱江鎮什麼地方，但託鏢之人，既然如此鄭重其事，還嚇看要殺人家一家老小，定然有人等候接鏢，因此未到鎮口，便自停住，抬頭望去，祇見街上行人少稀，而且雪撬也無法趕進鎮去，因爲街上積雪，有人掃去，一沒了雪，雪撬便寸步難移！祇得停下了來，走過去攔住了一個行路的人，低聲的問道：「敢問老鄉，這裏可是濱江鎮麼？」

那人搖了搖頭，答道：「不是，濱江鎮離此尚有三十多里，況且是個大市鎮，那像這裏，冷清清地？」

小敏道了一聲「多謝」，心想三十多里路程，一眨眼便可以趕到，看來今天晚上，還可以趕到三強莊哩，一面想，一面回到了雪撬之旁，正要將馴鹿趕開，繞過小鎮，立即趕路之時，忽地瞥見那插在七輛雪撬之上的血手印旗，已然全都不見，祇在第四輛雪撬上，換上了一面大得多的三角旗，旗上綉的乃是一個人面，但那人面却看不清楚，因爲上面有一隻腥紅的手蓋在人面之上！

小敏雖是藝高胆大，但心中也不免一驚，暗忖自己離開雪撬，不過向人問了一句話，那人却能走近雪撬來，將七面旗子一齊拔去，插上另一面旗，還要在自己轉過身來之前，逃了開去，身手眞是好不快疾！

他雖然不知那換旗子一事，鬧的是什麼玄虛，但是看旗上所綉的人面手掌，想起那十餘個趟子手，個個人臉上全有一個紅色的手印，手印在臉上的位置，和旗上所綉的一模一樣，也是中指挺直，在眉心中穿過，直透印堂，也猜到這是血手印紅掌祖師即將下手的標誌，四面一看，未見人影，暗忖有人來刦鏢時再說，人未到來，還是不要理會的好！

便趕了馴鹿，向前疾馳，跑出五七里地，祇見雪地上高起一個雪堆，那雪堆之上，插着一塊鐵牌，鐵牌上鐫着一個「至」字。鐵牌之旁，是一面有血手印的藍底旗子，在迎風飄揚。

小敏祇是略呆了一呆，便疾在雪堆之旁掠過，心中對對方這種行爲大是不值，已然馳過，在雪橇上一個欠身，一鞭揮了過去，將鐵牌和那面旗子，一齊揮出老遠，跌在雪地之上，而雪橇則已然跑出老遠了。

一路向前，一個人也沒有碰到，但馳出三數里，又見一個雪堆，一樣也有一塊鐵牌，和一面藍底血手印旗，這次，鐵牌上乃是一個「此」字。

小敏再是一鞭，鞭梢未到，鞭上所蘊大力，已將雪堆摧坍。

雪橇一停不停，又跑出幾里，又經過了這樣的一個雪堆，鐵牌上鐫的，是一個「命」字，小敏這次也懶得去理會，眼看前面炊烟起處，約莫再有十來里路程，便可以到濱江鎭了，心想難道就在這一段路上出事不成？正在留心戒備着，忽然見前面又出現了一個雪堆，每個俱相隔數里，但這第四個，却是和第三個相隔得極近，小敏轉頭看時，鐵牌上赫然是一個「絕」字。

小敏一見到這個「絕」，立即想起以前所見的那三塊鐵牌來。第一塊是「至」字，第二塊是「此」字，第三塊是「命」，這一塊是「絕」。拚起來，恰好是「至此命絕」四字！

小敏心中不禁好笑，暗忖若眞是有大本領的人，行事何必如此鬼頭鬼腦，弄上那麼的排場，又是令旗，又是鐵牌的。

鐵牌上既說「至此命絕」，倒要看看那血手印紅掌祖師，怎麼令自己命絕法！

「呼」地一聲，揮出了長鞭，長鞭在馴鹿面前，打了一個圈兒，馴鹿立即停止，剛好馳過那個雪堆，小敏湧身一躍，落在地上，「霍霍」兩鞭，將令旗和鐵牌一齊捲向半空，「哈哈」一笑，道：「聽常鏢頭說，血手印紅掌祖師，有意於這一單鏢，如今常鏢頭已死，送鏢之責，落在在下身上，什麼人要取鏢，祇管出手，盡弄些玄虛，便也能嚇人了麼？」

說時，游目四顧，但是祇見四周圍白茫茫的一片，除了三四丈開外，有幾棵老榆樹之外，一無人影。小敏還特地向那兩三棵榆樹望多了一眼，祇見樹上蓋着積雪，樹上結滿了冰花（關外天氣奇寒，一到嚴冬，枯樹上會生出冰花，美麗異常），並無異狀。

暗忖自己這一番話，少說也可以傳出三里路外，那血手印紅掌祖師，一定能夠聽到，但不出現，便一定是他虛張聲勢嚇人，那神龍鞭常林，不免死得寃枉！但繼而一想，那十餘個趟子手死時，常林父子兩人，竟然一點也不知道，而且在剛才那小鎭口上換旗之事，手脚如何之快，還是不可輕視，但是話發以後，却又未見動靜，「嘿」地一聲冷笑，道：「鐵牌上既說『至此命絕』，爲何還不見動手？」

話剛講完，忽然聽得四五丈開外處，「格」地一聲嬌笑，一個極是嬌脆的女子發話道：「瘋狂的臭小子，死到臨頭，還敢口出大言，給你一面鏡子照照你自己的臉再來講話不遲！」

小敏聽得那講話之聲，正是起自那幾棵大榆樹附近，連忙轉過頭去，只見日光之下，晶光閃耀，一面青瑩瑩，巴掌大小的銅鏡，已然電也似疾，飛了過來，小敏聽得發話的是一個年輕女子聲音，心中已是楞了一楞，暗忖那宇內四邪之一，血手印紅掌祖師，難道是個女子不成？繼續聽得那女子說給一面鏡子，要他照照自己的顏面再說，心中不覺更是大奇，一見鏡子電射而至，勢子極是勁疾，也無心去看榆樹附近發話的究竟是何等樣人，手中趕鹿的長鞭，突然揮出，手腕一抖，鞭梢反捲，已然將那面鏡子捲住。果然鏡上的力量不輕，雖被鞭梢捲住，仍向後衝出了好多，小敏手臂一沉，將鏡子接在手中，略看了看，是一面頗爲普通的青銅鏡，但是在取下來的時候，彷彿曾見鏡面上映出幾條紅色的影子，心中大疑，對準了鏡子一面看，不由得大吃一驚，五指一鬆，那面鏡子已然跌落雪中，而眼前人影閃處，一個花花綠綠的人，帶起一股勁風，已然快疾欺近身來！

小敏急忙後退，扔了手中鹿鞭，「噓」地一聲尖嘯，已拔了七孔刀在手，叱道：「來者是誰？」但那花花綠綠的人影一欺到小敏剛才站脚的地方，一俯身拾起了鏡子，便又疾退開去，小敏抬頭看着時，已然來到了那幾棵榆樹之旁，繞樹轉一轉，便已不見。

當眞是來也快，去也快，而且那幾棵榆樹附近，也並無物事掩遮，消失得也是突兀無比，小敏不禁呆了一呆，只聽得「格格」嬌笑聲中，還是那個嬌脆的女子聲音道：「臭小子，看清楚了沒有？若是站在原地不動，還可以多捱幾個時辰，不然，再要亂動，只怕捱不到濱江鎭了，你既然身懷七孔刀、軟銀杖，怎會不知道血手印的厲害？」

小敏本已起步待追，但竟然被她這番話逼住，抬頭仔細循聲看時，因爲他耳力奇佳，已聽出那聲音是近地面發出的。

細細找去，已然被他發現在正中那棵大榆樹，近樹根之處，有一枝枯枝，上面並無積雪，已知那女子在一奔到那大樹附近，便立換了與樹幹顏色一樣的衣服，並以上乘千斤墜，立地無根之法，斜釘在那樹幹之上，一動不動，若不是她出聲，只怕就算發覺那「枯枝」之上沒有積雪，也想不到那會是一個人！

小敏雖然已然發現了敵人的所在，但是他却仍然不敢動彈，的的確確，只爲了那女子這一番話的緣故，因爲他剛才繞過鏡子，向自己臉上一照的時候，竟發現自己臉上，已然印上了一個血也似紅的手印了！

一點也不錯，那手印中指挺直，恰在眉心穿過，直達印堂，和那十幾個趟子手屍首上的手印，一模一樣，絲毫不差。

事情來得如此突兀，怎令小敏不驚駭欲絕，這才一鬆手，將鏡子跌到了地上！同時心中暗想，自己離了旋風島後，根本一個人也沒有撞見過，早上遇見了神龍鞭常林，那時，自己臉上，一定還沒有血手印，否則常林焉有不說之理？可是離了那

處，一直到剛才那個小鎭，也沒有遇到一個人，在小鎭上，不過向一個人問了問路而已——

想至此處，他心中猛地一窒，彷彿記起那人說到濱江鎭離此尚有三十里時，曾一揚手，但那人的手，却又絕不會離自己一尺之內，莫非那人正是血手印紅掌祖師，自己却糊塗地向他問路，以致送上門去，中了他的暗算？

但是手掌離面門一尺開外，要在自己臉上按出血手印的話，豈是容易的事，此人武功之高！顯然還在自己之上，又何必如此大費周章？

而且細一想那人的形像，又十足是個當地老鄉，還是一口鄉音，無一處顯出他是武林高手，然而，清清楚楚，在鏡中看到！印在自己臉上的那個血手印，又是從何而來？是什麼人，在什麼時候，印到了自己臉上的？他眞想拾起鏡子來，照上一照，但那面鏡子！已經被那女子拾了回去，試一運眞氣，又毫無異常，這種「血手印」法，大約是從「大手印」功夫中化出來的，其顏色如此詭異，可能是毒掌的一種。

然而，他臉上又毫無異常的感覺，心中驚疑不定，大聲問道：「尊駕何人，可是血手印紅掌祖師門下麼？既然已在我臉上印了血手印，爲何還要閃閃縮縮，裝着枯枝，不敢現身？」

那段「枯幹」一聽被他叫破，立即離樹而起，只見她雙臂一振，衣服反轉，又成了大紅大綠之色，一扭一捏，走了過來，一面走，一面道：「臭小子！我是爲你好，怕你再一跳動，死得更快些，年紀輕輕，能夠捱一刻，好一刻啊！」

小敏聽她說得如此確實！又運轉了一遍眞氣，覺得絕無異狀，心中疑惑，足尖一點，向前滑出丈許，與那女子相距已不過七八尺遠近，定睛向對方一看，雖是心中驚疑不定之際，也不禁「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原來那女子生相奇醜無比！如果只是醜，倒也罷了，天生如此，根本不値得取笑，但是她却在臉上，搽了厚厚的鉛粉，一張原是豬肝色的紫醬臉，配上了厚薄不勻的鉛粉，更是白一搭，紫一搭，腫眼皮上，還畫了兩道煞神也似的眉毛，兩邊顴骨，左右已臃腫不堪的臉上，也顯得突出無比，但是却搽着兩團胭脂，細一看去，只有一分像人，倒有九分似鬼。

模樣如此難看，站在那裏，還要不安穩，不時扭着身子，她聽得小敏一笑，也自笑了一下，肥唇掀動，醜態百出，道：「你笑什麼？可是心中在想着，這般可喜娘兒，的確是罕見？」

小敏一聽，一陣反胃，幾乎將數日來所吃的乾糧，一齊嘔了出來，叱道：「休得胡謅，既然敢在我臉上印了血手印！想來應該有些本領才是，且接我幾刀！」七孔刀向旁一擺，「七星連環」，一刀疾削而出，刮嘯隨聲而起，那一招「七星連環」共有七個變化，分向對方上下四方襲到！極是神妙，七孔刀上的厲嘯聲，更是盪人心魄，剎那之間，漫空刀影，已將那女子全身包住。

那女子却只是一味騰挪閃避，並不還手，身法之怪，和其怪異之處，簡直不可思議，只見眼前紅紅綠綠的人影亂閃，一招使老，只是「嗤」地一聲，將她的衣袖削下了一塊來，竟然未能傷她分毫。

小敏雖然尚未覺出身內有任何異狀，但是臉上那血手印，總是來得奇特，不是好事，自己死了，還不打緊，不能將那崑崙聖書送到旋風島上，婆婆的性命難保，却是大事，這血手印紅掌祖師，一下手便等於害了兩個人，令他心中恨極，一見那招「七星連環」未能奏功，手臂長處，接看又一招是「一竅不通」！

在旋風島上，他就是憑着那兩招，將一刀斷五嶽單窮殺退，如今重又使出，刀勢如電，突然無聲無息的刺出，但是那女子身法之快，當眞罕見，七孔刀搠得雖是一點聲息也無，但她已然驚覺！一躬背，突然向後退出丈許，那一招「一竅不通」，竟也走空。

只聽得那女子在一丈開外，大叫一聲，道：「好！究竟是旋風島上的人物，不同凡響，三招之內，便已削了我一隻衣袖去，足以自傲了！」

這女子面目之醜怪，天下少有，但一開口，那聲音却宛若出谷黃鶯一般，若是只看她的背影，聽她的聲音，誰都會以爲她是一個美貌姑娘，而萬萬想不到會醜到這種程度的。

小敏聽出她口氣之間，雖是稱讚人家，却也在捧自己，而且語氣還極是高傲，因聽她也提起「旋風島」，心中又是一動，但此刻和她處在敵對地位，更無向她詢問之理，「嘿」地一聲，叱道：「再過幾招，只怕你更躲不過了！」七孔刀一搖，又要攻了上去，但是那女子却向他身後一指，說道：「別動手了，你回過頭去看一看！」

小敏江湖閱歷雖然不深，但究竟已然不是小孩子了，這種花樣，怎麼騙得過他，自然不肯回頭，「空穴來風」，七孔刀幌動，厲嘯聲倏起倏落！一刀又向那女子砍去，同時，在適才的三招之中，看出那女子身形靈巧已極，只是使刀，她能在如此嚴密的刀招之中，穿來插去，而毫不受損傷，看來非再加上軟銀杖不可，因此一刀才砍出，手在腰間一抹，已將軟銀杖取在手中，順手向外一抖，抖得筆也似直。

但是正在此時，忽然聽得身後，傳來「砰」地一聲巨響，像是兩塊極厚的鐵板，突然相碰一般，聲勢甚是驚人，小敏還是不在意，七孔刀到處，那女子向旁一閃，小敏軟銀杖帶起一股勁風，立即砸到，兩件兵刃，向當中擠來，看來那女子無論如何，難於走脫！

但突然之間，只見她身形一矮，爆出一串嬌笑，竟在軟銀杖下越過，小敏此時武功，何等深湛，一覺出她竟敢行此險着！在軟銀杖之下竄出，內力疾吐，手臂向下一壓，軟銀杖本來是挾起一陣勁風，打橫掃出的，於剎那之間，已變成雷霆萬鈞之勢，向下壓來。

那女子身法也算得快絕，但是小敏內力收發自如，這一下變招之快，實是出乎想像之外，一杖壓了下去，那女子剛躍過，但是她因爲向前竄得極快之故，身上所披那件大紅大綠的斗篷，却霎時揚了起來

，小敏一杖砸了下去，正砸在斗篷之上，用力向下一壓，那女子為那股大力所曳，一跤坐倒在地。

小敏一見得手，那裏肯輕易放過這個機會，硬生生地將身子扭了過來，七孔刀自上而下，「刷」地一刀，「日落西山」，厲嘯之聲大作，直向那女子砍了下去。

那女子身法也眞靈巧，一跤坐倒之後，立即從懷中摸出兵刃，向身後一揮，無聲無息，便將被軟銀杖壓住的斗篷割斷，在雪地上一個翻滾，揚起那兵刃來。小敏見她所用兵器，乃是一柄黑漆的七首，心中陡地一動，再見她一個翻滾之後，逕以手中七首，來迎自己的七孔刀，心中電也似疾，閃過了三個字：「寒玉七！」

一想到寒玉七削金斷玉的妙用，立即收招，但是那女子出手奇快，「叮」地一聲，刀七相交，七孔刀刀尖之上，被這把七首，削下指甲大小一片來。若是小敏未能立即想到那柄七首可能是寒玉七的話，只怕那柄七孔刀，早已被削為兩截了！

七孔刀一被削去少許，小敏心中，更肯定了那柄七首，就是崑崙三寶之一的寒玉七無疑。那柄七首，應該是在三強莊莊主蔡大強的手上，如何會突然到了這醜女子手中？此處離三強莊已沒有多遠，莫非她和三強莊上人物，有什麼關係不成？本來一枝軟銀杖已直抖而起，便不去點她的「靈台穴」，而向上一抖，改點她的「肩井穴」，一面喝道：「你這個小女子，與塞北三俠之一的蔡大強有何關係呢？」

當年，他被塞北三俠救去之時，三人中老三蔡大雄，因為恐怕惹事，要將他趕了出莊，老二蔡大風則為人老實，人云亦云，沒有主意，只有蔡大強對他極好，因此他雖然提起了塞北三俠的名頭，卻只提蔡大強一人，那女子一見杖到，又在雪地上滾了開去，「格格」嬌笑，道：「那蔡大強麼？是我的灰孫子！」

小敏一聽她口氣不善，那寒玉七極有可能是她害了蔡大強之後，強奪了過來的，踏前一步，不容她躍起身來，七孔刀厲嘯又起，仍是一招「日落西山」，砍了下去，然後砍到了一半，身後又傳來了「砰」地一聲，和上次那聲，一模一樣。

上次那「砰」地一聲，是在那女子叫他回頭看一看之後所發，當時他並沒有回頭，而是一招「空穴來風」向前砍出，接看便改招為「七星連環」，「一竅不通」，那女子衣袖削下一塊，疾退而出，就在那時候，好像也響過「砰」的一聲，不過小敏用心殺敵，未曾在意，接下來，便是杖刀齊施，一杖將那女子壓倒，女子寒玉七出手，小敏收刀發杖，女子重又滾開。

這一切，本是電光火石般一剎那間的事，可知那三下響聲，原是接連而到，不禁呆了一呆，心想什麼人在身後弄出那麼大的聲音？一呆之下，又是「砰砰」兩聲。

小敏見那女子尚在三丈開外，忍不住回頭一看，一看之下，不禁大驚，疾轉過身去，道：「住手！」原來一個人在雪撬之旁，已然將七架雪撬上面所蓋的毛毡，盡皆揚去，身形略矮，手臂一伸一抄，便將雪撬上的鐵箱抄了起來，疊在肩上，小敏回頭之時，那肩上已疊了五隻鐵箱，「住手」兩字甫一出口，又是一隻鐵箱，向上飛起，「砰」地一聲又疊了上去。

小敏心想神龍鞭常林雖死，自己也不知道鐵箱中所放是什麼東西，但既曾答應了人家，代為送到，當然非送到不可，不然，豈非等於害了常林一家老少的性命？連忙追了過去，但是那人的動作，比那個女子還要快上許多，小敏身法何等之快，相隔不過三四丈遠近，眞是一發即至，但是還只滑到一半時，那人已將第七隻鐵箱抄起，抄起之時，鐵箱便斜飛而出，那人同時身形展動，帶着肩上六隻疊起已有丈許高下的鐵箱，向外逸出，逸出了兩丈外，那第七隻鐵箱，跌了下來，「砰」地一聲，竟剛好跌在第六隻鐵箱之上，那人根本未曾停步，又疾向前滑去，因此當小敏趕到雪撬旁邊時，那人竟已然在五丈開外！行動之快速，簡直不可思議。

小敏望着那人背影，見他身材並不高大，但一身衣服卻寬大已極，左肩上負着七隻鐵箱猶如肩着一座鐵塔，卻絲毫不減他行動之疾，那七隻鐵箱小敏估量，少說也有二千餘斤，他卻行若無事，可見他武功之高，而且最後的一隻鐵箱，被他抄起之時，原是向外飛出，但是他卻同時發動，剛好到那地方鐵箱便落了下來，可知在順手抄起鐵箱的時候早已將時間算好，使的力道多一點也不行，少一點也不行，要恰到好處方能如願，當眞是妙到毫巔！

小敏心中念頭，電也似疾閃過，見那人負着鐵箱，於這一轉眼間，已然出了十丈以外，急忙追出，陡覺背後突然有一股寒風襲到，不用說，定是那個女子以寒玉七來襲，只得倏地收勢，一刀橫削她下盤，那女子卻又一閃避開，「格」地一笑，道：「別追了，你連我也追不上，還想追我的師傅？」

小敏一聽她叫那人為師傅，猛地想起一件事來，三天前，剛離開旋風島的第一夜，便聽得半夜三更，雪地中似有女子的叫喚之聲，趕去一看，卻又並無人影，當時便曾尋思，這樣好的身法，多半便是這師徒兩人，怒道：「你師傅是誰，是不是什麼血手印紅掌祖師！」

那女子道：「哎喲，如不是紅掌祖師，誰還能有那麼快的身法？你不知道我師傅還有兩個外號叫什麼？」

小敏怒叱道：「叫什麼？」

那女子卻笑道：「你猜猜看！」

小敏大怒，回頭看那紅掌祖師時，早已跑得只剩一個黑點，看那七隻鐵箱，也只有寸許高下，更是按捺不住，道：「誰耐煩和你猜啞謎？你師傅跑得雖快，我將你留下，不怕他不將鐵箱交回？」

那女子笑道：「你一個猜中了，一個猜不中！」

小敏一楞道：「什麼猜中猜不中？」

那女子連作幾個醜狀，所謂醜人多作態，眞是一點兒也不錯，道：「你說我師傅跑得快，他一個外號叫着活閃電，豈不是猜中了？你說將我扣下，他便會將鐵箱交回，不要說我是活閃電的徒弟，你擋不住我，就算將我擋住，他也不會理我，因為他另有一個外號，人稱吞心魔，你豈不是沒有猜中？」

小敏好不容易聽她講完怒道：「不管他是活閃電死閃電，你別走，我留你不但是為了你師傅盜我鐵箱，還為了你——」

那醜女子聽到此處，突然「呸」地一聲道：「還為了什麼？見我生得美麗，想娶我不成？」

小敏一怔暗忖，「美麗」兩字，怎麼虧她有那麼厚的臉皮講得出口？

對付這種不知醜的人更不值多費唇舌，假作聽不見，接下去道：「為了你手中這柄寒玉七！」

那女子像是吃了一驚，道：「你怎麼認得那是寒玉七？」

小敏一聲冷笑，道：「這寒玉七，你是從何處來的？」

那女子道：「我夜入三強莊殺了什麼塞北三俠，只當宰了三條狗，又放了一把火將三強莊燒成平地，再在火場中找到這柄七首，哎呀，當時着實燙手得緊！」

小敏聽她講時口氣甚是柔和，萬想不到她竟會講出這樣一番殺人放火，窮兇極惡的話來，想起蔡大強對自己之好，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險，到斷腸谷底來尋找自己，如今竟驟然死去，仇人就在眼前，此仇豈可不報？後退一步，一字一頓地道：「你所言是眞？」

那女子道：「當然，不信我帶你去看一着火場，當眞是片瓦不——」她只講到此處，小敏已然刀杖齊施，突然攻到。

七孔刀和軟銀杖才一揚起，便帶起狂風厲嘯之聲，剛才他和那女子動手，還不曾想將她殺死，此時動了眞怒，聲勢便和剛才大不相同，千年雪參的十餘年功力，旋風島上六年苦練，豈同等閒，就是這一刀一杖的聲威，武林中已屬罕見，地上積雪，立被刀風杖影，捲起三丈高下，漫空飛舞，而七孔刀所發的嘯聲，也是尖銳已極，那女子雖然正在講話，但也早有防備，那血手印紅掌祖師，確有「活閃電」之稱，動作之快疾，天下無雙，身居宇內四邪之一，並非偶然，當年武當派極樂眞人，因他害了一個武當第四代弟子，親自下山去找他算賬，此時，極樂眞人將內家罡氣練成，同時將罡氣練成的，只有西域北天山老少神醫馬算子。

但馬算子功力卻不如極樂眞人之深，因此無論正邪各派，黑白兩道武林人物，皆尊極樂眞人為武林至尊，平時無論兩派之間有天大的仇恨糾紛，根本不必他人親到，只要他的極樂拂一到，便立即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可知他聲威之盛。

那時，「宇內四邪」，也已然聲名昭著，正派中人為之側目，無人敢惹，血手印紅掌祖師在湖北道上，和一個遊方道士發生爭執，一舉手間，便以「血手印」功夫將那道士打死。

他那「血手印」功夫，是他年輕時遨遊天下，到了西藏布達賴宮。其時，他武功已然不弱，輕功尤其好，但是那布達賴宮，為西藏至尊活佛所居，等閒人絕進不去，他卻連夜從後山爬了上去，施展輕功，從窗中鑽了進宮，無巧不巧，剛好進入了一間藏經的房子中。那布達賴宮，高十三層，內有喇嘛二萬餘人，大小房間，不計其數，有許多地方，往往十年八年，沒有人踏進過一步。紅掌祖師一到房中，只見全是經籍，皆為藏文所書，翻了一陣，正想走出，忽地瞥見一本暗紅色封面的書上，寫着三個漢字，乃是「血神經」三字，順手撿起一看，乃是一本武學秘笈，為多年之間，西藏一個密宗大師，從密宗大手印功夫印證開去的奇妙武功，內中還載有那個大宗師本身和中原武林人士，唐朝時武林中第一人，女俠紅綫的師傅無名老尼，在青城山紫霞峯上，相鬬三日三夜，拆了六百餘招的詳細紀錄，每一招每一式俱都有極為詳細的記載。只惜十之八九是出於藏文記載，紅掌祖師也看不懂。

而他又不肯將這本秘笈示人，怕被人看了其中的精奧去，雖然如此，其餘的一二成，也已够他受用的，尤其是無名老尼的幾式輕功身法，更是神妙無比，無名老尼之徒，唐朝時女俠紅綫，據傳說只見紅影一閃人已來到，自然是絕頂輕功所致，所以紅掌祖師的輕功，寰宇無出其右者。

他得了那本「血神經」之後，便練成了「血手印」功夫，從此自號「紅掌祖師」橫行天下，成為宇內四邪之一。當極樂眞人下山之時，正派衆人，盡皆大喜，以為這紅掌祖師難逃刧運，在南嶽衡山腳下，極樂眞人與紅掌祖師相遇，鬥了三十餘招，極樂眞人的罡氣屢出不已，紅掌祖師究非其敵，立即溜走，極樂眞人連忙追趕，從南嶽山追起，一直追到來長江邊上，二十多天，日夜不息，但紅掌祖師輕功究竟好過極樂眞人，極樂眞人追來追去，開始時只相隔六七丈遠，而二十多天之後，來到長江邊上，已然相隔二十餘丈。

一到江邊，兩人同時施展「登萍渡水」的絕技，渡過了遼闊的江面，到江南上岸，兩人相隔，已是有三十餘丈，極樂眞人也珍惜他這身武功，得來不易，邊追邊以丹田之氣，勸他不可再窮兇極惡，否則必遭惡報，講罷，便不再追踪，逕回武當山去，紅掌祖師自此以後，果然收斂了不少。

但未幾，聞得極樂眞人在武當山閉關不出，遂又漸漸故態復萌！

他那「活閃電」的外號，便是極樂眞人追他不到，事後論起輕功之妙，仍推紅掌祖師，道他奔馳起來，比閃電般快，此語不脛而走，他便得了這樣一個外號。

那女弟子既是他的徒弟，輕功當然也不會差，小敏剛才連攻數招，皆被她在刀光杖影中閃避開去，至多只能碰到她的衣服，並非是有什麼稀奇的步法，全是靠着輕功，見招趨避。那女子從小便為紅掌祖師收留，已得了紅掌祖師九分眞傳，是以小敏兵刃去對付紅掌祖師的話，則雖是紅掌祖師衣服寬大無比，小敏卻連他的衣服都削不到的！

當下小敏刀杖齊施，那女子也早有準備，一覺出對方兵器未至，那股排山倒海的大力，已然壓了下來，小敏年紀如此之輕，內力卻如此深湛，大是欽佩，更不敢示弱，身子一躬，如箭離弦，向後激射出三四丈去。小敏已料到她一定會向後退出，因為左右兩面，自己刀杖齊施之時，內力所及，全已包住，若是硬衝，她便非吃虧不可，因此也有準備，刀杖招式一出，人便跟着躍起，因為用力大了些，將周圍五六尺方圓的積雪，全都帶了起來，只見一股雪虹，裹着一個豐神俊朗的青年人，一手持刀，一手持杖，曲伸如



龍，直向前電也似疾撲去，聲威之盛，無以復加，眞是好看之極，那女子心中一動，一時之間，竟看得呆了一呆，她這裏略爲一呆，小敏連人帶積雪，已挾着天崩地裂之勢，疾壓了下來，人尚在半空，軟銀杖一招「龍騰雲飛」，乃是杖法中至剛至陽的招數，內力隨之而吐，軟銀杖盤成一團，隨着內力吐出，軟銀杖又彈成筆也似直，原來被小敏躍起時帶起，裹在他身旁的積雪，全都被他內力震散，漫空飛舞，重又緩緩降落，倒像是老天爺又突然下了一場大雪。

而七孔刀則使了一招「空穴來風」，呼嘯越急，一齊撲了下來！

那女子猛地省起，大敵臨前，爲何只顧着對方豐采，竟然忘了趨避，但等到覺出不好時，小敏離她頭頂，已不過丈許，急得她叫了一聲，碌地便滾，七孔刀厲嘯之聲，就在她頰旁掠過，震得她耳鼓發癢，一綹頭髮，已被削去，同時腿上一股大力壓倒，軟銀杖已壓了下來，那女子已實在無法再避，百忙中行一險着，雙脚反而連環踢出，足尖趁勢向小敏左腕上的「陽谷穴」。

小敏見眼着得手，那裏肯放，手腕向旁一移，便避開了她連環兩脚。

但是手向旁一移動，軟銀杖的下落之勢，也稍爲慢了一慢。

那女子所求的，也就是這一慢，這電光火石般一刹那間的躭擱，已足够令她滾開丈許，將小敏那麽厲害的兩招避開！

若是她不行險着的話，左腿非被軟銀杖砸斷不可！僥倖避開，叫道：「好厲害的招式！」彈了起來，又向後飄出四五丈去，方敢站定。

小敏冷笑道：「厲害的招式，還在後面呢！」跟踪而至。

那女子突然叫道：「站住，你忘了自己臉上的血手印了麽？既已被血手印印上，還敢跳動，莫非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小敏猛地一怔，剛才緊張動手，一時之間，竟將自己臉上，已被人家印上血手印一事忘記。但一怔之後，暗忖自己實在沒有理由將臉上的血手印忘記，到底是爲什麽會忘記呢？住脚一想，便恍然大悟，因爲自己臉上雖然有了一個血手印，但是却一點異狀也沒有，依然生龍活虎！便冷笑道：「臉上有了血手印又怎樣，看你可能逃得脫我的手掌！」七孔刀一擺，又要進招。

那女人喝道：「且慢！」此時，她被小敏七孔刀削去了一綹頭髮，滿頭頭髮盡皆披散，益發顯得她厥狀奇醜。

小敏道：「又有什麽事？」

那女子道：「臭小子，我可是爲你好，你別以爲暫時毫無知覺，便什麽事都沒有，力發之時，怕已遲了！」小敏一面聽她講話，一面又運轉眞氣，實在是好端端地，一點也不覺得受了什麽傷。

而且，即使受傷，反正一樣是死，趁死前和蔡大強報仇也好！長嘯一聲，這一下，刀杖招數綿綿而至，那女子也以寒玉七來迎，兵刃是「一分短一分險」，那女子輕功身法又妙，怪招迭生，兩人全是以快打快，幌眼之間，便是三二十招，兀自不分勝負。

小敏邊打，心中邊想，婆婆說自己功力已是一流高手境界，三招之內，傷了單窮，雖然說是用巧計，將她的玄鐵大刀誘脫了手，但是功力之不凡，却也可以試了出來，何以與這個醜女動手，却只是打了一個平手？這醜女只不過是宇內四邪之一，紅掌祖師的徒弟，便是如此厲害，那宇內四邪本人，不是更了不得了？他却不知道那女子自小練功，比他早練內功十一年，恰好與他服食千年雪參所生的功力相等。而且經紅掌祖師悉心調敎，已得了紅掌祖師九分眞傳，武功比乃師差不了多少，小敏能和她打個平手，武功已駸駸然可與宇內四邪相等了！

三二十招之後，雙方招式，越來越是猛烈，那七孔刀的厲嘯聲，夾在狂舞的積雪之中，眞如一場大到不能再大的暴風雪一樣，轉眼間，又相互遞了七八招，那女子突然又問道：「喂，臭小子，那蔡大強是你的什麽人？你要這樣子爲他出死力報仇？」

小敏暗自驚奇，尋思這女子厥狀奇醜，但心思倒靈敏過人，怎麽知道我是在爲他報仇，衝口而出答道：「六年前我蒙他在大雪之中救了一命，你將他三強莊燒爲平地，又將他殺死，此仇我怎能不報？」

一言甫畢，那女子「啊」地一聲，向前疾攻兩招，立即退了開去，手中寒玉七向小敏一指道：「好哇，我知道了，敢情你就是六年前，曾爲蔡大強收留，後來被白骨神君之徒黑天童勾生生挾着，掉下斷腸谷去的那個孩子！原來你還沒有死！」

小敏見自己只在無意中漏了一句話，她便立即知道了自己正是六年前的那個孩子，不由得大吃一驚，據母親說自己的身世，若是一被人知道，便凶多吉少，只當在旋風島上住了六年，一則已練成了一身本領，二則事隔多年，就算自己將眞姓名講出，根本世上知道自己名字的人不多，也無人會知道自己就是六年前那個孩子。怎知一與人動手，便只打了個平手，而且立刻被對方將來歷認出，若是她一去宣揚還當了得？


大急之下，怒道：「是又怎麽樣？」

那女子「格」地一笑道：「那就有好戲看了。一則，崑崙聖書在你手上，你走到那裏，天下高手便跟到那裏，二則，嘿！方敏，你不要以爲你的身世沒有人知道，可知有那些人，非殺你不可，而那些人，你又萬萬不是他們的敵手麽？」

小敏聽了她這番話，心頭不禁「卜卜」亂跳。她知道自己是六年前的小孩子不奇，却如何又知道自己姓方名敏？連旋風島上的婆婆，和自己已然親若祖孫，也還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而那女子又如此說法，分明是什麽都知道了，除她而外，宇內四邪，不知知也不知，更不知是否武林中人人皆知，面上變色，竟僵在那裏不能動彈！

那女子又是一笑，道：「方敏，你暫時還不用怕，我曾三下斷腸谷，在草叢之中，發現了一件白裘，在毛皮反面，你母親將你的身世，全都寫在上面，大約是準備你長大了以後細看的，那皮衣已被人扯開，是不是你撕的？」方敏搖了搖頭。

（未完．四）


常服
氣金丹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